

**星际争霸**

**STARCRAFT**

**刀锋女王**

**QUEEN OF BLADES**

原译者们：

麦德三世：1-2-3-4-5-7

Nalicial：6

怎么都被注册：7

Promises0688：8-10-14-16

Darth：9-11-13

大口径喷子：12

Admere：15-18-尾声

Observations：17

修订重译：

Windsage

# 序幕

**世界突然变得一片黑暗。**

不，这并不是单纯的夜晚——没有任何一种夜幕能营造如此纯粹的黑暗，不，这是囚室的黑暗、被蒙住双眼一般的黑暗。什么都看不见，无光，无影，只有一层令人窒息的东西遮蔽着视觉。与前一瞬间那炫目的光线、恣意喷发的色彩产生了鲜明的对比。

我挣扎着想要弄清自己的处境。我在哪里？

没有任何回答。下一瞬间，一个更大的疑问笼罩着我，抹去了前一个。我是谁？

恐惧自我内心油然而生，夹杂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愤怒，淹没了我。我不记得了。我不记得我是谁了！

冷静，我告诉自己。要冷静。我强压下心头的恐惧，以坚决的意志抵制它，绝不能让它包围我、毁灭我。然后我问自己。你想起什么了吗？

没有。

不对，有一些片段。一场战役。一场战斗。恐怖，恐怖的敌人，巨大的怪兽包围着我，我如此渺小。背叛——尽管已无法回忆起具体的细节，我仍能感受到当时的痛苦。抛弃。绝望，末日临头之下歇斯底里的挣扎。坚实的触感包围了我，令我窒息，一点一点地在杀死我。世界突然变得一片黑暗，麻木随之在我体内蔓延。

然后就变成现在这样了。

我在哪里？我极力延伸我的感官，探察我的周围，我的感觉模糊而杂乱，可是最终，都只得出了同一个结论。

我在被运送。

我能感觉到这种移动，与其所产生振动。但不剧烈——有什么东西垫着我，裹着我，全方位地缓冲着这种振动。是这东西本身在移动，而我则被它运载着。

我试图用手敲它，但我的四肢无法听从指挥。我感到迟滞、虚脱——麻木。感官迟钝，身体像灌了铅，可意识却古怪地清醒异常。我的身体在燃烧！我的血肉在蠕动、在爬行、在融化、在变形——我再也无法控制我自己的身体了。我在变形。

我能感到我周围还有其他活物。它们并不像我那样被束缚——它们可以自由行动，尽管它们的意识十分低级。是它们捕获了我，将我装进这个容器里运往目的地。

我能感受到它们的思想，划过我，穿过我，一部分的我畏缩不已，但另一部分——新的那部分——欢迎它们的侵扰。那部分随着它们的话语摇摆，让我的身体与它们共鸣，进一步地改变我，让我更为接近周围的那些生物。

尚属于我自己的部分，以前的部分，在恐惧中畏缩。不，我不能，我不想变成它们的同类！我要逃走！我要自由！我的身体虽被囚禁，但我的意识延伸了开去，寻求帮助，任何帮助。我绝望地尖叫着，只要能让人听到，不管是谁。

而我知道，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人听到了我的祈求。

救救我！

碎石遍布四处，折射出一座燃烧的城市，一个已死的世界。建筑倾覆，交通瘫痪，大街上尸体横陈。一块标牌仍立于这片废墟的边缘，它那焦黑的表面上用大字写着“欢迎来到”后面的新盖茨堡这几个字现在只是一个锯齿状的黑窟窿。五花八门的尸体，从人类<sup>1</sup>苍白的躯体到神族<sup>2</sup>光滑的外皮到虫族<sup>3</sup>强壮的骨刃。人类，还活着的人类无处藏身，尖叫

---

<sup>1</sup>Terran

<sup>2</sup>Protoss

<sup>3</sup>Zerg

着四散奔逃，嚎哭着寻求帮助。一些人疯狂凌驾了理智，他们挥舞着武器，绝望地想要保护自己和家人。也有些人缩在角落里独自垂泪，无法面对这个世界的末日。剩下的少部分人则躲的躲，逃的逃，幻想着能逃离他们注定的宿命。

虫群忽略了他们，因为它还有一项更重要的议程。

这场战役并没有照预期那样发展。人类以比预期少得多的兵力组织了一次次的顽强抵抗。而神族，该死的神族几乎无所不在，披着他们的闪亮的战斗套装，彰显他们的自大，不过很快他们似乎失去了焦点，将注意力分到别处去了，好像他们不只在和一个敌人作战。在某些地方，虫群还目击到了人类攻击神族，原因不明，但相当令人高兴。是的，这是一个奇怪的战场，敌我双方在不断的变化。不过这只是主宰<sup>4</sup>要考虑的事。目前，战乱已经结束，这场战役已经打赢了。残余的人类构不成任何威胁，而神族则在取得了一定战果后突然消失了。出于某种考虑，他们这次并没有夷平这个星球，这一事实令虫群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收获——找到了一个宝贵的战利品。

现在，它们互相联结的意识已经把注意力从这场战争放到眼前的事上来了，虫族正在检阅它们的大军，并准备胜利凯旋。

一个氏群清理出了一条道来，移走了尸体、碎石、金属等所有的障碍。另一个氏群尾随其后，紧紧保护着那件战利品。中心部位是一群雷兽<sup>5</sup>组成的一支紧密编队，它们的背刺几乎挨在一块，包围着四个刺蛇<sup>6</sup>，那四个刺蛇用前肢联合托着一个椭圆形的物体。那东西粘糙的萤壳正不断地以光的形式辐射着脉冲，但在这座城市的熊熊火焰和爆炸所产生的闪耀的对比下显得尤为黯淡。

“当心，”这个氏群的脑虫<sup>7</sup>指示道，它通过漂浮在这个虫蛹上数个宿主<sup>8</sup>观察着队伍的进展。因为脑虫本身无法移动，空中的宿主就像是它五官的延伸。“决不能让蛹受到任何伤害！”

---

<sup>4</sup> Overmind

<sup>5</sup> Ultralisk

<sup>6</sup> Hydralisk

<sup>7</sup> Cerebrate

<sup>8</sup> Overlord

雷兽小队遵造它的旨意，将队形靠得更拢了，移动速度也稍微放慢，以让前面的氏群清出更大的空间。随着队伍的推进，他们笨重的肢体碾过碎石和金属，没有丝毫的犹豫及停滞，它们只顾用躯体来保护那个蛹。

“我们弄到那东西了，我的主，”脑虫向自己的意识深处通报，“我们找到了您的宝贝。”

“很好。”这声音回荡在它的意识深处，从虫族集体意识的深渊中升起，“你们必须照看好这个蛹，不可让其中的生物受到任何的伤害。照看好我的小宝贝儿，出发吧。”

脑虫一如继往地遵从着主宰的意志，又将保护队伍的数量增加了一倍，以确保万无一失。它将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这个蛹。

虫群穿过了整座燃烧的城市，并在一座巨型环形山内集结。这里本是这座城市引以为傲的标志性湖。由于神族飞船降落时的炙烤和虫族进攻该城时铁蹄的践踏，如今它的底面已经晶化。

“我们已准备完毕，我的主。”脑虫通报，它将自己的氏群全部汇集到了蛹的周围。

“我很高兴，年轻的脑虫，”主宰回应道，随即它温暖的祝福之光从脑虫身上溅发开来，覆盖了脑虫下的虫群成员。“而只要我的小宝贝儿不受伤害，我还会继续高兴下去。然后，它的生命将和你融为一体。它每成长一分，你也会随之成长。因为你是虫群的一分子。即便你的躯体被摧毁，我也会给你重塑一个。这是我跟所有脑虫定的契约。”

脑虫自豪地膨胀了一下，环形山上方降下了一个由暗物质组成的黑体，缓缓地落进了它们的视线。而远在这个星球濒死的大气圈外，出现了一个巨型的漩涡。一股桔黄色和紫色相间的涡流绕着数道古怪的强光旋转着。越转越快，两种颜色在愤怒的涡流中混合，直到风暴本身向自身塌陷，强光与彩色的涡流崩溃成一个黑色的圆环，那是一种纯粹的黑色，甚至比周围的宇宙空间还要黑暗。

“现在你已经强壮到可以忍受空间跳跃所带来的不适感了。”主宰说道，这句话蕴含着力量，强化了整个虫群。“现在，我们就要离开这个废弃的世界，将蛹带往查尔行星<sup>9</sup>的虫巢簇群中妥善保护。”

开路的氏群飞升起来，浮到了城市废墟的上空，动作整齐划一。它们摆脱了星球微弱的引力，接近了大气层外那漩涡，然后一头扎进那张开的、诱人的黑暗里，消失了。通过虫族间共享的集体意识，脑虫感受到了它们的传送，并把那一瞬间的愉悦感保留在了自己的脑海中。随后，主宰的召唤来了，为了即将到来的空间跳跃，脑虫将自己的氏群集合在了一起，并和它们紧密联系。它们自环形山中飞升起来，并竭力感受着主宰补充进它们体内的力量。很快，那片黑暗吞噬了所有思想、所有感觉，然后将带着它们穿越广阔时空，前往它们的目的地。

在那个蛹里，隐约可以看到，在它那粘厚的外壳里，有一个因痛苦而扭曲的躯体。虽然不甚明显，但那躯体确实在里面挣扎、搅动，尽管虫族病毒已经侵染了每一个细胞，不断将 DNA 转化成它们自己的，却仍不能让那生物安静下来。不过很快，这个蛹将会孵化，虫族的新成员将从中诞生。到那时，整个虫群都将为主宰而齐声赞美。

正当它们全体撤离了已死的塔索尼斯<sup>10</sup>星球，被囚禁在蛹里的那个意识声嘶力竭地尖叫。

---

<sup>9</sup> Char，曾是联邦十三个核心星球之一，但现在却以外星生物虫族的主巢行星而闻名

<sup>10</sup> Tarsonis，联邦首都星球

# 第 1 章

吉米！

“啊——！”

“.....但，当然孟斯克——哦，抱歉，应该说阿克图拉斯一世大帝——宣称这只是迫不得已的手段。据其发言人称，新人类帝国正在尽一切必要手段消除异形的威胁，保护帝国殖民地的安危。可是我们知道，都已经快两个月了。而这份报告显示.....”

吉姆·雷诺仰天躺着，双眼死盯着蓝灰色的天花板。一只手撸过自己湿透了的短发。尽管噩梦惊起的肾上腺素尚未消退，但他听到这声音仍不由得想要微笑。他瞥了一眼控制台上的全息影像，这个全神贯注地作他的报导的人是个瘦高个，尽管身披一条破破烂烂的大氅，头上戴顶软边帽，整个报导却有一种他的独有风格——当然这种风格可能正是那条破大氅给人的感觉。

迈克·利伯蒂——雷诺在这个世界上仅存的几个可称之为朋友的人之一——依旧作着孟斯克的专题报导，即使是现在——依旧试图将真相展现给完全听不进去的群众们。

“.....戴拉里安太空港的失守事件也是疑团重重，”雷诺对接下去的内容特别感兴趣，因此竖起了耳朵仔细听着。

“詹姆斯·雷诺已因此次事件成为通缉犯，”他的朋友道，“仔细回想起来，我们对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还是不清不楚。为何一夜之间，这位安提加主星<sup>11</sup>的英雄突然成了恐怖分子？拯救过如此多人生命的他怎可能去破坏戴拉里安太空港？帝国发言人表示雷诺的袭击已对舰队造成了极大损害，一旦异形再度来袭，我们都将性命不保。”他听到迈克的声音低了下去，不用看也知道——他的朋友正将身体微微前倾，一改之前新闻记者式的口吻：“也许，阿克图拉斯仅仅是恼怒于有人竟能无视于他定下的新规矩，特别是一个他曾

---

<sup>11</sup> Antiga Prime



最为器重的副手。或许这些袭击都只是一个精心伪造的借口，为的只是抓住这个雷诺，以免让公众了解到他的权威并非像他自己宣称的那样稳固不移。”

“嗨！”听到最后一句他快忍不住笑出声来了。干得好，继续扇他们的嘴巴，迈克！不过“安提加主星的英雄”？他什么时候有过这种头衔了？这称呼就和孟斯克安在他头上的绝大部分罪名一样虚假。

“绝大部分”，也就是说还是有一部分是真的，就像这次。他确实袭击了那个太空港。他是被逼的。自从他扁了蒙斯克最喜欢的狗腿子杜克一顿外加袭击了塔索尼斯的飞船以后，他就本以为他会孤身一人离开，最多带几个死忠吧。可没想到他收到了他老部下们的诸多支持。很多人甚至表示愿和他一块儿走，于是结果他发现自己成了一整支小型部队的首领。只可惜这是一支缺少交通工具的部队，况且他也清楚孟斯克才不会就这么轻易让他溜了。因此他们需要飞船，而且要快。去袭击太空港，抢走那里的无人设备显然比直接占领载有孟斯克方乘员的飞船要安全多了。

当然，事情才不会那么容易。孟斯克早料到了他这步棋——尽管他对此人厌恶至极，可必须承认这位自封的皇帝确实是个战略天才——而他派杜克驾着自己的旗舰，海伯利安号<sup>12</sup>，来阻截他们。这不得不说是个错误。

雷诺知道自己是别想继续睡了，于是干脆摸着下巴上的短胡子陷入了愉快的回忆中。杜克或许是个称职的舰队指挥官，尽管有很多缺点仍不失为一名好将军。可是他过去一直习惯于平原战，靠舰队和侦查机进行强攻，对爆发在太空港内的战斗缺乏准备。在那里他的部下投鼠忌器，怕伤到自己人或飞船设备。雷诺可就没有这种顾虑。飞船被打穿了一个洞？无所谓，我们去偷下一艘。他设下陷阱诱杜克靠近，接着利用太空港的机械逮住了海伯利安号，并将它锁在空中。之后的一切就变得简单了——他和他的伙伴们轻易夺下了它。

想到这里，他笑着站了起来，穿过房间，走向豪华的御用浴室。杜克秀逗的脑袋让他丢了海伯利安，而孟斯克收到了他人类帝国开国以来的第一次公开兵败，这时候他在皇帝宝座上屁股都没坐稳呢。雷诺带着海伯利安号和一打其余的飞船扬长而去，把可怜兮兮却仍兀自暴跳如雷的杜克远远丢在了后头。

当然，自那以后，他们就陷入了低潮期。

---

<sup>12</sup> Hyperion 源自泰坦神族中的太阳神

他嘴上的笑容消失了，雷诺板着脸打开了光洁的木门，对着里面的浴室怒目而视，大理石水槽，陶瓷地砖，华丽优雅的水龙头和沐浴设备——这房间更像是位于一座豪华宾馆里，而非舰长的套间中。但它们确实曾是孟斯克的财产，这位大人物也十分怀恋于这种舒适的感觉。雷诺曾试图将它们清理干净，可这样太花时间了。他也考虑过另找一间普通房住，但拗不过手下们的坚持。他现在已经成了一名舰长，而这里正是他的卧室。因此他不得不忍受着这种奢侈，并努力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往其它地方。

不幸的是，实在没什么事情好让他集中的。自从抢到了这些飞船后他已成为了头号公敌。帝国每一名士兵都在追击着他，他的头像已经张贴到了殖民地的每一个角落。但他烦恼的却不是这个——他比大多数人都清楚孟斯克的本事，也知道他对忠于他的人都做了些什么，因此根本就没打算过要回头。你自己变成了法律并不能真正改变什么。结果还是一样：你站在人民的一边或是你根本没资格站。雷诺坚信这一点，而孟斯克的背叛让他毫无良心负担地选择了流亡。

那问题在哪里呢？在于他出逃之后打算干些什么。他当时没多考虑这一点，因为他本打算单独离开的。而现在他手下的这支部队让事情复杂化了。他们仰赖着他，期待着他，耐心等待着他的命令——而他根本没有。哦，他们确实偷过飞船，对。他们还攻击过几个边哨站，炸飞过几支星际巡逻队。但他还是不知道接下去该干嘛。他不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整整六周过去了他仍没拿出任何主意。

当玛萨拉<sup>13</sup>执行长官的那几年里，雷诺就一直告诉自己，他是足够独立自主的，无论什么环境下都能照顾好自己。这是事实，至少部分是。他靠自己的资源生存，靠自己的判断行事，他的统治公开而又松散，也给了他自己不少自由空间。唯一的方针就是：守护玛萨拉行星上的居民。而他加入孟斯克的起义军后又有了了一条新的方针：从联邦和异形的爪子里拯救人民。那现在他又该采用何种方针？

他知道自己曾一度怒不可遏，几乎到了丧失理智的地步。他愤怒于孟斯克的所作所为，憎恨他背叛了那个人。

那个人正是凯瑞甘<sup>14</sup>。

---

<sup>13</sup> Mar Sara

<sup>14</sup> Kerrigan 台版译为凯莉根

他仍能感受到当时的自己对孟斯克的愤恨，他竟然就这样抛弃了她，就这样把她丢给了虫族，丢在了那个星球的废墟之中。真该死。他抚摸着指节处长出的新皮，那些伤口是他在揍杜克的头上的钢盔时留下的，当时这个银背大猩猩正打算阻止他去救人。尽管伤口已经痊愈，他却没有忘记那份怒意。

可单纯的怒意又能把他引往何处？当最初的狂暴开始消退，他发现自己并不知道该如何将他的人民引向他们的理想乡。他们现在的身份是反叛者，但他们反叛的对象究竟是什么？他们又该怎样做？

迈克其实是个比他更活跃的反叛者，他以自己的方式攻击着孟斯克，从他那隐秘的电台中向外界播发反动报导。不知疲倦地揭露着孟斯克为巩固他的统治所做的一切，揭露着虫族、神族以及幽能发射器背后的一切黑幕。

虫族和神族。真该死，雷诺觉得自己谈起（甚至是想起）这个话题的时候多半是疯狂地咆哮着的。两个貌似世仇的外星种族在人类的地盘上开战，而我们的殖民地就得夹在交火双方中受夹板气？真是个疯狂的世界。

但这是现实。这种事情他已经看得太多了，想不承认都不行。

当然，还有一种解释是他已经精神分裂了。至少这足以解释那些梦。

自从他离开塔索尼斯，那些梦就一直潜伏在他的头脑里，等待着每晚他合上双眼那一瞬间。每当他头一接触床板，意识刚一游离，那些梦境便席卷而来。

噩梦，真正的噩梦。每次都一模一样。梦中的他被困在原地无法动弹，像是被上了无形的绳子或是镣铐，不能移动也不能挣扎。无数阴暗扭曲的身影在他头顶漂浮，触碰着他的周身，而他却只能无助地看着这一切，想要尖叫，却张不开嘴。这就是他每时每夜都在经历着的同一个噩梦。

直到昨晚。

这次的梦境有些不同。他没有受到任何束缚，也重获了对手脚的控制能力，尽管四肢仍有些沉重迟钝甚至是一种奇怪的麻木之感。他站立的地面就像风化的象牙和人骨一样苍

白稀疏，稍稍一动便刮下一阵碎片，不少落进了他打滑的鞋子里，这些岩片干涩得古怪，既不阴冷也不温热，用手一碰便都成了粉末。

灰烬。他站在一片遍布灰烬的大地上，极目望去，灰烬覆盖了一切，包括周围连绵的黑色岩丘。头顶上的云层在空中翻卷，两颗紫色的小型月亮和一颗套着光环的红色行星在其间若隐若现。他呼吸的时候，甚至能尝到空气中烟尘的味道，能感受到它们吸附在他的肺壁。这个行星似乎完全由灰烬构成。它可能曾遭受过毁灭，却终究未能恢复。

但他有比考察地表紧迫得多的事情。就当他站在原地，试图恢复自己的方向感和平衡感，伸展他被束缚多时的肢体之时，那些扭曲的阴影再度出现在地平线的另一端，并以惊人的速度向他的方向袭来，眨眼之间就来到了他的面前。它们滚烫恶臭的气息灼伤着他的皮肤。他试着将它们尽收眼底，却不敢将目光的焦点集中在任何一个身上。他有一种没来由的直觉：细看它们会让自己彻底崩溃。眼角余光的匆匆一瞥，让他认出了它们是虫族——通过它们的皮肤以及它们扭曲的身形上延伸出来触角和骨刺，但它们比他见过的任何虫族都要高大、黑暗、扭曲。他恐惧不已，呼吸急促，甚至能清楚地听到自己心跳声，汗水瞬间布满了他的全身。他不由自主地发出了一声呜咽，然后立刻牢牢闭紧了嘴唇，生怕自己再次发出这种声音。

尽管它们都已经快挨到他鼻子了，可他竟还是抓到了包围网上的一丝缝隙，成功穿了过去。转瞬间，他已经步履蹒跚地在这个被灰烬埋葬的世界里奔逃，并尽力不让自己仍不甚灵活的双脚在全速运作时绊倒。视野前方有几座岩丘，出于烟尘的干扰，无法判断出远近，但他知道自己只要能逃到那里，便有机会找到藏匿之处。刚才他注意到它们背后冒起了一股夹杂着火星的烟柱——结合地上的灰烬来判断，应该是火山——他感到有些庆幸，因为这股烟雾一定能让他不被发现。只要他能翻过那座山脊，就能融进那股烟雾里，就有机会逃出生天。他催促着双脚配合这个计划，快些，再快些。

可惜仍不够快。

怪物们和他的距离正在不断缩短，密集的骨刺有意识似的扭动，无数的触手抽击着空气，他能听见它们兴奋的嘶叫声，他能听到它们的躯体在地面蜿蜒疾行，激起一股股浓密的烟雾。他甚至能听到它们的嘴唇里渗出的口水声。它们很快就能阻截上他，再度包围他。它们细长的触角会将他重重束缚，宣布这场猫捉老鼠的游戏到此结束。到时候，真正的折磨才会开始。

他连滚带爬、不顾一切地向前奔逃，寻觅着一切生路，一个掩体、一把武器，什么都好。他需要帮助！

什么都没有。只有灰烬、怪兽和他。

一只怪物蛇行向前，它那坚硬、光滑的躯体支撑着形似长发的后脑勺，镶着骨镰的前肢切向了他的身体。才一接触，他立刻感到接触部位的皮肤像是燃烧了起来，当那骨镰切进他的身体，刺激的酸液开始在他血管中流动，他的身体不可抑制地抽搐了起来。他头痛欲裂，火红的长发披散开了来，一时遮蔽了眼前的蠢蠢欲动的怪物们。几只触手捆紧了他，榨干了他肺部的空气，他只听到自己最后喊了一句。

“吉米！”

然后他醒了。

“不可能的，”雷诺除下衣服走进了淋浴间。他一扭镶银的开关，喷头立刻射出了针形的水雾——真正的水；专门为孟斯克准备的最好的水！——冰冷水流的刺激带走了他最后一丝睡意，也一并冲走了他身上的污垢、汗渍和血迹。为节约水源，他在等待了设定中的最短的 30 秒后，立刻关闭了喷头，开始耐心等待接下去的烘干步骤。等他走出沐浴间时，已经变得神清气爽，充满活力。他一边穿着衣服，头脑却仍在运转，试图给这个梦找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却又不敢正视梦中获得的那些可怕线索。

“肯定是不可能的，”他穿上靴子的时候再次这样告诉自己，然后披上了他的皮夹克。别着手枪的腰带已经自动束上了他的腰，手雷也挂在了他的大腿一侧，他向着门口走去，半路上顺手拣起了他的帽子。

海伯利安是艘大飞船，一艘巨型战列巡航舰，有充足的空间囤积武器、物资甚至小型侦查飞船。但同时它也曾是孟斯克的旗舰，而这位前恐怖分子可没打算要在狭窄的过道中贴壁前进或是纵身飞跃细长的刚梯。走过铺着地毯的宽阔走廊时，雷诺如往常般摇了摇头。柔和的灯光从艺术化的墙壁上升起，古典的烛台均匀地点缀在两边。房门之间挂满了名画，给人一种身处豪华官邸的错觉，这儿究竟是在一座战舰中还是一座观光宇宙船里？雷诺怀疑孟斯克多半更心疼船里的这些浮雕、雪茄等宝贝而不是丢了这一船的武器。

雷诺轻快地跃上宽阔的悬梯，来到了楼上的指挥层，拉开厚重的大门，进入了控制室。他自己的控制室。这儿就像其他房间一样浮华，想象一个安置了一圈监控器和控制台的歌舞厅，或是一个摆满了操作台的宴会厅。这里可以说是整个战舰的船舵，一个用瓷砖和木板装饰的，铺满了天鹅绒和丝绸的船舵。

“长官！”指挥椅上的玛特·霍纳<sup>15</sup>向他行了个军礼，并准备站起来，给雷诺腾出位置。但雷诺挥了挥手，示意他继续坐。霍纳品行优良，只是太年轻还有点理想主义——他加入孟斯克的克哈之子纯粹为了让世界有所改变，而到现在他也还坚信他当时做的那些事全都是为了国家和正义。他总有一天会明白的，尽管雷诺并不觉得看破红尘是件好事。眼下，霍纳是一名不错的副指挥和一位杰出的舰长。

“一切正常，长官，”霍纳汇报道，雷诺点了点头，身体往指挥椅和导航面板之间的控制台倾了倾。

“等待您的命令，长官！”霍纳喊道，而雷诺只是耸了耸肩。

“自由活动，孩子。”他立刻看到了年轻人脸上那股不带掩饰的失望，一股强烈的内疚感再度包围了他。在过去的几周里，这副表情他已经看过很多次了，从霍纳和其他人的脸上。他们都这样迫切地希望跟随他，只因为相信他能带领他们去做正确的事。可他却将他们带到了这里。让他们在这里陷入无止境的等待，除了阻拦因迷途而闯入的飞船外无所事事，浪费时间只等孟斯克查到他们的大致位置，然后派遣舰队来消灭他们。

他们为什么不干点别的？雷诺知道大家都在这么想。每天早晨，霍纳都会向他要指令，可是他照例每天都想不出来。呆在这里，他已经失去了方向感。和孟斯克翻脸显然是件正确的事，这点雷诺再坚信不过，只是他觉得现在还不是直接进攻帝国的时机，可又找不到偃旗息鼓和发动总力战之间的一个合适中介点。

当霍纳无力地坐回指挥椅上，雷诺又自顾自陷入了对那些梦境的沉思，特别是昨晚的那个。它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它和前几个梦显然不同，这不仅仅是情节和他能不能动区别。它更为强烈——轮廓更清晰、色彩更鲜明、扑面而来的空气中夹杂着某种能撕裂他的东西，令他的头发如刺猬般倒竖起来。是因为激动么？还是害怕？

---

<sup>15</sup> Matt Horner

预兆。有什么事即将发生。而且很快。

“我需要一颗行星，玛特，”他最后说，年轻人惊讶地抬头望着他。

“长官？”有那么一瞬间年轻人一脸茫然，他的双眼中写满了困惑，之后他张大了嘴。  
“是！长官！一个指挥行动的新基地！一个革命的发源地！一个有志之士的集结……”

“不，只是一颗行星而已，”雷诺打断了他的宏论，他知道让霍纳抱有错误的幻想并没有好处，“一颗符合我描述的行星。”

他走到霍纳身边，开始向导航系统输入数据。“偏热，”他边打字边默念，“但没到无法忍受的程度。空气相对稠密，充满灰烬。有一个明显的太阳。两个小型月亮。附近有一颗带光环的红色行星。地表铺满火山灰，略带苍白，至少积有一英寸厚。有丘陵和小山，成份是黑色的岩石多于尘土。遍布着火星和烟柱。或许到处都有火山口。没有动植物生命迹象。”他轻易地回忆起了这类描述术语，因为以前他当玛萨拉执行长官的时候常用它们来标记潜在的可用殖民地。输入完毕后，他按下了确认，在计算机搜索数据库中的匹配行星时背过身去，透过房间中宽广的舷窗盯着黑暗的太空。

不可能是她的。

她已经死了。他知道。但确实，他没有亲眼看到她的死，而如果有人能在那种极端的条件下存活，那也只能是她，但是……

塔索尼斯已经被彻底洗劫，虫族曾一度淹没了整个星球。这已经是六个星期以前的事情了。

而如果真的活了下来，她一定已经来跟他联络了。该死，没准她还会半夜在他的舰长室突然现身，给他来个惊喜，而且没有人会看见她是如何溜进来的。

然而，思量再三，或许她真的活了下来。通过某种他意想不到的方式……

毕竟，她是个通灵者。

莎拉·凯瑞甘。她有一头火红色的头发，一双翠绿色的眼睛，一双宽大的嘴唇。这个女孩拥有着知性的外表和冰冷的视线。前幽灵特工、前杀手、孟斯克最为信任的前副官。

凯瑞甘。他的朋友。甚至可以说是他的爱人——当然，这身份是双方面的，他们互相吸引——甚至不用说破，他们彼此都能感受到。而现在这份感觉只有越来越强烈。可惜他们相逢在了最错误的时机。他们的相遇伴随着战争——他们的感情充满了阻碍。

他还记得他们的第一次相遇，当时她劈头骂他是猪。她并没有错——当时他无法抑制第一次见到她时的想法：美丽而又危险，还有盘在头顶的那头火焰般的长发。但它们克服了那次尴尬，并成为了朋友。她和迈克是他在孟斯克的核心集团中唯一真正信任的两个人。他们三人之间情谊比兄弟还要紧密，比配偶还要紧密，那是只有共同经历过生死患难才能培养出来的感情。

凯瑞甘。孟斯克把她丢在了塔索尼斯，任由她在虫群的包围中走向死亡。而现在，她在呼唤着他。在他的梦中。那只能是她。这辈子从未有其他人喊过他吉米，自从他牙牙学语以来。

“长官？”霍纳示意他看着控制台。雷诺暂时收回了他的遐思，回过头去查看结果。

系统中没有找到相应条目

“吼。”他本以为孟斯克的数据库中会有那颗星。这至少可以证明那地方真的存在。就算梦中的事件并非真实。

“长官？”霍纳小心地看着他。

“嗯？”

“长官，我们还是能找到它的。”

雷诺考虑再三，摇了摇头：“算了，那地方多半不存在吧。”



霍纳皱了皱眉头：“长官，能让我试试吗？”他指着控制台，雷诺点了点头。霍纳在旋转椅上转过身去，手指开始在键盘上飞舞。“两个月亮的大小？”他头也不抬地问。雷诺又仔细回忆了一遍梦境中的情形。

“小型，”他回答道，“只有玛萨拉的一半大，紫色。”

年轻人点了点头，可输入文字的却有些不同：“那个带光环的行星的大小？”

雷诺阖上双眼，努力回忆起他对天空的一瞥：“你试试塔索尼斯的大小，”他最后说。

“重力？”

他回忆着自己双脚着地，四周飞舞着灰烬的感觉。“普通。接近地球重力。”接着他又想起了更多细节，“空气中含硫量高。含氧量也比较高。”他仿佛又找回了那种感觉，呼吸的时候感觉有些头晕，浓密的烟尘几乎让他窒息。

“好的，长官。”霍纳输入完毕，并按下了搜索键。不过一会儿，三个坐标显示在了中央大屏幕的星图上。“搜索到三个可能符合条件的星球，长官。”

雷诺诧异地看着他：“你怎么做到的？”

这次霍纳得意地微笑了起来，脸上稍有点兴奋：“用了点算法，长官。将这些描述输入系统，然后在星图上将他们交叉参照。”他指着屏幕上的三个光点：“这三颗星球都未经勘探，长官。这就是导航系统里没有它们资料的原因。但根据他们的太阳、行星、和月亮来判断，这三颗行星符合条件。”

“哈。”雷诺摇了摇头，好厉害。霍纳是那样的渴望服从他的指挥，那样毫不犹豫地遵行他的命令。这几乎让他忘了这孩子加入前就执掌过一艘星际战舰了。

他仔细端详了下星图上的三个坐标。第一颗在距离上最为接近。可是当他盯着它的时候，他感觉……不对，不知怎么的，就是不对。一种不连贯的感觉，不好也不坏。

他又盯着第二个光点。同样的感觉。

然后他把目光转向第三个光点——一股恐惧和紧张的感觉立刻贯穿了他。单只是盯着它就让他汗流不止，它甚至似乎在他的视野里放大了开来，尽管他知道这仅是幻觉。

“就是它了，”他轻声说道，用手指着第三个光点，霍纳校准了星图，把中心点定位在那颗星球上。

“了解，长官，”霍纳道，屏幕上出现了一系列上升的字符，“起航？”

这时雷诺却犹豫了一下。那星球一定是他梦中所见的那颗，这点他相当确定。凯瑞甘也一定就在那儿。

他头一个冲动就是抓过一艘侦查船，然后独自一人全速前往。但那显然极不明智。塔索尼斯毁在了虫群手中，而凯瑞甘当时就在那儿。她不可能逃出那里的。这就意味着它们俘虏了她。这样梦境中的那些怪物——虫族也就能解释得通了。不过，不知为何，他预感到那些虫族绝对比他遇见过的任何虫族都更为强大、更为可怕。

这里的关键不是机动。而是速度。速度和火力。

当然还有其它。自从他们袭击了太空港，雷诺已经好久没有像今天这样充满干劲和活力了。他又找到了一项人生目标。不管是不是最后一次，但眼下这是足够的。而他的部下们同样需要目标。他们希望他领导他们？好罢，现在他就领他们去一个地方。

他从指挥椅旁边经过，拿过麦克风，将开关拨到全舰广播的位置。“各单位注意，”他宣布道，“这里是詹姆斯·雷诺。我们即将展开一项救援行动。有可靠消息表明，我们的一些朋友在塔索尼斯上被虫族俘获了。我想他们被带到了另一个星球上，我有那里的坐标。”他又回忆起了梦中那紧迫的场景，不由得握紧了手里的麦克风，“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这些恶心的爬虫吞没我们的朋友。我们将前往那里大开杀戒，把他们救回来，将一切挡路的虫族轰至渣。”他深吸了口气，继续说，“我们将在两小时后出发。不想去的人现在就可以离开了。我不会做任何事逼你们留下。因为这次行动可能是极其愚蠢的。我们很可能一去不归。如果你们没做好心理准备，那就不要跟去。”他又瞟了一眼大屏幕，那个光点似乎正冲他眨眼。“只要那里有我们的人，我们就算把那个星球翻过来也要找到他们。不救出他们我们决不返航。”

他关掉了麦克风，把它扔给了霍纳。“玛特，起航，全速推进。”

“是，长官！”激动地霍纳立刻开始输入指令。突然，他停了下来，抬头望着雷诺：“长官，您真的那么想？真的有一批朋友被困在那里？而且还是被虫族抓去的？”

“希望如此，玛特，”雷诺回答道，转过身去盯着那个光点，“我当然希望这是事实。”

\*\*\*\*\*

两小时后，海伯利安的空间跃迁准备完成。他手下反抗组织的其余飞船也尾随其后。四百多人中，只有十个人在出发前留了下来。剩下的人全体表示愿接受这个任务，及其可能导致的任何后果。大部分人极其兴奋，甚至有些兴奋过度。他知道为什么：拯救落难同胞的想法只是部分原因。他们高兴的是他终于开始采取果断行动了。他们渴望服从他领导。而他只希望自己并不是在将他们引向末日。

雷诺坐在海伯利安的舰长椅上，看着窗外漆黑的太空。周围的空间开始折叠，巨舰慢慢脱离了实体宇宙，向着他梦中的那个星球全速驶去，那是个被灰烬覆盖着的世界。

我们来了，凯瑞甘，他在心底里呼唤着她。希望你还在那里，因为我们来救你了。

## 第2章

两周之后，雷诺站在舰桥之上，俯视着这颗被他命名为查尔的行星。甚至在霍纳将海伯利安驶进高空轨道之前，他就能看到这个纯灰色的星球上冒出的数处烟柱，总有一些橘黄或金色的闪光作为它们出现的先兆。初步扫描显示，整个行星正遭受着频繁喷发的火山的折磨，某些区域的地表似乎极不稳定，正受到其下高温岩浆的影响而缓慢地漂移。抵达这里的途中确实经过了一颗巨大的红色行星，他们小心地避开了它那宽阔的金色光环，将飞船停在了查尔的大气圈外，并仔细侦查了那两颗卫星。

显而易见，查尔一定就是他梦中的那个世界。那些噩梦仍在每夜纠缠着他，有时候甚至出现在白天。

是的，它们越来越严重了。他越来越频繁地梦见它们。跃迁旅行让人虚脱——人体本来就不被设计为能适应如此高速的移动的，在超空间接受的信息也不是人脑所能处理得了的。正因如此，这几天他和大家一样，每天都要不分场合地打好几次瞌睡，从几分钟到一小时不等。而那些梦照例每次他一闭上眼就回来了。

它们变得每次都不一样了。那些形似虫族的怪兽们依然在梦中追击着他，但他可以周旋的空间却越来越少，能逃开的距离越来越短，幸存的机会也越来越渺茫。而怪物们的身形随着距离的迫近显得越来越大，直到掩盖了天空。

梦中，他自己的身体也像是被改变了形状。被拉伸、扭曲、折叠、抽移，像是有了自己的意识，并且开始极力摆脱主人的意志。一开始他没对此多加在意，以为只是自己的霉运又发扬了一两次——被地上的小石头绊倒，在崎岖的地面上崴了脚，枪柄从手里滑脱。然而梦中的事实是，他的身体在和自己作对：它站在了怪物们那一方，努力在为他的被抓事业作出着贡献。

他的喊叫声也越来越弱了。那声“吉米！”已经轻如耳语，轻如蚊蝇，轻如游丝，只因他的喉咙也在不断地背叛着他。甚至，那喉咙间发出的声音也不再是他自己的了。最后的那个梦里，他呆立在原地一动不动，静待着怪物们的降临，直到被它们团团围住。然后他彻底屈服了，转过身去，张开双臂迎接它们。他听见自己的嗓子里涌出了一股狂笑，胜

利的、喜悦的、兴奋的狂笑，还有其他什么东西。那是当他惊醒之时，渗入了他的身体的一句话，那是一种令他寒毛倒竖，令他全身每一个细胞都在为之战栗的东西。

“目睹这即将诞生的伟大力量吧！”

每一个字都让他冷到了骨头里。因为他虽然不知道说话者是谁，却能确定它们谈论的是他。确切地说，是她。凯瑞甘。它们在对她做什么？坚持住啊，雷诺绝望地想着。那天早上，他跌跌撞撞地扎进浴室，猛地将头塞到喷头之下，意图让水流冲走那噩梦的痕迹。坚持住啊，凯瑞甘。我们就快到了

而现在，他终于到了，站在海伯利安的舰桥上，俯视着真实的查尔，心里明白，凯瑞甘一定就在下面某处。

如果他的梦够真实，那么虫族也一定在此。虽然目前没有看到它们一丁点影子，但雷诺明白这根本不意味着什么。虫群拥有着致命的潜伏能力，甚至能躲过最强力的扫描。天哪，想想他住在玛萨拉那段时间，他可能已经在这帮家伙的上面吃喝住行了好几个月而对自己的处境一无所知。有时候他想起这事也不由得后怕，如果当初他没有在那个边哨站稍作停留，或是没有正巧在那里遇到并救了迈克，他现在会变成啥样？是成为无数死难者的一员，然后尸体像星球上的其他东西一样被神族彻底抹煞；还是他注定会在玛萨拉灭亡之前背井离乡家乡，为某项宿命中的任务浪迹于星海之中？

“长官！”霍纳的叫喊将雷诺一个激灵拉回了现实，他转过头去，注意到了查尔的一面出现了一个漂浮物，很快，他就认出那是一艘帝国战舰。

“我看到了，”雷诺向他的副官确认道。他走到了一个能看得更清楚的位置：“我们能在这个距离辨认出它么？”

“可以，长官。”霍纳的十指再次在键盘上舞蹈起来，一秒钟后结果就出现了。当听到霍纳咽了口口水时，雷诺已经猜到了结果。“是诺拉德Ⅲ<sup>16</sup>，长官。”

诺拉德Ⅲ。杜克将军的战舰。“好极了，”雷诺盯着那飞船，慢慢地踱到了指挥椅边，“有其它支援飞船的迹象么？”

---

<sup>16</sup> Norad III，有名的战列巡洋舰

“两艘运兵船，一艘科研艇，外加一艘货运飞船，”霍纳确认道。现在，雷诺也看到了大船周围的那些小点。

“没有其它战舰了吗？”

霍纳对着屏幕皱了皱眉，又重复输入了一遍刚才的命令，似乎对结果感到难以置信。  
“确实没有，长官，”最终他确认了这一点，“只有诺拉德Ⅲ。”

“哈。”雷诺摸着下巴开始了沉思。确切地说，诺拉德Ⅲ并不孤独——当然，它边上还有四艘支援艇，可以说是一个小型舰队了。不过玛特是站在太空战的角度看问题的，在他看来重要飞船的只有战舰和附属于它们的战斗机。如果杜克来此是想打仗，那么他背后肯定会跟着半打战舰。现在的情况至少意味着：这不是一场针对他或查尔一次进攻。另一方面，杜克肯定也预计不到他会来这儿——就算海伯利安里真有孟斯克安插的间谍（这是可能的），也只有他自己和霍纳知道这里的坐标。而霍纳这么理想主义的人是绝不可能背叛他的。如果杜克不是来对付他的，那又是来做什么的呢？而且就带了这么点部队。话说回来，诺拉德Ⅲ毕竟也是艘重型战舰，世上屈指可数的巨兽级战舰之一，可以装载一千多名士兵外加两打星际战机，因此杜克也并不是全无防卫。另外，那几艘运输船也表明他拥有充足的地面部队。如今这个时代，除非你不想彻底摧毁一个区域，否则没人会出动陆军。可查尔表面还有什么可摧毁的呢。

“只有一个方法知道答案，”雷诺对霍纳点了点头。年轻人会意地站到一边，给雷诺让出座位。“玛特，”雷诺坐上了豪华的指挥椅，对着霍纳发令，“用公共频段给诺拉德Ⅲ发条信息。随便说什么，不过别跟他们客气。”

年轻人像是见了疯子般盯着他，但依言照做。没多久，正前方一个屏幕上的查尔图像消失了，代之一张方下巴、粗眉毛、尖脑袋、银头发的熟悉面孔。

“雷诺！”埃德蒙德·杜克将军没等信号稳定就开骂了，“你够胆自个儿钻出来了，你这个臭狗屎！我现在就过来毙了你！”

“那你最好打得准些，”看见了这家伙，雷诺的火气不由自主地升了起来。该死的，杜克总让他怒火中烧！他学着孟斯克常做的一个手势，尽力伸长十指，努力不让自己因愤怒而握出拳头。“想拿下我们，你那点火力还不够看，”雷诺直揭对方要害，“诺拉德Ⅲ

或许可以抵掉海伯利安，可我们其它船有十多艘，而你只有四艘，而且几乎没有战斗能力。”他欣赏着杜克脸上爆出的青筋，并且知道这老头对他说的也是心知肚明。接下去，两人一言不发地对瞪了足足一分钟。

杜克首先打破了沉默：“你来这儿干什么？无家可归打算在这儿占山为王？”

“我也想问你这个问题哪，”雷诺向前倾了倾身体，“你又大老远跑来这里干什么？帝国终于觉得你失去利用价值了？”

“我来这儿是要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将军装腔作势地说，“皇帝陛下指示我亲自完成这个任务。”

“真的？那一定是个很重要的任务咯，”雷诺道。一直努力着不露声色的他终于支持不住了，他露齿讥讽道：“是要你帮他捡回丢出去的瓶子？还是舔他的鞋底？”他看到老头子眯起了眼睛，明显是被气伤了。杜克就是那么容易被激怒。

不过他的敌手并没有就此倒下。杜克还不至于这么脆弱，尽管他人品恶劣可并不愚蠢。“你不想知道吗？”他勉强报之一笑，“不，我赌你肯定想知道。实际上，我还赌你来这里和我是一个目的。”

难道杜克也做了那些梦？不，那是不可能的——凯瑞甘和雷诺一样鄙视这个家伙。但他来这儿又不大可能是出于其它原因。不，没准被托梦的是孟斯克。尽管凯瑞甘的死都要归罪于孟斯克的背叛，可是她和孟斯克确实一度极为亲近，凯瑞甘也曾是这位前恐怖分子最信任的副官。或许她也和他联系过，然后他为了自己的利益派杜克来找她？可是雷诺没把这些想法写在脸上，他不动声色地回答道：“哦，是什么目的呢。”

“别跟我装，小朋友，”杜克打断道，“我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比你知得多一点，实际上。”他看上去获得了精神胜利，不像是个身处绝境的人。

“你什么都不知道，”雷诺回道，虽然心里不大有底。他不大习惯和人玩暗讽，因此很希望迈克就在身边。利伯蒂显然在对话方面更有天赋，如果他在这儿，眼下只怕连杜克老妈的秘史都套出来了。

“哦，我什么都不知道？”这次杜克露出了得意的笑容，“你最近睡得香吗，小朋友？”

他真知道！雷诺不由得在椅子上向后靠了靠。否则他不可能这样问。孟斯克一定也做了同样的梦！

“啧啧啧，不幸言中了呢，”杜克哈哈大笑，雷诺意识到自己没能控制住那份惊讶，“我就说了，我知道这儿发生了什么。如果你还想活，就别碍我的事儿。不跟你废话了。”

“接着说呀，老爷爷，”雷诺反击道，“你可以继续呆在你那铁壳飞船里耍嘴皮子的，我不会生气的，真的。

老头的脸变得有些惨白，双眼几乎眯成了一条缝，发出的声音已经不止是咆哮级别的了：“听清楚，乡巴佬！鬼才会听你这种自以为是革命者的暴动分子的话呢！”他脸上的青筋更加明显了。雷诺甚至觉得自己能听见对方磨牙的声音。“你现在还没被我撕烂只是因为我还有一条鱼要炸！但你若敢再吐出一句废话，我就先解决你！把你像一只真正的狗一样溺死。我会亲自在你那漂亮的飞船上钻个洞，然后把我的靴子塞进你的臭嘴——”

雷诺干脆切断连接信号，坐回了他的椅子上。他感觉哪里有些不对。或许是和凯瑞甘处久了的缘故吧，他也开始相信自己的直觉。

刚才的交流有哪里不大对。杜克恨死了他，这点是自然；因为他也同样讨厌杜克。不过那老头的威胁并不只是虚张声势，特别是最后的那几句。杜克自鸣得意的那一点——他知道得比雷诺多——也不是一个谎言。雷诺现在基本确信凯瑞甘也托梦给了孟斯克，然后杜克正是孟斯克派来的。那么，又是什么让他觉得不对？

他明白了，那是杜克对开战的犹豫。这点确实不同寻常。那男的基本上是疯狗一只。雷诺还记得，自己在战争时期曾多次被孟斯克派出去制约这家伙，以免这将军越权行动或是盲目冲锋以致毁了孟斯克布置的大局。换在平时，杜克即便只有诺拉德Ⅲ一艘飞船也会毫不犹豫地冲上来跟他拼命，再不济也会象征性地开一两炮。何况他现在还有两艘运兵船，即使两艘船载量都只有一半，这些兵力也足以使他发动一场有胜算的强行登舰作战。他为什么不干？



“玛特，”雷诺喊道，霍纳立刻站到了他的肘边。雷诺有些想笑，不过那样会对年轻人有所冒犯：“你确定诺拉德Ⅲ是附近唯一的战舰了？”

“显然，长官。”霍纳有力地点了下头，“我又进行了一次彻底扫描，结果再次确认：她孤身一人。”

“嗯。”当然，那也可能只证明孟斯克眼下调不出太多飞船。或是他觉得诺拉德Ⅲ足以完成这次任务。“她还好吧？”

霍纳立即会意。这也是雷诺喜欢他的地方——这小伙子总能领会他说出的一些口头短语。“武器舱门打开，防护罩打开。她显然处于战斗模式。”他皱了下眉，“我还发现两件奇怪的事，长官。”雷诺示意他继续。“那两艘运兵船载量读数远不足一半。而且我在查尔表面捕捉到了一条求救信号。是来自诺拉德Ⅲ的。”

“要再试试么？”雷诺看了眼屏幕上的查尔，诺拉德Ⅲ漂浮在行星的一边，像是一个小小的泥点。不过她显然在那儿。

哈，或许她并不全在那儿。

“再给我接杜克，”他命令道，霍纳依言上前操作。不一会杜克的老脸又出现在了他们眼前。雷诺满意地发现老头子的嘴正好闭着。

“你下去过了吧？”没等将军张嘴开骂，他就一句话塞了上去，“你已经登陆过星球表面。你的运兵船基本都空了。另外我们还捕获了从你一艘船上发出的信号——你的一艘穿梭机。而现在它还在下面。”他边说边欣赏着杜克脸上的表情，这老头子把嘴唇闭得紧紧的。雷诺有点怀疑他会不会呼吸困难。“你在搜索那片区域的时候损失了你大部分人和至少一艘穿梭机。”他又一次倾了倾身体，“怎么了杜克？当地人的欢迎你承受不起么？还是你已经有什么把柄落他们手上了？”

“管好你的舌头，乡巴佬！”杜克终于忍不住了，“你去试试呀！你行！你能！你能被那帮虫族生吃了吧！”

“那么你们果然已经遭遇过了，”雷诺顿了顿，“它们的欢迎相当热烈吧，嗯？”他笑了起来，“孟斯克肯定会不高兴的。派你来做这么点事，结果你忠诚地把它搞砸了，哈。”

“闭嘴！”杜克嚎了起来，“我没失败！她不在这儿！就算她在，也是和整个虫群在一起！这里是虫族的总部！没人能从这里救走她的！没有人！”当他意识到自己泄露了什么时已经晚了，接下去他只好把嘴巴紧紧闭上。

“我能，”雷诺坚定地说，然后再次立即切断了通信。他靠回了椅背上，兴奋和恐惧的心情同时袭向他的内心。

凯瑞甘真的在这里！杜克的嘴证明了这点。至少可以说孟斯克也相信她在这里，这就意味着他雷诺的脑袋并没有出问题。即便这只是虫族设下的一个圈套，去闯闯看也好过在呆在这里胡思乱想。

这是兴奋的部分。那些梦真的是凯瑞甘的呼唤，她希望他能来此。来到这颗行星。更何况她或许还活着。

然而接下去的想法让他一阵胆寒。因为这里就是他梦中的世界，而梦中的虫族比他曾见过的任何虫族更为可怕。现在他知道它们也真的在这里：它们已经击败了杜克，并把他赶出了行星表面。至少有一点他必须承认：杜克在打仗方面确实很厉害。诺拉德Ⅲ更是一艘全副武装的顶级战列巡航舰。他们还带了两艘满载陆军的运兵船，可能已经是孟斯克最近能抽调出的最多人力了。可他们连阵地都没能守住，甚至可能连正常降落都没做到。显然，这些状况意味着虫族的兵力及其庞大。

可他还是得下去。他明白这一点。都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如果就此驻足，他是一定不会原谅自己的。更重要的是，凯瑞甘也不会。但他的兄弟们怎么办？一群被视为贱民的叛国贼就能在杜克大军失守的阵地上坚持下去么？

他的头脑中再一次充满了矛盾。为一个甚至还不知道死活的女子而让他们集体涉险，他有那个权利吗？他能让他们用自己的生命作赌注去换她的吗？如果他这样做了，他又是什么样的领导人？

“长官？”霍纳站在一边，“您的指令是？”

雷诺将双手蒙上了自己的眼睛，尽力说服着自己。他很想告诉玛特他不知道，他的内心充满了疑惑和矛盾。但他很快克制住了这种冲动。那不是霍纳想听的。谁都不会想听到这些。他从孟斯克那儿学来了一件事，那就是不动声色的重要性。即便你心里在翻江倒海也不该显露出任何迹象。至少对于一个领袖来说，这是必要的。你必须摆出一幅处变不惊的面孔，用沉着的语调清晰地说出你的目标。否则你的人民将对你失去信心。那将比任何错误更加严重，甚至比牺牲人命更加严重，因为一旦失去信心，他们将变得和你一样的软弱，和你一样的不堪一击。

“我们得下去了，”他宣布。他坐了下来，开始输入命令以切换到全舰队广播频段。“基本可以确定诺拉德Ⅲ不会来搅和了，”看着兴奋的霍纳，雷诺拿过了麦克风。“所有飞船注意，”他宣布，“这里是雷诺。我们即将登陆。我重复一遍，我们即将登陆。各飞船进行登陆编组，全副武装，切换到战斗模式。准备接战。下面的迎接将非常热烈。”

他挂回了麦克风，站了起来。发现控制台前的霍纳行动僵硬。“长官！”

“出什么事了？”他立刻站到了年轻人的一旁。

“诺拉德Ⅲ打开了船舱，长官！”

“什么？”雷诺把脸贴近了显示器，仔细看着屏幕上升起的信息。难道他的话已经把杜克逼到了强行攻击的地步了？

“一艘穿梭机三艘星际战机，”霍纳边破译着滚动信息边说，“目标向着星球表面，长官。”

雷诺向后靠了靠，点了点头。耳边听到霍纳如释重负的吐气声。这并不是一次进攻，至少不是针对他们的。他确实把杜克逼得开始行动了，不过并不是来和他们拼命——杜克准备回到地面上再次搜索凯瑞甘的下落，或是尝试救回地面上的幸存者。不管是哪个，都不是坏事情。没准他们还可以起到些牵制作用，让他的兄弟们更安全地来去。

“玛特，这船现在就交给你了，”他拍了一下年轻人的后背，“等我回来的时候，你可得确保她还在这里，嗯？”小伙子点了点头，脸上写满了自豪。雷诺知道霍纳愿以生命为代价守护海伯利安。他只希望事态不至于演变至此。

好罢，既然我们都到了。他走出舰桥，向着机舱踱去的时候这样对自己说。是该下去看一看了。

## 第3章

无论从何种角度来讲，查尔都跟他梦中的一样难看。雷诺刚跳下穿梭机，心里就这样想着。他的靴子碾进了地表里，在他脚边扬起一阵阵烟灰。他十分庆幸自己有戴呼吸面罩下来。哦，还有眼睛上的那副护目镜。他原本是打算穿战甲下来的，不过最后还是选择穿成目前这样——虽然战斗套装能增强他的力量，也能抵抗一些小的伤害，可却不适合在狭小空间里行动，电力供应也有限。何况，他是亲眼见过虫族怎样把这种东西当豆腐切的。因此还是多寄望于自己的敏捷属性比较好，特别是他的摩托车不在手边的时候。

他瞥了一眼刚升起的太阳，又仔细观察了一下地面。阴荒，用这个词就可以概括了。极目所处只有岩石和灰尘，天空中漂浮着烟柱、尘埃和点点火星。别说是植物和动物，整个星球上的活物好像只有他的这支部队。现在，他们都已经下了飞机，分成小队集结在了各处。这是他下来前就指示过的。他这次不希望集团行动——太容易暴露了。分散成小队四处查探、绘制地图相对较安全。运气好的话某支分队能发现虫群，甚至神不知鬼不觉地找到凯瑞甘。

“很好，”他通过指挥频段喊道，“全体人员分组散开，小心行动，不要认错目标。记住，在这里对付虫族的不止我们，老朋友杜克将军的人也在附近。”他深吸了口气，周围严酷的环境已经给了他极大的压力。“希望这次行动不是个错误……”他轻轻地说，希望没人听见最后这一句。

雷诺关了通话器，将来复枪抗在肩上，示意自己分队的人集合。如果有人想要创造一个充满敌意的星球，那这颗再合适不过了。梦中的这里就已给了他一种悲怆的感觉，而现在这感觉更加强了。不过，相对起梦中的自己，他目前却有两点优势。

首先，他头脑清醒携带武器行动谨慎。

其次，他并不孤独。

他打算彻底发挥这两点优势。

“我打算向西北边搜索。”他对莉萨·曼妮丝说道，这位军士长现在是他的副指挥，“小心低调行事。我们不清楚它们躲在哪里。”

“是，长官。”她刷地行了个军礼，然后开始将其余人结对组织起来，并将他们各自负责的区域标在了网格坐标上。冷静又能干的曼妮丝从未显露过明显的怒意，这点让雷诺尤为赏识。还在孟斯克帐下的时候，她就曾和他多次合作过。后来她说她无法容忍塔索尼斯上发生的事，因此加入了反抗军，这让雷诺十分高兴。海伯利安上的她十分随和、友善，甚至有点花。不过一到了下面，她的心思立刻全摆到了工作上，下来不到几分钟，她就让所有人行动了起来，在这片大地上搜索敌人——或是他们想要搭救的那名女子。

“长官，您最好看看这个！”说话的是一名摩托兵，恰克·埃尔斯。这个年长些的矮个子曾在杜克手下干过，然后跟着杜克投靠了孟斯克，最后又逃了出来。他是雷诺最为提防的一个，一直把他安排在身边以随时注意他。不过到目前为止，埃尔斯没表现出任何可疑之处，反倒是帮上了不少忙。他现在正和他的搭档阿里·彼得站在一起，手上的枪不敢怠慢地指着地上的一道小裂缝。雷诺走到了他们身边，曼妮丝也跟了上来。

“研究一下吧。”埃尔斯指着那道地缝。雷诺开始仔细地端详了起来。它很小，不到三英寸长，几乎呈一个完美的圆形，洞口周围堆着一圈土。这不像是个泄水孔或是地热口——或是一种入口。这里的灰尘相对较薄，暴露出了底下黑色的岩石。洞里十分粗糙，但洞口却像刀切过一样整齐。

“小型火山吧，”曼妮丝边假设边俯身细看，“这星球只怕到处是这东西。我们走路的时候得小心点了。”

“嗯。”雷诺也蹲了下来，盯着洞口说，“不过也可能会通到什么地下洞穴。”大家都明白他的意思。虫族明显喜欢地下生活。如果这个洞真是一个地下通道体系的一部分，那就极有可能直指虫群的心脏地带。

曼妮丝看了眼洞口。“对我们来说小了点，”她最后判断，“很容易被挤住，”她皱了皱眉，“对大部分虫族来说也这样。”

雷诺点头起身，漫不经心地掸了掸裤子上积的灰。她说的对——这种口子只适合虫族异化虫<sup>17</sup>进出。这洞或许确实通往虫群中心，但却不够让雷诺和他的战友们进去探索，甚至不够让虫族在里面对他们进行伏击。

“在这里放个感应器，”他走开的时候告诉埃尔斯，“我们得盯紧这儿。嗯，干得好。”这士兵敬了个礼，然后立刻伸手去拿他的行囊。每个摩托兵至少都会带着一个感应器，它们和所有人的通信设备相连。如果有虫族爬出这个洞，大家都会收到一条警告信息。

搜索工作继续进行，曼妮丝确保着没有一个在小组偷懒。雷诺端着来复枪警惕地站在她身边，不过他的更多心思还是放在接听来自各处的报告上。

“找到了一个洞！”有人宣布。然后又传来消息：“太小了，正在放置感应器。”其余小组也都是差不多的结果。这片区域里发现了不少火山，其中大部分有最近还在活动的迹象。地表也因为火山的活动而显得斑斑驳驳的。从分散开始，整个地图测绘和侦查工作正好花了十分钟。

“我找到虫族了！”有人喊道。雷诺辨识出了他的身份，是尼米兹号上的乘员的兰斯·米歇尔。雷诺召唤曼妮丝和其余人跟上，然后向米歇尔的位置跑了过去。

穿梭机尼米兹和他们自己的那艘离得不远。而整个队伍还没有散得很开。因此当雷诺竭尽全力跑到那里的时候，又只花了十分钟。他还怕自己已经来迟了，不过等他急停下来的时候，那个年轻的队员还好好地站在那儿。

“在哪里？”雷诺端起了枪，警惕地扫视了一遍周围区域。米歇尔却往地上一指，雷诺才知道他们找到的又是一道地缝。这个和前一个的形状不大一样，是一道狭长深邃的裂缝。他可以一直看到这缝隙的深处，而那里确实有什么东西在动。

“你们确定这些是虫族？”他问道，米歇尔立刻点点头，表情有些兴奋。

“是的，长官！”米歇尔回答，“我听到了它们的声音，长官！那确实是它们的声音，像一群巨甲虫在鸣叫着嗷嗷待哺。”一个带主观倾向的推断，但在这个星球上，却也不大可能有其他生物会造成这种混淆。

---

<sup>17</sup> Zergling

曼妮丝和整个班也已经陆陆续续赶到了，雷诺弯下腰观察起那个裂缝。米歇尔说的对，确实有那种声音。它们显然是虫族。距离并不是很近，甚至无法辨认清楚，但是它们在那儿是没错的了。

“很好，我们找到虫族了，”他站起身来宣布，“他们并没有从这里上来，但我们已经可以确定它们就在脚下。做好心理准备，也许他们也发现我们了。现在我希望我们两个班组联合行动。”他看向曼妮丝，曼妮丝点了点头。“切换为防御阵型。不过我们还得继续搜索，因为这里下不去。”

等曼妮丝重新安排好各个分组以后，雷诺用食指和拇指拧了拧鼻梁，闭上眼睛想要缓解刚涌上来的头疼感——

——却发现自己孤身一人站在原地，天空变得一片昏暗，刚才的太阳不见了，月亮高挂在他头顶。他的来复枪、手枪甚至他绑手枪的靴子，也都一并消失了。他站在那儿，赤裸的脚趾间全渗进了灰烬。远方的地平线似乎变得更黑暗了，但那不是夜幕降临的那种黑色，而是一种生物的黑色，一股由活物组成潮水正向他涌来，他们晦暗的皮肤吞没了奄奄一息的光明。

过了多久？似乎是一瞬间，他就已处在了它们的包围中。他蒙头乱转，想找到一条生路。可是毫无结果。它们无处不在，包围着他，慢慢地向他挤来，利爪和骨镰不断切划着他的全身。它们淹没了他，他的身影迷失在了它们影子里。可让他恐惧的却是，从他体内升起的一股解脱感。那不单是解脱感，甚至是喜悦、兴奋——他乐意见到它们！他为它们的追捕而喜悦，为它们的接近而喜悦，为它们的碰触而喜悦。它们的肢翼繁杂地架住了他的身体，甚至有些分不清彼此，而他对这点也甚为满意。他很满意自己是它们中的一员。

它们中的一员。

“长官？”

有人在碰他的手臂，雷诺立刻反射性地往回一跳，端起枪准备开火。才发现正对着他枪口的是张大了嘴的曼妮丝。组里的人员都聚在她背后静待着命令。而刚才曾蹲在裂缝边观察的米歇尔，现在也依旧站在原地，动作和他闭眼前一模一样。一秒钟，最多两秒，原



来他刚才只是走神了那么一瞬间。可自己却觉得已经过了很久很久，至少久到能让他陷入梦境。我刚才睡着了？或只是因为精神波在这星球上更加强烈了？

“我们走，”雷诺命令道。曼妮丝点了点头，有了新任务在手，就算她刚才有什么困惑也放在一边了。他们组和尼米兹的组合并了起来，以裂缝为中心开始巡视，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这样必然会减慢搜索进度，但是显然更为安全。何况现在虫族就在他们脚底下，雷诺不打算抱任何侥幸心理。

“长官，我们有麻烦了。”是霍纳从他的私密线路传话而来。雷诺在回话前先确认指挥线路已经关闭，以免这次谈话被广播出去。

“怎么了，玛特？”他问。他们都已经找了好几个钟头了，可却还没找到一个可用的入口。沿途圆洞和裂缝倒是遇到了不少，通过它们可以确定虫族还在下面。也就是说，即使虫群侦测到了他们的存在，也还没有发动攻击。它们要么不知道，要么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雷诺想。

“我们检测到了一些讯息，长官，”霍纳回道，“有飞船在接近这里。”

“杜克的援军？”

“不，长官，”霍纳回答。他不舒服的声音让雷诺感到紧张，不管来的是是什么，他的副官竟然宁可来的是人类帝国的战舰，这可不好玩了。“是神族，长官，”霍纳说出了答案。

雷诺有一种想要举枪乱射的冲动。

神族。现在。来了。

在某种程度上讲，这非常合理。但凡他看到有虫族的地方，神族必然随之而至。这些高大、优雅的异形时常在虫族感染掉一个星球后出现，然后将星球整个抹净——不止上面的虫族，而是一切：所有的高等生命形态，所有的文明迹象。他们就是这样对待玛萨拉的，就是这样对待他的家的。虫族和神族两族是宿敌。神族似乎执意要抹煞虫族的一切痕迹，

像星际杀虫剂一样紧跟着它们，焚毁一个个星球以阻止虫群的蔓延。如果这里有虫族，自然也会有神族。至少是将会。

“随时向我汇报情况，”他告诉霍纳，不过心里却在合计一种可能性。之前为了消灭虫族，他们曾和神族合作过几次——虫族想感染和吸收人类的生命而神族就是想阻止虫族，因此这种同盟也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他能再和神族做笔交易吗？他上次见到他们还是在塔索尼斯，当时孟斯克不顾眼前的共同敌人，把枪头调向了神族。他是想靠幽能发射器吸引虫族大军来毁灭联邦的首都，因此不想让神族妨碍到这计划。这也是致使雷诺出走的部分原因——但神族知道内情吗？甚至，他们会关心这些吗？

“他们是怎么找到这地方的？”他百思不得其解，也不管边上曼妮丝疑惑的眼神。以前神族每一次登场都因种种原因而没跟上虫群的蔓延。比如虫群曾在在玛萨拉和绰萨拉悄无声息地埋伏了好几周甚至几个月，而神族总是来迟一步，等他们赶到，虫族也都行动完了。那么现在他们是来干什么的？虫族在查尔已经潜伏了那么久以致被神族觉察了？若当真如此，它们显然已熟悉了这里的一切地形，并布下了遍地陷阱——而雷诺已经把他的战士们领进了一个杀戮场。

但如果神族来这儿是另有原因呢？会不会是，这次他们并不是追踪虫族来此？虫族都有通灵能力，雷诺知道——整个虫群的成员彼此都有精神链接，可以在一整个星球的跨度内瞬间联系。他怀疑神族也有这种能力，尽管他们的个体似乎拥有更多的自主意识。虽然他不认为神族也拥有一个支配所有成员的唯一意识，但若他们能利用精神波的话会如何？凯瑞甘强大得无法想像，她的精神波能穿越宇宙空间，联络到他和孟斯克。那么她会不会也联络了神族？又或许他们只是中途截获了那些梦境，仅由于那股精神波太过明显？那些梦境明显跟虫族有关，这应该足够吸引神族来此了。

当然，这依然不意味着他们来这儿会是什么好事。他们还是倾向毁灭被虫族感染过的任何星球。而查尔显然在此列。

“听仔细，伙计们，”雷诺在指挥频段宣布，“神族也来了。我们还不知道他们会站哪边。不要主动开枪，但也不要放下戒备。”

如果他们运气好，他边想边向曼妮丝招手，虫族会专注于神族而忽略了他。没准神族还会直接炸出个通向地底通道的大孔，而他就可以跟他们后面进去了。尽管这事不大可能。

“我想知道他们的登陆点，”他告诉曼妮丝，“他们或许能帮我们进去。但必须有所准备，我一旦下令就立刻撤回穿梭机。因为他们也许会使用天基激光武器轰炸这里，那样我们就得逃回海伯利安，等待硝烟散尽再来。”

“是，长官。”她扫了一眼四周，“目前我们还是没有任何入口，长官。如果神族也没法给我们指出入口的话，您打算在这里观望多久？”

雷诺回忆了一下那些梦境，还有凯瑞甘。“能待多久就待多久，军士长。”

然而他心中的某一部分却知道，其实并没有那么多时间让他待。他的梦已经变得越来越狂乱扭曲。他能感受到凯瑞甘的催促。不管将要发生的是什麼，都不会太久了。

“我们找到了一个洞！”有人喊道。雷诺立刻挥去了心头的不良预感，向那个士兵跑去。那是迪克·卡维兹<sup>18</sup>，雷诺所在小队中最年轻的人。他是个瘦高个，体能十分好，可以凭两只脚跑赢一辆悬浮摩托。现在他正和他的搭档梅琳达·斯奎尔一起站在一个坑边，而雷诺已经可以看到这个坑比之前找到的那些大多了。它的直径至少有五英尺，单是边沿堆起的那圈土就有整整三英尺高。总体呈一个矮圆锥形。外表面十分粗糙，铺满了灰烬，但洞的内壁却有着明显的黑色岩石光泽。

“这个够大了，”曼妮丝望向洞里，确认了一下，“而且似乎也通往地下通道，我们应该可以——”突然，洞里伸出了一把骨刃，她的后半句话因退避而被截断。雷诺扶住了差点摔了跟头的她，将她推远，同时用来复枪挡住了骨刃。一只蛇样的生物和他的枪筒一起从洞里升了起来，闪耀着火光的双眼探向了他，镶有镰刀的两个前肢已经摆好了姿势，随时准备第二次攻击。

一只刺蛇。雷诺以前见过很多——见鬼，就是一只刺蛇和几只异化虫促成了他和迈克·利伯蒂的第一次见面。那次见面让他的人生轨迹一度与孟斯克与凯瑞甘相交。也是那次见面所引发的一切让他最终站到了这里。他之所以能成为今天的他，着实要归功于这些刺蛇，他欠它们好大一份情。

---

<sup>18</sup> Deke Cavez

于是他用手中的高斯来复枪还了这份情，将一排钉刺弹射进了对方的脑袋。强烈的冲击令它倒在了地面上，它眼睛里辉光也跟着暗淡了下去。这家伙还没来得及看清雷诺就死了，而雷诺希望它甚至还没来得及将他们的方位汇报给虫群。

“没事？”他看了一眼已经站稳了的曼妮丝。她点了点头。“所有分队，集合。入口已经找到。我们准备进去了。但是注意——虫族就在里面，而且它们知道这个入口。希望它们还不知道我们来了。”

但有人已经知道了，看着卡维兹和斯奎尔跳进洞里，他这样想道，接着埃尔斯和彼得也跳了下去。

凯瑞甘一定知道我们来了。

我来了，亲爱的。我来了。

现在轮到他和曼妮丝了。扛起了自己的来复枪，雷诺一头扎进了那片黑暗之中。

## 第4章

结果这火山口原来是个狭长斜道的顶部。洞壁冷却已久。不过此处曾喷发过的高温熔岩早已使岩层晶化，令岩壁变得像水面一样光滑完美。雷诺像铅块一样滑下，四肢不时被岩壁上的凸起所擦伤，他只能努力保护好头部，并抱紧了来复枪。下落过程看似无限漫长，可实际上约摸不到一分钟，他就看到下方出现了一丝亮光，紧接着他就滑进了一个大土室里。落地的冲击震得他头晕目眩，直喘粗气。

“没事吧，长官？”卡维兹伸手拉他。雷诺过了一分钟才回过神来接受这好意。不过年轻人看上去也没受到打击。毕竟他是第一个跳进洞的，现在已经恢复好了。雷诺只能尽力控制住自己仍在颤抖的双腿——总不能让手下看到他像一介女流那样瘫倒在地上爬不起来。

“没事，谢谢，”他僵硬地回答，同时站起身来背靠墙壁，等待视野的恢复。然后他听到了又一个重物坠地的声音以及伴随而来的痛苦的呻吟。那只能是跟着他下来的曼妮丝，埃尔斯走过去帮她起身，并把她拉开了下落通道。这时候雷诺才发觉，自己并不需要害怕暴露出虚弱的一面。每个人都需要一段时间来恢复。这地方的着地条件过于恶劣了。

他环顾四周，发现一边地面上放着两根荧光棒，正是他刚才在下落时看到的光源。看来是先下来的几个人为了观察处境而点的。相当明智的举动，可他猜不出这四人中是谁先想到这点的。

荧光棒所提供的光线并不充足，但他的双眼已经适应起了黑暗，基本可以辨认出他们所处空间的大致状况。他们位于一个比较宽广的通道里，天花板距他头顶约有四英尺，宽度可供四人并排前进。其实他宁可更狭窄些，可以利用地利免受虫族的包围，不过希望只是希望，改变不了事实。这条崎岖的通道同时向两个相反方向延伸，目力所及范围内看不到岔道。同时他还看到了他们滑下来的那条斜道。

“哪边走，长官？”曼妮丝的声音有些畏缩，此刻她正努力活动脖子和安上脱臼的肩膀。说话间又有四个人到了，不过他们小组还有四分之一成员和其他小组一起留在上面。

“现在还无法确定，”他承认。他离开墙边，思忖着沿通道向前走了两步。如果虫族就在这个通道里，眼下应该还没注意到他们（或是和他们距离过远，所以还注意不到）。据他的推断，它们的聚居地并不在这附近——他们下来的那个斜道虽然很长，却也没长到能直抵虫族聚居层的程度。他知道它们喜欢呆在更深的地方，不过此处有岩浆喷发的痕迹，也就意味着肯定有路会通往下面，而他要做的只是把它找出来。

“很好，凯瑞甘，”他默念道，“我都已经来了。可你究竟在哪儿？”

他一闭上眼睛，猛然又回到了有关这星球的噩梦之中。这一次，没有出现逃跑的场景——那些巨型虫族已经重重包围了他。他将自己的手臂挡在眼前，却发现手上的皮肤变得灰暗嶙峋，他的皮肉上满是囊肿，带着一种病态的惨绿色。然而与此同时，他却发觉自己的躯体变得强大、有力。难以置信的浑厚力量充斥着他的身体，令他的长发在空中激荡漂浮——

雷诺奋力睁开了双眼，及时切断了这可怕梦境。它们一直潜伏在他眼帘之后，一等他陷入黑暗就席卷而来。他如今已几乎不敢眨眼，因为那会让他再次回到那个地方，越来越难以脱身。而这一次他又赌了一把，所幸成功了。梦境的引力比呆在行星表面时强烈多了，这证明他确实在接近凯瑞甘。

他的手下一个个都不明所以，但是他暂时无视了这一现状，转身穿过人群，向着反方向的通道走了十来步，然后再次闭上眼睛。

现在，其中一只虫族开始触摸他，它镰刀般的前肢刺进了他斑驳的皮肤里。但这并非攻击性的动作，因为它并不带力度，更确切地说，不带敌意——这只是一种交流方法。从那个前肢里传来了一个声音，它低沉而又阴冷，直接在他骨腔中回响，冷彻骨髓。即便如此，这声音却显出一种陌生而又奇怪的亲切感。

“欢迎，”它对他说，“虫群祝福着你的降临。”

强烈的震撼让他的双眼再度睁开。雷诺站在原地，花了一段时间调整好呼吸，然后转过身去面对他的战友们。“这条路，”他命令道，几乎无法正确地发音和吐词。部分原因是出于焦虑，他知道，某种凯瑞甘正拼命躲避的事物正不可逆转地迫近。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出于变得越来越可怕的梦境本身，梦中的那些故事暗示着一个恐怖的结局，而他只是拼

命地不愿去承认那一点。而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出于越来越强烈的感应。他知道自己绝没有弄错，沿着这条路前进，他感觉凯瑞甘已越来越近。他正将他的战友们带向正确的方向。

这通道没走出百步就到头了，不过在那之前，卡维兹发现了一条狭小的岔路，从其洞壁的倾角和通路的不规则性来看，这是一道天然形成的岩缝。岩壁由黑灰色的板岩构成，另一头一片漆黑，也没法推测那边是否有被火山岩堵着，可眼下他们没有更好的选择，于是便硬着头皮成一字列队前进，埃尔斯打头，彼得紧随其后。

“这应该也是通道的一部分，”埃尔斯向后面的人喊，接着他喘了口气作了个深呼吸，好像准备开始详细阐述这一点。正在这时，彼得的来复枪响了起来，在这狭小的空间中产生了共鸣，震耳欲聋。雷诺在他背后四个人的距离，听到这响动不由得咒骂一声。肯定是虫族！但他们现在卡在了这里，无法后退，也无法构成队形，将像剥豌豆一样挨个暴露在敌人面前。等待着他们的，将是一场屠杀。

他必须立刻做点什么来逆转局势，于是他做了。他从腰带上扯下一圆球，拔下保险栓，抡圆了臂膀扔了出去。这手雷依次从曼妮丝、卡维兹和斯奎尔头上飞过，消失在了彼得和埃尔斯所遭遇的那片黑暗之中。

“手雷！”雷诺高声警示，同时伏身隐蔽。身后的米歇尔和身前的曼妮丝同样照做。他希望彼得也听到了。

然后爆炸来了，强烈的冲击波传遍了整个通道，无数的岩块从震颤的墙壁上剥落，切割着皮肤、帆布和皮革，在装甲上弹射。但洞顶总算没塌下来，地板也没突然下陷去，瞬间过后就听得彼得喊道：“威胁清除！”

于是众人也顾不得隐秘行动什么的了，纷纷急不可耐地冲进了那片烟尘之中。一分钟以后，雷诺已经走出那道狭小的岩缝，进到了一个宽敞得多的洞穴里，他背靠墙壁，来复枪警惕地握在手里。彼得手臂上有一道很惨的割伤，像是刚被帮醉鬼群殴过一般，不过他依然还是坚持站着，紧拽着自己的来复枪。埃尔斯就没那么幸运。这老兵躺在刚才那岩缝出口的不远处，鲜血正不断从他胸前的大口子和曾是他两条手臂的地方喷出来。那刺蛇为了阻止他开枪把他两只胳膊全削了下来，再顺便挖出了他的内脏。那时候后面的人都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幸亏这怪物没料到会有手雷扔来。由尸体的状态判断，它的头部和胸部

被冲击波完全吃中，然后像蟑螂一样被压扁吹飞到了房间对面的墙壁上。雷诺希望这家伙死的时候很痛苦，但也知道它多半没那种感觉。

“很好，这下他们该知道我们在这里了。”雷诺说着摇摇头，“无所谓，反正。至少我们也不用再偷偷摸摸的了。”他将来复枪扳到了全自动位，同时也听到了周围队员如法炮制的声音。“召集上面的其余人员，”他告诉曼妮丝，“如果你在这个位置无法向他们发信可以回头走一段。把所有人都弄下来。我们需要他们。”曼妮丝点点头，叫过了米歇尔，两人一同估测起其余分队的大致坐标，然后将处理器定位过去。雷诺知道她肯定能做好这件事情，于是干脆坐观其成。没多久，全部的人员都赶了下来，向他们集合靠拢。总共加起来约有三百人。他希望这人数足够了。

他又发了几分钟呆，直等到剩下两个分队都穿过了岩缝。斯奎尔和卡维兹将埃尔斯的尸体搬到了一边。米歇尔分队里的一名女队员金娜·艾兰尼还帮彼得包扎好了臂上的伤口。所有人员就绪。然后，由于接下去的通道分成了两条路，后面还隐约能看到更多支路，于是雷诺再一次使出了他的绝招，磨了磨牙然后闭上了眼睛。

现在更多的巨型虫族正在碰触着他，它们的利爪和骨刺小心地在他身上划擦，却不至刺破皮肤，而原来的那些声音依然存在，只是被更为放大，在他双眼和双耳之间的腔室中不断回荡。而那些声音，说的仍是同一句话。

“欢迎，虫群祝福着你的降临。”

战栗的雷诺硬是睁开了眼睛，不断地告诫自己这一切仅是梦境。然后他走到了另一边路口，再度接受梦境的引导。这次，他拼上了全部的意志力才得以从中挣脱，从那阴冷的、潮湿的、令人窒息的召唤声中逃离。但他已经得到了想要的答案。他伸手指向了那个方向。

“这边，”他告诉部下们。

当他带领着众人沿着这座天然石窟前行的时候，他的内心却更为忐忑。他盼望着凯瑞甘真的值得他们冒这个险。也希望他梦中的场景只是她内心恐惧的产物，而非那即将深入她头脑之中的真实。因为如果这确实是真的，他们此刻就正走向毁灭。而雷诺也将知道这一切都会是他的罪业，是他带领他们来到了这里，来到了这个世界，走进了这个洞穴，走进了这场浩劫。



通道依然在继续延伸，雷诺靠着他的梦境能力穿越一个接一个的岔口，选择感应最为强烈的那一方。而他每一次都得强迫自己回归现实，回归他自己我身体，从黑暗窒息的召唤声中强夺回自己的意识。他努力压制着那浮现在他心底里的声音，将来复枪握得越来越紧，直到他惊讶地注意到枪管和枪把的硬化塑料上竟没留下超人式的手印。

其间他们又遇到了几波虫族，每一次都是小分队式的袭击，雷诺的部队很快就搞定了他们。只是这并非没有代价。在第一次袭击中幸存了下来，一只手受了伤的彼得，在第二次袭击中毫发无伤，可是在第三次袭击中被一条从洞顶钻出的迅猛犬咬掉了脸。金娜·艾兰尼，早先帮彼得包扎的那名娇小的女兵，则被一只刺蛇切作了两段。当时她正搭手帮另一名倒地的队友站起来。而那名队友也被同一只刺蛇开了膛，米歇尔在那怪兽背上泻了一整匣子弹也没能来得及救他。在其他牺牲的人里面，有很多雷诺不甚了解，甚至无法将其和名单上的名字对应起来的士兵。他在心里暗暗发誓，如果能活着走出这里，他会亲自了解和过问剩下的每一名战士。这实在是他们应得的待遇。

虫族袭击分队规模可能是受制于狭窄蜿蜒的通道，他们一路走来确实有经过一两个像一开始滑下来那里的大土室，不过宽度都没能持续。这些洞穴都是天然生成的，没有被虫族或是其他什么东西改造过的迹象。他们走走停停上上下下七歪八拐，在刀锋般锐利的拐角迂回，呈带状消失在视线尽头。地形变幻莫测，从马路般宽到楼道般窄不过是转瞬间事。地板上的裂缝和天花板上的洞则将他们带入一个又一个的其它“楼层”，然而这些缝隙中也存在着不少陷阱。没有人知道每一条通道后面潜伏着什么。一名队员失足落入了一道地缝下的岩浆池里，瞬间被烧成了飞灰。另一名队员在一段两英尺高的通道里经过时，把脑袋探进头顶上的一个洞里结果头骨碎裂，要是接下去他滚倒在地的时候没有弄折了脖子，没准还能活下来的。

雷诺的梦境——现在更像是白日的幻影，一直在威胁着他，试图替代现实，将他的自我意识吞没——却是他们在此行动的唯一指引。他听到背后有几个队员在窃窃私语，怀疑他如何知晓这迷宫的走法，不过曼妮丝和其他军士长很快喝止了他们。毕竟，没人真的希望他不知道路。那只会令事情变得更糟。

最终，雷诺将他们带到了一段较短的直道上，这里非常宽阔，顶部有两个他叠起来的高度，站在路中间展开双臂也够不到两侧。通道尽头是一道巨大的拱门。它后方的地表是石质的，却覆盖着一层灰黑色物质，好似有生命的脉动着，说是菌丛却更像暴露的脑浆。

这是虫族的菌毯，雷诺在不少星球上看到过这种东西，它们在地表蔓延，对应着虫族在地下的扩张。看到这些，就意味着雷诺和他的队友终于在查尔行星上找到了一处虫族的老巢。

“长官！”卡维兹指向前方，雷诺顺着他的手势望去，看到的一幕几乎让他窒息。一个球形的东西挂在拱门的中央。那是一颗眼珠，人类的眼珠，至少，假如有人真能长到二十英尺高，那他可能会有这样巨大的一颗眼珠。它的后面拖着一束卷须状物，末端分成数个岔梢，交错绞缠在拱门的门边，像是张粘稠的巨网。那眼珠就悬挂在这网的中心，像是只诡异的蜘蛛，因为看到他们这帮送上门来的猎物，而兴奋地在蛛网上不住扭动。

“来个人把这怪胎弄瞎掉！”雷诺喊道，女兵斯奎尔依言瞄准开火。一枚钉刺狠狠地扎进了那个眼球，深入它巨大的瞳孔正中。那眼珠随着一声刺耳的吼叫声爆裂了，恶心的粘性胶质淋了他们一身。那束卷须还仍旧依附在网上，兀自在轻微地痉挛。

“估计这对它们的预警能力没什么打击，”雷诺轻轻地对身边的曼妮丝说，她报以一丝苦笑。那眼珠明显是起着监视摄像头的作用，而它已经把他们靠近的整个过程看了个一清二楚。虫群已经知道他们过来了。

“准备！”雷诺转过头去喊道，“我们有客人要招待了！”虽然这样喊无法让所有士兵都听见，但他知道曼妮丝会帮他把话传下去的。

他的话就像是句信号，透过拱门，可以看到远处涌现了无数的虫族。杂乱又有序的身形在巨网上投下攒动的阴影。这股黑色的潮水开始向着他们喷涌而来。

刚才在石缝里钻来钻去的时候雷诺还希望路能宽点，可现在他却死命地希望周围能变窄些。他们所处的这整条通道宽到足够三人并行。这意味着虫族有足够的空间进行集体冲锋，它们可以自如地涌出拱门，单靠数量就淹没他的军队。如果通道能狭窄点，它们就只能一个个地上，抵抗起来也容易得多。然而，他的目的并非是玩生存游戏，而是要越过它们。雷诺都不需要闭眼就能确定：凯瑞甘肯定就在拱门后边。

如何冲过拱门却是个大问题。他用右手的来复枪把一只刺蛇爆了头，又用左手摸出的手枪打死另一只要从背后偷袭曼妮丝的。他冷静地把双枪运用地上下翻飞，将面前的虫族一枪一个地轰杀。可是对手是在太多了，通道里很快布满了异化虫，纷纷扑击着队员的们的脑袋，噬咬着他们的手臂，用巨颚夹住他们的脚踝或是扰乱他们的动作让他们破绽大露。

刺蛇和飞螳<sup>19</sup>就跟在它们后面，用它们的飞刃和骨刺切开人类的防线。雷诺目睹了斯奎尔的死，两只刺蛇同时把骨刃插进了她的胸口，她的长枪被震落，在脚底下走了火，撞到地面时爆起了一片碎石。米歇尔被一群异化虫扑倒在地，毫不夸张地被撕成了碎片——曼妮丝也看到了这幕惨剧，在他表现出痛苦来前，仁慈地给了这年轻人脑袋上一发子。雷诺的战士们无疑都是精英，装备良好、训练完善、意志坚定，可惜双方的兵力着实太过悬殊。而这个小过道——宽到能让他们正好被包围却不够宽到让他们后撤——也对他们极其不利。所有的虫族拥有着共同意识，可以同时和其余所有虫族进行心灵交流，这使它们行动如同一人。雷诺的人就没这条件。他们不但沟通起来麻烦，还时常挡住其他人的射击路线，甚至有时候还会互相误伤。他们可说是占尽了劣势。

“我们得进去！”他向曼妮丝喊道。两人现在正背对背地开火，射击一切靠近的目标——他不得不一次次偏转枪口以免打了自己人。“没时间对付这些！”

“我们上！”她向后方喊道，“全体人员向我靠拢！提供掩护！”在一片混乱中，并非所有人都听到了她的喊话，不过已经够了，二十多个男女兵靠了过来，在他们身边围成了一圈，集体背朝圈内。他们开始作为一个整体移动，统一步伐避免磕绊，同时向着四面八方开火。每次一有人射空了弹夹就退回圈内，由两边人补上空隙进行掩护，直到他们上完子弹挤回来。这样，虫族完全无法靠近他们，无法撕裂那道钢铁和塑料组成的火线。他们吃力地推进到了拱门下方，然后进入了门后的房间。其余的队员还都呆在通道里，他们等雷诺和曼妮丝进去以后，开始向前方倾泻密集的弹雨。虫群被迫将它们的注意力转向这一更大的威胁，继续涌入通道，这给了雷诺和他周围的那圈人一点喘息的时间以观察周围形势。

“这究竟是什么地方？”边上一名叫菲德斯的年轻队员低声问道。他的身体明显在发抖，雷诺没法责备他。他们刚才的遭遇，以及现在所看到的一切，没法不让任何人胆寒。

这房间远比刚才那通道宽大得多，大到足够塞进一整架穿梭机。墙上爬满了菌毯，散发出脉动的微光投射在他们身上，让雷诺止不住作呕。无数的虫族在房间里来回移动。外表如巨型蛆虫一般的虫族幼体在起伏的菌毯上翻腾蠕动，而刺蛇和其他怪物则在一边看护。

“这是孵化间，”雷诺想起了迈克和凯瑞甘跟他说起过的安提加主星的遭遇，“这个星球上的虫族诞生的地方。”房间的正中心聚集着一大圈虫族，数量至少是他们的四十倍，

---

<sup>19</sup> Mutalisk 根据介绍是由 Dinares Sector 的 Mantis screamer（尖啸螳螂）变异而来，所以飞螳比飞龙合适

其中包括刺蛇和雷兽，甚至包括在上空警戒着的飞螳。在这帮怪物边上的不远处，他看到了两只巨大的、鼻涕虫一般的软体动物。它们匍匐在菌毯上，身体周围垂下数条类似的有机物质，体内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发光——雷诺记得它们叫脑虫，是虫族实际的指挥者。在菌毯堆上他看到了好几个虫卵，脉动着红色和绿色的光芒。但中央那群虫族拱卫着的那颗却远比它们要大得多，里面隐约可见的东西正散发着电光，不断向外界辐射着光和热。他立刻明白了，那正是他的目标。

“所有人向我靠拢！”他喊道，同时举起来复枪上了一副新的弹夹，“我们要打碎那东西！”

不知是听到了他的声音，感到了他的存在，又或是遇到袭击时的条件反射使然，虫族们开动了起来。“脑虫！”一只脑虫高喊道，它的声音古怪刺耳，带给人一种异样的烦躁感，震得雷诺太阳穴发胀，“蛹即将孵化！不能让任何人接近它！”

另一只脑虫向拱门方向仰起了前端，原先拱卫着巨茧的虫族们立刻响应它的意识命令，向着人类部队冲过来。前一只脑虫则更加挨近了那个脉动着的椭球，像是个呵护备至的母亲在小心地照料自己宝贵的孩子。

雷诺和他的队员乘着这当口给自己鼓了鼓气。眼看虫族冲近，曼妮丝从背心里扔出一枚手雷，正好落在一只刺蛇脚边，把周围的几只虫族炸了个稀巴烂。冲击波连带震退了十来只虫子。雷诺立刻对着这群昏迷的家伙一通扫射，在它们缓神过来以前做掉了它们。此时其余的虫子已到了他们面前，他退后几步，一手手枪一手来复枪左右开弓，用火力掩护着前方。

“去吧，长官！”曼妮丝对他喊道，用下巴朝巨茧的方向示意了一下，“干掉那个东西，这边由我们解决！”

雷诺只犹豫了一秒，马上点点头。“坚持住！”他喊着，同时将两把枪都开到了全自动档，向自己前方半圆区域扫射。被击中的虫族全被轰成了碎渣，在更多的虫子扑过来补充空档前，他抓住机会冲过了它们的防线。身后又传来一枚炸弹的爆炸声，枪响也更加激烈了，那是曼妮丝他们在掩护他冲锋。他知道，基本上，一旦这样做那些人是死定了，他们自己也很清楚这点。但这是他们的职责，是他们来到这个星球的理由。

脚底下碍事的菌毯裹住了他的靴子，让雷诺的直冲变成了一段跌跌撞撞的旅程。但他一直用火力保持着自己到巨茧之间道路的畅通，也没让其他的虫族追上来。最后几步他放慢速度，以免一头撞上目标，同时乘机换了弹夹，然后瞄准了向他逼来的脑虫。但对方突然停了下来，转过身去，一点一点地退了回去，最后竟然隐入了远处菌毯构成网状组织里。现在，只剩下雷诺和那个茧了。

等靠近了他才注意到，那东西远比两个他还大。表面上布满了突起和凹痕，像是浑浊的麦粥表面。他看到那东西颤动了一下。这东西，这个壳本身，竟然也是活的！现在它依旧在散发着电光。电能激得他毛发倒竖，但雷诺没有后退。

“凯瑞甘？”他伸出一只手摸向那个茧，透过手套，他还能感觉到指尖传来的猛烈电流。他只能隐约辨出的东西，正在扭曲着，用肢体刮擦着厚实的茧壳。那不可能是凯瑞甘——虽然他只能看出个大概形状，但里面的那个生物拥有的肢体太多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或许是这一触摸的结果，也可能是出于对他的亲近感。又或许仅仅是时间正好。无论如何，就在他的眼前，雷诺看到其中一根肢体伸了出来，接着是又一根，顶住了茧的顶缘——然后穿壳而出。一根可怕的尖刺钻了出来。其他的尖刺也试图从壳下穿出，把整个茧顶得拉长到了极限。在第二波强力的凿击下，又一根尖刺钻出了表面。茧的上部变形更加严重了——最终像个烂瓜一样爆开，碎片飞溅。失去了顶部的张力，茧的其余部分软了下来，裂成数瓣瘫到了地面上。壳内浓重的气息散出，逼得雷诺退后几步以免窒息。里面粘滞的液体也一起崩洒开来，让他的鞋子遭受了一次洗礼，流溢到地板上，随即被那堆菌毯所吸收。吸收了这些营养液后，地表的菌毯色泽变得更深了，脉动也显得更强烈了点。不过雷诺没功夫去关心这个，他的眼神没有一刻离开过那个茧——或是虫族口中所谓的“蛹”——中孵化出来的东西。

凯瑞甘是个身材修长、健美丰满的姑娘，还有一双摄人心魄的双眼。是个美到让他在第一次见到对方时，会生出那种（活该被对方骂成猪的）念头的美人。她原有一身洁白的皮肤，但后因为多方历练劳顿而被晒有些茶色。性感的双唇在她那张心型的脸蛋上显得有些宽大。她在工作的时候，喜欢把自己那头火红亮丽的长发扎到背后。这一切的一切，再加上她的智慧、她的战技、还有她的超能力，让她成了一个优雅、迷人、致命的女孩。她是雷诺这辈子见过的最容易令他思维混乱的女人。

而眼前这个绝不是凯瑞甘，它是从他噩梦中生出的最可怕的恶魔，它一点也不像他爱的那个人。

更确切地说，它是，但它又不是。雷诺呆在那里，忘了他手上的武器，忘了他身后的战斗。什么都不重要了，面前的这个女人——这个生物——占据了他的整个脑海。她有着凯瑞甘的形体，她的身材，乃至她的面容。然而肤色却不对，是一种让他头皮发麻的，斑驳的惨绿色，就像是海豚或是海豹的皮肤，很多地方硬化了，还带上了一种平滑的光泽，更适合被称作一层保护性的外壳。不过这层外壳的设计似乎全无章法，她的一边肩上延伸出了刺状结构，两只前肘上也有，沿着手背排成了一列，双腿也有类似的现象。眼睛还是原来的形状，不过颜色由绿色变成了黄色，眼珠也带上了古怪诡异的亮黄色。而头发，那束火红亮丽的头发，现在变成了一根根刺须，某种介于触须和骨刺之间的东西，细长条状，末端是尖刺，披散在他的头上，还像昆虫腿（或是人骨）一样分节。而最让他不知所措的，最让他觉得那不可能是凯瑞甘的，还是刚才他所看到的，在茧壁下扰动敲击，最终捅穿蛹壳的那双——

翅膀。

眼前这生物有一对翅膀，一对庞大而诡异的翅膀，一对猛禽和蝙蝠式的翅膀——但它们却没有盖有一丝的羽毛或表皮，因为这双翅膀纯粹是一对分节的骨架，尖端延伸成刺，像是从它背后伸出来的两只巨爪，长度垂至膝盖。就在他眼前，这对骨架缩了起来，脓液顺势从尖端滴下，如同分泌着毒液的蛛牙，他直觉到它们正在寻找猎物。

这生物绝非人类。然而它的面孔，它的五官——毫无疑问的是凯瑞甘。或者说，它们至少还残留着这女人曾经的样子。如果这是凯瑞甘，她定是被扭曲了，被重塑为她原身的拙劣仿品。

凯瑞甘，变成了，虫族。

那些恐怖的梦境如今都说得通了。它们都是真的，不只是单纯的哭喊，而是一种警告，一种信息。她向他展示了在她身上发生的一切，包括所有的细节。他再次回忆起了那个迎接他的声音，还有随之而来的那种抗拒和接受兼有的古怪感觉。那一切果然都来自她的经历。

似乎是为了印证他的理解，他又一次听到了那个声音，这一次那声音同时出现在他的耳边和意识里。它是那么的低沉，在他脑海和双耳边间回响，又是那么的冰冷，令他牙齿发颤。他已经听这声音说过两次话。一次是在他的脑海中迎接他，另一次则是它说出“蛹

中那尚未出生的力量！”的时候。现在那声音第三次说话了，每一个字都似乎在他髓腔里颤动。

“起来吧，我的女儿，”它喊道，语调中分明带着狂喜和自得。“起来吧……凯瑞甘，”它欢呼时，所有的虫族都低下了它们的头颅。所有的，只除了一个。

“遵从你的意志，天父，”蛹中的生物高昂起头，自豪地说。她的声音更为低沉，在他的耳边和头脑中激起了更为强烈的共鸣和回响，每一个单词似乎都蕴含着多种层面的含义和感情，复杂得令他一时无法接受。那些单词环绕贯穿着他，身后不时地传来阵阵寒意。

“我生来就是为了服务你。”她迈开脚步，优雅地走了出来，在房间中站直了身子。凯瑞甘是个身材高挑的女子，个子能到雷诺的肩膀处。而面前这个新生物甚至能与他平视——假如她打算看他的话，但她根本没有注意他，而他也不确定自己是该庆幸还是该为此受打击。虽然她身上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但他还是能感受到她的力量，以及那份曾令她为之着迷的活力和决心。从某种方面讲，他甚至更迷她了，被她全新的形体和（他所感受到的）她体内那股全新力量所诱惑。他知道自己该厌恶、该作呕，但却无法抗拒地着迷了。他甚至有想到这种感觉会否也是来自于她的意识，这种无可抵挡的吸引力会否只是精神攻击或某种生化武器所造成的反应，但他不愿这样相信，尤其是她甚至还没看过他一眼。

她所看到的，只有在拱门处战斗着的那些人。仍有几名队员还活着，其中包括曼妮丝在内，他们还在继续和虫族搏斗着。雷诺看到她的眉头皱了起来，双眼中燃烧起愤怒的眩光。

“让这些反抗主宰的人都尝尝虫群的愤怒，”她宣告，身后的双翼猛地张了开来。在她的命令下，虫族纷纷狂暴化了，它们加强了进攻，用与之前判若两人的惊人速度进行着挥砍和撕咬。曼妮丝倒在一只刺蛇罪恶的镰刀下，她的头飞出身躯数米之远，这一击还同时连带切下了另几名士兵的胳膊。在她之后，其他队员也纷纷倒下，片刻之间，雷诺就成了唯一的一个活人。

虽然虫族也并非毫发无伤，但它们似乎完全不在意己方的损失，重新集结，向着中央转过身来，之前那个脑虫依然在房间一角操纵它们。

“做得好，脑虫！”那个诡异而冰冷的声音再一次响起，“我今日的造物已注定了我敌人的灭亡！”言毕，所有的虫族都将目标对准了雷诺，它们眼神中的仇恨瞬间贯穿了他的躯体。“不留活口……”那声音发出了命令。

尽管已无可为，但雷诺却不打算毫无抵抗地死去。他试图举起手中的来复枪，但枪身纹丝不动。低头看去，才惊觉枪管已被一只手爪给牢牢按住。雷诺猛一回头，发现自己的双眼正对上了那蛹中生物的视线。那是一股冰冷的视线，双眼发散着眩光却毫无感情，眼珠兀自在转动着，留下一串灿烂的光迹。这分明是一张异形的脸，再没留下他的爱人的一丝痕迹。

“圣母在上，” 雷诺忍不住大口喘起了粗气，“凯瑞甘，它们到底把你怎么了？”



## 第5章

其他的虫族慢了下来，然后停在了原地，一动不动。有几只甚至只离雷诺几臂的距离。而雷诺木然地聆听着它们之间的交流，已全然不顾自己正命悬于此。

“消灭那个人类，”那只无名的脑虫催促道，“这是主宰的命令。”

“这个人属于我，”前凯瑞甘开口了，她的语调不容任何争论余地，“我要按自己的意思来处置他。现在，离我们远点。”周围的虫族不知如何执行这两条互相矛盾的命令，呆在原地进退不得。见状，凯瑞甘毫不夸张地怒发冲冠了，曾是头发的那盘骨刺在她头上倒竖了起来，随着她的怒火而颤动，“我说了滚！”她喊道。其余的虫族纷纷慌忙低头鞠躬。

“如你所愿，女王殿下，”脑虫屈服了。它自己虽没移动，可身上的光辉却不知如何暗淡了下来，身体的脉动也有所缓减，雷诺认为这是它已将注意力放在其余什么地方的表现。而其下的虫族则纷纷涌出了拱门，消失在了视野中。雷诺环视了一下周围，发现就连地上的那些巨型蛆虫也都不见了。整个房间完全空了，除了他们二人和那只不再活动的脑虫——当然还有他的士兵的遗体，以及他们所杀死的虫族。

虫群既已不见，雷诺也不再费力去举他的长枪了。而她也放松了她的钳制，任由这武器落在了他的脚边。他后退几步，好更轻松地盯着她。她的目光安静了下来，正对上他的眼睛。原本竖直的头发也落了回来，只是尖端现在扭向了他，像是某种有生命的武器一样，让雷诺怎么也舒服不起来。她的翅膀也垂到了她肩膀两侧，却兀自在沙沙微响，让雷诺有种更不舒服的错觉：似乎若非凯瑞甘有意压制，它们随时都可能向他发动攻击。

“莎拉，”他终于问道，同时举起一只手伸向她的脸颊，在接触到她之前停了下来，对她的全新外表既着迷又憎恶，“那真的是你？”

“是更完美的我，”她回应道，方才那种命令的口吻消失了，现在的她，听来更像是他所记得的那个女孩。她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翻来覆去地看，伸展起长长的手指，活动起可怖的爪子。这些动作也带动了翅膀的尖端，“我已远甚于曾经的我，吉姆。”听到自己的名字他略微一惊。而她的视线也回到了他身上，将双手紧握成拳。“你不该来这里，”她警告他。在她的语气里，他觉得自己听到了某种哀伤，甚至是怜悯。这令他大为震惊，因为她一直是那样的哀伤，可凯瑞甘从不是个会怜悯的人。

她话中含义同样令他困惑。他不该来这里？“但那些梦，”他争辩道，“我梦见你还活着……而且还……你还召唤着我。”难道他一开始就错了吗？难道这一切都是个错误？只

是他头脑中的臆想？但他又如何会知道她身上所发生的一切？而如果不是因为她，他又如何会听到那个在他头脑中的声音？毫无疑问，那些梦必定是来自她的。

“我确实曾那么做，”她承认，语气似乎稍有失落。她皮肤上的斑点淡了下去，双翅缩拢了起来，头发也不再僵直，变得更为柔顺，跟曾经的凯瑞甘又多了几分相似之处。她转身背对雷诺，但他仍能从她话语里的痛楚想象出此刻她脸上表情。那必然是跟那时一样的表情，在当初的塔索尼斯星上，她绝望地向他求救时的表情。“当我还在蛹中时，”她解释道，“我本能地用我的精神力联络了你和阿克图拉斯。显然，阿克图拉斯派了杜克来这里回收我……”雷诺能听出她说杜克这个词时背后的那种痛恨感，以及随之而来的冷笑。

“没错，他最近有那么点小忙，要建设他的帝国，”他说道，“所以就只派了他的哈巴狗来参加了。”他笑道：“你应该能从我的脑袋里看到他那张臭脸。”

她笑了，这个悲哀的微笑，却让雷诺十分怀念：“我想也知道是这样。”

“可是，我来了，”雷诺道，“而你也在。我们能把你弄出去，凯瑞甘，能把你带到安全的地方。”我们还能消除他们对你身体的改变，他还想加上这句，但他说不出来。他也不需要说——以前的凯瑞甘就有能力读取他的思维，而现在的她看来已经更为强大了。她开始摇头，身上的斑点又浮现了出来，反映着她的烦乱。

“但那都过去了，吉姆，”她再度转过头来，“现在我是虫族的一份子，而我也喜欢我现在的样子。”她高举起手臂，身上甲壳似的突起像波浪一样滑过她的四肢和躯体，头发重新竖了起来，直指屋顶，背后的翅膀也完全伸展了开来。即便是在昏暗的光线下，他也能看到她的双眼闪耀着喜悦。“你没法想象这种感觉……”最后，她放下了手臂说道。她的翅膀仍旧张开着，似乎在提醒他她身上的巨大改变。他知道她所指的改变并非仅是物理上的。

“现在我是虫族的一份子，”她微笑道，“这相当美妙，吉米。它令我充实、完整。我再也不会变回那个孤独的我了。”

“他们叫你女王，”雷诺想起了那脑虫离开前所用的称呼。她的笑容更明显了。

“是的，我是，刀锋女王。”说着，她举起她的右手，露出指尖的利刃来印证这个称呼。她头部、背后以及翅膀上的尖刺也一并直立了起来。

“看来，无论何时，你都从不肯放弃自己的忠诚。”他摇了摇头。而她根本不必费心去回答这话，他已从她的笑容中看到了答案。

“那么然后呢？”雷诺边问边退后了一步，俯身抓住地上的枪，随时准备举起，“你现在打算杀了我吗，亲爱的？”

“要杀你只是举手之劳，”凯瑞甘道，雷诺清楚她所言非虚。在“变形”之前，她就已是他见过的最致命的杀手。那时的她枪法如神，但使用匕首的技术也毫不逊色。据迈克所言，她曾一人在几分钟内消灭了一屋子的士兵，整个过程中甚至没被敌人碰到过一根毫毛。眼下虽然她赤手空拳，但雷诺估计她仍能用身体上的刀刃部分做到同样的事，何况她

的体能和速度也无疑有了更大的提升。如今的她恐怕完全能亲自料理刚才门口的那批人类。雷诺心中十分矛盾，一方面想看到凯瑞甘动手，好惊叹一下她的新能力，另一方面，他像一个正常人一样，想尖叫着夺路而逃。但他并没有付诸行动，而是静静地站在那里，等待着凯瑞甘的抉择。选择权无疑在她那边。

凯瑞甘又一次舒展了下指关节，随后突然将十指插向雷诺。那一瞬间，雷诺以为自己已经死了。可凯瑞甘只是在吓唬他。她脸上的笑容还是如从前一样哀伤：“但你根本构不成威胁，吉姆，”她说后退几步，拉开了两人的距离，却没有放下双手，“放聪明点，”她警告道，声音中重新带上了之前那种骇人的回响，“离开这里，永远别再试图跟虫族作对。”最后那句话像是道命令，雷诺感到这话语中力量和凯瑞甘自身的魄力一道向他侵袭了过来，这种威压感迫使他屈服。

“看来我也没什么选择余地，”他低声说，希望这足够安抚得了她。接下去一段时间里，两人静止在那里一动不动，剑拔弩张却无人出手，气氛紧张像要冒出火花来。最后，凯瑞甘突然转过身去，完全地忽视了他的存在。

有那么一瞬间，雷诺考虑着自己是否要举起枪来，从背后向她射击。在这个距离下他绝无射偏的可能，就算她有着超人的力量、活化的铠甲、斑驳的皮肤和可怖的头发。一梭钉刺弹照样可以要了她的命。这点他十分确信。好吧，几乎十分确信。

但他没有机会验证这个理论了。在凯瑞甘转身时，她的皮肤变成了苍白色，然后是透明，她的身体由边缘部分开始淡出，眨眼间整个人完全消失了。房间里就剩下了雷诺一人。

他知道，凯瑞甘其实还在附近。她只是隐形了，正如她做幽灵特工时那样。他此前以为这种能力需要战斗服的辅助，但现在看来他是错了。又或者，至少刀锋女王已不需要那种辅助了。

刀锋女王，这个名字总带给他无限的寒意。她接受了那个头衔。这意味着虫群对她的转化已经完全成功了。莎拉·凯瑞甘已死，活着的只有刀锋女王。而她再也不可能对他笑脸相迎了。

可她好歹还是留了他一命，这点上雷诺自然无从抱怨。

他把手枪插进了枪套里，却不敢放下步枪。他蹒跚着走向拱门处，强迫自己逐一检视了沿途每具士兵的遗体。他们挣得了驻留他目光的权利。而若因为不舒服而扭过头将是对他们的侮辱。他逐一确认了每张脸，记住了每个名字，才又转身走出了拱门。远处有更多的士兵，大部分横躺在地上。仍有少部分还站着，斜靠在通道的墙壁上。看到了他的出现，这批人发出了一阵不甚整齐的欢呼。

“长官！”是卡维兹。虽然他绑着重重绷带、面容憔悴不堪却依然还活着。这位高个子青年跛着脚、小心地走过尸体堆迎向雷诺：“你还好吧？”

“还死不了。”雷诺回应道，他窘迫地发现自己仅仅是受了些皮肉伤。卡维兹的伤比他重得多，但却是这士兵在关心他的伤势而不是反过来。不过他也清楚卡维兹话中的含意其实不止是问他的伤势，还想知道另一点：雷诺是否已准备好再次担当指挥。

我根本不配当领袖，雷诺看着少得可怜的幸存者想道。是我的错，让你们如此受伤，是我的错让你们的朋友们丧身异乡，是我的错让你们来到了这里。是我硬拉着你们穿越星系，牺牲了一百多号人却只为了寻找一个到头来根本不需要我的女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听来相当搞笑，他几乎无法克制住自己的笑意——他能感受到自己心底带着歇斯底里的笑意，但他知道这一笑起来，他将无法停止。他强迫自己集中精神，卡维兹受了伤，其他人也或多或少有伤，他需要带他们去进行医治。而这意味着得回地表。

“好的，”他喊道，“重新两两分组整队！”他示意卡维兹跟他一组，“我们尽量按原路折返，也许还有更快的路出去，因此沿途也要瞪大眼睛。出发！”

他们沿着通道往回行进，边走边留心着四周的虫族行迹。但除了石头和尸体以外什么都没看到。刚才那场战斗中活下来的虫族全部消失了。雷诺努力不去多想它们去了哪。

这帮伤兵花了好几个钟头才成功抵达地表。虽然沿路没遇上任何虫族，但也有其他东西要应付——诸如畸形的通道，脆弱的岩壁，沸腾的岩浆等等。大部分幸存者带了伤，虽然还没重到走不了的地步，但也基本上在此前的战斗中耗尽了体力，因此即使在开阔的通道里也走得很慢。雷诺挑出两人，一人负责探路，另一人负责殿后。他要求两人在安全距离下远离大部队，在尽可能安静的前提下汇报一切异状。让他松了口气的是，一路下来两人都没有发来任何告警。凯瑞甘——他还是无法让自己称呼她为“刀锋女王”，即便只是想想——看来是作为某个巨大阴谋的一部分而被唤醒的。这是他分析那个诡异声音的台词后得到的结论。而他们之前在这颗星球上所见的虫族，现在可能也正在为这个计划忙碌，这肯定得花上它们不少时间，至少在他们活着回到星球表面前，是不会遇到什么阻碍了。外头才是人类该呆的地方，现在他得计划下出去以后的下一步行动。“假若人类生来就该住洞里，”他自言自语，“他们的皮肤必然会变得更厚，视力会更差，全身会覆盖着厚厚的毛皮，精神萎靡不振。所以我们才发明了电灯、激光和电梯。”

“您说什么，长官？”边上的一个士兵侧过头来，他的头上绑着几圈绷带。

“没事，孩子，”雷诺回答，“没什么。”

他们尽量按原路返回，不过在不少地方还是得偏离原路线——他们来时经过的一处地方发生了塌方，可能是由之前战斗的震动所引发的，窄道被碎石堵塞，空气中弥漫着厚重的尘土。另一处他们滑下来时用的通道显然也无法重复利用，因为它实在太陡了，通道内壁又像玻璃一般滑，而雷诺觉得他们这帮人没人能在目前的状态下玩什么死亡攀岩游戏，包括他自己在内。好在在这两个问题面前他们都找到了绕过的方法，尽管路程与来时有些不同，但他们起码一直在接近地表。而在雷诺看来，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一直向上，向上，回到地表、回到天上、回到飞船里。偏离原路线一两英里算不得什么，只要他们最后

还是能回家。永远呆在这鬼地方的念头实在过于消极，万不能予以认真考虑，因此每次这想法一闪而过，他就强迫自己摀下它。

最终，担任探路队长的卡维兹从一处走道奔了回来，他那满是鲜血和灰尘的脸上挂着抑制不住的笑容：“我看见阳光了，长官！”他兴奋地喊道，其余士兵愉快地欢呼起来。有几个人甚至喜极而泣，不过没人会因此取笑他们。

“干得好，伙计，”雷诺拼命地挤掉了眼泪说道，“带路。”然后紧跟着这位青年士兵。不多时，他就站在了一处宽阔斜道的底部，沐浴着头顶射下的阳光。这斜道不长，但也没短到能跳出去的地步。于是他们合力垫起了一位叫诺恩<sup>20</sup>的壮实队员做先锋。他用后背靠住岩壁，伸出双脚抵住对面的墙，撑起身体，然后靠着双手保持平衡，慢慢地爬上去。整个过程总共花去有半个钟头，不过最后他还是成功把头探出了洞口。

“周围一切正常，长官，”他回头喊道，这让所有人都松了口气。有那么一瞬间，雷诺害怕埃尔斯的悲剧也会发生在诺恩头上，好在这次情况不同。

“爬出洞外，士兵，”他喊道，“没时间观赏了。”诺恩笑了笑，敬了个军礼，然后后背和双腿一齐用力，同时双手上伸，在后背脱离洞壁的瞬间，他的双手也抓了洞缘，支撑着他的身体爬上了地面。不一会儿，他的脸重新出现在洞口，垂下了一根绳子。雷诺将它递给了身形轻盈的卡维兹，后者迅速沿着绳子爬了上去，诺恩俯下身来帮他完成了最后一段路。随后，两人合力把其他人都拉出了通道。

最后终于轮到雷诺，他想尽量少添麻烦，于是试着像诺恩那样贴着洞壁爬上去，但他实在是筋疲力尽了，身体还有些不听使唤，最后不得不放弃了这方案，任由手下将他拉了上去。最后，一名叫凌<sup>21</sup>的士兵俯下身来拽住了他的手，雷诺借力跳出洞口，顺势躺倒在地，也不管周围扬起的灰尘弄得他灰头土脸的。他木然地盯着天空，一动不动地在那躺了好一会儿。这一天所发生一切在他脑海里——掠过，让他无意识地闭上了双眼……

---

<sup>20</sup> Non

<sup>21</sup> Ling

## 第 6 章

这次的梦似乎有点不同，如果这的确是在梦境中的话。他站在一个有着厚厚的粗糙的墙壁的隧道里面，虽然没有光，可他还是能够清清楚楚的看见那些石墙和地板。他可以感觉到他赤脚下的岩石，可以闻到空气中些许的硫磺味，以及陈腐的空气中的血腥和烂肉味。他的感觉仍在，身体也感觉到阵阵刺痛。他感到这一切真是不可思议。

他周围都是虫族，就和之前多次出现在他梦中的一样，但是现在他却不害怕它们。难道说他们畏缩了，还是说自己已经变强了？不管怎么说，这些生物们不再是高高骑在他的头上了，现在他已经可以平视它们了，或者说可以俯视它们了。他们也不再群集围观他，而只是单纯地站在他旁边。空气中那种陌生感，沉重感，距离感一下子全没了，只剩下一点表示曾存在过的痕迹。在此之前它们还都是怪物，令人生畏地生物，它们的生命形态也无法被理解，更别说它们的想法和动机了。现在他很轻松地理解了它们，这种熟悉感让他原先的恐惧荡然无存。当他能清楚地弄明白它们的名字，能够平等地甚至超然地和它们交流的时候，还怎会感觉恐惧？

事实上，他发觉他正在和它们交流。但是他嘴里所说出的词句都不是他自己的想说的。这些话语来自凯瑞甘。

她正向一种巨大的肉乎乎的生物讲话，这家伙看起来就和肉质的加农炮似的，它被称为脑虫。“脑虫，”她告诉它，“你在我孵化期间一直监护着这一进程，我对此非常感激。”脑虫轻微地蠕动了下，他惊奇地感觉到脑虫这是感觉到了愉悦和骄傲。对他而言他从未想过虫族们还会有这种感情，他开始思考是不是只是因为他从人类感情的角度去理解它们才产生这种感觉。这样想就对了，但接着他又意识到并不只有他一个人想到这点了。凯瑞甘也思考了类似的东西并且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人类在面对未知的事物时总是倾向用自己熟悉的思维模式去认知，这也说明了尽管凯瑞甘最近发生了这么大的转变，她思维的很大一部分仍然属于人类。“我非常希望你能够继续恪守其责，”她又开始讲了起来。“这样我就能积蓄我的力量，更好地援护我们的虫群。”

不，雷诺突然想大喊出来。别跟它们搅和在一起！你不属于它们！别去帮它们，它们是敌人！他竭力用手拍着头，扯着头发，想干点什么来把脑子里这种想法给拽出来。但是

与之前的梦境不同的是，他在这根本控制不了什么，即使是他自己的身体。他只是一个旁观者，没有任何力量来影响凯瑞甘或者那些虫族们的举动。

在他对自己进行肉体摧残的时候他错过了她最后说的一些话，接着第二个脑虫，就是那个在她孵化时出现在她的蛹旁的那个脑虫开始发言了。令雷诺震惊的是他居然可以轻易地把这些脑虫分辨开来。“虽然你是主宰的宠仆，”这个脑虫厉声说到，雷诺可以听出它言语中的怒气。“你最好牢记你只是一个仆人。你也知晓我们的首要使命，凯瑞甘。你不能把你的个人意志凌驾于主宰之力其上。”其他的虫族纷纷开始后退，它们感觉到了两个头目之间的摩擦，预感着他们之间会有一场争斗，雷诺也是这么想的，因为他比谁都熟悉凯瑞甘的脾性，所以当他看到凯瑞甘并没有攻击没有丝毫防护的脑虫时感到非常惊奇。

她只是冷冷地给了它一个蔑视的眼神。但她骨翼却呼地一下自发展开，打量着那个脑虫，急切地想把那个肉虫子切成碎肉。雷诺可以感觉到凯瑞甘对此的回应：一半是恐惧，这种恐惧来源于她的新躯体居然表现的如此强势和桀骜不驯，另一半则是兴奋，为她的新身体能够有着这样的保护本能而兴奋。“别跟我作对，扎兹，”她趾高气扬地警告着它。

“我只会做我认为对的事情。”接着她故意转过身不去正眼看它。“还有，你或者其它任何脑虫都应该顺从我的意志。”扎兹对凯瑞甘的语调和明确的苛责反应很大。它肉筒般的躯干紧绷了起来，从里面发出的光也快速地脉动着变成了灼热的闪光。他周围的一些虫族也开始缓缓靠到它们头目的身旁，为它们的头目伸开了自己的爪牙，尖刺还有利镰。这群混蛋要发起攻击了！雷诺可以感觉出来，接着他就感觉到了如同潮水般的兴奋充满了自己身体，他立刻明白了这股兴奋并不属于他。凯瑞甘在说出刚才那些话时候就有着清晰的意图，她故意惹怒那个脑虫让它失去自制。她就是期待着扎兹命令自己的部下攻击她，这样她就能顺理成章地干掉它并接管它手下的虫群。她会那个脑虫彻底抹除掉，雷诺很清楚这点。脑虫只是一个领导者，决策者，并不是一个战士。但凯瑞甘两种特质都具备，尤其是处在她现在这种新形态下。脑虫笨拙，脆弱，只能依靠它的族群来战斗，凯瑞甘可以干掉任何一个这样的脑虫。她完全可以在扎兹的族群中杀出一条血路冲到它面前把它干掉。但是就在扎兹的族群开始进攻的时候，一个声音贯穿了它们全体，那深沉的音色翻滚的音节让它们全部瘫成一团。这阵强大的声波让它们全体变得惊恐无言。这个声音雷诺以前也曾听到过，他曾发誓再也不想再次听到这个声音。“由她去，扎兹，”声音抑扬着。“她思维里面保留着一些卓越的东西，整个虫群都会从她极端的行为中获益。不要担忧她的企图，因为她和其他脑虫一样与我密切相连。”那个声音桀桀地笑了起来，这种声音让雷诺感觉卑鄙不堪。“正是如此，”它解释着，“没有一个虫族能偏离我的意志，因为你们的一切都依赖于我的存在。凯瑞甘可以做任何她想做的事。”接着声音消退了，雷诺虚弱地

跪在地上，急促地喘着气，但他知道并不只有他一个人如此狼狈。凯瑞甘也被这个声音完全压制了，扎兹和其他虫族自然也在话下。

发怒的脑虫迅速地平静了下来，它的那些族群成员也陆续散开了，垂下来他们的肢爪来表明他们没有任何恶意。

“如您所愿，我的主宰，”它如是宣称。雷诺很清楚它原来有着截然不同的想法，但他同样也知道现在根本就没必要再担心这个脑虫了，除非以后形势发生改变。他非常明白没有一个虫族能够抗衡主宰的命令。直到声音到来之前，扎兹还磨刀霍霍地准备用武力把凯瑞甘给做掉。现在主宰给出了一些与其想法不同的指示，这个脑虫就必须竭尽全力去贯穿这种指示。“脑虫，”扎兹明显对另一头脑虫说。“你也看到了她毫无害处。我的族群将留在后方保护孵化间免受进一步的亵渎。”

“我的族群将誓死保护她的安全。”另一个脑虫如是回答。

“理应如此，”凯瑞甘简短地评论道。雷诺感觉到她开始转身离开，如果没有意外的话第二头脑虫的族群也会跟着她。事实上它们也跟上了。雷诺现在通过凯瑞甘的思维明白了，脑虫自身并不移动。它们实在太庞大太笨重了，根本无法移动。这样它们从精神上来控制自己的部队，尤其通过它们的那些宿主。尽管所有的脑虫都留在了孵化间，扎兹的精力主要是负责本地的事宜而其他脑虫则控制着跟随凯瑞甘的活动的部队。

另外一个脑虫呆在这个集会场的一个角落里。雷诺之前一直没有注意到它，它看起来之前故意隐藏起自己的气息。现在雷诺清楚地看到了它，并且明白了这头脑虫甚至比扎兹还要老还要强力。事实上，这头叫做达苟斯的脑虫如同主宰的左右手一般。达苟斯的族群之前一直簇拥着它，但是现在一些刺蛇从虫堆里面分离了出来挪到了凯瑞甘面前。“脑虫，带上它们，我最得力的仆从，”达苟斯说到，“它们会对你的搜索极有帮助。”

“我会好好的利用它们的，”凯瑞甘向脑虫保证道，那些刺蛇接着汇入了她身后其他虫族之中。然后达苟斯撤回了它的精神感应，专注到自己的事务之上，扎兹也早已不再作声，现在只剩下凯瑞甘和她那些新加入的追随者。

“我们必须立刻攻击，”她告诉第二个脑虫。雷诺发现这个脑虫并没有名字，接着他就明白了为什么。在虫族之中，名字作为识别的手段，仅仅被赐予那些长期忠实服务于主宰的那些虫族。扎兹和达苟斯都是如此。现在这个脑虫还太年轻，还没能扬威立万。至于



凯瑞甘，是一个特殊的例子，或许这也可以解释扎兹的不满？她不仅保留了自己原来的名字而且在她重生的时候又获得了另外一个名字。她仍旧在和脑虫交谈，雷诺竭力想听清她说的话。”我一旦拥有了……”

“长官？”

雷诺花了好一会才从梦境地残影中恢复过来，意识到自己并非徜徉在一个虫族的地下巢穴之中而是躺在一颗行星的表面。卡维兹正俯身看着他。

“长官，所有人都已就位，”小伙子如此汇报。雷诺点点头拉着年轻人伸过来的手站了起来，晃了晃脑袋来弄掉沾到头发上的浮尘，同时也试图理清他脑子里关于做的梦的事情。凯瑞甘准备说什么？他思忖着，她要攻击哪里？尽管他极度厌恶这些梦境，尤其是刚才那个，因为刚才的梦向他展示了凯瑞甘对于她的新身份相当享受，尽管如此他还是非常希望卡维兹没有这么快就把他叫醒。因为这些没能获取的信息有可能相当重要。

但现在再说什么都是晚了。擦去了他护目镜上的顽固的污渍后，他朝周围扫视了一圈估计了下形势。一共 23 名士兵。跟他一起下来的 300 来名士兵现在就只剩这么多了。这些幸存者之中很多都受了伤，有些还伤的很重。他们有充足的武器弹药么？一些有经验的伞降兵已经开始从他们死去的战友的身体上翻找弹夹了。武器如此，更不用提没有食物；他们原本就没计划要在这呆多长时间。每个人只带了一壶水和一些应急口粮，而且大部分人在降落的时候就把它们消耗掉了，或者将其分给受伤的人来恢复体力了。

“撤回穿梭机那里，”他最终如此宣布，拍了拍一个坐着的士兵的肩膀，这位士兵正把头埋在膝间，双臂无精打采地垂在身子两边。”我们走吧，士兵。”他用最温柔的口气告诉她。”等我们离开这该死的石头地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来休息。”他向她伸出了一只手。

接下来就是让他们把人聚集起来，帮助受伤的士兵行走，然后按照他们通信设备上指示出的穿梭机的位置前进。他不得不承认，这次任务结束了，而他失败了。他来这想找到凯瑞甘，他想救她，但是他没有成功。她不想被他救，而且就算他有能力把虫族对凯瑞甘所做的一切给复原过来，他也没有足够的人手把她从虫族那里抢夺过来。见鬼，他也不认为孟斯克能做到这点，即使他能在他的帝国里呼风唤雨。现在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他妈的躲开凯瑞甘，忘掉她，继续前进。并且他妈的期望她不会追上他。从这里到穿梭机有相当一段路程，一方面归功于他们在找到下来的滑道前走了相当长一段距离，另一方面现在他们不得不另找一条路来返回地面。幸运的是查尔这颗行星地理环境还算随和，只有一些低矮

的山丘和浅浅的山谷，他们就可以他们现在的位置走直线回到穿梭机哪里。雷诺在前面走着，卡维兹和南紧随之后，后面的伞降兵们也很快调整了他们的步伐，最后变成了一种急行军的节奏。雷诺也配合着这种节奏，这种稳定的节拍和周围单调的景色很快就让他似睡非睡，能够正常地走路，但又不是真正的清醒状态。显然，这种状态足够再次触发刚才的梦境了。

他现在在一艘太空舰上，一时间他认为这只是一个正常的睡梦，或者说是关于某种事物的记忆。接着在他视野的角落他看到了一个影子，这个影子用其又长又结实的肢干在走廊墙上划着，肢干的末端是一个巨大的骨质镰刀，雷诺立刻意识到他又回到了凯瑞甘的头脑里。她身边有很多虫族，并且其后还有更多，这些虫族发出嘶嘶的声音，它们穿过钢灰色大厅的时候刮擦着地板沙沙作响。

虫子们是在一艘太空船里面。

它们怎能？这是他的第一反应。虫族不是不能操纵太空船么？他们似乎通过某种有机空间隧道进行太空旅行；孟斯克那边有个人曾试图向他解释这些东西，但是对于虫子们怎么不用任何科技手段就能打开链接两个世界的虫洞这一章节他实在起不起来了。而且，从他所看到过大部分的虫子看来，它们也没有那种灵活到足够操纵联邦飞船的肢体。一般情况下虫子们对飞船都不怎么在乎，它们只是瞄准人攻击，有时会派出飞龙和小自爆机从外侧攻击太空舰。所以他们现在怎么会待在飞船里面？毫无疑问这是一艘地球联邦的飞船。他认出了那种制式塑料墙板，非常实用的灰地毯，以及墙壁和天花板结合处的内嵌照明设施。过去这些年他可是在这种船上呆过相当长的时间。

对了，他突然开窍了，凯瑞甘自然能够驾驶这种飞船。这就意味着虫族们现在也都学会了。

但为什么呢？这是他脑子里第二个疑问。如果他们能够仅凭己力就能穿梭于空间之中，为何还需要一艘飞船呢？他们在那干什么？雷诺突然想起了之前梦里凯瑞甘最后说的那些话。“我们必须立刻攻击，”她这样说过。难道这个攻击和联邦飞船有关？那么这是谁的船？他知道自己飞船在轨道上，但是杜克的船也在那。尽管内心有些许的罪恶感，他还是希望凯瑞甘现在入侵的是杜克的船。有这种可能，而且如果他足够走运，她现在入侵的就是诺拉德 III。让那个老混蛋和她打个照面吧。

随着凯瑞甘在大厅里越走越远，雷诺注意到了更多的细节，这是他内心一下沉重了起来，这些被刷的一片空白的金属墙壁，铺在地上的令人乏味的地毯，还有壁内灯，所有的东西都很实用但基本都没有什么军事用途，这不是一艘战斗舰。这绝对不是海伯利安，也不是诺拉德 III，也不是其他任何一艘战斗母舰。它有可能他的一些小型飞船或者杜克的科学船或货船。当一些人出现在他前面的一道门时他知道自己猜对了。那些人都是平民，技术人员和研究者。不管他们为谁工作，他们面对在他们从走道里冲过去的虫族们时丝毫没有任何防备。一个女人首先目击了这些异形，她尖叫了起来，然后她跌倒了，双腿因恐惧而打着颤，只是瘫在那里低头啜泣。一个刺蛇迅速地解决了她，于是她的啜泣戛然而止。另一个女人转身想冲回她刚走出去的门，但是她是如此惊慌以至于根本就无法打开舱门。一个虫族冲上来，干脆利落地用它的尖爪贯穿了她的胸腔，把她反钉在门板上，接着它晃了晃自己的肢爪，一下子把那女人的尸体给甩到一边去了，鲜血喷溅地到处都是，地上，旁边的人身上。有几滴溅到了凯瑞甘身上，她用一只手擦掉了它们，接着漫不经心地吮吸着沾着血液的手指。

有两个平民，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因为在刚才那群人最后还没有收到袭击。那个男人目睹了凯瑞甘的举动，他眼睛来回打量着她的形态，最后惊惧的脸色都变成了灰色。

“她被感染了！”他喘着粗气喊道。他用手拦在那个女人前面，这个荒谬的举动让那些虫子们迅速的围了过来。“离她远点！”他喊叫着，究竟这是一种对他所面对异形们的请求还是对他身后女人的警告雷诺不得而知。

“赶快求救！”那个女人喊了出来，这句话提醒了那个男人，他猛地按下了门旁一个按钮，紧急呼救按钮，蓝色的灯光开始在走道里面来回闪烁。当然还有警报声，更多的人出现从其它门或交叉点冲进大厅，当他们看到虫族们的时候他们尖叫了起来，同时不停地咒骂着。男人的这个英雄举动葬送了他的生命，一个虫子把他的头从肩膀上扯了下来，接着遭殃的是他身后那个女人，她的胸腔被撕成两半，内脏被暴露在空气之中，这一切一瞬间完成，甚至让她没有机会喊叫出来。

雷诺被强制着目睹了这一切，无法从梦中醒来，无法转过身去，随着虫子们在船上穿行，它们宰掉了遇到的每一个人。最终一小班武装士兵穿着装甲出现在它们面前，当雷诺注意到他们身上的地球联邦标记的时他心里稍稍宽慰了下。不管凯瑞甘想干什么，她现在入侵的是杜克的船。“别想活着出去了，你个婊子！”他们中一个伞骑兵喊道，同时用他手里的高斯枪火力全开射向靠近虫子。一些虫子被打中了，还有两个虫子摔倒后被钢刺给贯穿了喉咙和眼睛。

“看到了？”另一个伞骑兵吼叫着，大笑着同时挥舞着他的武器四处射击。“它们也不是那么硬！”他加宽了弹幕覆盖的范围更多的虫族被打死了。“这些狗杂种也会流血！”他这样喊着，同时他的同伴们冲他喝起采来。但是凯瑞甘没有被打到，但是一个伞骑兵瞄准了凯瑞甘开枪，一丛铁刺冲她飞来使雷诺感到脊背发凉。但她只是举起了一只手，然后这些铁刺们就定在了半空，如同钉到了墙上一般砰的停住了。然后凯瑞甘又做了手势，这些铁刺就旋转着飞回了开枪的那个士兵那里，砰！一下把他攒到了墙上。这些铁刺不光钉入了那个士兵的身体，甚至穿过他的身体钉到了墙里面，他的尸体就被挂在那，手里的来福枪也无力地滑了下来。

凯瑞甘径直地走了上去，挡下了对她的攻击，有时还还击回去。她身后的虫族不停地被打死，但是雷诺知道她根本不在乎。它们都是消耗品，她所在乎的只有她和她在这的目标。

另一个伞骑兵从她身边跑来跑去的虫子中瞄准了凯瑞甘。“我们有伴了！”他大喊着，接着他大口喘着气，现在他能更清楚地看到她了。他开始撤退，但是定在了原地，眼珠鼓了起来。凯瑞甘定住了他，让他瘫在了那，她一下跳到他身后用她的指刃捅透了他的后背，把他的脊椎骨切得跟碎布条似的。并且在他的身体塌下去之前她又跳到了另一个人那里，她的翅膀焦躁地卷来卷去，每一个骨刺都瞄准了下一个目标。一个眼神就炸焦了那个伞骑兵的思想，当他七窍流血地倒在地上的时候她已经开始去寻找第三个目标。这一系列的动作只花了凯瑞甘两秒钟，即使雷诺就在她脑子里看着也很难跟上每一个动作。他早就知道，早在他第一次见她的时候，她是如此迅捷和致命。他和她在一起的经历证明了这点，迈克还告诉过他在安提加主星上发生的事，她用一把小刀和一支手枪就干掉了整屋子的武装人员。她现在比那时行动更快了，而且她也不再需要任何武器了因为她有了虫族的身体和精神能力，尽管这些精神能力她之前一直不愿动用。伞骑兵挂地很快，甚至连哀嚎都没能发出，接着整个走道再次被清空，剩下的虫子们聚集起来，从那些尸体上爬过，继续前进。

“这边，”凯瑞甘命令道，转向一个楼梯道，那些虫族忠实地执行了她的命令。似乎更多的人被杀死了，既有平民又有士兵，就在她走下铁质楼梯的同时。因为下面的空间有限，很多虫子被留在了上面，从声音上来看他们正在上面屠杀者靠近地倒霉鬼。凯瑞甘一点也没有停下她的步伐，径直走到了楼梯的最低端，接着穿过了一个窄窄的长长的丝毫不起眼的门厅。她显然很清楚自己想去哪里。很明显她现在在一艘科学船上，而不是一艘货船，因为货船肯定没这么窄小。但她为什么要到这种船上来呢？为什么不直接攻下诺拉德III，那家伙明显更具威胁性。

“这，”她最后停在尽头一个厚重的防爆门前开口道。这里的键盘锁比船上其他地方的都要复杂，雷诺也发现自己之前从未见过这扇门，更别说知道门后有什么东西了，但凯瑞甘显然知道。

她并没有费力去试图打开这锁。相反的，她用一只手握住了门把手，接着把另一只手的手指挤进了门和墙之间的细缝里，分开双脚，扭腰发力。这扇门在她面前先是吱吱作响，接着缝隙开始变大，最终被她扯开一边去了。门后的屋子里黑乎乎地满是陈腐的气息，里面有些小灯在不停闪着，凯瑞甘看着屋里笑了起来。

“很好，”她说道。“我所寻找的就在其中，很快——”

哔。

“见鬼！”

一阵哔声唤醒了边走边睡的雷诺，接着就是一句咒骂。哔声来自他的通讯器，此外他还朦胧地感觉到这声音在他身后似乎回响了下。这是诺恩的咒骂。

扫视了下他手上的通讯器，他发现屏幕上还显示这行军开始是他所选择的地形网格，显示着他们的行进轨迹以及他们的行军将会结束在？目的地没了。

原本该在那的标记点没了。标记了穿梭机发信位置标记点没了。

“长官，”卡维兹征询着，“我们似乎刚刚——”

“我知道，我知道！”雷诺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仍旧死死地盯着他的显示屏。发生了什么？信号源呢？就是那些用来和其他穿梭机以及海伯利安号区分开来的信号源，原来好好的显示着呢，现在哪去了？扫视了下周围，他发现所有人都在看着自己的手腕上的通讯器，摇着，拍打着，乱摁着上面的按钮。所有人的显示都是一样的，一片空白。他想起什么似的马上又刷新了一遍通讯器的屏幕，因为通讯器是周期性地接受信号。但是仍然什么都没有，那些发信源之前的确在那儿，但是现在不知怎地怎么也检测不到了。这中间一定发生了什么。那些穿梭机肯定发生了什么。伞降兵们几乎走完了他们返程。雷诺输入他面前的小山的位置，再次检查了一遍他已经确认过的显示屏。他们的穿梭机刚才就在这

座小山这里。雷诺费力地爬上这座小山，同时气喘吁吁地用手挥开地上扬起的浮灰，最终他爬到了山顶，开始向下面的谷地望去，那片他们停放穿梭机的谷地。

谷地上面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只有几块覆满尘土地平坦地，剩下就是深色的岩石和灰暗的碎土。残肢碎骸扔得到处都是。”不！”他哀号了起来，跌跌撞撞地冲下了山丘，徒劳地握着手里的步枪。在这发生的一切早已结束，穿梭机也早就没影了。

## 第 7 章

“死了，长官，”雷诺此前开导过的那名女兵检查完尸体后走了回来，“看来是虫族。”“这边也一样，”另一头的士兵确认完自己负责的那具，站起身来附和道。雷诺点了点头，他跟前的这具也是一样。这尸体名叫桑切斯，曾是海伯利安号上的穿梭机的驾驶员之一。桑切斯被撕成了好几片，行凶手法跟雷诺以前见过的虫族完全相符——该死的，什么以前，几个钟头前他在通道里就看到过类似一幕。

虫族肯定来过这里，杀光了他所有驾驶员还抢走了他的穿梭机。为什么？虫族会需要穿梭机这种事情，完全没听说过——他们的宿主能自行穿越空间，要他的穿梭机何用？

他的联络器又响了起来，提示有信息传来。雷诺心不在焉地按了接收，打开了通话线路，眼睛却仍扫视着周围，想看出个究竟。然而接下来听到的声音立刻转移了他的注意力。

“紧急呼救！紧急呼救！”这个女声他并不耳熟，“有人听得见吗？”

他正要回答，另一个声音切了进来。“收到，”雷诺立刻听出这是杜克在咆哮，声音略带沙哑，“这里是诺拉德 III。继续讲。”杜克这家伙竟然也会亲自应答，这让雷诺有些惊奇，于是他决定继续偷听下去。或许还能了解到一些有用信息，比如他那儿艘穿梭机到底怎么了。

“长官！”雷诺听出她松了口气，“这里是亚美利哥号<sup>22</sup>的杉德尔，我们正遭到攻击，长官！”

“谁在向你们开火？”杜克问道。雷诺明白此刻的杜克肯定觉得这是他做的。倒也没什么不公平的——要是换个立场，他肯定也第一个想到这记仇的傻 X。

“不是外部攻击，长官，”杉德尔立刻回复，“是入侵，他们上了我们的船！”雷诺似乎确实听到了她身后的枪响和惨叫声。

---

<sup>22</sup> Amerigo 可能源自 Amerigo Vespucci，意大利探险家。

“谁上了飞船，船长？”杜克问道，“你们究竟在和谁打？”

“虫族，长官，”她说，“是虫族！它们来了！”雷诺刚开始还以为最后那句只是强调句，但他很快听到了更多枪响，然后是一声凄厉的惨叫，再是短暂的呻吟，然后没声音了。

“杉德尔？杉德尔！”杜克咆哮道。然而没有任何回音。雷诺确认了他的联络器，发现线路依然开着，却没有应答。“该死！”他转向卡维兹，正打算说什么，联络器又一次响了起来。这次呼叫的来源不同，是艘他自己那方的飞船。

“长官，这里是钱德勒号<sup>23</sup>的威林顿。我们正遭到虫族攻击——在船舱内部！”

然后是第三个呼救信号。“长官，哈勃号的中尉费森向您汇报，我们遭到入侵！船长倒下了，我们伤亡惨重！”

第四个呼救信号，兰格雷从杜克的运兵船三叶草号上发来了类似情况。雷诺终于明白了。虫族抢了他的穿梭机，甚至还可能抢了杜克派下来的穿梭机，但并不是说他们要拿这些东西来搞运输，运输不是关键。关键是穿梭机能让它们获得登舰权限，这意味着虫族可以轻易侵入他们停在外空轨道上的那些飞船，然后杀死里面所有的人。和人类的登舰作战部队不同，虫族并不在意自身安全，也不在意船体完整性——就算飞船坠毁它们也活得了。何况死几个小兵对虫群来说谈不上任何损失。这是个能绕过一切防御系统的绝妙法子。何况是凯瑞甘还能用她的心灵能力在杀死穿梭机驾驶员前从他们脑海里搜出授权码。她侵入杜克的飞船时用的应该是他们的穿梭机，或是雷诺自己的那些穿梭机，毕竟她还可以在穿梭机即将接驳的时候从目标飞船的乘员那里盗取授权码。事态很明显，虫族正侵入他和杜克的每一艘飞船。

包括海伯利安。

他快速按下了他的旗舰的联络码。

“玛特！”线路刚一接通他就大喊，“玛特，你听得见吗？”

---

<sup>23</sup> Chandler



“长官？”霍纳的声音一如往常，这让雷诺稍稍松了口气。显然他的副官如果正在舰上打仗，声音肯定不会如此平静。

“听着，玛特，没时间了，”他迅速说道，“虫族正要进攻你那。让大家做好准备，叫他们都进救生船呆着——你会用的到它们的。我要你——”

“长官，这是什么意思？”霍纳打断了他的话，“我们的望远镜里没有任何虫族的迹象，只看到几艘返航的穿梭机。我想还是等你上来了再详谈好了。”

“什么？我——？”雷诺闭上了眼睛，但这一次梦境并没有出现，“玛特，我的穿梭机到哪里了？”

“就要进坞了，长官。”霍纳十分困惑，“可你自己知道吗？”

“我当然不知道，”雷诺只得耐心解释，“我不在那船里。听着，玛特。锁住那艘穿梭机。封住船坞，全给我封住，一只蚂蚁也别让进出。”

“可是，长官——好吧，”显然他完全没有理解，但霍纳还是像往常一样如实执行了他的命令。雷诺听见他敲击键盘的声音，然后是轻轻的一声“哈。”“这可怪了，”霍纳最后说。

“什么？出了什么问题？”

“说我越权，”霍纳边敲击着键盘边说。“我没法锁定那船，它用的是你的授权码，到底是怎么回事？”

雷诺咒骂了一声，希望自己能做些什么。可他都不能做。他被困在行星表面，眼看着虫群淹没他的一艘艘飞船，现在，轮到海伯利安了。

“你能弄到更高的权限么？”他问。

“不行，长官，”回答很干脆。“从设计上讲是不可能的。”想到这霍纳不由得失笑。这笑声更让雷诺感到痛苦。他还只是个孩子！

“肯定还有什么办法能阻止他们！”他不甘心地说。他在脑海中回忆起海伯利安的内部设计，一边诅咒着孟斯克的品位。是的，里头那些宽阔宏伟的楼梯间没有装任何的门，想要封锁楼层根本没可能。虫族一进船坞就可长驱直入。“不管你做什么，总之不能让那艘船进港！”

“好吧，”霍纳说话有点犹豫。他显然想到了什么但不愿说出来。他的声音依然那么平静，比雷诺平静许多，不过从他的声调里，雷诺还是听得出来，这孩子在害怕。他当然有权这样做。

“怎么，玛特？没时间了！”

“我可以做一次紧急空间跳跃，”霍纳回答道。

雷诺立刻明白了。领航员和驾驶员们在策划空间跳跃方面总是非常谨慎的，事前都要花上几个小时。那当然是因为小小的一个差错就会令飞船偏离目标几百万光年，或者让它里外颠倒甚至更糟，何况曲相引擎通常要花上几个钟头来预热。无计划无准备的盲跳完全等同于自杀。

“做吧，”他很满意自己还没在咆哮，“这是命令，玛特。”

“遵命，长官。”他听见玛特正剧烈地敲击着键盘，知道那是在输入空间跳跃的指令。雷诺输入了他的私人授权码，以盖过海伯利安的安全机制，那是他唯一能做事，这种唐突的跳跃行为通常是被禁止的。

最后他听到了一串背景音，表示飞船已准备起航。“祝你好运，玛特，”他轻轻地说。

“你也一样，吉姆。”玛特回复道。然后，他消失了。

雷诺感到一阵小小的宽慰。至少海伯利安不会被虫群淹没。即便它撞上了什么星球，或是跳进了黑洞里，至少也好过让虫族在船上把他们都杀光，

他只希望还能对剩下的几艘飞船做些什么。海伯利安是唯一有能力这么快撕裂空间的飞船。其余的船都不具备这样强力的引擎。而他的旗舰既已传送走了，也就没办法一并带

走剩下的飞船。它们就只能被困在轨道上，自行对付虫族，而他则被困在星球表面，完全无法接触它们。

然而，还剩下一一种可能性。

雷诺快速将联络器拨向了另一频段。他几乎立刻收到了回音。

“是谁？”一个年轻人问道。

“这里是吉姆•雷诺，”他回答。“马上给我接杜克将军。”

杜克的声音很快传来，“你又在玩什么花样，流氓阿飞？”

雷诺咽回了他的怒气。现在可不是时候。“听着，杜克，”他拼命地说，“我知道我们互相厌恶，但我需要你的帮助。”他无视了杜克的笑声继续说，“我的飞船被虫族侵入了。”他快速说明了情况，“我的穿梭机也都被偷了。我需要你派人去清理我的飞船，或者至少去救援我的人。我知道它们也进了你的飞船，可你有足够的火力清理它们，我没有。”

然后是一阵沉默。

“杜克，你听见了吗？”雷诺问道，“它们正在我的船上屠杀我每一个人！而你的士兵是唯一能帮得上忙的。请你帮助我！”

又是一阵短暂的沉默，然后杜克终于有了反应。他狂笑起来。

“你要我救你的人？”他笑完后说，“你次次跟我对干，背叛帝国和孟斯克，偷走了我们的飞船，让我出尽了丑，现在还想要我来帮你？去帮那些因为你一句话就背叛了我的你的手下？小子，你脸皮是够厚，可就是没什么脑水。”

“听着，你爱怎么怪我都行，”雷诺道，“下来抓我好了，我不会抵抗的。你可以折磨我，处决我，怎样都行。但请不要把帐算在我的手下头上。不要因为我的过错而杀死他们。我在求你，杜克！”

“很好，”杜克慢悠悠地说，“你确实在求我。这让我以后在每个寒冷的冬天里想起这些话都会觉得温暖。”他又一次笑了出来，然后他的声音再次变得沙哑，“这坟是你自己挖的，小子，现在你自己躺进去了。现在死了那么多人，都要算在你的头上。希望这话能让你晚上睡得更香。”说完他关掉了连接。不一会儿雷诺看到一个黑影穿过天空，变得越来越小。他知道那是正驶离查尔的诺拉德 III 号，后面至少跟着一艘飞船。杜克已经夹起尾巴逃跑了。在逃避虫族这点上雷诺确实无法指责他，毕竟他自己也至少已经有一艘飞船被这些虫族从内部击坠。但他在心里暗暗发誓，如果他能活下来，一定会去追杀杜克，让那老头为对他的人见死不救付出代价。

“该怎么办，长官？”卡维兹问道。雷诺摇了摇头。

“我不知道，”他承认。他再次望向天空，努力试图辨认出他悬浮在大气层外的那几艘飞船。他毫无悬念地看着他们一艘艘坠落，并不停安慰自己：至少还会有生还者。

他还以为没有比这更绝望的事态了。

他错了。

猛然间，一束炫目的光柱刺穿了天空，让他不得不遮住眼睛。光柱击中了其中一艘他的飞船，包裹住了它，那光辉即便在日光之下依然清晰可辨。飞船燃烧了起来，显现出跃动的光晕，然后光晕向内塌陷。飞船像纸一样皱拢了起来。当光柱淡去，飞船也随之消失，没留下任何痕迹。

“什么？”雷诺目瞪口呆地盯着那块空空如也的天空。就在刚才，一艘他的飞船被毁了，被彻底地湮灭了。谁能做到那种事情？

答案立刻出来了：神族。他扫视着天空，果然发现了一艘造型精美、亮丽的神族飞船，正漂浮在他的小舰队左近。他想起了玛特当时的警告，在他刚踏上查尔表面的时候，有一艘神族飞船传送到了他们附近。显然说的就是这艘。

但神族为何要攻击他的船？

答案再次浮现：因为虫族。神族疯狂地热衷于猎杀虫族，甚至包括它们的一切存在痕迹。而现在虫族上了他的船，神族当然要毁掉它们，他的人只是陪葬品。

光柱又一次射出，又一艘飞船被照亮，吞噬，湮灭。当第三艘飞船被抹煞后，雷诺的联络器再次发来了信号。他慌忙低头察看，惊讶地发现显示屏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光点。联络器已经自动将本地坐标切换到更大范围的全球坐标了。这个新光点出现在他的一艘飞船旁边，但行驶方向却向着查尔。是救生船！或是某艘穿梭机！而这意味着有生还者！

他的希望只持续了一瞬。神族飞船再度开火，这次正对着那艘救生船。雷诺眼中只看到了又一束光柱，那个新的光点就此从联络器上消失。

其他的光点陆续出现，全部来自他的飞船，不约而同地驶向查尔表面。然而每一次，神族战舰都准确出击，将它们一一射下。然而有一艘穿梭机看来是躲过了光柱，至少没被直接命中——它在小屏幕上不断晃荡，明显受到了损伤，但还是沿着粗略螺旋形轨迹往下降。雷诺立刻指挥起他的部队。

“有生还者了！”他举起来复枪喊道，“快过去！”士兵们步调一致，跟着他冲向预定的坠落点。雷诺的眼睛也时刻注意着联络器，以免漏下任何重要消息，比如任何生还者的消息，或是他的哪艘飞船成功清除了虫族，或是神族直接联络他说这只是权宜性质的抹煞攻击。

又有两艘穿梭机成功逃入了查尔的大气层，多少受到了神族的伤害并没有完全失灵。而在高空轨道上，神族在继续毁灭雷诺剩余的飞船。

“长官？”是哈里森号的船长琳达·布鲁斯。

“怎么了，琳达？”她娇小丰满，有头金色的短发，夹杂着几根黄褐色，爱抽雪茄，喜欢喝她自酿的超难喝酒水，还爱在玩扑克的时候明目张胆地作弊。他挺喜欢她的。

“虫族占领了整座飞船，长官。除了舰桥这里，而他们已经打到门外了。很抱歉，长官。”

“别这样，”雷诺断然说道，“你做得很好，琳达。谢谢你。”

“是，长官，”她回应道，“祝你好运，长官。”然后她毅然切断了线路。

一分钟以后，神族光束切开了哈里森号，这艘船太大了，光束无法一次性将它吞噬，但光线一次接一次地攻击，将飞船逐一分解。雷诺已经分不出哪部分被击中过，哪部分又正被打击。他注意到的，只有哈里森号何时离线。他茫然地看着布满硝烟和尘埃的天空，看着飞船一片一片地被切成虚无。当光线最终退去，留下只有一片空旷的天空。

哈里森号是最后一艘。他所有的飞船都已经全部消失，所有生还者只剩下他和他身边的这群人，还有那几艘成功逃逸的飞船里的活人。另外玛特如果能保住海伯利安，那么旗舰上还能有那么一小撮人。所有的人，所有追随他，崇拜他，信赖他的人。都死了。因为他而死的。

他把这想法从脑海中清扫了出去。尽管他知道，将来这感觉会一辈子陪伴着他，折磨着他。但那是以后的事情。现在，他得去搜索幸存者。

四十分钟之后他们赶到了三个坠机地点里最近的一个。那不是逃生舱而是架穿梭机，被烧焦的机身和损坏的引擎里冒出的浓烟远远就能看到。神族的光柱略微扫到了这架飞船，毁掉了大部分的动力系统和一侧机翼，不过驾驶员还是在降落的时候保住了整船的完整性。当雷诺带人爬上一个山坡之后他们看到那架穿梭机的门已经打开，有几个人站在穿梭机旁边。尽管那里人数不多，但是这个场面还是让雷诺惊喜万分，结果就是他毫无防备地向他们冲了过去。

“长官！”人群中的一人举步向前，左臂环抱着身体，金发随风飘荡，满面的灰尘使得这个女人看起来十分虚弱。“长官！艾伯娜西上尉<sup>24</sup>，隶属钱德勒号。”除开她那只受伤的胳膊，她看起来并无大碍。

“上尉，真是高兴死我了！”雷诺说道。随后他快速的清点人数：加上上尉一共二十三人——大约是穿梭机一半的运载量，其中四个平民，剩下的都是全副武装的士兵，也没有人受比割伤、划伤、擦伤、烧伤和断胳膊断腿更重的伤了。

“长官，那钱德勒号……”一名士兵问道，而雷诺只是摇了摇头。

“我们还得去另外两个逃生舱，”他说，“不管他们是谁，我都得去救他们。”他把卡维兹叫到身边。这个发现了返程隧道的士兵很聪明、很有经验、也很可靠。“卡维兹、

---

<sup>24</sup> Abernathy

艾伯娜西，你们俩留在这，处理伤员，并清点一下我们可以用的一切物资。”“你，你，你，你，还有你，跟我走。”他随机挑选了五名伞骑兵，然后就掉头带着五名士兵朝着第二个坠机点跑去，耳边同时还响起了卡维兹和艾伯娜西组织士兵和清理穿梭机的声音。要想在查尔度夜，这个地方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合适。

第二架飞船也是架穿梭机，不过伤势可就严重得多。神族的光柱直接从飞船中间平切过去，在飞船进入大气层前就把它划成两块。发出信号的是前半部分，而后半部分则在半个峡谷之外一座山岭上。根据驾驶员的说法，整架穿梭机几乎是满载着四十个人起飞的，但是前半部分包括驾驶员在内仅有四个士兵生还，尾部则无一人幸存，尸体散落在两个残骸之间的大片土地上。将飞船里所有的补给品和能用的东西搜刮一空之后雷诺要求四个士兵同他一起把所有能找到的尸体放回了飞船的前半残骸。生还的四人中有一人腿部受伤，于是雷诺命她同另外人一起留守原地，随后率领从穿梭机里救出的三名士兵向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坠机点挺进。他也想带上所有人一起走，但是要知道一旦有人是伤着的，那时间就是生命。

最后这个是个逃生舱，仅够容纳六人。它可能成功躲开了神族的光柱，也可能是太小了神族没注意到它。不幸的是它是由不会驾驶它的人驾驶的，从岩石上的划痕和逃生舱腹部的凹痕来看，它整个从附近的岩壁上滚了下来。要不是它最后滚进了一个火山口，雷诺估计它可能还要滑得更远。

有那么一会雷诺有点犹豫。所有他的船都没有装备逃生舱，也就是说这个逃生舱是从杜克的船上逃出的，要么是货柜船要么是科学船。也就意味着舱里的人肯定是为帝国服务的，而且很可能一见面就给他一枪。雷诺本想就这么走开，但是他又于心不忍。查尔绝非善地，至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查尔，他不能让那些幸存者就这么自生自灭。该死，这可能是让杜克加入自己的一个机会。嗯，可能吧。不过为防万一，他还是松了松枪套里的手枪。

“有人吗？”雷诺一边接近逃生舱一边叫道。舱门半开着，不过倒不像是有意为之，而是这次撞击着陆的后果。“里面有人吗？”

在侧耳倾听之后，他觉得里面似乎有微弱的回应传来。

“我们来救你们了，”以防里面的人直接开火，雷诺先喊了一声。舱门毁坏得极其彻底以至于雷诺四人使尽浑身解数才把它弄到可以进入的程度，最后在众人的努力之下门终于屈服了，雷诺也得以挤了进去。

逃生舱里面一片狼藉，曾今被牢牢拴在墙上或是绑在网兜里的补给品在落地时的冲击力作用下散落得遍地都是。六个座椅呈环绕状嵌在舱壁上，三个座椅上有人坐着——两男一女。一根急救撬棍正中一名男子的头部，直接令他丧命，而那名女人的头以一个可怕的角度拧着，当雷诺绕过去时发现她的眼睛已经耷拉了下来。另外的一人则是被支撑架穿透了腹部，不过还算清醒。当雷诺的影子出现的时候他转向了雷诺病发出痛苦的呻吟。

“救.....命.....”他喘着粗气，于此同时雷诺则在逃生舱里拼命寻找急救箱。啊，在那！雷诺抄起急救箱赶到伤员身边然后在箱子里翻检起药品。

“我只能做我能做的，”雷诺坦率地说道，从伤员身体下的大滩大滩血迹可以看出他受的是致命伤，但雷诺不打算告诉他。他翻出止痛剂，注射进伤员的身体，以缓解疼痛的感觉。这些人雷诺一个也不认识，而且很明显他们都是平民。“你们是哪条船上的？”雷诺问道。

“亚美利哥号，”那人无力地说道，随着麻醉剂的发作他的眼睛也渐渐失神，声音也含糊不清，“当那些怪物出现.....的时候，我们逃了出去。必须.....发出警报。”

“怪物？你指的是什么？”雷诺扶着他靠着墙边，脉搏突突地跳着。他已经猜到了答案，但是必须要确认。他记得，亚美利哥号是杜克的科学船，他还听到了它的求救信号。

“不是.....虫子，”那人解释道，摇了摇头，做了个否定的手势，“不是.....我见过的.....任何东西。像是个.....女人，和虫子一伙的。”果然是凯瑞甘！雷诺竭尽全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一些，他知道不能过多地刺激这个人，这样才能套出更多的消息。

“这个虫女，她在亚美利哥号上？”那人微微地点了点头，止痛剂的药力让他根本做不出什么大动作。“她上船干了些什么？”雷诺发现关于凯瑞甘的梦境，或者说，幻觉全都是真的。也就是说，那个奇怪的门，那个发生战斗的底层船舱，都是确实存在的。

“找.....那些文件，”那人回道，“旧.....日志。”

“旧日志？”雷诺眉头紧锁，“她去那找以前的航行日志？”



但是那人摇了摇头，“不是，不是那些。”他冷笑了一声，“管他呢，反正.....已经不是.....秘密了。”他深深地吸了口气，准备吐露这个秘密。雷诺则狠下心来无视伤员嘴角渗出的血泡和血泡破碎时的声音，他知道他问的问题对于救命而言毫无意义，但是反正这个人也没救了，而且他必须知道凯瑞甘这次攻击的目的。

“亚美利哥.....是艘科学船，”伤员说道，“每艘科学船.....在底层都有个机密室。文件.....幽灵计划的。”

雷诺感觉到他握紧的手开始发冷，“亚美利哥号也参与了幽灵计划？”

还是摇了摇头，那人说，“没，只是.....储存.....文件，每个科学船.....都有的，以备幽灵.....特工需要帮助或.....修复。”雷诺注意到他说的是“修复”一词，他也知道这不是指急救，因为他还记得过去凯瑞甘讲述她当幽灵时的训练过程和那些被强加于身上的东西时脸上的那种凄凉。

“她要那些文件，”雷诺咕哝了一声，“这是她的目的。”

“她.....要了.....也没用，”那人奋力说，嘴角泛起的粉色的血泡，眼光也黯淡了下去，“都.....加密了。”他边咳边睁大眼睛，倒抽一口气，吐出了最后那句话，一同吐出的还有一口鲜血。然后随着喉咙里的一声闷响，他两腿一伸，歪倒了下去。

雷诺愣愣地爬出逃生舱，命令士兵将这个小舱里能用的东西都收集起来，然后站在一边出神地盯着忙碌的士兵，脑子里则在回忆和消化刚才听到的事实。

凯瑞甘过去是效力于联邦的幽灵特工，就是那种拥有心灵感应能力的刺客。她和其他幽灵一样都曾被联邦政府通过物理手段和化学药剂严密控制，以限制他们的能力。她也曾告诉过雷诺是孟斯克把她救了出来，还解除了很多身上的药剂的限制，于是她就开始为孟斯克效力了。

不过在那时还有些药剂的限制没有被解除，尽管雷诺也目睹过凯瑞甘的能力，不过她的潜力显然是没有全部发挥出来。

而那些文件里写有解除最后那些限制的关键。因为一旦对某个幽灵的控制出现弱化，研究人员能够根据文件里的步骤重新恢复对该幽灵的控制。这也意味着借由逆向操作，所有加在幽灵身上的限制及控制都可以被解除。

现在凯瑞甘手持那些文件了，这也是她带队直冲亚美利哥号的原因——作为一个前幽灵，她当然知道亚美利哥号上会有什么。并且她利用她的记忆、她的技巧打通了那条通往机密室的路。雷诺十分肯定凯瑞甘能破解那些文件，也许直接从哪个没成功逃脱的科学家脑子里直接读出密码就行了。然后她就能摆脱所有的控制手段，抛弃所有的约束，彻底释放她的能力。

想到这些雷诺不禁打了个冷战，到底虫族给所有人会带来什么？

## 第 8 章

等到雷诺离开救生仓和里面的三具尸体，从第二艘飞船救起其他幸存者并把他们带回第一艘飞船处时，卡维兹和艾伯娜西已经按照命令做好了一切并且建立了一个营地。他们立起了几个巨大的帐篷以供大多数人居住，两侧的小帐篷则用来搬运物资。工作区和食堂利用了飞船的能量电池设立在其内部。

“我们总共有 42 人，长官。”卡维兹报告时雷诺正坐在飞船剩下的那只翅膀上，把它当成临时的凳子。“我们的补给能维持两周，如果我们能再找到什么就能坚持更长时间。”他明智的没有提到在查尔上除了虫族什么活物都没有，雷诺也不认为他们会饿到试图去吃那些恶心的异形。“武器很充足”卡维兹继续说道：“弹药也足够。”他咧嘴笑着说：“我们甚至搞到了能量装甲，总共有 24 套。有一些在飞船落地的时候受损了，但我们估计能把他们修好，或者把他们分解利用。”

艾伯娜西接着补充：“我们现在的位置不错，”她确认道，“虽然没有大气层外的通讯的能力。我们已经修复了飞船上的通讯系统，所以我们可以继续保持联系，但没有足够的能量到达大气层外。”她皱起眉头：“飞船有一个能量光塔，我已经启动了它，它保存完整并可以持续使用 3 年时间。”没人想被困在这里那么长时间，虽然雷诺并不担心这个。该死，在饥饿和虫族之间他能决定的可能也就是死的痛快点或者慢慢等死。当然，可能有人能收到他们的求救信号并来救他们。即使是他们在银河的边缘，而唯一知道他们在这的人不是已经死了就是恨透了他们的。

尽管如此，奇迹会发生的。

“干得好，”雷诺告诉两名伞兵。“派一些人去站岗，让剩下的人睡觉。我们在明早讨论该怎么办。”他躺倒在机翼上在几秒内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他们的情况并没有好多少。每个人都需要睡觉——他们昨天经历了痛苦的一天，不管是在地面上的还是在空间里的——现在看起来所有人都好多了。但最近发生的事太过灾难性又太突然了，昨天就像是做了一场超现实的梦。现在，在查尔可怜兮兮的阳光和一层覆盖住他们帐篷的灰尘中一觉醒来（有人在雷诺睡觉的地方支了顶帐篷，他非常

感激他——在睡觉的时候被闷死可不是那么好看。），发现这是不可否认的现实。他们确实已经站在这了。

“我们可以修好飞船，”其中一个伞兵，德斯兰<sup>25</sup>建议道。所有人都聚集在艾伯娜西离飞船不远处建立的篝火旁，用飞船挡住火焰。尽管有持续的火山活动，查尔还是很冷，虽然雷诺知道不久之后会变暖和那时太阳光和持续的火山喷发与风暴将混合起来烘烤地面。

“用什么？”雷诺问道，放下他的杯子并作了一个鬼脸。速溶咖啡发挥了它的功效，把足够的咖啡因灌进喉咙能让你保持清醒和警惕好几个小时就算是你一直患有嗜睡症也不例外，但是它尝起来像发霉的纸板扎成的液体并且像在油和太阳中间那么热。他又喝了一口。“我们没有足够的多余零件，”他指出：“没错，我们可以从其他飞船和救生仓上拆下一点，但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完整的引擎。他们上面都没有这个。”

“就算我们有了部件，”艾伯娜西同意道，“我们也需要工具和工厂来进行修理，这就意味着一个完整的支船架，一个起重机，一些焊接机，还有其他一些我们没有的东西。”

“就算我们使飞船重新工作了？”雷诺问大家：“它只能进行短距离的跳跃，你们知道，最近的可居住的行星是——”他皱起眉毛，试图回忆起之前他在海图上看到的。

“——三天的航程。”诺恩补充。他萎缩起来，当几个其他伞兵瞥向他的时候他有点局促不安。“我很想知道我们在哪，”他承认道。

“神族还在轨道上，”一个叫麦姆提<sup>26</sup>的人指出。“我们可以修好我们的通讯系统接触他们，向他们求援。”

雷诺笑了。“然后你认为他们会说‘没问题，需要搭便车么？’该死的当然不会。神族只对一件事感兴趣就是杀死虫族。他们不是忽视我们就是杀光我们以防我们被感染。”他并不打算麻烦去解释神族就是摧毁他们飞船的人。从钱德勒号和第二只飞船的主舰优雅之翼号上下来的士兵对昨天的灾难一无所知。雷诺考虑过告诉他们但这么干没有任何好处。他们不需要知道人类显然有第二个敌人需要去操心，看起来最接近盟友是绝对的外星人。或许这一切都是误会，等到不久之后真相大白之时，告诉其他人之前发生了什么只会把事

---

<sup>25</sup> Deslan

<sup>26</sup> McMurty

情搞复杂。但是如果神族对他们所采取的敌对行动是故意的，这将使事情更加复杂，告诉那些士兵谁刚刚摧毁了他们的家杀死了他们的朋友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

“我们先从附近开始，”他宣布道，他放下杯子站起来，伸展了一下身体。“网格状探索周边，网点间相距 10 米。按小队行动，小心行进，就像我们昨天做的一样，寻找足迹，隧道，河流任何东西。我们主要注意两件事，危险的和有用的东西。”他对卡维兹和艾伯娜西做了个手势：“你们两个现在是我的副官了。”两个人点了点头，卡维兹无意识的挺起了胸，他对自己的晋升很高兴。“你们俩每人带领这帮猪头里的一半人，”他边扒拉着其他士兵边说，赢得了一点笑声。“如果你需要的话自己指派中士，这是你的权力。当我们探索开始时，设置一只分队保卫这里。”他想了想，“也派一些人到其他飞船那里去，我们已经拿走了我们需要的但可能有遗漏。”

“是，长官！”他们两个同时敬礼道，雷诺点点头走开了，在他们挑选他们的队伍时，他靠在飞船的前端上——过去的教训告诉他，不要在他的下属跟他的部下谈话时在后面监督他们。他需要这些伞兵就算他不在也能接受卡维兹和艾伯娜西的命令，让他们意识到她信任这两个人能做好他们的工作。这意味着不去干涉他们的做法。

选择他们俩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不到一个小时大家就已经被分配，武装，并且出发了。卡维兹让诺恩穿着能量盔甲让他和其他 5 个人来守卫营地——他谨慎的选择了 5 个最有经验的伞兵，雷诺对合理的给与他们不准他们四处移动的要求十分赞赏。他和艾伯娜西接着把网格分成两份，卡维兹负责一边艾伯娜西负责另外一边。他们给每个班负责一块区域，在这些区域中由中士来进行细致的分派。他们都被严格的组织起来。雷诺滑过裂缝，无论如何——他没有在任何一组里，所以他没有被指派任何的组员。可能是他的副官以为他会呆在用飞船那，但是他跟本闲不住。他开始漫无目的的瞎走，一点都没关心他在往哪去。有时他会路过的伞兵点点头，就像他在单独视察他们的工作，但实际上，他只是不想让自己在他们所处的困境上想太多。

他茫然地走着，几乎没有留意他在往哪去或者周围有什么，雷诺放开自己的思想，没什么可惊奇的，他想到了凯瑞甘。不是什么其他的梦，无论如何，他想到了他们第一次相遇的时候。

那发生在安提加星球上。他和他的人遵从蒙斯克的命令带领 A 中队去保卫殖民地的主要道路。迈克·利伯蒂那时还跟他们在一起帮忙煽动叛乱，他们正在磋商时她出现了。

她看起来就像是突然冒出来的——他们之前降落在一个只有石头和强风的低矮高地上。前一秒这还只有他们两个，下一秒一个女人已经站在他们旁边了。而且这是怎么样一个女人啊！

在那时，凯瑞甘还穿着她的幽灵盔甲，闪闪发光的，合身的战斗服衬托出她曲线。她红色的长发就像一团火焰在空中飞舞。雷诺感觉他自己就像是谚语中的飞蛾那样扑进了那团火焰中。

她的五官并不那么精致——它们太有力了。她的绿眼睛锐利而清晰，她的嘴又宽又厚，她鼻子也很长。她的颊骨和下巴显示出她的强壮，高傲与不屈。但是，非常令人吃惊的，这些五官拼合起来就形成了一张完美的面容——骄傲，强壮，充满魅力。他不由自主地想象亲吻那对嘴唇时的可能感觉，以及那间盔甲下的身体是什么样的。

她听到他在想什么了。那时她刚刚开始她的侦察报告，她张大眼睛快速的后退了几步“你这猪！”她冲他吼道。

“什么？”他抗议道，虽然他知道她发火的原因，他感觉到自己的脸变红了。他以为她只是感觉到了他的凝视。

“我还没对你说一个字阿！”他为自己辩解。

她对他露出冷笑。“你是没说，但你正在想。”她咬着牙说，这时他的困惑变成了愤怒。她是一个心灵感应者！他对迈克怒目而视，而后者看起来很内疚，这使他确信了他的判断。这家伙已经知道了但却没告诉我！虽然告诉他也不会造成什么改变——他还是会对凯瑞甘起同样的反应。但是他或许就能用某种方法掩饰一下如果他知道她能读取他的思考。

这就是他们旅途的开始。他一直被她所吸引，明明白白的，但是她是一名心灵感应者，这冻结了他的大部分欲望。他已经看到过许多事，听到过许多传说，心灵感应者的思想显然能探知你最深的记忆，强尼和莉迪<sup>27</sup>就是那些天赐能力对一般人造成伤害的活生生的例子。结果他与凯瑞甘相处了的一段时间，惊奇地发现迈克总是支持她而去改变主意。他

---

<sup>27</sup> Johnny and Liddy：指 Johnny Raynor 和 Lidya Elizabeth Raynor，Lidya Elizabeth Raynor 莉迪亚是雷诺以前的妻子，他们的儿子强尼是个心感者，送入政府机构培训时据称因事故身亡，莉迪亚受到打击也因此病故——见《利伯蒂的远征》

喜欢这个苗条的报告者和相信自己的直觉，迈克高度重视她的判断而这经常成为他改变想法的开端。加上他注意凯瑞甘的越多她给他的印象也就越深，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她是一个坚持不懈的人，但她也同时过度自信，不受约束，过度正直。就像他自己那样。在那位恐怖分子头子下达从诺拉德 II 上救援杜克将军的命令的时候，他非常的愉快地听到她直率的说蒙斯克他疯了。现在看看那导致了什么。尽管如此，他——

雷诺回忆被一大片阴影打断了。这片影子正在穿过他，长到不仅盖住了他自己的影子也盖住了他周边的区域，他还听到了前所未闻的，类似音乐的轰鸣声在天空回响。没有浪费时间去发生了什么，他跳向一边，在接触到地面的瞬间滚动起来，并把一只手伸向他的手枪。

最终他停下来，撞上并依靠在一个可能是蒸汽喷口的石脊上，拔出他的枪，拍掉他滚动时身上沾的灰，探出半个脸看向影子的来源。

他看到的東西让他不由得摒住了呼吸。

他曾经见过神族的舰船，在玛萨拉和塔索尼斯上。但从没有亲眼，而且以靠的这么近几乎能碰到的距离观察它。

他的第一反应是它更像一座艺术品而不是战舰，一座由黄金色螺旋，线圈，尖端组成的美丽雕塑。接下来他想到有着优雅翅膀的飞蛾与蝴蝶，盘旋了一阵，短粗的身体——但是他迅速纠正了这个思考，因为它比起一只蝴蝶更像一只黄蜂，它的翅膀更有棱角，它的身体层次分明呈流线型。它浑然一体，优雅，快速。他所听到的轰鸣声肯定就是它的引擎了，在他这么想的时候飞船静静的着陆了，闪电沿着它的翅膀和身体闪耀。接着电光变弱了，引擎慢慢减弱下去。这艘船停靠下来。

雷诺转过身来，刚刚在石脊上撞伤的背部使他萎缩了一下，他慢慢站起来，手枪仍然在他手中。当他再看时，飞船开始连续展开，一个椭圆形的洞出现在其一侧，从中伸出了一些平滑斜面直到地面上。一个身影从洞口的虹膜中出现，其轮廓从飞船中散发着光芒。接着这个身影走下了楼梯，后面还跟着其他的神族登陆了。

最初登陆得一些人很明显是战士，他们穿着战斗装甲，雷诺猜到，但是比起他自己的装甲制式的喷涂，他们的更像是自然的勾勒。神族非常高，几乎有 7 英尺。相比起那些该

死的虫子，他们被光滑的嵌段外壳所保护，这些外壳完美的互相叠合着，使其滑动起来非常容易，使得其非常灵活和既有保护性。一部分盔甲在胸口展开，高高跃过肩膀两侧，在背后落下，就像是翅膀。一丝亮光深埋在他们胸口中心，就在那些翅膀的下面，雷诺拿不准这些光有什么功能或者仅仅是装饰或者两者都有。神族没有戴头盔，他们的装甲背后有一个高领子保护着脖子的两侧和背面，能让喉咙自由的移动，它们长长的，消瘦的头部上有很多保护金属，有着粗糙的灰色皮肤的没有什么特色的脸上有一对发光的黄色眼球。他们没有嘴也没有鼻子，雷诺无聊的琢磨着它们怎么呼吸怎么讲话。他没有看到任何步枪或者火炮，但是每个战士的前臂被厚厚的腕甲隐藏着，装甲的光芒从前臂中发出而不是从手中。每个腕甲的后面都有一个凸起带着发光圆顶的部件，他猜测那是一个完整的发射器。

这些战士在楼梯周围呈半圆形散开，最后一个人出现在出口并开始降下。如果其他人是士兵，那么他肯定是他们的指挥官。比起其他人，他的盔甲更简单精致，腕甲小而优雅，在上面也没有武器似的凸起，肩衬更宽，胸甲被一个重型护肩，一个中心带有发亮宝石的十字型厚带子，一个嵌合的宽带子所取代。这些盔甲如白金般闪耀，并发出金色的光芒。他穿着一件开敞式的长袍，腰上系着充满符号的腰带。它们都由某种带着暗蓝色微光的丝绸制成，但是就像是能感光一样，它们在蓝色，金色，绿色间不断的变幻。指挥官的眼睛是蓝色的，就像是一团烈火一样的鲜明蓝色，雷诺发现自己无法把眼睛从他身上挪开。

就在神族首领落到地面，踩进厚厚的灰尘中时，雷诺突然灵光一闪，他认出了他。他见过这名神族人一次，在海伯利安的银幕上。那时他们在安提加星球上，神族在净化星球以前告知了他们的存在。这个人是执政官塔萨达<sup>28</sup>，高阶圣堂武士，神族的最高指挥官之一。

知道了他的名字也想起了他们之前见过，尽管他们保持了一定距离，但这还是让雷诺怒不可赦。这个就在一天前刚刚摧毁了他的舰队，杀死了他的士兵的外星人，几个月前他还叫他为盟友！雷诺的怒火在他胸中燃烧，他恨不得冲上去痛打神族执行官一顿。但还好，他的双脚拒绝合作。

他之前见过这名神族领袖，这没错。他也侦查过神族人，他们的战士，他们管那叫狂战士——在塔索尼斯的时候。但只是在很远的一段距离上，或者在激战中。那时他很忙，心烦意乱，没法认真地确认他们的存在。现在不存在那些问题了，他目不转睛的看着面前那些高高的，骄傲的，优雅的外星人，雷诺意识到了一些他之前没有意识到的感觉。

---

<sup>28</sup> Tassadar



敬畏。

虫族恐怖，令人毛骨悚然，能把一个最勇敢的人吓得屁滚尿流。但是他们不同。他们是超乎之上的什么东西，他并不怕神族，或许至少不是完全害怕。他恐惧，仅仅是因为他们比他人多。过去的苦难使雷诺学会了自信，相信自己和自己的能力能让他活下去。他知道自己是一个合格的战士，一个优秀的追踪者，一个不错的指挥官。他知道他在一场势均力敌的战斗中他能带领大家取得胜利。但是面对这些外星人，他就像一个抓着妈妈裙子的孩子。第一次他从他的骨子里感觉到了，这些外星人来自不同星球，不同的种族，有着不同的文化。比起他来他们十分古老。人类在神族面前就像一帮没什么希望的孩子。

他站在那，不知是该逃走还是该躲起来，雷诺看到执行官的头转了过来，那双蓝色的眼睛正在寻找着什么。紧接着那双眼睛盯住了他，他现在知道飞蛾被钉子钉成标本是什么感觉了。塔萨达的目光穿透了他，把他钉在地上，剥离着他的灵魂。

“过来。”

这是执行官说的，但是这几个字无视了他们中的这段距离在他脑中回响。他们不说话，他突然意识到。从不说出来。神族用思考取代语言，现在他们的指挥官刚刚在对我说话。他的声音深沉，柔和，在雷诺心中翻腾。如果说虫族的声音就像金属的摩擦声，或是虫子狂怒的嗡嗡声，那么神族的声音就像是大海的波浪或是雷电的轰鸣。

雷诺感觉到他的右腿落到了地面上，他的身体也跟上来完成了迈步。左腿也跟上了。他没法控制他的四肢，就像一个被捕获了灵魂的梦游的人一样服从了神族的命令。神族战士无声的退到两边，他继续前进直到面对执行官，凝视着他。在他们后面，飞船的出口关闭了，滑梯也收了回去，整个飞船封闭起来，但雷诺不在乎那些。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他面前这个高高的，迷人的身影上。

那双蓝色的眼睛从一开始就一直凝视着他，他能感觉到他炙热的视线，现在执行官偏偏了他的头，以便更好的观察这名陌生的客人。“詹姆斯·雷诺，”神族认出了他。“你是之前与我们交战的阿克图洛斯·蒙斯克的盟友。”塔萨达眨了眨眼睛。“你现在不跟他一起了？”

雷诺想起来了，他离开蒙斯克的原因之一。在塔索尼斯上，神族空降了一批就像现在这些这样的战士，以白刃战消灭虫族。在他们与人类武装的协作之下，他们取得了胜利。虫族被赶跑了。

但这不是蒙斯克想要的。他希望联邦的首都被攻陷以便他建立一个自己的人类帝国代替它。神族正在妨碍他的计划，阻止了他的复仇和野心。这是他能忍受的。

所以他命令他的人去攻击神族。

雷诺拒绝了，神族是他们对抗虫族的盟友！雷诺没有去攻击他们，特别是神族从没有直接攻击过他们。他们只有在人类被虫族感染了之后才会去攻击他们。

“是的。”雷诺回答道，他费力的挤出这个字。执行官微微舒展了他眉头，就在这时雷诺发现他可以再次活动了。他说起话来不像刚才那么费力了。“我再也不会跟他在一起了，”雷诺确认说，“我在塔索尼斯战役他把目标转向你之后就离开了他。那样做是不对的。”

执行官点了点头，他又长又尖的下巴上浮现了一种类似微笑的表情，对雷诺来说这就是救赎，他感觉到肩膀卸下了重担。他之前没有意识到在背叛的这几个月里他的感觉有多糟，基于罪恶感让他无论如何想做点什么来了结这事。

“你感觉到愤怒，失落，”神族领袖评论道，这句话让雷诺突然间找回了刚才的愤怒。他的怒火直对着塔萨达。就在昨天，这帮神族摧毁了他的舰队！他没法说出这些谴责，但显然这已经不重要了。执行官不知怎么的听到了那些话，他有点不安的把脸转了过去。

“轨道上的人类舰队是属于你的？”雷诺愤怒的点了点头，塔萨达也点了点头，并没有继续看着他的眼睛。“是的，他们是我亲手击落的。”他承认道。

雷诺从外星人的声音里没听出一点内疚的感觉。“那些人是我的人！”他本想喊出来，但实际上他的声音就像耳语。“你杀了他们。”

“他们的死亡是虫族导致的，”塔萨达反击道，他的视线从新转回到雷诺身上。“你的船已经被虫群所感染。我们被迫采取行动。”他的精神声音平静，耐心，就像在安抚一个激动的孩子。雷诺变得更加愤怒，但却反驳不了他。就这点来说，他说得没错。

“虫族确实侵入了，”他承认。“但我的人正在与它们战斗！我们还可以救他们！比起你把它们全杀了，把我们丢在这来说。”

塔萨达凝视着他，那对蓝色眼睛里没有愤怒，只有理解，从他眼睛的光芒中雷诺感觉到了深深的同情。他知道执行官理解他的挫败感，他的悲痛，他很同情他，他的同情缓解了他的伤痛。“那并不是我们的责任，”执行官平静的对雷诺说道，“你丢掉了你的飞船。虫族开走了他们。我们发现那些飞船上没有几个活人了。”他眯起眼睛，虽然没有在看着雷诺。“一个干脆的死亡，一个战士的死亡比成为虫族的一员要好多了。”

雷诺战栗起来，他想起了凯瑞甘。他们能对他剩下的人再做一次吗？是的，这就是虫族的做法——他们吸收敌人的尸体进他们的虫群。由此看来，神族说不定避免了他的人经受比死亡更糟的待遇。

塔萨达再次点了点头。“这不是我们的责任。”紧接着，他认为会谈已经结束并转向他的战士们，他们在会谈的时候一直等在旁边。“搜索刀锋女王，”他命令他们。

“你知道凯瑞甘？”雷诺吃惊的问。

“她的尖叫在空间中回响，”执行官回答道，“提醒着我们一个新的恐怖生物在宇宙中诞生。”雷诺想起那些恐怖的暗示，或许对于外星人来说它们要恐怖的多。“她的精神愈渐强大，她的出现所造成的危险不能被忽略。”他再次瞥了一眼雷诺。“我必须确认她的强大程度。”他的声音不知为何开始变得冷酷，他声音中的威胁变得越来越重。“只要我还在，她就不能威胁我的人民。”

他边说边转过去面对他的战士们。“把她找出来，”他重复道“还有她的军队。无论如何不要和她正面冲突。只是找到她并向我报告她的位置。”雷诺很惊讶他能“听到”，并大部分理解塔萨达的命令，下一秒他反应过来执行官是故意让他听见的。事实上，神族领袖明显还干了点什么，雷诺发现他可以听懂神族的语言尽管他从没学过。这时候，无论如何，他的思想也已经在什么上面了。

“你不是来跟她交战的？”他需要知道，他的惊奇盖过了他的犹豫，以至于他唐突的问了塔萨达这么一句。

“你只是说他是一个威胁，一个恐怖的东西。”他回想起他看到的她的转变和从死去的科学家那获取的信息，他必须承认。

“她是一个重大的威胁，”塔萨达表明。“我必须仔细的观察她，我就有可能了解她的能力。”

“我可以告诉你她的能力，”雷诺嘀咕道。“她是地狱的使者。”

## 第9章

神族士兵散开了，每个人朝着不同的方向走远。但塔萨达仍等在船边，如雕像般伫立。虽然雷诺就站在外星人面前，执行官却并没有展现出看到他的迹象。

雷诺的一部分希望神族被凯瑞甘和她的虫群赶回老家。这就是他们要的，这群自负的混蛋。但那只是一小部分，一小块嫉妒和非理智的部分，他希望把它赶走。剩下的部分则知道如果塔萨达找到凯瑞甘，一次性并且永久地杀了她，会是他最愿意看到的情况。

同时，他还有另一件关心的事。神族在查尔上搜索，他的自己人也是。他不想让他们对神族产生误解，尤其当神族还可能是他们的盟友。塔萨达的解释对他有些说服力，他现在不再为执行官摧毁了他的飞船而愤怒。当然，他仍然为失去它们和自己的手下而心烦意乱，但现在他对于虫族做出了这样激烈的反应感到恼火。如果他是那些神族，他也会毫不犹豫的毁掉那些船，尤其是执行官已经告诉了他没有多少人生还。这些人没有理由对他说谎。

雷诺离开了神族飞船，抗拒着往回瞟一眼以确认那位圣堂武士雕像是否跟着他的冲动。他走到了一个小山丘顶上。他没意识到自己已经走了这么远了，在这里他可以看到第二艘穿梭机，提示了他营地的位置。他很快拿起通讯器，在卡维兹和艾伯娜西选定的多用途频率上开始广播。

“所有单位注意，”他说道，“所有单位注意，我是雷诺。神族已在查尔上登陆。重复一遍，神族已在查尔上登陆。他们在徒步搜索，但他们的目标是虫族。不要向他们开火，重复一遍，不要开火！”

通讯器几乎立刻就蜂鸣起来，有讯号输入。“我是凌，”卡维兹手下的一个中士报告，“我们才看到了一个，距离约半英里。看上去就和蚂蚁一样。他看到了我们，但没有停留。”

“好的，”雷诺回答，“让他们走，他们就会走的。”

其他几个队员也报告了神族的出现，但神族未攻击他们。双方相遇了，但没有任何事情发生。在第二艘穿梭机上的麦姆提报告说他和一个神族战士打了照面，吓得心脏快跳出来了，但他们只是互相凝视着对方。一分钟后那个战士点了点头，走开了。“尿都差点吓出来了，”他加了一句，嘲笑着自己的恐惧，“不过那家伙有够粗心的！”

雷诺想了想接下来该做什么。他的人状况良好，侦察仍在继续。已经有一个小队报告发现一条小溪，另一个则发现了一个污水池，不过煮沸后可以饮用，或者也可以用穿梭机上的消毒药。还有一个小队报告说在一个陨石坑周围发现了一些大而平的蘑菇。其他的报告也大抵如此，无法保证可食用，但这是他们首先找到的植物，值得一试。德斯兰说他看到了小型的啮齿动物样的东西，当他接近它们时它们冲进了洞里。他没抓得住它们，但显然这里有些小型动物，而他们可以打猎。

但没人发现虫族。这些怪兽消失了？雷诺很怀疑这一点。它们可以不用飞船就到达外层空间，但雷诺想这应该要耗掉它们很多能量。这样的话它们不应该很容易隐藏起来。神族也有这个缺点，但塔萨达仍然像颗卵石一样站在那里。不，虫族肯定在这里的什么地方。最有可能的是地下。接着雷诺想到了一种测试的方法。瞥了没有动作的圣堂武士一眼之后，他坐了下来，闭上了眼睛。

除了一片黑暗，没有任何东西。

睁开眼睛之后，他皱了皱眉。从他着陆开始他就一直努力要把这些景象赶走。现在当他需要它们的时候它们却消失了？出了什么事？他又试了试，紧紧闭上眼集中注意力想凯瑞甘。

然后他看见了她。

不是现在这个凯瑞甘，那个迷人又恐怖的刀锋女王。他面前这个莎拉·凯瑞甘是他在安提加主星和之后的几个星球上认识的那个莎拉·凯瑞甘，是他在那个重要任务时登陆塔索尼斯之前还与其简短交谈过的那个莎拉·凯瑞甘。不折不扣地属于人类的莎拉·凯瑞甘。

她没穿护甲，这对她来说很少见。她穿着磨损的棉裤，短工作裙，高皮靴，和一件沾满灰尘的皮夹克。她的头发扎成一个松散的马尾，有几缕头发扫过她的脸颊。除了一把很撩人地别在大腿上的长刀，她没有任何武装。

她在笑。

也不是她平常的笑容，诉说着痛苦和强烈的自制。不，这样的笑容他只看过几次，当他或者迈克试图逗她笑的时候。这是诚实的笑容，代表真正的快乐，在她的眼角牵动一丝皱纹，在脸颊上荡出一个小酒窝。

她很高兴。

雷诺强迫自己睁开眼睛，试图驱散那画面。他向前倾，手与腿相交叉，深呼吸了一下，模糊地感谢呼吸器让他的肺不用充满灰尘。他试着不要吞下空气，知道这只会使他感觉更坏，但他需要慢下来他狂跳的心。那是什么？不是他想要的往凯瑞甘脑海里偷看一眼，也不是记忆——他从没看见过她穿这些衣服。只是一个简单的梦吗？这确实是他想要看到的凯瑞甘，没有她固执的自我防卫。但他并没有真正睡着，而且那景象太真实了，不可能只是个白日梦。

抬起头，往山下望去，他瞥见神族飞船——然后一跃而起，挥手驱赶随之而来的灰尘。塔萨达走了！环绕四周，雷诺看见了执行官在另一座小山的山顶上漫步，方向正好和他相反。没有多想，他立刻去追塔萨达。

塔萨达步伐不小，但此刻他似乎并不匆忙，雷诺快速地缩短了他们之间的距离。在20英尺外雷诺慢了下来，然后追上了他。他意识到他们肯定看到凯瑞甘了。塔萨达告诉过他的战士要报告她的位置。他现在一定就是去找她去了。

雷诺知道他必须跟着。不是为了提供支援——他怀疑就连那些神族小兵都比他更能打仗，而且他们拥有多年对抗虫族的经验。不，他只是去看的。他想看看这两个人，凯瑞甘和塔萨达，面对面的时候会发生什么。这也许会告诉他更多关于他们的情况，关于他们的力量和弱点。这场交锋他一定不想错过。

当他们走的时候，塔萨达没有表现出任何发现雷诺在他身后的迹象。雷诺再一次思考了他们的处境和选择。神族已经着陆，而且，就算不是友好，至少也不是敌对。这是个好消息——他在查尔上只有一个敌人，不是两个。而且执行官也并没有想要让雷诺和他的手下陷入困境。那么神族会真的考虑帮他们到达外层空间吗？在麦姆提提出这一点的时候他曾认为这很荒谬。但现在看来没那么不合理了——他知道既然他没有因为和他们说话而失

去性命，那他就没什么好失去的了。

他想要说些什么，然后就停了。最好还是在即将来临的遭遇战之后再提出来，他这样决定着。除此之外，神族在见到凯瑞甘的那一刻很可能不会考虑帮他们的事情。他很好奇能否操纵他们的飞船。

即使神族不会给他们搭个便车，情况也有所好转。他们有了水源，也许还有些食物，所以活下来并不像一开始那样令人恼火。也许神族至少会给他们带个信，一个描述困境的消息。那谁来接收这个消息呢？他们来查尔之前留下来的人屈指可数。但他们应该还是乐意并且能够带一艘船来带上他们。或者最近的星球之一可以执行一个救援任务，他们只有 50 个人，单独一艘小小的飞船就能够装完。

他考虑过直接联系蒙斯克的想法。是的，皇帝把他称为罪犯，他会派几个人来逮捕他吗？雷诺已经向杜克提供了这个选择，而那个虐待狂只是笑了笑就走了。但蒙斯克会看到抓获和审判雷诺的政治价值。这会使他看起来强大而有能力，并警告他的反对者。他甚至会命令杜克回来，将军不会违抗直接命令的。这个想法逗乐了雷诺。的确，他会死，但蒙斯克也许会放过他手下的人，如果他们宣誓不再反对他。这确实有其意义。

他们走过了几座小山和几条峡谷。雷诺感到腿有点痛，脚在鞋子里抽搐。他已经喝完了水壶里仅剩的一点点水，吃掉了腰包里仅有的配给口粮，现在他喉咙干燥，胃撕咬着他。但塔萨达没有任何疲劳或不舒服的迹象，雷诺只能继续走。

他们走了多远？凯瑞甘在哪里？

一个小时多了，塔萨达突然停了，雷诺在他身后绊了一跤，摔在地上，没有注意执行官是否丢下他走了。他必须休息了！

他们在一座小山脚上，这座山比前面的都要高和陡峭。雷诺发现了问题所在。这个坡不仅陡峭还凹凸不平，有很多岩石，连稍小的平面都没有。在两边这座山蜿蜒开来，是比起小山包和突起而言更为规则的曲线。最后的线索是山脚的一小丛蘑菇，离雷诺摔倒的地方不到 5 英尺。它们直径约 1 英尺，有宽大平坦的顶部和粗短的茎，褐色和灰色，还有白色的斑点，和到处都是的灰尘很相配。



不是小山。是个陨石坑，是到目前为止他所看到的最大的。从塔萨达看它的上沿的样子来看，凯瑞甘就在里面。

开始有意思了，雷诺在退回去的时候这样想。虫族喜欢地下，火山能提供现成的由地表到地下洞穴的通道。他把头放在后面的坡上，闭上眼。一秒钟后——

他在火山里面，站在浅浅的碗状地板上，欣赏着它黑色的玻璃般的边缘。他剩余的虫群聚集在他周围，他的翼尖如预期的那样鼓动。

他又进入了凯瑞甘的头脑。和她一样，他感到突如其来的兴奋。

“你感觉到了吗，脑虫？”他听到凯瑞甘通过轻轻浮在她后面的宿主问那个巨大的虫族。“神族在这里，在查尔上……”她暂停了，雷诺感觉到一种奇怪的俯冲感觉，好像他狂奔过整个房间或被一阵狂风裹挟进去。他知道凯瑞甘用了她的心灵感应术，他在这种连接中已经感受过了。“他们来了有些时间了。”她宣布道，分析着精神状况，就像一条狗用鼻子分析空气以品尝气味，分辨它们所携带的讯息。“藏着。”她高兴地结束道。

“我们必须干掉他们，”脑虫建议道，虽然很胆怯。显然它已经从她和扎兹的冲突中学到了一些东西。那是凯瑞甘和一个有名字的脑虫，主宰的助手的冲突，而它现在还没有名字，无足轻重。它必须小心，避免引起她的愤怒。“神族是我们古老的敌人。”它指出。

“是的，是的，”凯瑞甘不耐烦地回答，她的双翼噼啪作响。“我们会毁掉他们的，不用怕，但首先我想要知道他们为何而来。”她笑道，“而这很容易解决，因为他们就在上面等着。”她跃进空中，跳上陨石坑的边缘，翅膀展开好像可以让她浮在空中。她在那里可以看到神族围绕着陨石坑，其中有一个闪着金光，表明他是个高阶圣堂武士。然后他看到她跳起来，轻巧地着陆，收起双翼，看起来就像一件带刺的斗篷。在执行官之后，斜坡更下方，她看到地上有一个人形的突起。没穿着神族闪光的盔甲，只有一件磨损的皮夹克，和沙尘描绘出的疲惫。一个呼吸器罩在他脸上，但她仍然认出了他，想到有这样一个观众，她脸上浮现出一点笑意。

“吉姆，”她轻柔地呼唤，雷诺在他头脑的内外都听到了她的声音，“起床了。”

他睁开眼睛。

凯瑞甘站在他面前，就像他在幻象中看到的那样。她的注意力集中在她面前庄重的神族身上，但雷诺想他看到她快速地瞟了他一眼——还眨了眨眼。然后她又注意到塔萨达了。

“神族指挥官，”她这样称呼他，声音环绕过整个陨石坑，回音震得雷诺的牙齿生疼。“你们来此是愚蠢的行为，”她骄傲而笔直的站着，没注意到她的虫群仍在攀爬环形山的内墙，没上到顶部。她似乎也没有注意到其他的神族战士从两边包抄过来，聚集在她和塔萨达的后面。她只是展开双翼，像一件巨大的斗篷，然后抬起下巴。“我是凯瑞甘，”她宣布道，“我——”

“我很清楚你是谁，虫族的女王。”塔萨达回答道，打断了她，“因为我们以前曾经见过。”他优雅地深鞠一躬，直到上身几乎平行于地面，但双眼从没离开过她。“我是圣堂武士塔萨达。”他提醒她，谦虚地省略了自己的头衔。他的声音穿过他们，让雷诺被一阵深深的，回响的暖流所包围。凯瑞甘轻笑，没有表露出任何迹象说明她接受他的介绍或者她发现了他的声音对雷诺的影响。“我仍记得你无私的战斗，为人类防御虫族。”执行官继续说，“不幸的是，一位曾经如此荣耀，充满活力的人却屈服于主宰的阴谋。”对雷诺而言，塔萨达似乎真的很失望，好像凯瑞甘辜负了他个人的期望，而这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凯瑞甘显然对这样的情感并不受用。“不要试图评判我，圣堂武士，”啪的一声，她的双翼向后展开又收回，尖刺都冲着他。“你会发现我的力量不是你可以对抗得了的。”她又笑了，是捕食者的没有笑意的笑。“事实上，”她轻柔地说，这些话扬起她前面的灰尘，好似有一阵风裹挟着。“我感到从我们上次见面以来，你那种自吹自擂的力量已经减弱了。”

雷诺不清楚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他看见凯瑞甘向前跳，双翼和利爪展开，向塔萨达猛击过去。但执行官闪身，堪堪躲过这次攻击。同时他的前臂现在被一团蓝色的柔光包围，把她的飞翼拨到一边，所以她根本擦都没有擦到他。

那就是雷诺看到的，或者他认为自己看到的。因为他们两个都在边缘，看起来就像隔着一块厚玻璃。他们的身体在闪光，他的是蓝色，她的是黄绿色。他们移动时在身后拖下怪异的残影。

雷诺眨了眨眼，又看了看。塔萨达和凯瑞甘又像之前那样站着，他的一部分告诉他们他们根本没有动过。但他也能确信他刚刚看到的那次攻击。

执行官微微点头，好像在赞同凯瑞甘的声明。又或者这是他对于那次攻击的回应。

“也许吧，女王，”他吟唱道，他声音里有个什么，听起来像是幽默。“或者，”他继续道，“对于如此幼稚的考验我根本无需使出全力？”

说出这些话之后，塔萨达做了一件雷诺最不愿意看到的事——他跑了。执行官跳起来往旁边优雅地移动，用平滑的筋斗动作翻下山，在山脚外 100 英尺处站着。其他的神族明显遵从了什么无声的命令，因为在这过程中他们也无声地爬下山，集合在圣堂武士周围。没说一个字，塔萨达转过头带着他的狂战士全速绕过陨石坑，冲上了远处似乎更高的山。他们的动作如此之快，从他们消失开始，雷诺几乎没有时间注意到他们已经分开了。

凯瑞甘看着他们远去，双翼愤怒地鼓动着。她的虫群终于到了山顶，围在她周围，但在愤怒的女王周围保持着礼貌的距离。就是他自己，雷诺，也情不自禁地崇拜着她。她太迷人了。

“愚蠢的圣堂武士，”凯瑞甘轻声说，她的话清晰地透过静止的空气传到雷诺耳里，“准备好防御！我很快就来。”

“搜索那些卑贱的神族，”她指示虫群，“格杀勿论——但给我留下那个圣堂武士，那个所谓的执行官。现在去吧！”她的双翼闪着光，虫群则沿着神族先前走的路径狂奔下山。只有一个宿主留了下来，在她前面轻轻地浮着。雷诺意识到这个不是她的手下。

“凯瑞甘，”宿主说道，雷诺想起了脑虫扎兹的声音，“我感觉到这个圣堂武士有什么地方有些奇怪。也许你应该重新考虑你的攻击。”

她转向它，双翼向旁边刺去，然后向下切，把那个宿主切开。“最后一次，扎兹，”那个将死的虫族落向她的脚，将脓水撒得到处都是的时候她轻轻地嘶叫，“你怀疑我的行动和权威，你是在拿你自己开玩笑。”

“你敢威胁一个脑虫？”扎兹喘气说，虽然他的声音在他的使者死后低落下去。“你会是我们全部毁掉。”他警告道。然后宿主抖了一下，不动了。从伤口流出的脓水现在慢下来成了小小的水流。

“我的毁灭，” 凯瑞甘告诉那个完全失聪的虫族，“不是你可以制造的，那超出你能力范围太多了。” 她走过它，走下山。她走向雷诺时瞥了他一眼，但这次她没有眨眼，他记忆中那活泼的绿色闪现在她眼中，包含着一些悲伤，让他停止了呼吸。很快她转开了眼睛，没有表现出任何看到他的迹象。

这绝对是个放松，他看着她走远的时候想道。他以前当然见过凯瑞甘发怒，那所展现出的如同飓风般的暴力、行事冲动和惊人的毁灭性总是让他印象深刻。现在她更恐怖了，他怀疑她的情绪也更不平静。成为虫族明显减低了她的自制力，却提升了她的力量，这是很危险的组合。他很高兴是塔萨达而不是他要去承受她的愤怒。

他现在也理解了执行官的动作。塔萨达很明显是个聪明的指挥官，他告诉过雷诺他只是想自己观察她的能力以决定她是否是个威胁。执行官知道最佳方法是激怒她。但她的虫族比他的神族多得多，这样的战斗只会让他被虫群淹没。所以他煽动她，惹怒她，然后逃掉。让她追他。聪明。这样凯瑞甘只会燃眉追击，而塔萨达可以轻易地控制战场。他可能停下来几次，观察她的反应，在她召集虫群并淹没他之前离开。好计谋，和蒙斯克可能会做的是一个类型，这并不可耻，只是对付一个拥有未知力量的新敌人的明显做法。

“好吧，” 雷诺喃喃低语着站起来，被灰尘淹没。“我想我不能一整天都坐在这里。” 他捡起几个蘑菇，走向基地，而在那之前他曾转过头瞥了一眼塔萨达和凯瑞甘走的方向。他想着跟着他们去看战斗的结果，不论谁会赢，那都肯定是一个精彩的镜头，他不想错过。

## 第 10 章

“我们的处境还不算坏，长官，”在雷诺第一次与塔萨达接触回来之后，艾伯娜西向他报告。她和卡维兹正飞船里与雷诺讨论他们的现状。“我们现在有好几处水源——虽然没有特别干净的，但都还可以饮用。那些蘑菇可以安全的食用，我们还确认了这有啮齿动物和其他一些生物的存在。我们正在准备陷阱抓他们，几天之内我们八成就能吃上新鲜的肉了。”

“非常好——发现了这么多食物，自己动脚，丰衣足食，”雷诺开玩笑道。“在另一艘飞船和救生仓那有发现了什么吗？”他最终还是告诉了他的副官救生仓的事，他们派了一支队伍去调查它，掩埋尸体。

“不太多，”艾伯娜西承认。“一点食物，一幅额外的毯子还有一点解毒药。”她耸了耸肩。“我们把那翻了个底朝天，但是我们还是没有找到我们最需要的东西——引擎。”

“哦，当然，我们会把需要的东西捡出来。”他转向卡维兹。“有用的物资就这些了——危险问题怎么样？”

伞兵也耸了耸肩。“这里实际上没什么东西。当然，虫族除外，虽然他们至今为止还没骚扰我们——我们认为神族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他们就知道这么多了，雷诺已经告诉了他们一点关于神族的事。“既没有大型动物也没有大型昆虫，我们看到的小型昆虫看起来也不像是有毒的。我们必须注意的是脚底下。”他警告道。“有一个我的人因为太靠近那些该死的蒸汽喷口而被烫伤了还有凌差点掉进了一个小弹坑里，千钧一发他稳住了自己，只把头盔掉了进去。”卡维兹看起来很严肃。“那些弹坑还很热，一瞬间就把头盔融成了铁水。我们最好把他们标记出来，以免一不小心踩进去。但有些弹坑还是安全的。”

“我们能避开那些正在冒烟或者喷发的火山么？”雷诺问道。

卡维兹摇了摇头。“这没那么简单。大多数火山正在休眠——它们喷不出什么来。但是它们还是很热。问题在于，当熔岩在那里不动一段时间它显然就会结成一层薄薄的外壳，

就像汤那样。接着灰尘覆盖在上面，把它和地表混合在一起。所以它看上去就跟普通地面没什么区别，但事实上表层下面就是熔岩。

雷诺考虑了下。“我们不是有些红外线眼镜吗？我们可以用那些来分辨出比较热的部分。”

他的助手看起来有点局促不安。“是，长官，”卡维兹回答道。“我们已经派人去做了。但要把周围的所有的地段都标记出来会花很多时间，在半径十公里以内的地段里。”

“哦，很好。”雷诺感觉自己有点犯傻，嘲笑了自己一下。“我需要换换脑子了，”他有点可悲的承认道。“好吧，现在我们有虫族，水蒸汽和熔岩了。还有什么东西找上我们吗？”

两个人同时摇了摇头：“附近山上可能有些岩石不是太稳固，”艾伯娜西指出，“但我们眼下还没往那边过去，所以它还不算什么问题。”

“好的。”雷诺用一只手擦了擦脸，然后捋了捋头发。“在周围转转让所有人都动起来忙一天。我们明天该干什么？”他向他的两位副官需求建议。

“我们可以解析飞船的系统，”艾伯娜西指出。“让所有有电子学技能的人去分析飞船，试着找出其损坏的部位以及如何修理它。”

雷诺同意道：“这很好。但我们可能每次只能让很少一部分人来处理这个工作，一次5个人？”俩名副官点了点头。“好，5个人一组，派三组人处理这件事，轮班工作。还有什么其他的建议吗？”

“我们在设置陷阱，”卡维兹提醒他。“为了食物。”

“对，对。”他耸了耸肩。“有多少人知道如何设置陷阱和捕猎？”

“只有10个人包括我，长官，”他看起来有点沮丧。“过去我回家后经常跟我的叔叔去捕猎，”他解释道。

“没什么值得惭愧的，”雷诺向他保证。“我过去也干过点捕猎的工作，我说不定还能做一打陷阱呢。”他考虑了下这件事。“好吧，让那9个人来做陷阱。你是这件事负责人。没准我们可以建立一条收集蘑菇和水的流水线然后去找找还有什么可以吃的。”

“我们已经派了10个人去检查弹坑并标记出危险的，”艾伯娜西猜到了他的下一个问题。他回应了她一个微笑。

“好的，这是个开始，一旦找到了足够的红外线眼镜就另派10个人去标记周边。”她点了点头。“来看看现在怎么样了。49个人里出去了45个，”他俩确认了他的计算。“让剩下的4个人去守卫营地，在周围巡逻，就这么定了。这些工作至少可以让所有人不去瞎想一个礼拜。”

“神族怎么办，长官？”艾伯娜西问道。“我们是不是该派个人盯着他们？特别是在他们跟虫族打架的时候？”

雷诺对他一笑：“这个我会搞定。”

他花了两天时间来寻找神族。他们遗弃了他们的战舰，藏身于群山中。因为火山的影响，这些山脉比豆腐渣工程的小房子还要晃悠，整个区域都充斥着从火山口中翻腾而出和蒸汽喷口中溢出的烟和灰尘。神族充分利用了这些非常好的掩护，他们光滑的装甲和满地都是的火山岩浑然一体，而且很显然他们的眼睛足以透过烟和灰尘看到东西。

雷诺带上了一周的口粮，冒险在火山中穿行，决心找出和监视塔萨达和他的部队。卡维兹和艾伯娜西正在努力建设营地，每个人都有工作足够让他们忙活一周。他其实并不需要在这，但是必须有人去追踪神族，观察他们与虫族的战斗，所以他还是来了。除此之外，他对两边的头都有些私人了解，这意味着他可能预测他们的位置和行动。

不过这并没对寻找塔萨达起什么作用，至少现在没有。神族证明了他们是隐藏他们踪迹的老手，或者仅仅是他们穿过山顶的时候没有在松软的灰尘上留下任何痕迹。他找了两天仍然一无所获。最后他终于认识到他的路子完全错了。

“不要试图去寻找动物在哪。”当他刚刚开始学习射击和捕猎的时候，他的爷爷这么教导过他。“找到它需要去哪，在那里等它出现。”这就是他现在需要做的。这座山脉太

大了，他不可能在这徘徊一个星期而不错过一小撮神族。而且这些外星人没有嘴，这意味着他们不需要吃喝。所以水源就排除在外了。他们需要侦查和探索，这意味着需要一个有利的观测点。这些山脉上有许多尖锐的山顶和狭窄的悬崖，但是一个合适的位置上又需要多少掩护？特别是在虫族孵化室的范围内——假定执行官有办法发现虫族的聚集点，以便于神族能集中攻击那些地方，这意味着他知道虫群在地下的聚集点。所以他只要找到一条正确的裂缝，一条在岩石上的裂缝能把他带到一块足够一个班的人驻扎的地方的裂缝。在池塘中装满了他的水壶后，雷诺在一个有悬挑的岩石转角处选择了一个良好的观察点，并特意把灰尘覆盖在自己身上做掩护，隐藏起来等待着。

当他趴在那里时他肯定是打了瞌睡，因为他再次梦见了凯瑞甘。而且再一次，不是梦见了现在的凯瑞甘也不是梦见了以前的她，而是他希望的的样子。她穿着跟上次一样的衣服，衬衫的最上面两枚扣子挑逗的敞开着，她的马尾辫解开了，头发披散在她脸上。风吹开了她的头发，从她的眼睛和脸颊来看她在笑。她的手又细又长，就像艺术家的手，她的指甲被涂成了淡淡的暗绿色，这补足了但不能媲美她如燃烧般的绿眼睛。她非常的美丽。

他也梦见了自己，他在看着她：吉姆·雷诺就像在他最快乐的时光那样。他的头发比他现在的寸头要长，但仍然能让他的眼睛露出来，风一吹就会盖住眼睛，后面的头发搭在他的T恤上。他穿着时髦的衣服，他穿着过去他作为治安官时一样的鹿皮短裤和斜纹衬衫，但没有防弹背心，取而代之的是一件宽松的皮革背心。他的枪套仍然在他背上，但是里面是空的。他没有武器。他觉得这无关紧要。

他靠近凯瑞甘，平静的伸出一只手。她笑了，害羞的，把一只手放在了他的手上面。接着他离开了她几步面向着她。他鞠了一躬，她回以屈膝礼，然后他们又回到一起，他们的手仍然握在一起并伸向一边，他们的手臂挽住彼此的腰部。他们开始跳舞。

接着什么东西在他身边震动，雷诺惊醒了过来。

他发了几秒呆，不知道自己在哪要干什么。他只想闭上他的眼睛回去跳舞。但是那声音再次传来，就像是沉重的金属挂蹭石头的声音，就在他身边，他清醒过来，感觉到了他身下的石头和周围灰尘。好吧，他在窥视并希望能发现神族。

很显然的他做到了。



透过岩石的悬挑，他看到了一个神族战士站在裂缝旁边，面朝着那恐怖的深渊。那个战士开始往里进，他把自己腿楔入裂缝以支撑他的重量。他的盔甲摩擦着岩石，那就是雷诺听到的声音。另一个神族战士抱着手站在他后面，面朝不同的方向，很明显是在站岗。

雷诺耐心的等待着在第一个神族战士研究着下面的情况时候，接着他们开始移动了。当他们两个都滑进了那狭窄的通路的时候，雷诺爬起来，安静的，抖掉了身上的灰尘，跟着跳进了裂缝。他听不到任何跑动的声音传回来，所以他在跟着神族进入前等了几秒。他窥见第二个战士的头在前面的一块石头旁消失了。

现在他掌握了他们的位置，雷诺可以盯着他们。他小心的保持一段距离——塔萨达显然不认为他是一个威胁，但他并不想激怒那些战士，他也不知道塔萨达的保护是否还有效。最好不要让他们发现。除此之外，他现在并不需要跟他们交流，他只需要找到他们在哪，了解他们在干什么。

一个小时后，他找到了他们的营地。他们的战舰肯定比他想的要多，剩下的也肯定已经降下来了，因为塔萨达至少有 100 名士兵驻扎在两座火山之间的深谷中。执行官自己盘腿坐在一块扁宽的石头上，雷诺从石头后面瞥了他一眼，发现他的眼睛是闭着的。他在睡觉吗？或是在冥想？还是像雷诺自己做过的那样，在梦中追踪凯瑞甘？他没法去证实。但没什么关系——他已经找到他们了，现在他所要做的就是盯着他们。

接下来的一天雷诺做了许多准备。他找到了几个不错的位置以供他休息和监视。每个位置都有很好的保护和良好的视野。他还标记出了 3 个神族可能离开山谷的道路，并确保自己能随时盯着那里。如果他们开始移动，他肯定能发现。

尽管如此，这段时间内什么都没发生。雷诺不安的发现，那些战士并不像人类一样活动。他们既不绕圈转，也不会削制拐杖，不会去打磨小石头，也从来不交谈。既不吃也不喝，这跟他之前的猜测吻合，他们不需要像人类一样摄取食物。他们只是驻扎着，从没移动过。只是偶尔突然有人会站起来，伸展下身体，做一系列身体活动后就回到原来位置。真是奇异的景象。

突然的他们站起来并开始移动了。雷诺正把水壶放到嘴边打算喝口水，神族站起来并开始穿过小径去往另一边。该死！他迅速盖起水壶并站起来。他绕下山谷，并在最后一名战士消失在视野前跑向小径。接着他停了几秒以便在跟踪他们之前调整下呼吸。

塔萨达带领着他的战士往下走并穿过了第二条小径，来到了一块小高地上面。他带着他的部队来到空地上，并在这里整顿队伍，很明显他们在做战斗准备。但是虫族在哪？

过了一会雷诺找到了答案。最开始他听到了微弱的滴答声和嘶嘶声，紧接着虫族突然出现在视野里。他们在进军——如果他这么形容他们的爬行，滑动，潜行合适的话——从不远处下面的旧火山上出现。火山周围地面都很平整，那是穿过这片区域最快的路。

塔萨达的战士蹲下来，并慢慢开始向高地边缘移动。接着，顷刻间，他们跳了下去，无声的落在了下面一个小的岩架上。从那里他们靠近了陨石坑，用他们装甲的边缘紧贴在岩石上。高地正对着火山的一边，虫族正在从内往外行军——他们还没发现神族，狂战士们正安全的隐藏在陨石坑的根部。

再最后一个神族跳下去之后，雷诺慢慢爬到高地上面并移动到其边缘。他并没打算跳下去，因为在这他的视野足够开阔了。

他的视线跟随着虫族的行动，它们穿越山脉的边缘进到陨石坑里面去。地面看起来很坚固，他想起了卡维兹对他说过的话。当然了如果那只是个假的外壳那么虫族无疑会掉进去，它们里面还有雷兽呢，但是他们在穿越过程中没出现任何问题，他认为他们有可能能发现热源，就像他的队伍用红外线眼镜作的那样。

在所有虫族都进到盆地之后塔萨达做了个手势，他的战士们转过身面朝陨石坑，一点一点地与周围的人拉开了点距离。紧接着，在收到了雷诺没看到的某种信号后，它们同时爬上陨石坑的边缘并跳了下去，干净利落。就像他之前看到的，发光的长剑出现在他们的前臂上，长过他们的拳头，他意识到这是他们的主要武器。执行官本人站在陨石坑的边缘上并没有参加战斗——他只是站在那里看着，就像雷诺做的一样。

虫族遭到了奇袭。整个氏族正聚集起来穿越陨石坑，完全没想到会在这里受到突然袭击。神族瞬间就冲进了虫族的队形里，用能量剑切开了虫族厚实的外壳，在虫族反应过来并开始抵抗之前，它们已经被扫倒了一片。雷诺看到 4 个神族战士接近一只雷兽，每个人瞄准一条腿，在它来得及使用它那巨大的嘴镰之前就把它切成了碎片。

一只刺蛇暴跳起来并尖叫着砍向一个神族，在他的盔甲上留下了一道明显的伤痕。那声音带着痛苦，雷诺感觉出了其中的绝望。虫族们正在祈求帮助！那个神族用一只手刺向

前方，另一只手挥出一个圆弧，砍下了刺蛇的前肢，并刺穿了它的头部，刺蛇的惨叫减弱下去，但雷诺还是可以听到那刺耳的声音回响着，警告已经被发出去了。

凯瑞甘肯定就在附近，因为没过一会，雷诺就听到一个强壮的瑟瑟，刮擦的声音，就像是一只鸟飞行的声音和骨头磨碎的声音混合在一起，接下来她出现了。她跳进弹坑，她身后的翅膀张开着在空中拍打，她落到一名神族头顶上，在她落地之前就用她的翼刃将其一分为二。她的氏族迅速在她身边集结并开始对抗神族，凯瑞甘开始环视她的周围，很明显在寻找她的对手。

“你在哪，塔萨达？”她咆哮着，她的声音震撼着山崖，一些石头被震落了下来。雷诺通过他身下的高地感觉到了震动，希望它够结实。“你只会派你的部下替你打仗吗？”

她朝上一看发现了执政官，他仍然站在对面陨石坑的边缘上，但是她刚刚来得及发出冷笑，塔萨达就往后一斜，从她的视野中消失了。雷诺从上后方看到，高等圣堂武士优雅的下落，双臂向外展开，接着一个空翻，用双脚落在了一个深深的小峡谷里。他不知如何在同时给了他的战士信号，他们转过身，迅速离开了陨石坑，翻过了边缘就像他们的首领那样跳了下去。大多数人没有塔萨达那样的优雅和精确，但他们还是在没有受什么损伤的情况下在谷底完成了他们的重组并迅速离开了，消失在了岩石后面。

凯瑞甘并没有犹豫，她用力一跳来到了坑边上没比神族慢多少，她的翅膀展开着保持着她的平衡。但是等她到达那里，他的敌人早已消失在乱石与岩浆之中。

“尽量跑吧，躲藏吧，可怜的神族，”她在搜索了一会之后冷笑道。“你不可能永远躲着我。我会找到你”——她的翅膀卷曲起来就像手握成拳头——“我会把你送进地狱！”

她回到她的氏族那里确认受损情况。就像雷诺做过的那样。两名神族战死，但其他人带走了他们的尸体，只是在灰尘和岩石上留下了一点血迹。无论如何，至少3个虫族氏族被重创或是消灭。

“处理掉受伤的，”她命令到，她走在狭窄的边缘上绕着陨石坑行走，稳定的就像走在宽阔的大道上似的，那些没有受伤的虫族回应她的命令，迅速去转向它们受伤的同伴，顷刻间空气中充斥着血液与脓水直到站着的只有没受伤的虫族。那些受伤的不能再站起来战斗。

凯瑞甘已经到达了火山的另一端并跳了下去，招呼她幸存的虫族跟随她。她的虫群顺从的爬上边缘并下到了狭窄的岩架上，她带领着它们跟着塔萨达离开的方向，很明显她想去找他。

现在的问题是，雷诺坐起来并靠在岩壁上，我现在该怎么办。塔萨达已经消失了，他们估计会回到他之前找到的峡谷去，但神族不会傻到用同一个地点隐藏两次，那个执政官很明显他不傻。所以他必须重新开始找他们。现在就算想跟着他们，他们也肯定比他跑得快。他没有什么其他办法。只能在他们上到地面之前等着，就像之前那样再找他们一次。

当他正打算移动的时候，他听到一个奇怪的轰鸣声从背后传过来。这声音听起来很熟悉，他随即反应了过来。这是神族战舰的声音。

“哦，又有什么来了？”他自言自语道，这调起了他的胃口。他回到在高地的边缘窥视着陨石坑的坑底。

那艘神族战舰着陆了。

他的第一印象是这艘船被虫族攻击然后修理过。它看起来就像是刚刚打过仗——没有闪闪发光的金色，没有庄严的长桨，取而代之的是漆黑的船体。但是在他仔细看过后，他认识到它们的构造完全不同——这艘船比一般的要小，更短，没有塔萨达那艘雅致。船体是黑色的，不是因为受损——黑色让它显得平滑但没有光泽，就是像花岗岩或是黑色的大理石。它没有地方不是黑色，就像一座昏暗的铜像，被风化了但依然坚硬，让人感觉到十分的古老和耐久。

这很明显是一艘完全不同的战舰。另一种神族舰船。第二艘船到这来干嘛？

在那艘船着陆的时候，他边看边盘腿坐下来，它在被杀死的虫族的脓血中停靠下来。其中一侧展开来形成一条走道。几秒后，几个神族出现并沿着踏板下到了陨石坑上面。

至少雷诺认为他们是神族。

就像那艘船有所不同，那些人看起来也不像是雷诺之前见过的神族战士。他们高度相似移动起来同样优雅，但他们的装甲更重，更坚固，少了一些流线感和优雅感。就像他们的飞船一样，盔甲就像是吸收走了周围的光线，尽管查尔微薄的阳光直照到他们头顶上，

他们仍像是站在阴影中。他们有着厚重的眉毛，又长又尖下颚，在额头和脸颊上有着像角一样的隆起盔甲，让他们看起来就像是穿了盔甲的大蜥蜴。他们的腕甲有着奇怪卷口和跟手臂一样长的线，足够粗能产生同样的能量剑，但它们比盔甲的其余地方要黑，就像是暗影与手和手腕结合在一起。

接着他们的首领出现了。

他很高，就像塔萨达一样高，但是背要更驼。雷诺拿不准神族能活多久或是现在有多少岁，但有些迹象证明眼前的这名神族很高龄了。尽管如此，这名领导移动的依然很优雅，在他下到地面的过程中，他的脚没有发出一点声音。他的脸比他的其他战士要长，他的下巴有点向上弯曲而扁平，就像是一些庄严的胡须。在他的深陷的绿色眼睛的反衬下，他的皮肤更接近于紫色，但是在他的下巴附近渐渐变成如象牙一般的白色，他的头顶的骨头隆起，他的脸颊周围有着小小的触须，像是有着毒牙的蜥蜴。就像塔萨达一样，他穿着带状的衣服，穿过他的胸口和肩膀形成拱形，但是盔甲散发出的柔和黑暗就像是夜空的星星一样闪闪发光。在这些之下，他穿着有着肥大闪闪发光袖子的长罩衣，罩衣的颜色就像是干燥血液般的红棕色，袖口是毛皮般的暗棕色上面还印有着奇怪的图案。在他的肩膀上有着厚重的肩饰，交织的盔甲或骨片就像是有着深紫色的黎明天空的水晶穹顶交织在一起。一片阴影在阳光下包裹着那名神族，雷诺颤抖着，就像是感觉到了从那名外星人和他的船员身上散发出的寒气。

## 第 11 章

雷诺看着这些新的黑暗神族集合在一起，低头交流或者祈祷。然后他们移动到陨石坑顶上，不费力地跳起来，落在斜坡另一边——雷诺发现那是虫族来的方向。他很好奇，离开了藏身地，走下平原，选了一条狭窄的小径，走过峭壁，走向距环形山脚不远处的地面。他小心地移动，因为这里的石头不怎么稳定，但是尽可能的快。他刚好赶上了，看到这些战士下降进入了附近的一个宽阔的大洞。

“又是地下，”他喃喃低语，小跑向那个入口，凝视着里面，“真不错。”里面太黑暗了以至于看不清楚太多，但这个洞确实向后伸展，没有变窄的迹象。至少他不会受到限制。叹了口气，他低下身走过低矮的拱形入口，沿着前面传来的不清晰脚步声向下走。

他没必要担心迷路，因为路已经完了。洞穴在这里形成一个长而平缓的曲线，成为一个宽阔的隧道，进入了一个更大的房间。曲线形屋顶距离粗糙的岩石地面至少有 100 英尺。墙面惊人地平滑——被虫毯包裹着。这个房间被虫族感染了，展示着他们的存在痕迹。这不仅包括数量相对少的虫族本身，还有下面那些被聚集在一起的尸体。中间有一个蠕虫样的生物，脑虫。雷诺认出这个是扎兹，蔑视了凯瑞甘的脑虫。明显地她的回应——干掉他的宿主——没有使他对她的态度好转。

“刀锋女王不值得我们支持，”扎兹低语着，雷诺躲在墙壁的一个突起后面以躲避注意。“她把我们全部拿去为她的焦躁和坏脾气冒险。她不是虫族！”

如果他在等主宰的回复，那他显然没有等到。他继续低语。“她的不成熟必须为人所知！她的领导很脆弱。不能再这样了！”

当扎兹慷慨地演讲时，雷诺冒险往周围扫视了一周。那些神族呢？隧道直通向这里——没有分支、角落、休息处——这意味着他们也走了这条路。但他们怎么能走过这些虫族而不被他们发现？他再看了一眼，看到了墙的一部分在他脚下移动，差点跳起来。这部分墙看起来非常正常——直到它开始移动。然后他看到了一个高而颀长的身影。神族！他们可以，至少是部分地，像凯瑞甘那样变得不可见。仔细观察之下，他可以看见那个战士站在那里，慢慢地他分辨出了其他几个。为什么之前他没有注意到？

答案在下一个时刻变得非常明晰。第一个战士转过身——消失了。一秒钟后他又能看见那个神族了，但他的盔甲已经带上了墙的颜色和图案。极具保护力的伪装。

现在 he 知道了该去看什么，雷诺看到了更多的神族，都靠着同一面墙，并复制了它的颜色和材质。但他们的首领在哪？

就好像他的想法是个信号，首领出现了。靠近虫群中心，对着扎兹，距离约 100 英尺。当他出现时战士们也开始行动，不再像柱子一样靠着墙，下滑到石室地上，脚步声几乎听不见，身形也不比移动的影子更像生物。

虫群的反应迅速而一致。雷兽们向前走，在它们的首领周围把它们的镰刀状长牙扣成一个保护层。宿主、飞螳、自爆蝠<sup>29</sup>升向空中，刺蛇和异化虫环绕着雷兽，朝着外面。虫族们充满期望地扭动着，紧收起利爪和尾巴，露出牙齿。随着比手下先前一步的神族首领走近，它们本能地靠近在一起。

他把一双巨大的爪型的手高举起来，手掌向外，是通用的和平信号。

“我是泽拉图，黑暗圣堂武士的执政官。”他向脑虫宣布。他的声音冷而干燥，就像腐烂的叶子，但声音颤抖的外表之下有种节奏，暗示着未展示的城府。“我请求和你谈话，脑虫扎兹。”

脑虫轻轻地蠕动。“为什么我应该和像你这样的人说话？”扎兹问道，虽然看起来并不想要个回答。“你是虫群的敌人，必须被消灭。”

“无须怀疑你们可以消灭我们，”泽拉图同意道，“因为我们势单力薄，而你们人多势众。但之后呢？你们仍然要和执行官及他的战士作战。你们仍然要阻止女王巩固她的力量——她将使用杀死你并接管你的职位和虫群的方法做到这一点。”

“你对我们的女王知道多少？”扎兹急迫地问道。

---

<sup>29</sup> Scourge

“只知道她最大的弱点。”执政官的回答很轻柔，但每个虫族都停下了手中的事情来倾听这场对话，感觉到了去摧毁一个可恨的敌人和对其所作的一切复仇的潜在可能性。

“你想知道吗？”他的声音没有凯瑞甘的力量，但有另一种东西，代表着岁月的深邃，或许还有智慧。

扎兹肯定也被影响了。“我愿意获取更多关于这个弱点的信息。”他承认。

“我们应当平等交谈，”泽拉图要求道，“我没带任何武装就进入了你的虫群，只为了展示我的诚意。”他的手臂在这整个过程中没有放下来过，而现在他向他们比姿势以更加使他们确信他没有武器。“我们可以坐下来谈谈。”

有一会没有人动。雷诺从隧道里的安全处看着，确信虫族会直接冲上去把他撕成碎片。就算他有旁边这些战士，就算雷诺从他身旁感受到了力量，这个神秘的神族仍然不会是整个虫群的对手。不过它们仍然没有攻击。扎兹只是抖了抖，好像在争论。虫群等待着，饥渴地颤动着，但没有上前。

“我们可以谈，”扎兹最后确认道。在这句话之下虫族向后撤，不过有些迟疑。空中部队散开悬浮在房间的各个角落，雷诺们后退，刺蛇和异化虫向旁边移动。现在围绕着脑虫出现了一个空圈子。泽拉图走上前，缓慢地走进房间中心。其他的神族——雷诺觉得应该是其他的黑暗圣堂武士——也后退了几步，直到在隧道末端排好。几乎就像一场精心编排的舞蹈。

“那么，说吧，”当扎兹和泽拉图只有几英尺远时扎兹要求道。在脑虫皮肤之下雷诺可以看见奇怪的形状和各色的闪光，知道扎兹很渴望，也越来越不耐烦。“告诉我们她的弱点。”

“遵命，”神族确认道，轻轻向前倾。他的头低下来，身体收缩了一点以使得他们处在同一平面上。雷诺很惊讶这些神族怎么可以离肮脏的虫族这么近，但泽拉图没有展现出不舒服，甚至连不喜欢都没有。他看起来好像是要和一个好朋友分享自己的秘密。

“你们的女王，”他告诉脑虫，声音不比干枯的低语多多少温情，“正如我说的那样，有一个很大的缺点。一个很容易致命的缺点。”

“告诉我们！”扎兹要求道，他前部的闪光更亮了。



“好的。”泽拉图点头，一只手放在身后。“这个缺点，和你们其他的族类一样，和你的死亡一样！”说完这些话后，一把刀出现在他露在腰间向外伸展的手上。很像是雷诺在塔萨达的战士身上所看到的，闪耀而炽热的能量刀。但那些武器有着和缓的，蓝白色的光芒。这一把则闪耀着淡淡的黄绿色光芒，和他眼睛一样，刀锋边缘有几缕蒸汽冒出。刀刃一抽出，雷诺感到他的骨头和牙齿涌过一股颤抖，整个房间明显变冷了。

然后泽拉图旋转起来，高举的前臂向前猛刺，刀刃深深插入脑虫体内。

扎兹尖叫起来，恐怖的声音几乎要把雷诺的喉咙撕成两半。虽然他仇恨虫族，但他仍对这个生物感到遗憾。他现在只想让这恐怖的声音马上停止。暗堂武士仍站在他原来的地方，刀刃仍嵌在脑虫的肉里，而扎兹在痛苦地抽搐。他体内的光芒也在闪烁，颜色和形状突然出现，不形成任何图案。剩余的虫族共感到了痛苦而翻滚。但它们没有一只做出攻击——显然它们被吓呆了，没有直接命令是动不了的，而扎兹显然不可能给出这样的命令。

似乎过了几分钟，泽拉图向前倾使刀刃刺得更深，并扭动他的手臂使刀刃把洞掘得更宽。突然尖叫声就停了，扎兹巨大的身躯倒下了。

然后雷诺看到了一件怪事。脑虫体内深处出现了一团光芒，向前移动，越来越完整。它移动出头部的裂口，浮在那上面。那是一个球形的黄色光芒，扭动着，在每个方向上都有着小小的闪光的触手。不知怎的，雷诺知道，这个，而不是那个爬虫外壳，才是扎兹的真身。那个球升起来，悬浮在那里，似乎在等待着命令或指示。

然后暗堂武士开始攻击。他的刀刃斩出一个很大的弧线，那个球被切成两半。闪光的能量刀留下带着微光的痕迹和阴影。那团光被阴影压制了，它的光芒随着它下降而消失，形状崩坏成一些模糊的光点，然后什么都没有了。

虫群彻底陷入了混乱。

它们从泽拉图开始攻击扎兹时就没有动过，但当他的刀刃切开那个光球时，整个石室回荡过一个声音，介于嘶吼和叹息之间，像是一根拉紧的绳断掉。虫族肯定听到了，而这个声音使它们发狂。它们突然开始了移动，但不是先前那样。现在这是个真正的“虫群”，没有指令，没有目标。雷诺看到一头雷兽踩过一只异化虫，把它压平了。两只刺蛇互相转向对方，刀足插进对方的肉里。飞螳俯冲进虫群，向它们的虫族同伴喷吐酸液。自爆蝠撞向宿主和雷兽这类大型的虫族，它们自杀性的爆炸杀死了大块头们，将脓水、血肉撒得到处都是。

泽拉图站在这场混乱中间，没有移动。他腰间的刀刃消失了，几乎没有去看他面前乱作一锅粥的虫群。过了一会，他点点头，漫步回到隧道中。他的战士们在他过来的时候移到一边，一起走回隧道，走出房间。雷诺在他们走过的时候紧紧抱住墙，但即使他们看到了他，也忽视了他的存在。过了一小会，他们的脚步声消失了，他一个人面对着虫族。

它们甚至也没有注意到他。它们正忙于互相杀戮。但这不是由于愤怒，他意识到。他曾见过太多虫族的战斗，知道它们在杀人上可以是多么的有效率。这太随意，太粗心了。一头雷兽狂奔过整个房间，头部到处乱转，镰刀状的牙齿刺穿了较小的虫族。但它放过的和它撞上的一样多而且也没有结果掉它伤到的虫族——它只是跑起来，无视它所造成的伤害，直到另一面墙。雷诺看着这疯狂的演出，它全力撞向墙壁，牙齿散开，嘎吱作响。它后退，很明显已经晕了，但仍然重复着攻击，一次又一次，每一次都加重了自己的伤害，直到最后它的头撞上一个石尖，发出巨大的声响。它落向地面，头上开了个天窗。

这群笨蛋，雷诺看着他面前的混乱想道。它们没有发怒——它们是发疯了！

他想了想。它们也许已经疯了。或至少，已经没有意识了。这曾是扎兹的部族。脑虫对其拥有绝对的控制。雷诺注意到之前单个的虫族几乎没有主观能动性——即使脑虫其实也是被主宰所控制着的。凯瑞甘是个例外。她被允许拥有自己的意志，对虫群忠诚但也可以自主行动。其余的虫族则被更紧密地控制着。所以，如果扎兹就是整个虫群的大脑，而泽拉图刚刚又干掉了他，这些虫族会怎样呢？没有了控制者。难怪它们已经狂暴了——它们是无意识的杀手，而所有的限制和引导又刚刚消失了。那么结果是，它们只是自相残杀。

在雷诺快速向地面行进的时候，他一直在关注着他后面的那场大屠杀，突然一阵冷颤爬过他全身。幸运的是那些虫族实在是太专注了，没有注意到他。虫族最强大的地方在于它们数量惊人，而又能整齐划一地行动，他这样想着爬出了洞穴，深呼吸了一下，为重回到阳光和新鲜空气之下感到放松。泽拉图找到了切断虫族个体之间联系的方式——他只杀了一个脑虫，就有效地搞乱了整个虫群。如果他和他的人们可以学习这种能力，这种干掉脑虫的方法，他们可以结束这场战争！他们可以轻易摧毁整个虫族！

“不可能那么简单，”他在走向营地的时候想道。暗堂武士已经消失了，其他的神族也是，而他一是疲倦，二是被刚刚所看到的深深震撼，没办法再跟着他们。除此之外，他要想的还很多。

如果只用干掉脑虫就能解决掉整个虫群，那为什么塔萨达不这么干？是的，执行官说他是来了解凯瑞甘的，但之前他也和虫族交战过。为什么不直接瞄准脑虫，把整个虫群弄得手足无措，再一网打尽？那样的话神族不可能输掉这场和虫族的战争，那些虫族甚至也不会到达玛萨拉和其他人类的星球。

还有更多的东西。一定。塔萨达没这么做是因为他不知道这个策略。但神族肯定已经了解了脑虫，如果这样的话，他们为什么还没有将脑虫作为目标？不可能这么简单：泽拉图知道一些他不知道的东西，甚至连塔萨达都不知道。

他的头脑闪回到扎兹的死亡，想到了那团奇怪的光芒。这是他第二次看见一个神族与虫族首领作战，第二次看到了一些不怎么真实的东西。关于凯瑞甘和塔萨达的战斗，他到底看到了什么？关于泽拉图摧毁那个光球的时候呢？他不知道，但不管那是什么，那肯定关键之处。泽拉图对脑虫的攻击并不彻底——虫群在那个时刻还在被冻结着，过了一会才陷入狂暴。

直到泽拉图毁掉那个光球。

不管怎样，那个光球是关键。雷诺很确定他不可能用高斯来福枪射击那种玩意。该死，他甚至不确定泽拉图能不能这么干。所以，也许只有暗堂武士能做到那样的事情。他很好奇他们会不会考虑和他联手荡平剩余的虫群。显然泽拉图并不像塔萨达那么热衷于测试凯瑞甘的能力——执政官甚至都没有问起她的事情，只是出去寻找并攻击了扎兹。

雷诺摇了摇头，“太多东西了，太快了。”他爬上一个小小的陨石坑时自言自语道。他小心着不踩进它的中心，摇了摇一块那里的石头以确认那个表面是否足够坚实。他来时目标很朴素很清晰，拯救凯瑞甘。但他现在却在岩石中攀爬，在两群神族当中刺探情报，看着他们轮番上阵嘲讽、进攻虫族。对他来讲有一点太奇怪了，也太复杂了。他想着要是迈克在这里就好了，而这也不是他第一次冒出这个念头。那个好斗的记者比曾经的他还要尖锐。他会理解这一切并向他解释。但迈克不在近旁，而是在远方运作他的反抗者电台，把雷诺丢在这里自己解决问题。

## 第 12 章

在雷诺跌跌撞撞的地回到营地之前，他就已精疲力竭。天色已晚。他大部分的手下都睡了，只剩下些夜巡人员还在警戒。他蹒跚地爬进他的帐篷，脱掉靴子，倒头就睡。

当然，他又梦见她了。

他和凯瑞甘仍在跳舞，浸渍在音乐中，旋转扭动。他认出了这个古老的民间调子，那是他小时候去爷爷家时听到的。这音乐承载着许多快乐的记忆。与凯瑞甘共舞让他觉得温暖而满足，而这也为那些愉快的回忆增添色彩。尔后，音乐变了，变得舒缓起来。她向着雷诺靠近几步，抬起双手，轻柔地搭在他的脖子上。而雷诺则将手探向她的腰际，紧紧地搂住了她的纤体。他们随着节奏摇摆，偶尔还向前或向后踱着轻缓的舞步。两人的目光交织在了一起。凯瑞甘的双眸里，闪烁着幸福而兴奋的光，似乎还带着些许顽皮。每当他们迈着舞步，她的臀部都触碰到了他。每当雷诺向前靠近，他们的胸脯便蹭到了一起，而她好像并不介意，没有急着后退。她似乎有意策划了这些，他们的身体频繁地触碰着，虽然这些触碰似乎总是出于无意或偶然。她的脸上一直是一种平静而愉悦的表情，然而她的眼神却暴露了一切。她在挑逗他。

终于，他再也忍受不住了，紧紧地抱住了她，向她靠了过去，不让她再离开一步。她的眼睛睁大了些，然而雷诺知道她一点儿也不吃惊。她轻轻张开双唇，微微翘起下巴，这样，两人的嘴便触到了一起。起初，他们的嘴唇只是轻轻触着；然而，激情渐渐融化了矜持，两人紧紧地吻在了一起。这是他们的初吻，值得等待的初吻。它是那么费力却又那么轻柔而甜蜜，并强烈地暗示着接下来也许会发生的事情。两人分了开来。足足有一秒，雷诺觉得无法思考，无法眨眼，甚至无法呼吸。因为，他要她。

然后，他醒了过来。

“那么在这外面有两种神族了？”艾伯纳西在由他们三人在穿梭机里举行的惯例晨会中说道。雷诺点了点头，感激地接过她递过来的一大杯咖啡。

“是的。”他呷了一口，并没在意这样烫伤了他的舌头。他觉得咖啡因起了作用，将他的身体震得完全清醒。“第二拨神族称他们自己为暗堂武士。”在他的记忆中，他又看到了泽拉图和产生自他手的那道暗影，以及包裹着他的由寒冷与暗影组成的斗篷。想到这里，雷诺不禁打了个寒颤。“他们肯定是黑暗的，我敢下这个结论，”他说，“他们的技术，他们的精神能力，无论他们的什么，似乎都汲取自寒冷与黑暗。比如太空。”

“但是，难道我们不须要担心他们会攻击我们吗？”卡维兹问道，话语中带着些许焦虑。

“不用，”雷诺想打消他的疑虑，“我不认为他们会攻击我们。无论是对于他们中的哪一伙，我们都不是他们的目标。那些正常的神族在追凯瑞甘。而据我所估计，暗堂武士只是想摧毁虫族罢了。”

“对于我来说，这听起来不错。”艾伯纳西说，雷诺听后轻轻地笑了笑。

“是啊，我也是，”他说道。他已经把他看到的告诉了他们，包括虫族氏族的反应，但没提到那个光球。他知道如果他说了会引起怎样的反响，会让他们认为他发了疯看到了那些东西，所以他有意漏掉了那个部分。“我想我们可以和他们进行些联合攻击，”他承认，“互相帮助。我们提供些额外的火力，他们则用些神奇的东西去把虫族弄得一团糟，然后载我们一程，离开这尽是石头的鬼地方。”

“我们怎么找到他们呢？”卡维兹问道。

“我能找到他们，”雷诺告诉他。“既然我做到过一次，那么我能再做一次。”他并没有提到，先前那次能碰到暗堂武士完全是运气使然，但何不让他手下抱有一点小小的希望呢？“我也会去跟踪另一拨神族，”他决定道。“我想监视他们三方，两伙神族和虫族，以免他们中的谁突然到我们地盘来逛逛，或者是他们觉得有必要把我们也除掉。”

“你想带些人在身边吗，以防万一？”艾伯纳西问道。

雷诺摇了摇头。“不用，我一个人的话能走得更快，也习惯了。而且，每个人都分配了任务，现在变更他们的任务不明智。”但他没提到更明显的一点——即使每个人都跟他去，他们也不是前一拨神族或者是虫族氏族对手，也许也打不过暗堂武士。毕竟数量带来的安全，仅仅在数量优势在你这边的时候才起作用。

“我们把这里的一切都掩护得很好，”卡维兹保证道，雷诺拍了拍这个年轻士兵的肩膀。

“我知道了，”他告诉这个年轻人，“我想你们俩不需要我一天都耗在这儿吧。”他咧嘴笑笑，喝了口咖啡。“我最好还是去忙我的，不妨碍你们的事了。”

第二天，雷诺出发了，想去跟踪凯瑞甘，泽拉图，或是塔萨达。他正搜寻着他们的踪迹，但很快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左右为难的问题：是应该去山里，还是应该去那些低洼地？那里布满了龟裂，小火山口把开裂的地表弄得千疮百孔。他估计神族会回到山里，因为在那儿他们能找到更多掩护，和便于发现凯瑞甘的有利地形。但她不会去那儿。她会待在较低的地方，搜索整个区域，寻找胆敢靠近她的敌人。他知道这些，无论是从以前那个凯瑞甘，还是从现在这个迷人而又令人生畏的刀锋女王。

此外，他的梦告诉他，她在南面而非北面，在低处而非高处。

前一天夜里，他又一次做梦，又一次他们在梦中起舞。他们吻在一起，如同以往那样。她从缠绵中抽身出来，傻笑着，挣脱了他的拥抱，脸上闪过一丝狡黠，跑开了。而雷诺不得不追上去。风撩起他的头发，从发间吹过，他放声地笑着，似有无尽的欢乐。她跑在他前面，火红的长发随风飘舞。他那么快乐地追逐着，他喜欢这一切。

她跑得很快，而雷诺却有身高上的优势，凭着更大的步伐逐步缩小距离，最终抓住了她的手腕。她失去了平衡，踉跄了几步。雷诺向她扑了过去，两人一起倒在了柔软的草地上。他们没有受伤，快乐而愉悦。凯瑞甘换着法地扭动着手，想从他那儿挣脱，但无济于事。空气中一直弥散着两人的欢笑。

最后，她暂时放弃了挣脱的尝试，并突然改变了策略，用肩将他挤到一边，使他再次躺倒在地，然后侧翻到他身上，挤出他肺中的空气。他躺在那儿，试着喘口气，趁此机会，凯瑞甘把手腕抽了出来。“啊哈！”她很得意地喊着，举起双手，使他再也无法抓到。

然后，她转过身来，趴在他身上，脸对着脸。她露齿而笑，将自己的嘴唇探向他的嘴唇。

他醒了过来，却还在回味她给的那个吻。

现在，雷诺正漫步在查尔的这片陌生而富含硫磺的不毛之地上，他又想起那些梦来。他以前梦到过凯瑞甘，当然，这从他们初次见面就开始了。他梦到过曾经的那次邂逅可以以怎样不同的方式发生，梦到过他们聊天，梦到过他们独处，甚至梦到过如果凯瑞甘从他脑子里读到了这些话会想开枪杀了他。但自从登陆查尔，他就越来越多地梦到她，几乎是每当他闭眼的时候。这难道只是因为他曾认为她死了，而现在知道她还活着，即使她已经变了？或是因为现在他对她的好感比以往更加强烈？还是因为她新的形态下有了无法阻挡的魅力？

他在平原上潜行，保持着高度警觉，小心翼翼地避开那些大大小小的裂缝和滚烫的蒸汽。曾经的那个凯瑞甘会消失掉，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他面前。但不知怎的，他并不觉得这个新的凯瑞甘会用那个把戏。现在她更加自信而无畏。也许这正是他喜欢她的部分原因。他曾一直认为，凯瑞甘的自以为是只不过是这个孤独而自我意识的女孩的伪装罢了。而现在，她对自己信心十足，没有必要去玩弄那些把戏。

他来到了一个巨大裂缝的边缘，在它的下面显然是个山谷。他遮住眼睛，避免被炙烤的尘埃与岩石反射的强光直射，勉强向山谷下望去，发现了些活动迹象。那片地表似乎比周围的暗些。起初他并不能分辨清到底是有东西在动，还是蒸汽造成的空气的扰动，欺骗了他的眼睛。他斜着眼看了看，想观察得更清楚些，但最终还是放弃了，从别在腰带上的套子里拿出了望远镜。有了它，雷诺便可以把这纷扰的景象看得更清楚些。

那一定是虫族。他能辨别出一些在空中游荡的宿主，一些较小的东西在它们之间穿梭，可能是飞螳。现在很容易辨认出，在它们的下面是巨大的雷兽，而在它们周围比较小的那些则应该是刺蛇和跳虫。一个身影从它们的前面走出来。在这个距离上，即使是从望远镜中看去，它也无异于一只深色的长了脚的蝴蝶。熟悉的轮廓，熟悉的步姿。他立刻认了出来，那就是凯瑞甘。

“找到你了，”雷诺低语道，一边将望远镜装进了套子，开始研究起面前这大裂缝的边缘。在他一旁的一小段距离，他发现了一道拐向下的缝隙。对雷诺来说，它足够宽，如果它直通谷底，那么下去就简单了。它也足够窄，足以让他可以不很费力地沿着它返回来。他希望他并不需要在整个虫族氏族都在奋力追寻它们的猎物时这么做。

往谷底才走一半，这缝隙便没了，它通向一小段岩架。在这岩架下方约十英尺，雷诺又发现了一段，他跳了下去，及时站稳，险些跌落。这段岩架只有几英尺宽，但往前五英尺，就是更长的一段，并向下通到一条小径。在跳上去之后，雷诺又继续向谷底前进。他足足用了一两个小时才到达谷底，而他早已经汗流浹背、精疲力竭。同时，虫族也更近了。

他紧靠着墙，利用它作掩护，喝了几小口水，嚼了些干粮，缓慢地向山谷更深处移动。虫族离他还有一大段距离，他缓步前行，尽力保持隐蔽和静默。他只是想暗中监视它们，而不是被它们弄死。

终于，他在身后的墙上发现了一道仅仅与肩同宽的缝隙，可以供他隐蔽。他将自己塞进那个狭小的空间，静静等待。虫族已靠得足够近，他听到了动静，并尽力聆听。

“这些神族胆小得令人发指！”凯瑞甘处在盛怒中。雷诺透过缝隙向外窥视，看到她如暴风雨般在谷底穿行，骨翼随着步伐在空中戳刺。“塔萨达不可能永远逃过我的愤怒，”她对自己许诺道，双手紧握成拳，挥向两侧，“我会找到他，然后——”

空中突然飘来一个微弱的声音，打断了她的暴怒。雷诺缩了回去，像刚才那样往上瞥视。那是一只宿主。他想知道它来自哪里，因为凯瑞甘的宿主们还在她身后，与整个氏族在一起。

“凯瑞甘，”那个宿主喊道。他认出了这个声音，它来自于另一只脑虫，名叫达格斯。在雷诺的梦中，他曾在亚美瑞格上为她的进攻提供爪牙。“扎兹死了！”他告诉了她这个消息，他的宿主在她刚好够不着的地方，提心吊胆地飘动着。有一秒钟的时间，雷诺在想达格斯是否听说过在那个火山口里，凯瑞甘是怎么对待扎兹的宿主的。他难道不担心她也会攻击他的使者吗？

然而，这并不是一个不受欢迎的消息，所以她只是笑着看着它，露出锋利的牙齿，卑鄙而恶毒。“哦？”她柔声说道，骨翼满意地蜷在身体的周围。“你说死了？”接着，她的笑容暗淡下来。“真遗憾，脑虫是不可能被真正杀死的，”她说道。这让雷诺诧异，引起了他的注意。她这么说是什么意思？“我想，”她接着说，“主宰会很快让他重生的……”

雷诺将头靠在他藏身之处那冰冷的石头上，试着理解刚才她无意间说出的那些话。脑虫会重生！他对此的第一反应，便是觉得那简直是一派胡言——他曾经听到过人们谈论重



生，通常他们是些充满幻想、想法怪诞的老人或孩子。但这次，是凯瑞甘在谈这个，甚至在她变身之前，她就是那么理智而务实，这点和他一样。然而现在她变成了虫族，总之，这剥去了她残存的轻浮。假如她在谈论重生，尤其是关于一只脑虫的时候，她是认真的。这意味着虫族的指挥官不可能被杀死，至少不是永久性的。他的心沉了下来。虫族拥有着难以置信的数目的爪牙，并总能繁殖得更多。现在，它们的指挥官也是不死的。它们不可战胜。

显然虫族自己也这么认为，这解释了从达格斯的回答中所流露出的恐慌，“不，他不会了！”那个宿主更加激动不安，凯瑞甘抬起头，好奇地看着它，雷诺也是。“神族发明了新的攻击方式，”达格斯匆忙解释，“强大到足以抵消我们的重生，甚至波及主宰本身！”

听到这些，雷诺不禁想大声喊叫，他咬住穿着手套的手，以免发出声来。泽拉图！无论那个暗堂武士对扎兹做了什么，那一定是永久性的，并让整个虫群陷入巨大恐慌。

“我也觉得奇怪，”凯瑞甘承认，似乎是自言自语，“为什么我感到主宰……离我那么远。”

“我亦有此感，”达格斯回答道。从脑虫的话语中雷诺听出了惊讶与悲伤。“你还太年轻，最近才加入虫群。我似已活过数生，而一直以来，主宰的意志与我同在。现在空虚占据着我的脑海。我的呼喊未等到他的回应就已消逝。”

“那很难么，”凯瑞甘问他，话语里带着傲慢与奇怪的讥讽，“没有主宰的指引，引导自己的方向？”

“那不是我们的方式。”这是达格斯唯一的回答，雷诺看到凯瑞甘的脸色突然变了，似乎很反感。她显然不高兴，虽然雷诺知道，她很乐意看到扎兹永远地死了。尽管那样，她仍因了解到这个消息而咆哮着，鉴于最近一系列的事情，她的骨翼不耐烦地颤搐起来。“那么，”她终于说道，几近咆哮。“塔萨达的计划只不过是调虎离山了。我不该这么低估他，”总之，她看起来甚至比以前更加愤怒，如果凯瑞甘找到了那个执行官，雷诺会可怜他的。凯瑞甘一直痛恨的一点，如果有的话，就是有人像觉得她无足轻重地那样对待她。然而塔萨达对她的嘲弄只不过是一个让她心烦意乱的计策罢了。实际上，这并不意味着她不重要——恰恰相反，这与神族的话相称，神族说过她很关键，是极大的威胁——但她不这样看。

“没有了它们的主人，”达格斯说道，“扎兹的氏族变得狂乱，现在甚至威胁到了主巢簇。”他的宿主转过身，其他宿主仍在凯瑞甘的氏族上空游荡。“脑虫，”它喊道，向那个无名的脑虫发号施令，它的氏族正被凯瑞甘指挥。“你必须清除掉那个横冲直撞的氏族，以免它们造成更大损失。”或许是出于恐惧，达格斯的宿主抽搐着。“我会亲自料理那些神族。”

“不，”凯瑞甘纠正道，那只宿主原本转身飞走，因这句话而停了下来。“那个高级圣堂武士是我的。”

“我们都应该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尊敬的刀锋女王，”达格斯训斥般地告诉她，字里行间透着怀疑。显然，凯瑞甘也这么认为，她的骨翼扫起来，擦过宿主的身体，疼得令它抽搐。“我们必须按主宰可能会吩咐地那样去做，如果他会再次发话。”

“那个高级圣堂武士是我的，”她轻轻地重复道，话语中带着力量。“你去对付扎兹的氏族。我会找到神族，并让他们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她咧嘴笑了笑。“如果主宰和我们仍有连接，他会准许这个方案。”雷诺听得出来，她最后的陈述中带着刺，提醒那个脑虫他没有后台。

一段时间里，没有人说话，雷诺几乎能感到那种剑拔弩张的气氛。他想知道，达格斯会被证明是另一个扎兹，公然违抗凯瑞甘的命令吗？

但是达格斯是一个更年长的脑虫，而且明智得多，“如你所愿，”他最终声明道。  
“我的氏族在扎兹的氏族附近，它们会清理掉那些发狂的家伙。”

“很好。”凯瑞甘点点头。“完成之后，找到神族的飞船，并摧毁它。我不会给他逃跑的机会。”她收起骨翼，转身离去。达格斯意识到这儿没他事了，他的宿主也飞走了，大概是回到了他的氏族那里。这里只剩下凯瑞甘和她的那些忠诚的仆从。

“你去哪儿了，小圣堂武士？”她低声道，眼睛缩小了些。雷诺感觉到眼睛里面有种奇怪的压迫感，他认为他看到凯瑞甘朝他的方向瞥了一眼。然后，这种感觉消失了。

“啊，”过了一会儿，她叹息道。“你在那儿啊。”她开始奔跑，骨翼在身后拍打着，使她进入滑翔。她的氏族跟着她，不一会儿便只剩雷诺一人留在原地。他等待着，直到确信它们都跟了过去，才放弃了藏身之处和所有的伪装，向它们追去。

虫族一连跑了几个小时，似乎不知疲倦。它们跳过小的裂缝，绕过更大的那些，最终来到一片广阔的高原。在安提加主星，雷诺和凯瑞甘就是在这样的高原上初次相见的。他尾随着虫族，汗流浹背，气喘吁吁。最后一只虫族跳了下去，落到那片高原上，雷诺及时地滑到一边，停了下来，差点一同掉下去。

神族正等着它们。

他们是塔萨达的神族，足有一百人，被安置在了高原的另一端边缘。塔萨达站在他们前面，靠近这块宽广而扁平的石头中央，高大而自豪。他的目光已锁定在凯瑞甘身上，而此刻她已第一个跳下到这高原，向他大步前进，骨翼因某种预感而张开。

“最终你还是被截住了，小圣堂武士，”她在向他靠近时发出嘶嘶声。她的手弯曲成爪，渴望插进肉里，骨翼也效仿着这个动作。

“这应该是我们的战斗，尊敬的女王，”塔萨达回答道。“在这里面对我，我会亲自将你打败！”在她靠近时，他没有后退，也根本没有移动。她突然停了下来，或许只有五英尺远，而他那双蓝色发光的大眼睛只是冷静地注视着她。

“我正面对着你，小圣堂武士，”凯瑞甘回答道，对他龇着牙，“而你正面对着自己的末日！”她跳向前，像曾做过的那样旋转身体，骨翼在身周旋过，它们的刃口向执行官呼啸而去——

——但这里空无一物。塔萨达已不在那里。

“你在哪里？”凯瑞甘转身环顾，几乎与雷诺同时发现了那个高级圣堂武士。这个神族的领袖正站在她身后十步远处，看起来仍然毫无忧虑。雷诺不清楚他是怎么移动得这么快的，而凯瑞甘似乎对此并不在乎。她弹跳起来，转动身体，然后单脚着地，再次起跳，进入旋转，几乎是跳过了这段距离。多么优美的死亡芭蕾，她的身体变成了呼啸的利刃，一眨眼的功夫便到了跟前。然后她的翼刃找到了它们渴求的血肉。

一只刺蛇的血肉。它已被切成几块，残存的身躯仍在颤搐，同时塔萨达的影象从它身上褪去。

“错觉？”她咆哮着，转过身，对着高原的另一端。她的目光扫过全副武装的神族战士，试着找出她的死敌，嘴唇咧出讥讽的神情“你害怕面对我吗，圣堂武士？”

“只要你继续表现得不出我所料，尊贵的女王，”塔萨达回答道，“我就完全不须要面对你。你的自身便是你最大的敌人。”他的声音在他们四周回荡，但却没有清晰的声源，而在此期间，他的战士也一动不动。

“你不可能躲过我，小神族，”凯瑞甘警告他，眼睛缩小。雷诺感到了那种同样的奇怪压迫感，并意识到她正将精神感知向外延伸。几秒钟之后，她从蹲着的姿势中站直起来，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个狂战士身上。“我知道你在这儿，”她喊着，向她选中的那个战士走去。“我找不到你不要紧，你是他们的领袖，小圣堂武士，我想你不会允许你的手下受到伤害。”她的骨翼从身后伸展开来，沐浴在阳光中。雷诺觉得，在她的翼刃之间，他看到了一种像肥皂泡般的光辉，连接着那些羽刺，在它们之间形成一层模糊的膜，如彩虹一般。

现在，凯瑞甘来到了那个战士面前，冲他笑着。这并不是个友善的笑。而神族仍然一动不动，目光穿过了她，似乎望着远方某处，双手交叉于胸前。她转过身去，好像要对她的虫族发话，它们待在原地，不耐烦地等待着。她的左翼在转身时扫了过去，那道光辉接触到了战士的脖子。他还没发出任何声音，眼睛便突然黯淡下来，头颅滑落在地，从那片高原的边缘滚落。他的身体在一秒后突然瘫倒，血液从曾经支撑头部的地方喷涌而出。

“想让我再杀一个吗？”凯瑞甘喊道，面露笑容，转身对着这排的下一个战士，骨翼兴奋地扭动着。

“等等！”一个排末的战士走向前，装甲和服饰随着移动而变化着，直到最终变成塔萨达的模样，站在凯瑞甘面前，“好吧，尊贵的女王。我在这儿，在战斗中面对我吧。”

“乐意如此，”凯瑞甘咆哮道，向他冲去。

雷诺又一次看到了奇怪的分层影像。他看到凯瑞甘冲向塔萨达，骨翼向他猛击过去，然后那个执行官闪过了这一击。这个神族的领袖没有任何武器，也没有作任何反击，但凯瑞甘似乎总在侧身躲闪着什么。

她又旋转起来，一个骨翼的尖端划到了执行官的胸甲，使他失去了平衡。他没有试着去站稳，在倒地前用一只手撑住自己，双脚蹬离地面，完成了一个后空翻，而后重新站在地上。

塔萨达试着走向前，但突然被猛地掷了回来，砸向他的战士。他们及时地支撑住了他，险些一起跌落。这时，雷诺发现执行官的眼睛睁大了些，或许是出于惊讶，或是出于疼痛，也许两者皆有。

塔萨达又被突然地拉向前，四肢在空中无助地扭动。他被拉到了凯瑞甘面前，两人的脸只有几英寸远。他挥舞双臂，双手成拳，击向她的头，但她的骨翼挡住了这一击，将他定在半空，就像一只大虫子被困在了蜘蛛网里。

这是雷诺所看到的，但并非他看到的全部。因为发生在另一个层面上的，却是另一连串事物。它们与之前那些很相似，但更壮观，更令人兴奋，也更令人紧张。

凯瑞甘冲向塔萨达，挥出骨翼，呈现出彩虹般的光泽。塔萨达的身体突然被一种蓝色的光辉所笼罩。在神族飞船周围，雷诺曾见过这种光辉。

执行官转身闪躲，同时举起一只手来格挡。虹光与蓝光相触，顿时火花四溅。他挥出另一只手，结实的一拳反击，划出蓝色的弧光，凯瑞甘退后一步，架起骨翼，避开了这一击。

她走向前，旋转身体，一只骨翼向他扫去。即使他举起双手来招架，也被掀飞很远，他的光辉暗淡了些。

塔萨达坠向地面，用一只手作支撑，并借助凯瑞甘这一击的能量，向她弹跳过去，右脚部的光辉增强并向外扩展，如同一把利刃，猛击向她的头部。然而她扭到了一侧，躲了过去。

接着，她的骨翼弯曲起来，向前猛击，如投掷的动作。七彩的辉光射向前去，如一张大网，抓住了执行官的胸甲。

凯瑞甘身体后倾，骨翼扫向身后，将塔萨达猛拉向前。他的光辉更加黯淡，尤其是在他们接触的时候。他试着双手出击，将光辉集中到手部，直至双拳如灯塔般明亮，但凯瑞

甘的骨翼挡住了这一击。更多的火花飞溅，然后一道虹光从骨翼中闪出，紧紧地捆住了执行官的双腕。

凯瑞甘举起双翼，塔萨达如同拉线木偶般被一同举起。他的光辉几近褪去，只剩下头部周围的光环。

“现在你是我的了，小圣堂武士，”凯瑞甘柔声说道，端详着她的俘虏。“我应该对你做些什么呢？”她如演戏一般地做出沉思状，一支手指头支住下巴，另一只手插在臀部。过了一会儿，她点了点头。“死亡，我想，但不会那么快的。”接着，她看着其余的神族，就像是刚刚才发现他们一样。而他们仍然一动不动地待在原地。“哦，对了，我把他们给忘了，”她评论道，回头瞥视她的氏族。“杀了他们，”她命令道。“不留活口。”

这些虫族一直都在振翅挠爪，渴望进攻，但女王有令在先，它们不愿抗命。现在，有了女王的准许，它们开始冲锋，将先前受抑制的杀戮欲完全释放出来。雷诺看到一只飞螳俯冲向一个神族，张开嘴巴，掠过这个战士的上空，并折了回来，准备下一轮进攻。它经过时所吐出的酸液蚀穿了他的装甲，蚀穿了他的皮肉，而且显然也蚀掉了他的骨头。他的身躯如散架的拼图般瘫倒在地。一对刺蛇突袭了另一个神族，而异化虫则遍布整个战场，它们撕咬着神族的四肢，使这些战士无法格挡任何攻击。

我得帮助他们，不然凯瑞甘的虫族会将他们屠杀掉，雷诺这样决定。他仍然在靠近高原近端上面一个安全的地点观望。但是他能够做什么呢？他没有步枪，没有装甲，没有后援，只有一把小手枪而已。他责骂着自己为什么没有穿战斗装甲——它会让他无处可藏，但是可以让他之前能轻易地追赶他们，并让他现在在需要的时候能提供一些火力。

雷诺绝望地环顾四周，看有没有什么他可以帮得上忙的。他的视线聚集在那些空中的虫族上，它们漂浮在其他成员上空不远处。飞螳，宿主，还有自爆蝠，在空中等待着女王的召唤，准备加入战斗。那些小巧而迅速的自爆蝠有足够体力飞行数小时，而不须要补给营养，三个宿主大致排成一排，飘在高原的另一侧。那些自爆蝠成排地被安置在宿主身后，饥渴地等待着进攻的命令，时刻准备冲向敌人，引爆自己。

这样的安排突然给了雷诺一种奇怪的直觉，他又往回瞥了一眼，但还是没弄明白这直觉是什么。于是他只好作罢，将注意力转而集中在虫族地面部队上，它们正快速地解决着神族部队。神族战士比一般人类更高，更强壮，也迅速得多，更别说和虫族比了。他们有着久经考验的装甲，足以抵挡一般虫族爪子的攻击；同时，他们的能量刀足以轻易地切开

虫族坚硬的表壳。在一场公平的战斗中，神族能轻易取胜。但现在他们严重地数量不足，每一个战士遭到三至四个虫族的围攻，虫族用数量上的优势淹没了他们。已有几乎一半的神族倒下了，同样的命运也将降临在残存的那些战士身上。

雷诺希望他能做点什么。他喜欢神族——至少是赞赏并尊敬他们。而且在这段艰难的岁月里，他需要所有他能找到的盟友。总有办法可以扳回败局。但是这需要重武器，而它们却在营地；或者是高爆炸药，每次他们使用时都倍加珍惜，并且——

当雷诺想到炸药时，他猛然抬头凝视着那些虫族的空中战士，尤其是那些宿主。就是它了！他意识到了什么。那个受凯瑞甘指挥的脑虫，年轻而又无名，他缺乏达格斯甚至是扎兹的那种经验。这个新生的脑虫不知道去让他的部队间保持距离，尤其是那些空中单位。

雷诺掏出手枪，架在身前的石头上，稳住枪身。他仔细地瞄准，缓缓地吸气，再缓缓呼出。三点已成一线——

——他开火了。

他一连开了三枪，不清楚是否足够。但事实上已经够了。

第一枪击中了最远的那个宿主，使它痛苦地扭动着。第二枪由于这个生物的动作而未命中，而第三枪打在了第一枪的弹孔旁，扯开了伤口。这个宿主被突如其来的攻击击晕了，摇晃着飘向后方，无法控制自己的飞行——

——然后猛地撞向了它身旁的宿主。

压住了停在它们之间的那些自爆蝠。

巨大的爆炸将雷诺掀飞，手枪撞到了他的脸上。他脑袋嗡嗡作响，脸部抽痛。但他在这块高原上所造成的破坏却远远不止这些。自爆蝠是虫族的自杀式袭击者，生来便是为了在碰撞中爆炸。它们爆炸时的威力，足以摧毁一艘穿梭机，或是一架作战飞船，只需几只便可破坏一艘星际战舰的船体。这儿曾有一排自爆蝠，第一只的爆炸加剧了其他自爆蝠间的碰撞，最后这里便只剩下了血肉和骨头。而且，这块高原上的坚硬岩石反射着冲击波，给待在附近的倒霉鬼造成更大杀伤。

虫族受到了最为惨重的打击。与神族相比，它们数量更多，且没有装甲的外部保护。异化虫们和两个宿主一样，直接被炸得粉碎。飞蝗、刺蛇和雷兽有着更厚的外壳，但最靠近爆炸中心的那些也被撕得粉碎，离得较远的那些则也都满身伤痕、肢体残缺了。

神族部队也并非未受损失。爆炸突然袭来，将他们中的一些掀下高原，撞在下面的石头上，粉身碎骨。对于最靠近爆炸中心的那些神族，无论是他们的装甲还是他们的肉身，都被撕得粉碎。整个神族部队就像是被狂风卷起的树叶，在空中飘飞。

甚至连凯瑞甘也未能逃过这一劫。

她背对着她的氏族，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她的俘虏身上。爆炸使她丧失了全部武力，并使她跪倒在地上，她的骨翼向前刺去，使自己不至于撞在石头上，看上去就像蜘蛛的腿。

这个动作解放了塔萨达。他也被冲击波掀飞，但用一只手抓住了高原的边缘。他在那儿挂了一会儿，然后高举另一只手，像曾做过的那样伸展身体，以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腾空而起，直立着轻落在地上，面朝这混乱的景象。

片刻间，执行官思考着眼前的景象，眼睛扫了一眼雷诺的那个方向。他已爬回了原先的位置，并观察着发生的这一切。他觉得他看到塔萨达朝他点了点头。接着，或许是收到了高级圣堂武士的命令，那些仍活着的神族战士迅速抓起他们倒下的同伴，全速跑向高原的边缘。之后一秒，他们停在那里，远处的石头映衬着他们的轮廓。然后他们一起跳了下去，动作如同一人，消失在下面的峡谷中。

“不！”凯瑞甘咆哮道，骨翼弯曲，并从身后从身后伸向脚部。她瞪着那个塔萨达跳下去的地方。“你不可能这么轻易逃过我的，小圣堂武士！”然后她跑向边缘处，骨翼在身后轻拍着，跳了下去，似是滑翔又似是坠落，追逐着她的猎物。

她那些活下来的爪牙聚集在一起，跟着她，时而攀爬，时而跳跃，又时而飞翔。不一会儿它们就都跟了过去，又只剩下雷诺一个人留在原地，查看着他造成的破坏。

“作为一天忙活的结果，这不赖，”他承认道，小心地擦了擦脸上的划伤，咧嘴笑着。他救了执行官的命，至少目前如此，同时也救了他的一些手下。如果这都不能博得他的好



感，那就没什么可以了。他想躺下来休息会儿——他仍因追逐凯瑞甘而疲惫，而现在又因爆炸而受伤。不过他知道，他必须得使那个虫族氏族一直处在他的视线中。

“好吧，好吧，”他对自己轻语道，将手枪放回套中，站了起来。接着，他叹了口气，又开始尽可能快地向高原和下方的山谷前进。他尽全力用眼去看，用耳去听，寻找任何他正决意跟随的外星人的踪迹。

## 第 13 章

对于雷诺很幸运的是，凯瑞甘并不想隐藏自己的行踪。事实上，事情完全相反——她想让塔萨达知道她是来找他的。不管怎样她找到了援军，很有可能是从其他部族招来的。她的宿主、飞蝗、自爆蝠在头上像寻找尸体的秃鹫般盘旋，确定她的位置非常容易。

不幸的是，她的移动也非常的迅速。比没穿装甲的人类快得多。雷诺再一次诅咒自己为什么没带动力装甲，发誓不再犯同一个错误。

现在的情况是，他在追虫群，虫群在追神族，而在他们停下来之前他不可能赶得上。他知道可能只有等到这场追逐结束他才有机会。他不确定他们究竟会去哪里，但知道必须跟上他们。也许塔萨达可以等，但他确实不知道就算等到了他的单发手枪又能做些什么。他怀疑凯瑞甘或者她的脑虫部下会不会第二次中同样的计谋。但他知道他必须看看发生了什么。也许只是他觉得他必须靠近凯瑞甘并且留意她的情况。或者是至少要有人看看她的暴行。

凯瑞甘速度不慢，但神族也如此，塔萨达明显需要时间来重整队伍，研究一下目前为止的情报。执行官和他的部队消失了，留下凯瑞甘愤怒地吼叫，双翼和利爪刮擦着岩石，留下深深的痕迹。雷诺隔着两座山谷都能听到她的叫声，减缓了他的步伐。这不是出现在它们面前的好时机，这些家伙正渴求着鲜血。没有了真正的猎物，他会是个不错的替代品。

他走过岩石时，尖叫和诅咒突然停止了。他还是被发现了？他觉得他和它们的距离不足以使那些空中的虫族注意到他，但鬼知道它们有什么样的视力。他平躺在石头上，一动不动，凝神谛听。

“我们碰到了什么？”是凯瑞甘，她正在愉快地低语。见鬼！雷诺知道她看到了猎物，而他不认为那会是塔萨达。雷诺的手滑向手枪。如果虫群真的扑上来，他会尽量干掉几个。虽然这并不会有多大不同，但至少可以不让他觉得自己是个废物。

“不是圣堂武士，不是他们，” 凯瑞甘自言自语，骨头擦过石头的声音说明她正在移动。是声音越来越大了？还是他只是在幻想？“但也一样。” 她说。他几乎能听见她的愉悦。

“出来吧，小子，” 她低声说。“来玩玩啊。我的部族正渴求鲜血，而你们提供了不错的目标。出来，小神族。告诉我为什么你和你的同类气息不同。”

神族？雷诺出了口气。至少不是他。但等等——气息不同？只能是他见过的另一种神族，干掉扎兹的那个奇怪的神族。

泽拉图。

刮擦声仍在继续，但不再变大。雷诺冒险地从石头走开，打量四周。虫族仍在一个山谷以外。他爬上小山，因为手放得离一条蒸汽裂缝太近轻轻骂了一句。在快要到山顶的时候停了下来，用一块小石头做掩护。

凯瑞甘站在下面山谷中狭窄的平面上。她的虫族围绕着她，愤怒地为了延迟而吼叫，也为了新的猎物的出现而兴奋。从这里他可以清楚地看见它们并且可以轻易辨别出凯瑞甘的双翼，一开一合，难掩兴奋之状。她正看着山谷边缘的一个洞口，似乎在对着里面黑暗的空间说话。

雷诺什么都没看见，但过了一会凯瑞甘点了点头。“别浪费时间去伪装你自己了，小神族，” 她向着空气警告，“虽然我看不到你可我能感觉到。现身吧。”

泽拉图在他面前出现，距离不到 40 步，身后是他的暗堂武士。他们一定也用了追逐扎兹时的技巧，雷诺以前曾经看见过。这并没有骗过凯瑞甘，但暗堂武士并不见得在意。事实上，泽拉图边往前走边点头，那是平等对待的标志。

“参见虫族女王，” 神族吟唱道，他的字句在雷诺脑海中回响。开始的时候听起来冰冷而干燥，但同时也展示出了隐藏着的力量。“我是泽拉图，暗堂武士的执政官。” 他向她鞠躬，深深地，优雅地。这似乎逗乐了凯瑞甘。“你的到来已经预先被知会。”

“是吗？” 她问道，甚至连雷诺都能看到她唇上挂着的笑意，就像听到她的声音一样清晰。“他们是怎么说我的，执政官？”

“你是高潮的一部分，”神族回答道，“但并不是结束。”他的眼睛明亮地闪耀起来，凯瑞甘似乎被眼神给定住了。她的整个虫群都没了动作，被执政官的眼神和预言所束缚。

“汝将展示必经之道，失效的古之信仰亟待重组。”他吟唱道，对雷诺来讲听起来好像那个神族是在读一篇什么地方的文章，或引用神圣的祭文。“你并没有上帝之手，但你的存在提供了必需的指引。”

“高潮，”凯瑞甘重复道，举起手凝视着它们，手指完全伸展开，爪子在即将消失的黄昏中闪闪发亮。“这确实不是手。”她抬起眼看着泽拉图，笑容变成了掠食者的，“但就算如此，执政官，至少它们会成为你生命的高潮。”她开始移动，向前跳，双爪猛击过去就好像要撕开一扇窗帘——或者一个身体。

任何人类都会被那样的攻击撕成碎片，雷诺知道，他有点战栗。就此而言，他怀疑大部分神族也会一样的被撕裂，凯瑞甘的利爪撕开他们厚厚的闪光的盔甲和撕纸没啥区别。泽拉图的肉似乎没啥不同的，也没有更多的保护。

但爪子袭来时他不在那里。

他已经闪开了，在一股怪异的影子状的黑雾中跳舞一般退到了后面。他的腰里出现了那把闪光的绿色刀刃，这把刀曾终结了扎兹的生命。

“那就这样吧，”他声明道，字句在岩石间回响，使几只虫族趴在地上不住地颤抖，“我们应该打上一场。”

就像看凯瑞甘和塔萨达的战斗一样，雷诺看到了两场互相重叠的战斗。两人变换了位置与姿势，但并没有变换动作。他模糊的意识到虫族已经从凯瑞甘攻击时进入的麻痹中恢复了过来并开始攻击暗堂武士，但他的眼睛仍锁定在两个首领及他们的私人战斗上。甚至其它的虫族也表现出对女主人安静地打上一场的愿望的尊重而不参与。

泽拉图跳向她，快要到近身的时候奋力一跃跳到她头上去，刀刃向下刺出。她的骨翼挡住了这次攻击，不住地挥舞，翼尖缠住刀刃并将之拨开。然后它们展开，翼尖放平准备从两边刺过去。但泽拉图扭过身躯，轻轻躲过这次攻击。他在她后面着陆，转过身来面对她，手臂上举，随时准备攻击。

太阳就在这一刻滑下地平线，阴影从地面上生长出来，将执政官包裹在里面。黑暗在他周围愈加浓厚，把他包裹起来，只剩一双闪亮的眼睛清晰可见。雷诺非常努力地去看，但看得出来的只有执政官的刀刃，闪着一团微弱的光，或者不如说只是比周围稍微淡一点的黑暗。即使那团影子干扰到了凯瑞甘，她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相关的迹象。她只是旋转着冲向她的敌人，双翼如刀刃般斩出，切开了那团黑暗。一团邪恶的黄色光芒包裹住她的翼尖，驱散了阴影，留下了闪着微光的轨迹。

泽拉图也没闲着。他绕过了他的对手，在阴影中侧移。但这团影子似乎确实影响到了凯瑞甘，她并没对此作出反应。当他们平行的时候他再次攻击，一只手臂扫下，另一只则上移以控制她的翼刃。

这一击之下凯瑞甘愤怒而痛苦地尖叫，双翼本能的反应并卷曲，泽拉图被击飞到一边。他跌跌撞撞地后移，几乎无法立足。但他还是恢复了过来。骨翼刺向他，翼尖直指他的双眼，他则提起刀恰好格挡了这一击，双方的刀刃交叉在一起。他抓住下侧的骨翼并把它扳上来，把它和其他的部分捆在一起。这时，他的手臂完全伸展开，而那些骨翼还在他头上。泽拉图猛地将手臂抬起，刀刃直逼凯瑞甘未被保护的身体。

但他忘了另一侧的骨翼。凯瑞甘转过来面对他，那第二块骨翼在她身前卷成一个屏障，泽拉图的刀刃只是轻轻滑过。然后它们愤怒地展开，翼尖向下瞄准以刺穿他的手臂。雷诺感到执政官在痛苦地颤抖，意识到神族遭受了一次精神攻击。

现在凯瑞甘先前被扳上去的那一只骨翼也刺穿了执政官的肩膀。他被束缚在她的双翼之间，手臂活动的范围不足以使之进行攻击。凯瑞甘把他提起来，但又维持着一个安全的距离。鲜血从穿孔处滴落下来。

“打得不错嘛，小神族，”她承认道，一只手指慵懒地在骨翼上游走，舔掉滴落在上面的血液或者脓水。“比你的执行官朋友干得好。但我，是刀锋女王！”她前倾，两张脸只隔几英寸，“你打不过我的！”

“战斗并不只靠力量进行，”神族告诉她，不再挣扎，“你确实很强大，但并非不可战胜。”

“我打败了你。”她指出，而泽拉图的回答只是一声轻轻的笑，身体随着笑声有一点点抖动。这样做似乎并不会伤到他的身体，至少执政官没有表现出这一点。

“你的确赢了这次战斗，”他同意道，“但这可只是我们的第一次战斗。下一次也许就不会这样了。”

“下一次？”凯瑞甘好奇地打量着他，雷诺可以看出她的迷惑。她已经把神族控制住了，他无计可施，如同待宰的羔羊。“什么‘下一次’？你的生命结束了，小神族。”她说道，一只爪子扫过他的脸，在厚厚的皮肤上划出一道浅浅的沟纹。“我肯定会杀了你，你的生命到此为止。”她向后望了一眼，雷诺也看了看，在战斗开始后第一次看到整个山谷。虫族的尸体摆满了整个山谷，但神族的尸体却也到处都是。泽拉图开始的时候也许有一百来个暗堂武士随行，但现在也许只有一半的数字了。而且，他们在数量上处于极端劣势。

“你的部队被彻底压制了，”凯瑞甘指出，重新看着泽拉图，“我的族群会一直杀到最后一个，就像我干掉你一样。查尔星将摆脱你的暗堂武士，还有你。那么，告诉我，下一次战斗将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你们神族的天堂或者类似的东西么？”

泽拉图似乎并不害怕他或他的手下此刻的处境。“你过于自信了，”他告诉他的监禁者，“这样的错误在年轻而强大的人身上是很正常的。但它会带来危险的后果，比如死亡。”

现在凯瑞甘的笑容转换成了皱眉，紧咬着牙齿。“别对我说教！”她叫道，唾液星子四溅——雷诺注意到有几滴溅到了她的神族囚徒身上，烧蚀了他的皮肤。“我不是弱者，不是未经受战火洗礼的年轻人！我是刀锋女王！我就是你的死亡！”

她的双翼互相向对方刺过去，试图刺穿泽拉图。

但就在她移动的时候，由她的光芒和最后的阳光所带来的阴影突然降了下来，就像一床厚重的毯子。泽拉图消失在里面，完全无法分辨出来。

凯瑞甘的双翼就这么刺过去，互相撞出格格的声音，完全不受上一刻还被她挟持的那个人身体的阻碍。

“不！”凯瑞甘的叫声在山谷间回响，声音之锐利足以击碎岩石。雷诺赶紧捂住耳朵，很肯定里面已经流血了，但仍然将目光锁定在下面的战斗上。泽拉图做了什么？一秒钟前他就像只被蜘蛛捕获的苍蝇；一秒钟后，他不见了。

那是他吗？雷诺觉得他在凯瑞甘旁边的阴影中看到了一团微光，闪亮的小点很像执政官的眼睛。在那下面他看到了另一团光，更长一些，像是他的能量刃。不过那也可能是幻视。他能确定他看到的，是所有的暗堂武士都随着他们的首领退入了黑暗，留下虫族一方在战场上向着阴影徒劳无功地攻击。神族消失在了夜里。甚至那些倒下的战士都走了，以灵魂的形态。就好像这场战斗从没发生过，如果不考虑满地的虫族尸体的话。

“你们这些神族懦夫！”凯瑞甘叫道，双翼在身后愤怒地舞动。它们的尖端上仍沾着泽拉图的血。“我战胜了你们两个，而你们两个都像被丧家犬一样滚了！站在这里跟我打！像个真正的武士一样面对你的失败和死亡！”没有回应。她转而向一块石头泄愤，双翼切进去，猛地散开，使那块石头碎成一团灰尘和石片构成的云雾。这也没有消除她的怒气，当她转向她的族群时有几只虫族被女主人的杀气吓得直往后退。雷诺也慢慢地后退，很高兴他在安全的山顶上。就算她看到了他，他可以跑，也许可以赶在虫群扑上来之前在下一座山谷里消失。至少他希望如此。

凯瑞甘仍然在咒骂她的神族对手，侮辱他们的荣誉和勇气，但如果她指望这可以刺激他们跳出来攻击她，她显然用错了方法。在几分钟的语言攻击并把整个山谷都刻划过一遍之后，她放弃了。她站在那，胸部因激动而挺起，双手紧握成拳，双翼在她身后展开。雷诺发现他从未见过比此刻更美丽——或者更致命——的凯瑞甘。

“我们现在怎么办，主人？”一只宿主问道，飘得离她近了一些，但很明智地躲在了她双翼的攻击范围之外。雷诺知道这是那个脑虫在通过他的手下询问。

“猎杀，”她咆哮道，“查尔是我们的。这些神族不可能永远躲着。我们会找到他们，会干掉他们所有人。然后我们把它们的尸体放在最高的山上，让所有人知道违逆我的下场！”

“我们先搜索谁？”宿主问道，“刚刚逃掉的那个还是我们之前战斗的那个？”

“同时。”凯瑞甘回答道，一股笑意浮上她的嘴唇。“召唤剩下的族群，”她指示道，双翼像一件大衣缠绕在她身旁。“全都找来。我们会横扫这个星球，摧毁任何胆敢站在我

们前面的人。”她向上望，目光直指雷诺，雷诺知道这是在警告他。她知道他在这里！她刚才的警告意图十分明显：他和他的手下也不过只是一个类似于神族的目标。

我必须得离开这里，雷诺意识到，在石头后面腾挪，我必须回到基地警告其他所有人。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凯瑞甘和我们所有人开战了。

但在他能够动身之前，他听到了一个充满敌意的声音。吱吱，咔咔，嘶嘶。那是尖刺和利爪以及有爪的足在石头上擦过的声音。虫族来了！他们正在从下一座山谷上来，目标显然是他。

凯瑞甘和她的虫族在他前面，后面的数量也只是越来越多。他陷入了绝境！



## 第 14 章

雷诺试图寻找其他能作掩护的东西。但是这座小山上没有比他现在藏的更大的石头了。熔岩侵蚀了查尔的绝大部分地表，勾勒出一副独特的地貌，这座小山也被像是变硬的果汁一样的熔岩覆盖着。它的质地并不十分坚硬——上次爬上来的时候他曾经把脚陷进去过——出于绝望，他解下了他的枪，开始用枪的前端在石头旁边的熔岩上挖洞。几分钟内他就挖出了一个小裂缝，里面掏成一个口袋状，把他自己塞了进去。他把自己圈呈球状以后刚刚好能藏进去，他的脑袋大概有一英寸左右露出在小山上。石头的影子落在他头上，他希望这能有点帮助。接下来没什么可做的了，他只有静静等待，祈求没有虫子能注意到他。

虫子的声音越来越近，他恨不得把自己整个都缩进地里面去，只要随便一只虫子注意到了他，它就会警告剩下的。他们会把他从地里刨出来，就像从他妈的菜园里拔出胡萝卜一样容易——他不敢再往下想了。

虫子们来到了小山上，他可以从身边熔岩的振动中感觉到它们的重量和动作。他不敢有任何动作，但脖子后面的刺痛提醒着他，他已经被发现了。

“脑虫，”他听到一只虫子嘶嘶作响，声音令人不安的靠近，“那是什么东西？就在——”

“达格斯！”虫子的询问被一声咆哮所打断，雷诺立刻听出了这是谁的声音。凯瑞甘。从回音判断她还在山谷里。“你好，脑虫！过来跟我谈谈，你和你的氏族。我有个奇怪的发现。”

“我会的，刀锋女王，”脑虫回答道，它的声音带着奇怪的回声，雷诺意识到它正在通过一只在山坡上的宿主说话。当然了，那个臃肿的生物自己没法跑到地面上来。“我和我的人这就过去。”

虫子的嘶嘶声在雷诺耳边越来越响，随着他们翻越小山下到峡谷里而渐渐变弱。他对自己的幸运难以置信。刚才某个虫子已经注意到他了，他很肯定，它正要向其他虫子报告

他的位置。凯瑞甘救了他。他慢慢爬出裂缝，藏回石头后面，他的心里感觉到了奇怪的挣扎。她知道他在那？这仅仅是个巧合，还是她故意的？

他再次向山谷里瞧去。山谷被凯瑞甘和达格斯的氏族填的满满的。凯瑞甘依旧站在靠近中间的地方，而达格斯的宿主在她不远处盘旋着。

“塔萨达并不是查尔上唯一的圣堂武士，”凯瑞甘告诉达格斯，她的翅膀抽动了一下，她已经等不及再次开始狩猎了。“另一个圣堂武士，泽拉图。”她顿了顿。“他有些不同，”她皱起眉头想了想，承认道。“不同于泰瑞萨或是其他任何我听说过的神族，当然也不同于任何虫族。他的力量更强，但很黑暗，十分黑暗。”接着她笑了笑。“尽管如此，他对我来说不算什么。他的诡计救了他，但仅此一次。我们需要——”

“等一下，我的女王，”达格斯打断了她，就算从雷诺这个位置也能清楚地看到凯瑞甘的眼睛眯了起来。她从以前开始就不喜欢别人打断她，很显然现在也没变。“马上要有比追击那些神族更重要的事要做。”

她的翅膀轻微的卷起来，除此之外凯瑞甘没表现出她的不满。“什么事，达格斯？”他的声音中没有多少敬意，但已经比对待扎兹有礼貌的多了。很明显。她尊敬这个脑虫。

“是关于扎兹的死亡的事，”达格斯指出。“之前从没有人能做到，切断了脑虫和主宰的联系。我们必须分析他是怎么做到的以便将来有所对应。”

凯瑞甘表示同意。“是的，这确实是一个大问题。我们有什么收获了？”

“主宰正在亲自研究这个问题，”达格斯重复道。“它最近专注于此。很快它就会解开这个谜团。”他的声音变了，变得更平静，甚至于更满足。“至于扎兹的氏族，他们已经不是问题了。”

“很好。”凯瑞甘依旧放不下她一直在追杀的神族。“神族的飞船怎么样了？”

“我们已经摧毁了它们，”达格斯向她保证，凯瑞甘惊讶的看着他。

“它们？”她问道，但紧接着她点了点头。“哦，没错，当然了。那些新的神族不是跟塔萨达一起来的，因此他们有自己的船。”

“两艘船都已经被摧毁了，”达格斯重复道，雷诺感到一震心慌。他本来寄希望于塔萨达能把他们带离这个满是灰的星球。但现在神族自己也被困住了，泽拉图也一样——现在唯一能离开这的只有虫族了！

正在雷诺寻思替代计划的时候，一种奇怪的敲打声从天空传来。一瞬间，所有虫族都安静下来，只有宿主仍旧在空中游荡。在一片寂静中雷诺想他可能是听到的是蒸汽喷出的声音要么就是远处火山喷发的声音。

突然寂静被一个恐怖的，滑腻的声音所打破，那个声音通过他的大脑传入他的骨头，让他浑身打颤，他睁不开眼睛也说不出话。这是虫族的主宰，主宰。

“注意了，”他大声宣布，它的声音震动着山谷，“我从休眠中醒来，再次执掌全体氏族！”它的狂喜让人无法忍受，雷诺蜷缩起身体，害怕得抱住自己头。“狡猾的神族敢于挑战不朽的主宰，”主宰宣布道，它的每个字都像是神族毁灭的宣言。“杀死扎兹的神族不像之前我们面对过的任何敌人。那些暗堂武士散发出的能量与我的非常相似。正因为这样他们能伤到我。”现在雷诺理解了，通过他自己的痛苦，为什么主宰听起来非常愤怒。损失任何一只虫子都是微不足道的。但在泽拉图杀死扎兹的时候同时也伤到了主宰，这令它极为狂怒。

虫群共享了主宰的狂怒，经管他们依旧保持寂静，但雷诺能感受到山谷里的紧张气氛。一旦主宰解放它们，它们就会变成一帮疯狂的杀手。他知道他必须躲得他们远远的，他可不想成为他们的第一个牺牲品。

“但是，”主宰在继续，但它的声调从愤怒转为了快乐，“他们的傲慢导致了他们的失败！”雷诺专心的听着，他很好奇也很恐惧什么能让虫族领袖这么高兴。“在那个刺客泽拉图暗杀了扎兹的时候，”主宰宣告道，“我碰触了他的思想，从而了解他所有的秘密。”主宰的声音变得激昂，它强大的力量就像一根长钉钉入雷诺头部，他的血从鼻子和耳朵中涌出。“我从他的记忆里得知了神族的母星，艾尔的秘密位置！”

虽然看似山谷里的虫族被这个消息搞糊涂了，但雷诺能感受到他们的兴奋。它们能分享主宰的快乐，而主宰现在正在狂喜之中。

幸运的是，主宰迅速解释了他为什么这么高兴。“这么长时间过去了，我的孩子们，”它告诉它的虫群，“我们的探索已经结束。很快我们将直接攻击艾尔！”

雷诺终于明白了。他记起第一次在玛萨拉上遭遇神族的时候，他们十分憎恨虫族。很明显虫族也是。虫族也同样憎恨神族，至少主宰是这样——它每时每刻都在搜索神族的家园以便攻击并摧毁它。而现在，拜泽拉图的攻击所赐，主宰知道了它的位置。

雷诺不知是该高兴还是该难过。就一方面来说，虫族从人类的居住圈离开是件好事。而神族有能力击退虫族——一个全是塔萨达和泽拉图这样的人的世界，在自己的地盘上战斗力得有多强？但从另一方面来说，神族不会欢迎有人打到他们家门口的，而虫族可没打算警告他们。他敢肯定，主宰会立刻送去他这里所有的氏族，而且他也无法想象神族有足够的人数来对抗整个虫群。一旦虫族扫平了神族，那又由谁来阻止它们呢？谁能从它们的侵略中保护人类呢？

但现在他什么都做不了，他自己的问题还没解决呢。

“准备好，我的虫群，”主宰命令。“我们马上启程前往艾尔。”

“我想留在这里，父亲。”凯瑞甘开口了，这并不出乎意料，但就算是她自己的氏族也对她的傲慢感到震惊。“我还没解决塔萨达和泽拉图的事。”

“我希望你作为这次进攻的先锋，我的女儿，”主宰告诉她，虽然它的声音听起来很平静，但它的命令是不容置疑的。但凯瑞甘没有退缩。

“这是我的荣幸，父亲，”她回答道，“如果您认为合适，我会高兴的接受任何位置。但必须有人惩罚这些胆敢踏入我们领域的神族，他们还杀了我们的兄弟。”她看起来对扎兹的死感到很遗憾，但雷诺可不这么想。他对她的演技表示敬佩。她表演的很完美。“我会亲手复仇，父亲。解决完这件事后我会去艾尔加入虫群。”

片刻之间山谷里一片寂静。所有的虫族还有雷诺都秉住呼吸等待着主宰的回答。

“很好，”他最终回答道，气氛立刻松弛下来。“你将留在这里，我的女儿，解决这件事。这件事结束后，无论如何我希望你到艾尔执掌这支部队的指挥权。”

凯瑞甘鞠了一躬，她的翅膀扫过了地面。“紧遵你的命令，父亲，”她的声音就像是一个顺从的仆人，但她脸上的微笑显示她很高兴能如愿以偿。

那个声音消失了，随着头上压力的减轻雷诺送了口气，而下面的虫族再次开始了移动。

“你是否需要帮助？”达格斯通过它的宿主询问凯瑞甘。但从他语气里听出他已经知道答案了。

“感谢你的盛情，高贵的达格斯，”她回答，“但我有能力独自清理这些好管闲事的神族。”她对他面前的宿主点了点头。“你该加入虫群并准备好前往艾尔。”这明显是打发了事。

脑虫并没有反击，要么他就是很好的隐藏了自己的感情。“很好”在他的氏族集结到他身边的时候他只说了这么一句话。雷诺蹲了下来，以便随时钻回到那个洞里去，但达格斯的氏族从山谷的另一边离开了，他松了一口气。

“希望你的狩猎硕果累累，”在他的氏族消失在之前，它留下这么一句话。“尽快加入我们对神族家园的攻击中。”

“我不会加入，”凯瑞甘嘀咕道，她目视着其他氏族离开。“我会领导。”她的声音很轻，但足够雷诺听到了。

“现在，”在达格斯氏族的最后一只虫族消失在视野后，她召唤她的氏族。“狩猎继续。”她转过身，扫了一眼小山，一瞬间她瞥了一眼雷诺躲藏的地方。“我的猎物不会知道什么攻击了他们。”雷诺意识到她并不是在指神族。

这足够了，他认为。快离开这，他从背面趴下小山直到他确认他不会在山谷里的虫族看到了。接着他滑下小山，直到落到小山底部并摔了个跟头。他迅速爬起来并开始玩命地跑希望躲得离虫族越远越好。他今天看到了很多也学到了很多。现在是时候离开这该死的地方了，在他的好运用光并被他们找到之前。如果他死了，他所得到的信息就什么用都没有了。

雷诺一边跑一边考虑今天发生的事。他看到塔萨达和泽拉图对抗凯瑞甘——而他们俩都失败了。他不敢相信他所看到的，但这并不是幻觉，虽然不切实际但却是真实的。他获

取了许多关于虫族的信息，他们首领的不朽，和他们新发现的弱点。他还发现了虫族最想得到的事：找到并摧毁神族的母星。

很不幸的，同时他还发现，神族的飞船都被摧毁了。或许他们能修理。或许，他寻思，它们的零件可以互相替代！虫族没有工程头脑——它们可能在攻击飞船的时候并不关心的它的关键部位。或许他们只是造成了表面的伤害，或许没有伤到重要的部位，比如引擎。这值得去试试。

当然，这意味着和神族谈判。和两拨人。至少塔萨达会听他说的，他泽拉图就不一定了。暗堂武士有点吓着他了，就像小时候听鬼故事一样。但是接下来，虫族比任何恐怖的故事更可怕，而他们是真实的。他很高兴自己和其他人在一起，厄运没找上他，他的人也远离虫群。

但是首先，他必须找先找到他们。

## 第 15 章

“因此全部的虫族都走了吗？”

这是卡维兹在他和艾伯娜西听雷诺说完见闻后最先问的。雷诺没等到下一个夜晚，当他拖着身体回到营地时已经是黎明了，很快他便瘫倒在了帐篷里。他为他首先进入室内感到庆幸——这大概是他最后为领先他人一步能做的，也是他为了保持呼吸所能做的。雷诺在白天睡的像死一样沉，直到他听见有人在帐篷外摆放水壶和碟子的敲打声才再次醒来。到太阳落山的时候，他感觉到又像个人了。在找到两名副官前雷诺花了足够的时间洗脸。他甚至没有做梦，他太累了。雷诺惊奇的感觉到他很失落，他和凯瑞甘在一起的幸福幻想已经不复存在了，这着实令人沮丧。但与此同时令人欣慰的是很快他便开始憎恨再次经历它们。

“几乎全部，”雷诺马上订正了卡维兹的话。他们再次进入了穿梭机，他现在靠在一堵墙上，一杯冒着热气的咖啡正在手中摇晃。那香气与温暖如同他需要的一般恢复着他的能量。他没有坐下，因为他不能相信自己而再次倒退。“我们仍有一个氏群值得担心，”雷诺警告他们。“而且它们只关心一件事——杀死在这颗岩石星球上的每一个非虫族生物。”

“但它们在追击神族，对吗？”艾伯娜西坐在位子上问。“你提到过它们希望神族被消灭。”

“它们的确在猎杀神族，”雷诺同意道。“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会单独留下我们。我认为如果它们同时看到了我们和神族，它们会去神族那。但如果它们只看见我们，它们会很乐意解决掉我们。”

“我们有战斗装备，”卡维兹指出，“我们能持续战斗。如果只有一个氏群，我们将不必担心援军。我们能削减它们，甚至消灭他们。”

“我们能这么做，”雷诺同意道。“但那将以什么为代价？我们将失去多少人？”他摇了摇头。“如果我能，我宁可不用战斗的情况下带这你们离开这个大灰球。”他快速

的喝了一口滚烫的咖啡，露齿而笑。“当然，如果我们不得不战斗那么等待我们的将会是几场光荣的胜利。”

“我们现在该干什么，长官。”艾伯娜西看上去很焦虑，雷诺没有责备她。她是一个优良的战士与称职的领导者，但不确定的战斗总是很棘手。雷诺在这之前见过很多。给一个士兵一把武器和一个目标，他会做的很好。但告诉他一些不确定的像“证明你的价值”或是“保护这片土地”，他就会碰上麻烦。士兵需要具体方案，何时，何地，谁，干什么。不幸的是，雷诺没法告诉他们这些。他没做过士兵——他过去是个治安官。他以前不得不回顾他的经历并在这些零散的事件中创造他自己的具体方案。他现在得再次这样做。

“检查所有的机械，所有的物质，所有的武器和装备，”雷诺告诉他们。“开始囤积食物和水，而不是我们带不走的東西。把我们得到的东西分类放进小包，每个伞兵带一个。我希望能在通知完的片刻准备好离开这。”它也许会去那，他知道。如果虫族污染了他们集中的穿梭机，那么就算他们有装备甚至也无法解决掉一个氏族。他们最好离开并消失在群峰中，就像神族做的那样。

对于他们，寻找神族是第二重要的事，仅次于他们的安全。“我们需要找到那些神族，”雷诺自言自语道。“找到哪一批无关紧要，虽然我更希望是塔萨达。我已经见过他了，也许他不是最友善的，但起码他并没杀我。这是很重要的。”雷诺笑着对卡维兹和艾伯娜西说。“不要尝试偷他们的飞船，特别在他们比我们多的时候。我们该请他们让搭个便车。”

“可他们双方的飞船都被毁了，”卡维兹提醒他。

“或许是，或许不是，”雷诺答道。“我们会检查它们，看看它们的损坏程度。我们也许有能力挽救一些部分。”

“即使这些飞船已经残破不堪，”艾伯娜西说道，“我们也可以把他们的引擎用作应急装置放进我们的穿梭机。”

他们环视周围，想到了那个小逃生舱。它在降落中出奇地幸存了下来，外壳还完好无损。一个引擎和一个机翼已经不见了，另一个引擎也严重损坏了，但如果能装上神族的引擎，也许能飞。



“值得一试，”雷诺同意道，“重要的事先做。我们去找神族商量合作。”他注意到卡维兹在颤抖。“有什么问题吗？”

“我只是不喜欢与外星人的合作的想法，长官。”这位年轻的副官答道。

“我也一样，”雷诺承认道。“但现在我们需要有人帮我们离开这，就算是一条疯狗能帮我，我也愿意跟它睡在一起。”

“你认为他们会帮我们吗？”艾伯娜西在他们站起来准备走出穿梭机时问道。

“我不知道，”雷诺坦白道，一饮而尽剩下的咖啡。“不过我会最为礼貌地请求他们。”

雷诺用了几乎一个星期才再次找到了神族的位置。为了躲避凯瑞甘和她的虫族，两队神族都来到了地面上。雷诺好几次瞥见了神族战士沿着山脊滑下，好几次看见他们静静的通过小火山，或者是看见他们穿越灰烬组成的沙漠。但每次都仅仅是一瞥，当他再看时神族已经不见了。虫族显然一点成绩都没有，他不止一次的听见了凯瑞甘愤怒的咆哮，不止一次的看见了因她泄愤而在岩石上刻的痕迹。雷诺让他的人保持全面警戒，四个全副武装的守卫始终坚守岗位。雷诺也穿上了战斗装备，他发现这样能更轻松的跟这些难以琢磨的外星人赛跑。

终于，在他站在一个高一点的山峰上扫视地平线时，一小块色斑抓住了他的眼睛。他用装甲的目标系统聚焦于那个区域来独立并且放大影像。当他看时那个微小的斑点扩大的详细到他足以清晰的看见。那是一个神族战士，他注意到的颜色是肩甲发出的蓝白微光。现在他能看见蓝色在那之下，蓝色的衣物覆盖了腹部以下。那是塔萨达。

“我找到你了，”雷诺低语道。他从山顶上跳下，装甲的伺服系统轻易的吸收了震动，连奔带跳的跑向了这位现在被他的目标系统锁定的执行官。装甲能使他跑着穿越山地就像在海滩上漫步一样，在这几分钟里他关闭了所有的通讯。每次他翻过一个山峰或山脊时，他便会再朝塔萨达瞥上一眼，以确定这位神族领袖没有离开。当他越靠近时他便看见越来越多的神族聚集在那个山谷。看来雷诺显然找到了这位圣堂武士现在的营地。

他在只剩下一个山脊时放慢了步子，不希望惊扰到这些神族。他们毕竟被虫族追捕着，并且将会把任何入侵当作一种威胁。雷诺的装甲使他更具威胁性，但即使如此他仍不能保证他是否是一个神族战士的对手——更别说他们全部了。此外，他也并不是来战斗的。雷诺停下了来思考他要来这干嘛。他想要交谈。他很确定塔萨达曾对他的情绪有过回应，并且可能还是会这样。对于神族摧毁了他的飞船他仍有一点愤怒，不过大部分怒气已经消退。雷诺理解他们这么做的理由，并且认同他们。换做他也会这么做。现在他下定决心给他的人们——那些幸存者——以安全。而这需要这些外星人的帮助。

确信他如他想要的那般平静与友好后，雷诺拖着自己爬上了最后一个山脊，并向下俯视山谷——正好看见最后一个神族跳过对面的山峰。他们走了。

“噢——，不会再有下次了”他咕哝道。他飞快的跳下并冲锋穿过了山谷。雷诺跳到了远方最高的山顶上，清楚的看见了一群狂战士在前方不远处移动。他们的能量剑没有激活，看起来装甲也一样。但是由于他们的姿态和前进方向，雷诺确信他们正在前往战场。

“时机糟透了，”他告诉自己，并很快跟在他们后面。他想要交谈，很显然不会是现在，不会在他们进入战斗状态时。他们可能在雷诺说出一个字前就条件反射地杀了他。尽管如此但他无法承担再次失去他们的踪影的代价——那可能需要花上一周才能再找到他们，虫族可能随时会找到他的营地。他不能冒这个险。因此他玩起了捉迷藏，保持在足够观察、跟随以及撤退的距离，希望他们不会发现。

雷诺认为他偷偷跟在后面也许能助他们一臂之力。那会使他们确信他是一名盟友而更倾向于帮助他。是啊。雷诺越想越喜欢这个主意。他开始渴望上阵与虫族战斗，现在他又穿上装甲了。无论如何，为了他在大巢穴失去的人向虫族还击，更不用说那些飞船了。这将是一个好机会。他可以发泄他的沮丧，向虫族展示人类并不像它们想象的那样无用，同时与神族交好。一个完美的计划。

像大多数完美的计划一样，它无法避免接触敌人。

在这种情况下，敌人是最大的问题。因为当雷诺爬出石缝时，他看见在他上面不远的神族战士在他们穿过一个广阔的高原之前减速了，他也第一次看见了他们的敌人。

他们不是虫族。

“向高阶圣堂武士，神族执行官塔萨达致敬，”泽拉图召集他的暗堂武士环绕着他——他站在高原的末端，面朝圣堂武士来的方向。这个奇怪的神族的精神声音依旧干涩，但这次缺少了泽拉图面对凯瑞甘时的力量。起码他的声音在雷诺发觉自己处在高原山脊边缘的有利位置并仰坐着观察时没有在他的脑海中回响。

“暗堂武士，”塔萨达回复道，在离他的对手几个身长处地方停下。他的声音带着奇怪的迹象——那是厌恶吗？它与塔萨达与凯瑞甘说话或提起虫族时雷诺听到的语气不同。那更多的可以辨认出憎恨。而这声音带着的愤怒更少，但更多的是……痛苦？“我能感受到你的存在，”当他的狂战士立定在他身后时塔萨达继续说道，雷诺注意到他们的位置与那些暗堂武士相对应。他不知道他们是否是刻意这么做的。

“我是泽拉图，暗堂武士的执政官，”泽拉图向他宣布道。雷诺记得他曾用同一句话向扎兹介绍他自己，但是它们听上去那么不同。那是敌对的宣告，那是一个勇士醒目的公告，大胆的将他的姓名和职位抛向他并不共戴天的死敌。而现在听上去更温和，几乎是在道歉。若神族是人类，雷诺认为泽拉图可能很尴尬但同时又为他的所属感到骄傲。

“我知道你的族人，”塔萨达答道，他的厌恶几乎非常明显。“你们是异端，被逐出我们的种族。你们被当作被咒逐的人。”他身后的气氛变的紧张了，他的战士蠢蠢欲动，手腕的周围也因为能量剑的预备而发光。

但泽拉图伸出了双手，手心向上摊开了手指，做出了明显代表和平的举动——又重演了与扎兹冲突的一幕，但它的意义似乎完全不同。雷诺观察过执政官与扎兹的对话，那此的这个动作更像一个拖延战术——一个机会来寻找下手的时机。但现在似乎是真诚的。

“我不希望与你战斗，我的兄弟，”泽拉图的呼喊贯穿了高原，当它发出时塔萨达后退了几步。“虽然你蔑视我，我们并未争吵。我们在这个世界这个战场上是盟友。我们的目标是相同的。你确定你了解吗？”

“我只是看见了另一个敌人，”执政官回敬了一个咆哮，他的手在两侧握紧。“一个腐蚀了圣堂武士的遗产玷污了我族荣誉的敌人。”他举起了一个拳头，蓝色在他的眼中燃烧，甚至比阳光更耀眼。“保护好你自己吧！”

圣堂武士以此为号发动了攻击。

这是场奇怪的战斗。雷诺已经在同样的距离见过几次神族的战斗。他观察过塔萨达和他的狂战士与凯瑞甘和她的氏族战斗，也观察过泽拉图那样做。两次他都对神族的技巧、力量和速度留有深刻的印象。他们是一群勇士，天生的或是经过严酷训练的。不管怎样，他敬畏他们。观察神族与虫族的战斗就像看着一个训练有素的剑士穿过一群暴乱的民众——剑士优美流畅的前进，精确的挥舞着他的剑，他周围的民众狂暴的乱冲，只会用数量与蛮力来淹没敌人。

但这次剑士面对着另一个剑士。更确切的说，两群剑士相遇了。

这是一场不可思议的展示。雷诺肯定他错过了太多，因为神族的动作太快他实在跟不上。一个狂战士旋转着前进，如同舞蹈一般的进攻，他的武器发出了猛烈的攻击。能量剑在稀薄的空气中发出轻微的噼啪声，当能量偶然点燃了一些灰烬或烟尘时溅出了火花。一个暗堂武士飘浮着向前迎向这次攻击，流畅的挥舞着剑旋转着。闪光的剑伸展开了，两股能量相交了，蓝色与绿色相遇了，在阴影中落下的光照亮了四方，使人眼花缭乱。然后双方拉开了距离，结果再次环绕、靠近、攻击。没有一次雷诺看见剑刃伤到了皮肤。每次攻击都对应着一次防御，每一个剑锋阻挡着另一个。这不是一场杀戮，甚至不是流血。它是一个舞蹈，一场展览，一次技巧与天才的艺术表演。

它太美了，对于雷诺这样成长伴随着残酷的现实与粗鄙的手段的人，这是对另一个世界简短的窥测。倘若一个种族的战斗变得非常艺术化、非常完美那会是怎样的呢？那将是一首诗吗？一个种族可以战斗而没有伤害，胜利却没有杀戮，仅用受伤来击败敌人吗？他甚至无法想象。

当他们的战士战斗时，两个首领静静的注视着对方。“你的战士训练有素，”塔萨达在几分钟后评论道，他的话语很犹豫，好像是经过与内心的斗争后吐出来的。雷诺能在他的话中听出一点吝惜的尊敬。

“彼此彼此，”泽拉图返还了一个赞扬。他点点头说，“你看见了吗？我们的行动相同，战斗相同，思考也相同。我们的方向是相同的。”他靠近了一步，声音更小了。虽然雷诺仍能清楚的听见。但好像这位执政官在耳语，分享友好的秘密一般。“我们只不过是硬币的两面而已，”他透露道，“我们所选择的路不同，但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真正的根基是相同的。你不这样认为吗？”

“不要企图用你的谎言动摇我，”执行官反驳道，他退后了一步来保持距离。“我学习关于过你的族人，了解你们是怎样背叛了我们的种族，怎样使我们的人民分裂，怎样切断我们之间的每一个联系。你们背弃我们，背弃了你们自己，背弃了神族的一切！你们不属于我们！”

“回忆这个古老的传说，”泽拉图怂恿道，又向前近了一步。“它们是你的祖先制造出来解释我们离开的故事。这中间存在真相，但它们被埋在了大片的谎言里。”

“不，”塔萨达又退了一步，顿了顿，“我不会听你说这些的，你无法使我腐化！”向泽拉图发动了攻击。

这次攻击太快了使得雷诺不能完整的看清它——雷诺看见这位神族领袖的手臂猛然向前模糊了一些，瞄准了暗堂武士的胸膛，但他装甲的目标系统无法很清晰的显示。这一击简单但太敏捷太快速了。雷诺想他甚至能在山脊上感觉道这一拳产生的气流涌动，它无疑会像粉碎蛋壳一样粉碎执政官的胸膛。

但这一拳挥落时，执政官已经不在那了。

如果塔萨达的行动快如闪电，泽拉图的反应便迅似疾风。这次没有产生模糊，雷诺甚至没感觉到他在运动。执政官只是向左移动了而已，这甚至发生在比一眨眼更短的时间里。雷诺的双眼被牵动的设法调整暗堂武士在他脑海中记录的位置。雷诺很确定，尽管他也说不出所以然来。但这不是幻觉，就像塔萨达曾用同样的招数来对付凯瑞甘一样。他只知道片刻以前执政官面对着塔萨达，而现在他去了另一侧。

“你的攻击很有力但是没有集中，”泽拉图警告着塔萨达。他声音里的某些东西告诉雷诺，若神族有嘴，它将在微笑。“不要像这样无用的消耗自己，等待真正有利的时机，再聚集你的力量进行攻击。”

“别对我说教！”塔萨达咆哮道，他的话语奇迹般出自凯瑞甘在战斗时对泽拉图的反驳。他摇了摇头来使他清醒。并再次发动了攻击，他的动作甚至更快了，打击更加猛烈。他的拳头运动了不止一次而是三次，因为太快看上去好像是同时挥出的一样。他们整齐的排列在执政官胸膛的左右和中央。雷诺明白了这个行为的逻辑性。执行官希望封锁住他的对手，从他的闪避路线中命中任意一边。他希望至少有一拳能命中。

但它们无一做到。

泽拉图再次在第一击命中前潇洒的向左移动了——不知怎么地竟没用到他的下肢。他的身体只是离开了原来的位置出现在了现在的位置。然后他又回到了原位，在这时执行官的另外两次攻击无害的穿过了他的两侧。

“你的攻击仍未集中，”泽拉图说道，并稍微摇了摇头。“你用尽了全力，但是没有用你的心。这就是为什么你的攻击没能成为你最有力的武器。你不该一开始就猛烈的攻击，”他告诫道，他的手在塔萨达从失败的攻击中抽手前向外蛇行抓住了塔萨达的手腕。

“首先用你的心锁定你的敌人，”暗堂武士教导道，阴影在他指尖的下方涌现，召唤出暗带缠绕住了塔萨达的前臂。“但你的心锁定了你的敌人，你的拳头便会随着它运动，这样就不会再失败了。”

黑暗上升了，包裹到了手肘，雷诺可以感觉到执行官企图拉开它。塔萨达突然扭动起来，一半因为痛苦，一半因为恐惧。这也许是这个强大的神族第一次感到恐惧。然后恐惧消退了变为另一种情绪——愤怒。

“我受够你的干扰了！”他咆哮道，他的话语中明显夹杂的噼啪声使得泽拉图远离了他。塔萨达使手腕弯曲，蓝色弧状的能量开始在手腕周围摇曳，阴影被灿烂的光撕成了碎片。

“你用谜语使我分心，”他告诉执政官，此时退后了一步并将双臂举过头顶，闪光的圆弧在双臂间产生。“但我不会被你干扰的！”当塔萨达放下双臂时，闪光环绕在他的手腕周围，并扫向前方形成了他的战士手中挥舞的双剑。过了一会，剑更亮了，并发出噼啪声——这让雷诺毛骨悚然。他了解到这对剑没有被护臂包含或者说没用护臂创造。它们是塔萨达自身的一部分，他力量的一种体现。“现在，我们将会看到你谎言的终结，”塔萨达警告道，接着缓慢的向对手走了一步。“这将非常彻底，”

其他的神族停止了战斗，注视着他们的首领。雷诺也紧盯着他们的战斗。他知道这场对决将会以某种形式成为史诗，成为神族历史中的一部分。假设生还者会将它传颂下去的话。

当他移动位置以便仔细观察时，雷诺从他的眼角捕捉到了一阵尘土飞扬。他稍微转动来看清它，然后当场愣住了。

“噢——，太糟了，” 当他明白看见了什么时低语道。他的头盔自动跟踪并放大了影像，使它无法被忽视。

它们是虫族。数量很多，大概是整个氏群的兵力。

而且正朝这前进。

雷诺回头扫视高原，塔萨达仍展开能量剑大步走向泽拉图。神族全都过于专注两人的战斗以至于没能发现虫群的入侵。他们会被屠杀。

“不好，” 雷诺自言自语道。他站了起来，大步流星的向前。装甲的伺服系统指示他穿越高原与山脊间的接缝。雷诺在移动中取下了背后的来复枪筒，并拿在手中随身体摇晃。他屈膝来抵消跳跃的冲击，又迈了一个单步来保持平衡。

他发现自己面对着几打愤怒的挥舞着剑的神族。

“停下！” 雷诺大喊道，同时双手将来福枪举过头顶。“我不是你们的敌人！他们才是！” 雷诺指着高原的另一侧，许多神族转身注视——正好赶上第一波飞蝗、守卫者、吞噬者来袭。

“武装起来！” 塔萨达呼喊道，并立即将与泽拉图的争执抛到脑后。“重组！我的狂战士，让我们教教虫族同神族作战意味着什么！” 他的右臂几乎很缓慢的扫出一击，能量剑伸长到能划出圆弧将领头的吞噬者切成两段，被切断的尸体掉在他两边的岩石上。

片刻后，神族便投入到战场里，雷诺跟他们一起。但从一开始，他就看到了战斗的结局。

“他们太多了！” 他向塔萨达大喊道。同时击毙了三只撕碎了一个神族战士的飞蝗。  
“我们挡不住它们！”

这位高阶圣堂武士要么没听见他说的，要么根本不在意。所以雷诺转向了泽拉图。

“我们得离开这！”他怂恿道，他的一阵弹幕攻击消灭了一群自爆蝠，刚好避免了在高原上爆炸。它们在远处爆炸引起的轩然大波几乎颤动了每个人的双脚。“氏群的其余部队来时我们将会被陷住！”

这位暗堂武士从离开塔萨达起就没动过了，而现在他似乎陷入了思考，最终他点头了。

“人类是正确的，”他平静的承认道。“这不是我们战斗到底的时候。我们必须放弃这个战场并寻找更合适的时机解决矛盾。”

塔萨达这次听见了，至少是转身凝视着执政官，就在他手抓住了另一只飞螳并掐住了它的脖子的同时。“你要逃离战场吗？”他问道，双眼睁的更大了。

“你要待在这看着你的人毫无必要的死去吗？”泽拉图一针见血的反驳道。塔萨达的双眼缩小了，像是要再次攻击这位暗堂武士。然而在他移动前，执政官朝他跳了过来。

雷诺非常吃惊，当泽拉图飞快的向他前进，双臂展开形成了一条翻腾着灼热与寒冷的暗带时，塔萨达——这位高阶圣堂武士显然愣住了。雷诺把他的来复枪向上停住。他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但直觉告诉他不要干涉。

在雷诺眨眼之前，执政官缩短了这段距离。他的肩膀撞向了塔萨达的胸膛，将这位执行官撞倒在地——

——就在这时一只飞螳发动了猛烈的攻击，它蛇形的长尾巴将酸液擦过了泽拉图的肩膀和胸膛——片刻前执行官的头所在的位置。伤口冒出的血溅在了执政官和执行官身上。泽拉图很明显痛苦的颤抖着，但他拒绝倒下。他站了起来，使得更多的血从他的整个侧面流了出来。接着转过身面对正在半空中翻滚回来准备第二次攻击的敌人。然后暗堂武士用手中的暗带切断了飞螳的弧形尾巴，这使得这只飞螳发出了痛苦的悲鸣。然而，这个行为几乎让执政官精疲力尽，在血泊中弯下了膝盖。这时塔萨达已再次站起来了，他滚地离开泽拉图，又跳回到他的脚边。并在帮助受伤的暗堂武士站起来前用他的剑切碎了飞螳的剩余部分。

有一瞬间，他们互相注视着对方。圣堂武士与暗堂武士，闪亮的蓝眼睛与睿智的绿眼睛。然后塔萨达的手颤抖着从制服上撕下长条绑在了这位神族长者的伤口上。当他这样做



时双手涌现出耀眼的光芒，他放开双手后执政官的伤口仍旧严重，但不再流血了。完成后塔萨达点了点头，这令雷诺非常惊讶。

“你是对的，”高阶圣堂武士说道，“他们比我们有优势，留下只会导致我们的死亡。重新整队不会损失荣誉。”他打着手势，他的战士集结在他周围，并在来的路上留下一堆虫族的尸体。泽拉图的暗堂武士也在他身后聚集，这让雷诺联想到一个圆一分为二的情景。而现在他在圆心的右边。

当雷诺正祝愿两位神族领袖好运时他听见了另一个声音，一个更加熟悉的但是缺乏友好的声音回荡在山水之间。

“我冲你而来，小神族，”话语到来时，声音在他的脑海中回响。“你们两个都是！圣堂武士与暗堂武士，执行官和执政官。再逗留一会我会给你们个痛快，如果逃跑我会把你们的痛苦延长道数小时、数天甚至永恒！”他无法确定声音的位置甚至方向，它们回响在所有的岩石间，但他知道她很近。

塔萨达静静的站着，好像要冒险留下战斗，特别是凯瑞甘叫他的现在。“我们将很快在战场上见面的，刀锋女王，”雷诺听出了他的严肃与愤怒。“我将为保护我的人民而光荣地斩杀你。”

凯瑞甘显然听见了，“你的人民？”她笑道，“看看你的周围，小神族。这就是你全部的人了！”

“这是哪门子玩笑？”塔萨达向空气询问道，他的中放射着光芒。“也许我因为近来的行动而无家可归，但我仍是神族，我的种族仍号令着群星！”

“不会太久了，”凯瑞甘回敬了一声啼叫，声音更大了。“虫群已经去了你们的世界，”她嘲弄道，“去到了宝贵的艾尔！到时候你的星球将化为灰烬，你的种族将被毁灭！”

塔萨达好像被击中一般震颤了，他并不是唯一的一个。雷诺看见其他的神族也受到了冲击，他们或步履蹒跚或愁眉不展或是摇晃着脑袋。泽拉图和他的暗堂武士也受到了同样的影响。

“这不可能！”泽拉图向着群峰喊道。“艾尔对你的种族来说是隐蔽的，它的地点至今是个秘密。”

“但对你来说不是，小神族，”凯瑞甘回答道。现在她的声音似乎是从对面的上山传来。“你知道他的地点，不是吗？感谢你，我们现在也知道了。”

这次轮到执政官开始蹒跚着向后，一股对他的怀疑像蒸汽迅速产生，塔萨达转身向他走来，高阶圣堂武士的眼睛因愤怒而缩紧了。

“你！”他的精神哭声等同于怒吼，当来自双眼间的精神呼喊波及到雷诺时，他退缩了。“你都干了些什么！”在这位高大的神族走向他的同胞时，雷诺听见了一个特别的风声并很快的辨认了出来——那是凯瑞甘翅膀的锐刺切断空气的声音，她很近，太近了！

“一会再吵！”雷诺冲这个神族大声嚷道，并站到了两位领袖之间用枪做出了一个离开的姿势。“让我们现在离开这！”

塔萨达瞪着他，又看了看泽拉图，这才点了点头——做出这个动作对他来说明显很困难。“我们一会再解决这个问题，”他同意道，然后转身带领着他的战士向安全的地方前进。泽拉图无声的与他同行，他的暗堂武士跟在他的后面。

“这就是你的选择吗？吉米？”凯瑞甘喊道，这次雷诺知道这句话仅仅在他的脑海里，但它无疑是真实的。“好吧，你会和你的新朋友们遭受同样的命运！”

“该死，”雷诺叹息道，转身跟在已经走向高原远端的神族之后。“看上去你得继续跟我在一起了，”当他追上塔萨达时向这位执行官说道。然后他瞥了瞥旁边的泽拉图。

“嘿！看来我们都要一起了。”两个领袖看了看他，又看了看对方。

“你有很多问题要回答，执政官，”塔萨达通知泽拉图道，他的语气很明显他会亲自保证这位暗堂武士还清他欠下的债。

泽拉图并没有就这点争吵。

“也许吧，”他容许道。“如果她说的是真的，我愿意承担这个责任。说实话，把虫群引向艾尔是我最不希望见到的。”

有一瞬间他们再次注视着对方。绿色的双眼锁定着蓝色的。并同时点了点头。

“你承担了你的责任，”塔萨达陈述道。“至少，这是一个开始。”他看了执政官最后一眼。“在我知道此事的真相前，你不能离开我的视线。”

“联在一起，”泽拉图同意道，他的低语带着他以前展现过的奇异力量。“因此命运之手将我们绑在了一起，不同的线终将交汇出更坚韧的织物。”

塔萨达则不那么神秘。“你的警告非常及时，”他在跑步时向雷诺说道，“我们很感激，你和你的同胞可以作为盟友与我们同行。”

当他打开通讯频道呼叫基地并叫他们转移时，他想起来他出发寻找着这两队神族，希望组成联盟，他成功了。只是他没想到是这种方式。

## 第 16 章

“吉姆。”

凯瑞甘正在微笑着，大笑着，在远离他的位置游荡着。他在后面追赶她，但她一直保持在他能所够到的距离之外，她燃烧的马尾辫随着她的奔跑跃动着。

“等等，”他大喊着，他一次又一次的试图抓住她，但他只抓到了空气。“回来！”

“不，”她回答，她转过身来面对他并在他冲向她的时候敏捷的往后一跳。“你做出了你的选择。”她的声音非常轻，她的嘴上带着嘲弄的微笑，但她的眼睛显出了她的悲哀，她非常的悲伤。她走到他身边用一根手指滑过他的脸庞。“现在你陷在里面了，”她喃喃道，她的双唇靠近他的，她的嘴如此之近他几乎可以感觉到他们的皮肤的接触。紧接着一阵灼热的疼痛滑过他的脸颊，他蹒跚的退后，本能的捂住了痛处。她的指甲不知什么时候变成了一只又长又尖的爪子，她就是用它们割伤他的。他看着她一边后退一边舔舐着血液，他颤抖着看着她的脸，在她的眼睛里他看到了饥渴。

“是时候醒过来了，吉米，”她缓缓地告诉他。“是时候面对后果了。”

他惊醒过来，痛感依旧留在他的脸上。

自从他们结盟神族已经过了两周。头几天是最糟糕的。

“带所有人离开那，”他通过通讯系统告诉卡维兹和艾伯娜西。“立刻行动。”

“是，长官，”他们同时回答，他能听到艾伯娜西喊出命令的声音。而卡维兹依然在线。“我们去哪，长官？”她问道。

“这真是个好死的好问题”雷诺承认。“鬼知道去哪。”他摇摇头。“让所有人向山里移动，当你们上路时通知我。那时我会有更好的主意。”

他假设他们是往山里去。自从从凯瑞甘那逃出来，就再没有神族说过话了。这真是一幅怪异的景象，他们在完全的静默中穿越查尔的扭曲地表。偶尔他能听到在他后面传来零散的细语，听起来就像是风穿过树林，他估计他是不经意听到了神族们的讨论——在狂战士们或是暗堂武士之间的讨论，那些他不了解因此听不清的事。那两支队伍完全没有走在一起，狂战士们呆在他的左边而暗堂武士在他的右手，跟随着他们值得尊敬的领袖，他一直认为他们最终会分开行事。这就留给他一个难题——他该跟着哪边？他对塔萨达了解的多些，他们曾经直接交谈过，而且他觉得执政官更加直率，而泽拉图知道如何杀死脑虫，从这点上来看雷诺想跟他在一起。幸运的是现在还没必要决定——就现在来看那两个人要一起行动，虽然他们并不交谈甚至看都不看对方一眼。雷诺真想吹个口哨以缓解缓解紧张气氛，但他还是忍住了。

接下来的情况变得更糟了，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

“长官，我们遭遇了虫族！”雷诺刚刚回应呼叫，就听到卡维兹通过通讯器对他大叫。

“你们现在在哪？”雷诺也大声吼道。他能听到那边的电磁步枪的反击声，嘶嘶声，噼啪声与惨叫声混合在一起。他来了个急刹车，他的装甲及时纠正了姿势，神族们也立刻停下了。

“我们还在飞船那，”卡维兹报告，他听起来有些窘迫。“收拾物资比我们想象的要花时间。紧接着虫族突然从周围出现了。”

“坚守，”雷诺一边下命令一边用他装甲上的搜索系统定位营地的位置。“不要试图逃走——它们会把你们分割包围。集中在飞船边上，有装甲的步兵站在前面，守住堡垒。我在赶往你那的路上了。”

他一关闭通讯就转向两位神族指挥官，他们在他通讯的时候静静地在旁边看着。“它们正在攻击我的人，”他急切地解释道。“我们必须把他们救出来。”

他已经准备好来一场争论。但这并没有发生。“照顾好自己的队员是指挥官的责任，”塔萨达同意道。“你必须立刻前往。”接着，或许是从雷诺吃惊的表情要不就是他心里的疑问中读出了什么，执行官抬起了他的头，他的眉毛弯曲起来作出了一个幽默的表情。

“我们已经与你结盟，”高阶圣堂武士向他保证，“我们会在这次救援行动中帮助你。”

“太好了。”雷诺终于松了口气。他瞥了一眼没有说话的泽拉图。“那你呢？”

执政官耸了耸肩。“我们生死与共。”他回答道，这句话已经足够了。雷诺转过身全速冲向他的基地，而两组神族跟随着他。

就算是有着他装甲的帮助和神族天生的速度，他们也花了一个小时才到达飞船。在他翻越最后一座山之前他听见了战斗声，这至少意味着他的人至少还活着还能够战斗。紧接着他看见了飞船。第一眼看上去它就像是被奇怪的皮革和骨头装饰起来，零星的钉子和角从它的各个部分伸出来。他的盔甲很快过滤了影像。他看到虫群包围着飞船，而他的人坚守在飞船周围。

“我们进来了！”在他翻过小山并穿过飞船前的山谷后，他冲他的通讯器喊道。“射击时小心！别误伤我们！”他边跑边端起他的步枪。

他冲向那里，并把一打子弹打向了一个试图用前爪切开飞船的侧面的雷兽。那个巨大的虫族倒下了，压扁了几个在它身下的异化虫。剩下的虫群把目标转向雷诺，给了他的伞兵一个喘息的机会，但对他来说就不那么妙了。

但几秒钟后那些虫子就完全把他忘在了脑后，因为两组神族突然袭击了他们。

这是一场短暂的战斗。很明显，凯瑞甘只派出了她氏族的很小的一部分，只有少量的雷兽和守护者跟随着一些飞螳，刺蛇和吞噬者，或许还有三十只异化虫。他们到达时就只有这么多，无论如何——他很欣慰他的人在到达时已经放倒了几乎一半的攻击者。神族们在剩下的虫族身上只花了很少的时间，能量剑切开了他们厚厚的甲壳把他们的锐利的前肢削下来。十分钟内，剩下的攻击者就全被干掉了。雷诺爬进飞船清点损失。卡维兹正在等着他。

“对不起，长官，”他的副官这样开场，而雷诺拒绝了他的道歉。“我们本应该在在你下达命令后立刻行动的。”

“那样的话它们就会在开阔地把你们逮住。”雷诺安慰他，他注意到卡维兹的右上臂全是血。“在这战斗要比较好。为什么你没穿装甲？”

卡维兹耸了耸肩。“我觉得其他人更需要它，”他承认。

“大错特错，”雷诺把他顶了回去。“你是他们的指挥官。这意味着你必须在他们需要的时候帮助他们。你是最需要装甲的那个人。没有它你对你的士兵来说只是个累赘。下次注意。”

“是，长官！”年轻的伞兵立正并敬了一个礼，雷诺回应了他一个微笑。该死，卡维兹让他想起了玛特！想到这名年轻的飞行员还有海伯里安，这让他冷静了些。

“好吧，好吧，”他说。“你至少还活着，也不算是不能补救。下次记得穿上能量装甲就是了。”他瞧了瞧了周围。“艾伯娜西人呢？”

卡维兹避开了他的视线。“死了，长官。诺恩受了伤而她想把他拉回船上。一个虫族刺穿了她的胸口。我看见她倒了下去。”

雷诺点了点头，但突然他意识到了什么。“等等，刺穿了她的胸口？”卡维兹点了点头。“那只虫子有没有切开她的盔甲，把她切成碎片？”

“长官？”

他意识到卡维兹还很年轻，他在查尔之前并没有参加过几次战斗，特别是对抗虫族的。幸运的是，他有经验。“她的盔甲在她倒下的时候还很完整？”他又问了一遍。

卡维兹停下来想了想。“是的，长官，”他最终回答。

“那只虫子继续攻击她了吗？还是就把她放在那不管？”

“都没有。”卡维兹骄傲的回答。“我把它放倒了，长官——正中喉咙，干净的掀掉了脑袋。”

“好样的。”雷诺激活自己装甲的目标搜索系统，下令寻找损伤的盔甲。它显示出 8 个——两个在飞船里，五个在外面，还有一个比较远。“上来。”他已经准备好跳跃，在他定位坐标的时候卡维兹一个助跑，爬上了他的盔甲，蹲在盔甲的后面。

卡维兹的记忆很准确，他立刻看到了。艾伯娜西的胸口受了一击，损坏了盔甲的马达可能还有其他系统。没有伺服机构驱动装甲的话它就会倒下并变成废铁一块，毫无防御作用。幸运的是，在那个虫族能造成更多伤害之前卡维兹给它了一枪。而剩下的虫子很显然对还在反抗的目标比较有兴趣。除了胸口的窟窿，雷诺没发现其他什么伤痕。虽然虫族轻易切开了盔甲，割开了金属，塑料以及电路，但他没有看到血。

“帮我一把。”他对卡维兹说，蹲下来摸索着盔甲的紧急按钮。他自己装甲的手指开枪没问题但对于细致动作还是不太擅长。他只能按到两个按钮直到卡维兹把一侧整个打开。

最终他找到了剩下的，并把盔甲的前端完全拆了下来，仍到了一边。

“那个，真是段血腥的经历，”艾伯娜西说道，她坐起来，破碎的金属和电路从她的盔甲里冒出来。她对他们两个一笑，而雷诺也以笑容来回应她。“有没有留几只给我？”

“不必担心，”雷诺向她保证，他站起来并把她装甲剩下的部分扛到他的肩上；零件还可以再利用。“下次我们会把它们都留给你。”

艾伯娜西并不是唯一幸运的人，除她之外还有三个人回到了飞船，他在之后点了名。他们在这次战斗中损失了十个人，三四个人受了伤。考虑到虫族的数量和速度，他们真是太幸运了。

“集结你的战士，”过了几分钟塔萨达对他说道。神族们在飞船周围布成一个圆形，狂战士们在一边而暗黑圣堂武士在另一边，警戒着第二次攻击。“我们必须转移了。”

“我必须埋葬牺牲者。”雷诺告诉他，执行官看着他，眼里流露出不可思议的感觉，但他没有让步。“我不能就把他们放在这里任他们腐烂掉。”他坚持道。“这是他们应得的待遇。”

他跟神族对峙了一会，最终塔萨达点了点头。“很好。我们会保护你直到你准备好了。”

泽拉图没有干涉甚至根本就没靠近——雷诺看见执政官跟他的战士站在一起，警戒着地平线上虫族的动静。看起来他只是跟着塔萨达走，这很好。



地面并不十分坚硬，几英尺深的灰尘和碎屑铺在上面，他们轮流工作很快就挖好了十个坟墓并把尸体放了进去。麦姆提是个牧师，雷诺让他做了一段短祈祷，接下来他们填上了坟墓并把死者的装备重新分配好。

“好了，我们走，”雷诺告诉塔萨达，他点了点头。雷诺再次听到了一阵轻微细语，狂战士们靠近了他们的领袖并列队。在飞船另一边的泽拉图也听到了或是看到了命令，他的暗堂武士也向他集中过来。雷诺向卡维兹和艾伯娜西点了点头，他们大声地下令，很快所有人都开始移动了，人类的队伍将两组神族分割开来。

“我不愿离开它，”卡维兹承认，他跟在雷诺的一侧并回头望向空空的飞船。“看来我们还得在这呆上很长时间。”

“那对我们来说不是什么好地方，”雷诺指出，这是事实。虫族已经把飞船的翅膀砍成了几块并在上面咬了好几个大洞。就算他们从神族的飞船那得到了引擎，他们也必须要在起飞之前把飞船上的洞填上。“那是个太明显的目标。”

“现在我们去哪？”艾伯娜西在他的另一边向他询问。她换上了另一件能量装甲，卡维兹也是，他们三个带着德斯兰，麦姆提和其他一些人走在最前面。凌，诺恩和三个装甲士兵掩护着队尾，剩下的四个人护卫着两翼，把那些没有装甲的士兵包在中间。

“不知道，”雷诺摇了摇头。他只是跟着塔萨达和泽拉图，而他们还没告诉过他。  
“嘿，我们要去哪？”他问道。

“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宿营，”塔萨达头也不回的回答道。

“哦，很好，谢谢。”雷诺盯着他，但执行官即不注意也不关心。“那是哪里？”

“等我们到了你就知道了。”含糊的答案。泽拉图则什么都没说，雷诺有点发火的回到他的副官那。

“他们不愿交谈，”他告诉卡维兹和艾伯娜西“我猜我们到了那就知道了。”

“为什么我们又跟他们在一起了？”卡维兹问道，他在看着在他们旁边无声行进着的神族战士的时候有点发抖。“我们是不是离开他们单独行动比较好，让虫族继续找他们去。”

雷诺摇了摇头。“我最开始也这么想，”他承认，“因为那时虫族并不在乎我们。但是现在我们也成了他们的目标。所以我们最好呆在一起。”他看出了卡维兹脸上的反感。

“你不必喜欢这件事，”他告诉年轻的伞兵。“我并不是要你们去喜欢他们。只是把他们当盟友对待就行了。”他笑道：“我觉得神族比杜克将军强多了。”

他们一共走了四个小时，到达山脉中用了两个小时，而后他们就在群山中穿行。塔萨达走在最前面，他一次都没有停下来过——雷诺说不准他是否来过这里。他所选择的路全都是在两座山峰之间的狭窄通道，都是些隐藏在绝壁之下的小河谷。一股小溪从对面的山里流过来形成一个小水池。

“就这了。”高阶圣堂武士就说了这么多，他的战士随即盘腿坐下，跟雷诺之前看到的姿势一样。泽拉图的战士也是，没有一个神族战士吃或喝东西，或是脱下他们的装甲，几分钟内，山谷就是像被一群神族雕像所充满。

“好吧，”雷诺边说边从他的装甲里走出来。“我们就在这里宿营，”他指着绝壁下面的一块地方。“安排一个警卫以防万一，不过我相信神族也会保持警惕的。”他巡视了一遍他的人，他们正在卸下包裹并放下武器。“我不知道我们会在这呆多久，”他告诉他们。“所以不要太放松了，吃些食物，灌满你的水壶，我想知道我们还剩下多少弹药和补给。”

他的人投入了工作，他们支起帐篷，检查装备并很快吃了一顿快餐，雷诺和他的两名副官则开始讨论他们下一步的计划。不幸的是他们并没有多少能讨论的。

“要是知道他们怎么想的就好了。”卡维兹小声说道，他竖起大拇指指着那些一动不动的神族。“我们现在只能跟他们这么呆在一起吗？像小弟一样。”

“是的，差不多就是那样。”雷诺回答，他拿起凌给他的水壶并喝了一大口。水又凉又难喝，带着一点尘土。“好消息是，比起以前，我们现在有差不多三倍的战斗力并一起对抗虫族。坏消息是，他们之间并不友好，并把我们扔在一边。所以别指望一起吃饭或唱歌了。”

“那么，我们是去猎杀虫族还在在这等它们来找我们？”艾伯娜西问道。雷诺没法回答，只能摇了摇头。

“我不知道，”他承认。“我不认为这帮家伙愿意坐着干等。”他补充道，他瞧向就像一座雕像般盘腿坐在水池边的塔萨达，泽拉图则像一块纪念碑一样驼着背站在山谷入口的不远处。“所以说只要我们在这耐心等几天，他们说不定就会去跟虫群干架。”他摸了摸他的下巴，凯瑞甘在梦中刮伤的地方还在发痒。“虽然不知得等多少天就是了。”他拍了拍艾伯娜西的背和卡维兹的肩膀，并站起来。“现在最该做的就是休息。”

雷诺的预言一点没错。他们在谷中坐了两天，什么都没做。神族就向他之前窥视的到的那样整天一动不动的坐着，偶尔起来活动并作一些练习。塔萨达和泽拉图跟他们的战士一样，偶尔起来活动一下但并不靠近彼此。塔萨达看起来故意无视了泽拉图，但有一次雷诺捕捉到了他看向泽拉图的目光，其中的迷惑超过了愤怒或者厌恶。而执政官并没有掩饰他的兴趣，每次他们醒来后他都会专注的看着塔萨达几分钟，但也并不跟他说话或者靠近他。两组神族都忽视了他们中间的人类，必要的时候经过他们身边但并不跟他们说话。

而他们自己的队伍，雷诺的部队有的人缝合自己的伤口，有的人调整盔甲的传动装置，另一些人则玩起了纸牌，雕刻石头，打打拳击或是其他什么士兵在休息时间做的事。所有人都盯着他们周围的外星人，每次有神族站起来活动的时候总有几个士兵忍不住跳起来。雷诺无意中听到一些嘀咕比如“现在把他们都杀光我们会安全点。”还有“他们过不了多久就会把目标转向我们。”更有甚者“他们跟虫族是一丘之貉。”还有其他类似的话，最终他决定说些什么。

“我知道他们很怪异，”他在第二天早上把他的伞兵集中起来。“我知道那样的头颅那样的眼睛没有嘴巴等等看上去很滑稽。而且是的，他们算不上友好。”在他讲话的时候他把他们挨个巡视了一遍确保每个人都在听。“但他们不是敌人。他们不是虫族。如果他们是，我们早就死光光了。”他喘了口气。“听着，这些家伙都是些卓越的战士。你们见过他们战斗。并且他们比我们还恨虫族，只要他们不列队和我们跳舞，他们就还当我们是盟友。所以我们只需无视并接受他们的怪异，好吗？”只有几个人点了头。“好吗？”所有人都点了头，他还听见几声是的。“很好，你们没必要去喜欢他们，”他重复了他之前对卡维兹说过的话。“他们还在站在我们这边就值得庆幸了，不要碍他们的事就好。”

“如果他们一直那么坐着就好办多了。”有几个人大声喊道，所有人都笑了，包括雷诺。

“没错，他们很擅长打坐，”他表示同意，但紧接着一阵骚动让他停止讲话向伞兵们身后看去。所有的神族都站起来，狂战士和暗堂武士一起，他们正向山谷的入口走去。

“出什么事了？”他向正在向他大步走来的塔萨达喊道。他们站在两只队伍之间，泽拉图也突然出现在他身后。雷诺惊讶于执政官的出现，但塔萨达却没有。

“我们必须寻找另一个避难所，”塔萨达解释道：“虫群靠近了。”

“这么说我们只能躲着它们跑？”雷诺问道：“我们不能跟它们打一仗么？”

“它们比我们多得多，”塔萨达回答：“我们不可能在这种条件下存活下来。”

“我们不能就这么让他们撵着跑。”雷诺坚持道，他在执行官想离开前上前挡住了他。  
“我们至少应该削减他们的数量，如果我们每次跟他遭遇的时候都能干掉一些，过不了多久就能把他们消灭。”

“人类是正确的，”泽拉图开口了。“虽然我们现在正面交战并无胜算，但我们可以打一些小仗以减少虫族的数量。”

塔萨达对黑暗圣堂皱起眉头。“你想去战斗？”塔萨达问道，雷诺能听出他声音中的惊讶。

泽拉图点了点头。“我们可以移动到山谷的上面去，在那个高度我们可以掌握主动权迅速攻击并撤离，重创它们并造成混乱。”

执政官并不掩饰自己眼中的好奇。“我被教导的是黑暗圣堂都是些懦夫和无能者，”他过了一会说道：“而你两者都不是。”

“教导来自老师，”泽拉图指出，雷诺哼了一声，执行官并没有在乎。“因为课程受讲师的影响，并非没有偏见的事实。”

塔萨达把头偏向一边。“可能吧，”他最终说到，“我会通过你和你的人重新评估我的看法。”

“理智的思想会自己寻找答案，”泽拉图同意道。“胜于仅仅依赖别人的看法。”

“两位，我并不想打断你们，”雷诺这时插了进来，“但是虫族正在接近这里，我们最好动起来了。”

两名神族同时转来身来看着他。

“确实”就是泽拉图说的全部，但雷诺可以肯定他被逗乐了。接着两名神族领袖转身回到自己队伍里去而雷诺也跑回自己的部队做好准备。

这是个伏击的好地方。他们都移动到山谷上面，神族和人类一起隐藏在岩石和雪中。泽拉图和他的暗堂武士对此有明显的优势，他们几乎和背景融为一体。大概十分钟后，他们听到了代表虫族接近的喀嚓声、嘶嘶声和刮擦声。雷诺和他的人开始检查武器。

就像是对飞船那场攻击一样，只有很少一部分凯瑞甘的氏族参与了这次攻击，她本人并没有出现在视野里。这或许是最好的情况。这批虫族全是陆军，异化虫，刺蛇和雷兽，这使得这件事更加容易——一场没必要对付飞螳和其他飞行生物的从上而下的伏击战。就像期望的，虫族们冲进了山谷，意图屠杀他们的猎物，但随即它们发现山谷是空的并在困惑中停下了。

这正是雷诺，塔萨达，泽拉图所等待的机会。

这是一场短暂而血腥的战斗。神族能量剑和人类的电磁步枪同时呼啸起来，虫族们发现它们的退路已经被切断而它们假想中的猎物正把它们围在中间。几分钟内，虫族尸横遍野。

“剩下的氏族将会很快赶来。”塔萨达警告道，他跨过一只刺蛇尸体，它在接近诺恩的时候被他一刀两断。“我们必须转移要么就面对他们的全部。”

“是时候闪人了。”雷诺同意道并集结起他的人。他们没损失一个人。神族也是。

“有点意思了。”在他们离开山谷，跟着塔萨达开始寻找另一个落脚点时，卡维兹开心的说道。

“跟神族一起工作并不是那么坏，不是么？”雷诺戏弄了他一句。他的副官看起来有点窘，但还是露出了笑容。

“确实不坏。”他回答。

这第一次出击奏响了反击的序曲。接下来的一周里，他们每找到一个营地就会呆两小时至两天不等。虫族会找到他们，或者徘徊到附近的地方。塔萨达，泽拉图和雷诺会为他们布置一个陷阱，消灭那些小股的部队或者从大部队中切割一部分。人类和神族在一起战斗，短暂的交火后他们会在凯瑞甘带领她氏族的其他部分来之间放弃那个地方。他们一点一点削弱她的氏族并避免跟她本人交锋，雷诺知道这会让她发疯。

神族对人类并不热情。每到一个新的营地他们就会变成石像模式，偶尔活动一下并饮水<sup>30</sup>。但是在第一次战斗之后，雷诺的人证明了他们的价值，虽然那些战士对他的伞兵并没有表现出更多的尊敬，但他们也稍微学会了如何在一起战斗。神族是令人恐惧的战士，他们就像人类在战斗装甲中一样强壮，快速，他们的能量剑非常致命，但他们只能在近身战中起作用。雷诺的人装备有电磁步枪和瞄准系统，能够进行长距离的攻击，这意味着他们能先行削弱敌人的数量并提供火力支援。两组人开始领会到如何发挥各自的擅长的优势，每经历一场战斗他们就能提升一点他们的团队合作。大多数神族战士仍然不与人类交谈，但他们可以指出一个虫族目标或是仅仅闪到一边以便伞兵瞄准它。

就雷诺自己的队伍来说，他们开始习惯于与外星盟友相处。神族依然很奇怪和冷淡，但所有人都觉得他们在战斗中该死的太有用了。在神族不止一次从虫族的攻击中救出人类后，伞兵在他们周围显得放松多了。毕竟，如果你想杀一个人何必费功夫去保护他呢？现在他们知道神族真的把他们当作盟友来看待，不是仅仅是不想杀他们而是想帮助他们存活下去。这有着巨大的不同。现在伞兵们不用时刻确认神族的位置而能安心睡个好觉，或者安静的经过一个不动的神族身边或是在他们附近坐下而不担心被攻击。所有人最终接受了神族并他们不是敌人，这让他们心里担心的除了虫族还是虫族。

---

<sup>30</sup> 虽然没有嘴巴，但是可以通过皮肤吸收水分

狂战士和暗黑圣堂们就不那么好合作了。他们依旧独来独往。他们在驻地依旧分割开来并且只接受他们令人尊敬的领袖的命令。但他们并没有互相争斗。暗堂武士看起来在对待他们合作伙伴的态度上要放松些，他们敬重他们的圣堂武士同胞，带着一点兴趣或许还有点谦卑。狂战士们依然对暗黑圣堂的们的黑色皮肤带着谨慎，但他们对暗黑圣堂的技艺表示尊敬并且逐渐接受了暗黑圣堂不会攻击他们的事实。

而那两个神族领导者就不像他们的战士那么沉默寡言了，雷诺花了许多时间跟他们在一起，特别是跟他们两个同时在一起。塔萨达和泽拉图现在不再花那么多时间在冥想上，他们经常坐在一起，静静的交流——用一种雷诺不熟悉，可能是心灵感应的方式——也可能他们只是静静的坐着。只要有时间雷诺就加入进去，他们两个人间的互相感应和两方对他的友好感觉迷住了他。

两名神族性情迥异。塔萨达是个彻头彻尾的战士，直率并且诚实。他从不要诡计，尽管他是个卓越的战略家并不忌讳使用骗术和伏击。其中的区别在于塔萨达看起来不会说谎。他忠于自己的战士和人民，就雷诺看来，他是个狂热的爱国者，随时愿意为自己种族的荣耀和繁荣献身。

但是塔萨达不仅仅关心自己的人民。当他们在营地坐了一整天后，他转头看着雷诺，而雷诺从他的凝视中感觉到了愧疚。泽拉图也发现了这一点。

“你觉得愧对人类。”执政官柔和的评论道，但随即他纠正了自己的观点。“我搞错了问题的本质。”他承认。“你因人类而惭愧，但是是愧对自己的人民。”

塔萨达惊讶起来并盯着年长的神族，有那么几秒雷诺以为圣堂武士要再次开始攻击，尽管泽拉图暗示过他们是同族并且塔萨达自己的感情也不那么确定。过了几秒，无论如何，执行官耸了耸肩并移开了视线。

“是因为我的船么？”雷诺问道。他很早之前就接受了神族之前在查尔上空那么干的原因。虽然他还在为他的人忧伤但他已经理解了。如果他处在塔萨达的立场上他也会做同样的决定。但回答的是泽拉图。

“更多是因为动机。”执政官向他解释。“与其收回覆水，不如违抗成命。”

泽拉图并没有提到他对这件事知道多少，但塔萨达最终再次转过身来看着雷诺。“我被赋予的命令，”圣堂武士沉重的解释道，“是摧毁所有被虫族感染的世界。”

“就像你在玛萨拉做的那样。”雷诺说道，而圣堂武士点了点头。

“但那远低于需要带来被摧毁命运的感染程度，”他解释道，雷诺感到一震寒意遍布他全身。

“什么程度？”雷诺要求回答，他跳了起来。“要怎样被感染值得判一个星球死刑？仅仅是有虫族登陆吗？”他看见了神族指挥官眼睛里的回答。“你们认为把我们杀光就安全了？”

“是的，”泽拉图回答，再次回答了年轻神族看起来不能也不愿回答的问题。“这就是他收到的命令。”

“你怎么知道的？”雷诺回击道。“看起来你并没有参与其中。”他看到两个神族互相看了一眼，接着塔萨达迅速挪开了视线，看起来有些窘迫。“怎么？”

“我知道是因为执行官告诉了我，”泽拉图解释说。“过去几天里我们一直在讨论一些事。”他看起来对事情的发展很满意。

“把我排除在外？恩？”雷诺盯着塔萨达问道，然后看着泽拉图等待回答。

“他依然很愧疚，”执行官回复道。“但他希望能告诉你。这就是为什么我来替他说。”

“所以说你们本来是要把我们杀光？”雷诺平静地问道，他已经麻木于想起那些神族战舰挨个盘旋在人类世界上空。

“如果根除你们的种族能避免虫群在与我们种族的战争中把你们用作食粮的话，那么回答是肯定的。”执政官回答道。但接着他平静地看着塔萨达，他的声音变得温暖。“但是他并没有执行命令。”

“他没有？”雷诺看着神族，但他并没有抬起头来。



“没有，”泽拉图说道。“他觉得这么做即不名誉又无建树。为此他放弃了他的职位，他的命令，凭着他自己的独断来到了这里。在这他希望直接清理掉虫族以此结束长久以来的纷争并拯救你的人民于水火。”

雷诺不知道该说什么。当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曾非常愤怒，因为神族杀了他几百人并摧毁了他的飞船。现在他知道执行官有意违抗了命令以拯救上亿的人类，并且来到这里寻找不让其他任何人受伤以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是他听到过的最无私的事，而且雷诺也认识到塔萨达不是那种盲目的认为自己种族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人。神族执政官是那种少有的认为人民的荣誉和尊严高于计划和命令的人，他会不惜一切的维护种族的高贵，即使这意味着玷污自己的名誉。

“是的，”泽拉图同意道，雷诺意识道执行官读取了他的思考。“他是那种少有的，价值高于方法的人。”这并非谦虚或是挖苦，只有真实，骄傲或许还有点羡慕。

如果塔萨达是一本打开的书，那么泽拉图就是一幅绑死的卷轴，一切都隐藏在他的城府之中。尽管他是一个强大的战士，但他首先是一名学者，一名老师。他喜欢解释问题，虽然他的方法通常是展现问题的本质并让学生自己找寻找答案。他常常话中有话甚至连自己都没意识到，并且他喜欢凡事之前三思。他的声音有一种令人着迷的磁性，天生就是一个适合讲故事的人。他还有种奇特的幽默感，雷诺发现他令人费解的陈述通常都藏着挖苦，对塔萨达，对雷诺，甚至对他自己。有次雷诺对执政官讲了个笑话，他不知道他是否能理解，在一片沉默中，雷诺担心他是不是误解的一塌糊涂。接下来泽拉图笑了，嘶哑的咯咯声让雷诺就像是置身于一场柔和的夏雨中。甚至塔萨达也吃吃的笑了一笑，从那以后互相挖苦和讽刺成了雷诺和暗黑圣堂武士每天的必修课。他们总是一起捉弄塔萨达，而塔萨达总是和善的应付他们的口头攻击从没有发火过。

他们真是奇妙的三重唱，他们的谈话主题经常跳到雷诺不理解的方面。过了几天后塔萨达开始承认他被泽拉图和他的同伴迷住了。“你接触了些我所不及的，”高阶圣堂谦恭的说，“但我能感觉到深处的联系，就像它回应着我灵魂中的某些东西。”

“你感觉到的是所有神族与生俱来的，”泽拉图平静地回答，但他的身体向前倾，眼中闪过一丝兴奋。“我们所有人天生就拥有这些能力。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掌握这个力量，但它们一直在这，就在我们身体里。”

“这就使你杀死扎兹的方法，”雷诺评论道，他开始解释他在黑暗山洞里看到的执行官和脑虫的战斗，暗堂武士给与了肯定。“你用那种力量杀死了他。”雷诺继续说道。

“是的，”执政官同意。“这种神族与生俱来的力量对于虫族十分有效。利用这个力量我切断了扎兹和主宰间的联系，主宰一直在保护着它的灵魂并使它重生。”

“你确定这个扎兹在你攻击后并没有再出现？”塔萨达问道，雷诺代替执行官作了回答。

“他没有，”他宣称，“他确实死了。”他想起了他偷听到的凯瑞甘和达格斯的谈话。“我曾见到凯瑞甘谈论此事，”他解释说，“在我找到你们之前。不管你做了什么”——他对泽拉图点了点头——“它确实死了。”接下来他想起了那次会谈剩余的部分。“该死。”

“什么？”塔萨达问道。“如果你还知道什么，你必须告诉我们！”

“好的，那个，我——”雷诺不敢看着他们两个，特别是泽拉图。“我猜你在杀死扎兹的时候，你接触到了主宰本身。”

“是的，我通过它与脑虫的联接感觉到了他。”年长的神族承认。

“那个，他很显然也感觉到了你。”雷诺解释道。“当你忙于杀死扎兹的时候他接触了你的思想。这就是它如何找到艾尔的位置的。”

“不！”泽拉图赫然站了起来但随即又瘫了下来，他无法控制自己。他就像一个喝醉的士兵一样看着天空，他的眼睛闪耀着绿色的火焰随即暗淡下来，变得无光。“这是我的错！”他内心的痛哭令人心痛。他转向塔萨达，并在吃惊的塔萨达面前跪下。“这全是我的过错。”泽拉图的痛苦传入他们脑中。“我出卖了我们的人民！惩罚我吧！取我的性命！结束这一切！”他低下头，等待着塔萨达的惩罚。

轮到塔萨达作决定了，一段时间里执政官并没有行动。接下来，突然，他伸出一只手并放在泽拉图的肩膀上。“这确实是你引起的，”执行官宣告道，“但你的目的是纯正的。你只为终结敌人，并不是暴露我们的人民。你的悲痛和愧疚已经是足够的惩罚了。”

泽拉图睁开了眼睛，抬头看着他。“但通过我，虫群会攻击艾尔！我们的人民会遭殃！”

“是的，”塔萨达同意，“但是主宰已经窥探我们的世界很久了。就算不是通过你，他也会用其他方法找到艾尔的。你只是触发不可避免的事。”他转过身来，他眼中闪耀的蓝色就像是黑夜中的明灯。“无论如何，我必须警告我们的人民。他们必须知道攻击将至——而脑虫则是关键。”接着他低下他的头。“我自己的力量不足以接触他们。”

“我会帮你，”泽拉图说道，起身坐在塔萨达身边。年长的神族看起来暂时抛开了他的罪责，那个感觉没有再浮现在他脸上或是在他的思考里了，虽然雷诺肯定罪责仍深深地刻在执政官内心里。“合我二人之力可以让你的警告穿越空间。”

塔萨达点了点头，两个人扣住双手，没有一丝颤动。雷诺呆在原地，他很想离开，但很怕自己突然移动会打扰他们。他看到两名神族间的空气中发出微光，发出一种五彩的光辉，紧接着两名新的神族出现了，他们的身影摇曳着就像是全息影像。其中一人穿这跟塔萨达同样的制服，有着一双天蓝色的眼睛。另一人穿着红色与金色的长袍，在他厚重的兜帽下灰蓝色的眼睛炯炯有神。

“以亚顿的荣耀，执行官，”他的声音很虚弱，最开始雷诺以为他在跟塔萨达说话。但这个影像的眼睛并没有看着高阶圣堂武士，过了一会雷诺认识到，他在跟那个天蓝色眼睛的战士说话。“你在安提俄克<sup>31</sup>的防御恢复了我对圣堂阶层的信心。我承认塔萨达的背叛曾经动摇了...”

“真的吗，奥达里斯<sup>32</sup>？”塔萨达插了进去，他的思想直指那个带兜帽的身影。“我希望执法官能在他们的高阶圣堂同胞中作更多的约定...”（这应该是句讽刺话吧...）

两个图像的中的神族四处张望起来，很明显在寻找声音的源头。

“塔萨达？”那名叫奥达里斯的神族回复道，他的眼睛最终看向了塔萨达，“你在哪？...”

---

<sup>31</sup> Antioch

<sup>32</sup> Aldaris

“安静，执法官，”塔萨达警告道。“现在不能浪费时间，我有很多事要告诉你。”他对第二名新加入的神族点了点头但并没有停下来对他打招呼。“就像你知道的，虫族在攻陷人类世界塔索尼斯之后失去了踪迹。圣堂会议命令我返回家园，而我选择留了下来。一个强大的信号把我带到了一个偏远的，荒芜的星球查尔。很显然，它也吸引了其他人。在查尔上我遭遇了我们曾经的同胞，暗黑圣堂武士。”塔萨达看了一眼藏在旁边的泽拉图，它的身影慢慢出现在了影像上。

奥达里斯眯起了眼睛。“与堕落的人在一起是异端！”他宣告着，他的声音显得粗暴而不可原谅。

“够了！”塔萨达的眼睛燃起了深蓝色的火焰，而执法官沉默下来。“听好了，执行官。”塔萨达继续说道，他转向天蓝色眼睛的神族，“据我从暗黑圣堂武士长者泽拉图身上的学到的知识来说，主宰通过他的被称为脑虫的代理控制的他的仆人。消灭脑虫，虫群就会陷入混乱。”

“非常感谢，尊敬的塔萨达，”最开始进入会议的执行官回答道。“我们会好好利用这个知识。”

“我希望我们能信任你，塔萨达，”奥达里斯缓缓地说，他依然很愤怒但并没有在会谈中表现出来。“我已经感到了堕落者在你思想中留下的污点。你必须立刻回到艾尔！”

“我只为艾尔的安全着想，并不关心议会的命令。”塔萨达平静的回答。“我会在合适的时间回去。”等你有艘飞船时，雷诺想到，但是他并没有说出来。他明白高阶圣堂不想在他的人民遭受虫族入侵的时候还分神来带他回家，他很敬佩这名神族战士的奉献精神。

塔萨达把手从泽拉图身上拿开并在他眼前划过，扭曲圆圈扩散开来，而剩余的图像慢慢消逝在了微弱的阳光中。

“感谢你，”他轻声对泽拉图说道。“或许现在我们的人民有了机会。”

“希望如此，”暗黑圣堂武士回答道。“尽管直接攻击脑虫并不会很有效。”

“为什么？”塔萨达问道。“你的攻击完全摧毁了他。”

在回答前泽拉图看了他几秒。

“你们得到的力量很强大，”他最终说道，“但并不代表你们真正的天赋。它们只是被你们的领导者认可，被他们的教导削弱并被他们的恐惧限制。你必须掌握你内在全部的力量才能真正击败虫族。”

塔萨达并没有回答。泽拉图的建议让他犹豫不决，无论如何，几天后他回复了。

“告诉我那些我们拥有的天赋。”他就说了这么多，但雷诺所知这对他来说是个十分大的进步。从两名神族见面时他见到了暗黑圣堂武士在一般神族社会中是怎么被看待的，还有塔萨达怎么从小到大认为他们是邪恶的。与泽拉图一起战斗让塔萨达有所改变，但他仍然认为暗黑圣堂武士的力量是异端或许是污点。而询问这些力量，特别是把它们当做是神族的本性来谈论，是一个打破他的偏见并接受一个不同的开阔视野的巨大进步。即使塔萨达比雷诺要大得多，但雷诺依然为他骄傲，就像这个神族指挥官是个迈出了他成长第一步的年轻人。

## 第 17 章

接下去的两周是一段活跃与空闲，学习与懒散交错混杂的诡异生活。当塔萨达最终表示有兴趣了解暗黑圣堂武士们的神族天赋之后，泽拉图显得很是高兴，但在回应这个请求之前，执政官犹豫了，意味深长地瞥了雷诺一眼。

“这些天赋存在于我们生存的最核心，”他警告这个年轻的神族，“并且只能展现给我们种族的其他成员，以免其他人恶意地洞察我们的灵魂并滥用这些知识危害我们的人民。”虽然说得很含蓄，但是雷诺还是听懂了其中的深意。

“我出去一下，”他站起来拍掉裤子上的尘土，“你们处理自家兄弟之间的事儿吧。”但是塔萨达举手阻止他离开。

“吉姆·雷诺是我们的盟友，”执行官对这个消瘦的暗黑圣堂武士说。“而且他还是一个……”他停顿了一下，雷诺心想他正在深呼吸——如果神族有嘴啊鼻孔啊肺啊之类的东西的话——“朋友。”塔萨达终于说了出来，而这个词蕴含着出奇丰富的情感。不仅令神族感到十分震惊，连雷诺都吓得倒退了一步并瞪大了双眼。他觉得自己的失态有些可笑，但仅仅是一点点。更多的，他意识到，神族们不仅仅是阅读情绪和思想，他们还将它们投射出来，由于这个原因塔萨达的话语中才蕴含着如此丰富的感情和思想，也使得雷诺知道了这是多么意义重大的一种承认。塔萨达不只是说他们是伙伴——这个意思已经包含在“盟友”里头了。把雷诺称为“朋友”，就等同于塔萨达和他之间建立了一个结实的联系，一个需要用忠诚和荣耀来维护的联系。雷诺所能想到的最接近的比喻就是结拜兄弟——那些发誓对血亲一样互相帮助的人。这是一个惊人的荣誉，他从来没有想过能从这个高大的、沉默寡言的外星战士那里获得。

“谢谢”雷诺对塔萨达说，他知道执行官会从这个词里读出他所有的感激之情。他能从神族的眼中看出来他已经明白了。然后他瞥了一眼泽拉图，并在他的脸上同时看到了愉悦和困惑。

“但是我不想妨碍你们。”

“你没有妨碍我们。”塔萨达提醒了他。“你是受欢迎的客人。”他放下手臂，表示雷诺可以自由选择是否离开，然后他们一起转向了暗堂武士。现在由你决定了，雷诺禁不住想着。

执政官可能察觉到他的想法，也可能仅仅意识到这两个人正在等待他的回应。年长的神族可能是想酝酿点戏剧性的效果，停顿了一下，然后轻轻的点了点头。

“你看到了表层之下，”他称赞塔萨达，“承认了内在的灵魂，并无视外在的形式看到了其中的手足关系。这令我印象深刻。”他的语气听起来几乎有些嫉妒了，雷诺也在刹那间察觉到了这一点。因为他所有的学识、智慧和忠告，所有他关于开放思想的谈论，泽拉图对确定的东西有着固定的观念。而塔萨达刚刚展示了他能够超越他以往的教育，跳脱窠臼。这是一份难得的天赋，一份连执政官自己都不曾拥有的天赋。

“接下来大部分我要教授的东西只能通过思维联结来学习，”泽拉图继续道，“因此我们的同伴”——他对着雷诺点了点头——“将无法参与其中。不过，我会尽可能分享一切，让他更多地了解我们和我们生活的方式。”他又点了下头，但这次更低，几乎是鞠躬了。“也许你会在这发现作为神族的真正含义，并且从外族从未有过的深度了解我们。”

“也许，”塔萨达补充道，“你那没有受到我们传统束缚的视角，会为我们所有人提供有用的见解。”

雷诺思考了一瞬，但也仅仅是一瞬。一方面，这件事可能会很无聊，尤其是当这两个神族如泽拉图所说“思维联结”的时候。另一方面，他越了解神族就越对这个种族着迷，而且这是一个学习其他任何非神族都无从知晓的知识的机会。这些显然甚至是大部分神族都无从知晓的。塔萨达称他为“朋友”是这一切真正的决定性因素。雷诺知道这是他生命中最重要时刻之一，比得上他初次离家的那天，遇见迈克·利伯蒂的那天以及离开阿克图拉斯·孟斯克那天。圣堂武士邀请他参与到某个无比重要的大事件中来，而拒绝是对他们这种新关系的侮辱。他坐回当椅子用的石头上，点了点头。“我不知道我能提供些什么，”他接受了，“但是谢谢。”

这问题显然已经告一段落。当天下午更迟一些的时候——因为这位老神族拒绝做任何不带适当戏剧性停顿的事儿——泽拉图开始了他们的教育。

如同暗黑圣堂所警告的一样，雷诺无法跟上这一切。经常都是两位神族连接心灵之后执政官直接地展示一些东西。他们曾尝试过把雷诺加入到他们的心灵连接之中，但总不外乎以几个奇怪的图像，一阵瀑布般的噪音和剧烈的头疼而告终。“你的心灵不是干这个用的”执政官略带歉意的指出，“而且这个连接即使在神族之间也只是在连接两个心灵时才能达到最佳效果。”因此，慢慢的雷诺发现自己只是坐在两个雕像之间，或者在他们忙碌地交流时漫无目的的四处游荡。

而其他的时候，泽拉图就向他们讲授神族的历史和神学，雷诺则在塔萨达的身边听，虽然他只能明白一些细节。他了解到了萨尔纳加，那个数千年前创造了神族然后被他们自己的麻烦所袭击的种族。他了解了那些使得这个种族分崩离析的纷争，和将人们统一起来并创造了卡拉——升华之道的卡斯。卡拉直到今天仍在以它严格的规矩约束当今神族的社会。拒绝接受它的神族们则被他们的家园所流放，成为了后来的暗黑圣堂部族。

“这是萨尔纳加亲自赐予我们的力量，”泽拉图解释道，“深深渗入我们种族的血脉。但是这力量经过了卡拉的净化，被限制在了我们先贤所规定的范围中。我们真实的力量绝不止于此。”

“但如果没有这种限制的话我们就会失去所有的控制，”塔萨达反驳道。“就如同很久以前发生过的那样，当亚顿失职导致部族在艾尔上胡乱释放他们的能量，几乎毁灭了世界。”泽拉图的内心涌出一波波的震动和过去的酸楚，使雷诺退缩了一下。“是的，我知道这些事。”塔萨达承认。“传言仍然存在，当我们在圣堂教育中提升到了足够高的层次之后，我们会被教导如何区别谎言和真理。”

“指示，是的”泽拉图表示同意，“但是不完整。你看到的也不是完整的真理，只是数世纪之前秘密会议商定的说法而已。”他转过身去，并没有说更多，但雷诺知道这一天的课程已经结束了。

再一次讨论神族的历史是三天以后的事情了。因为虫族在第二天发动了攻击，击败了它们之后神族和人族的部队转移到了另一个隐蔽的山谷。他们已经把这些过程练习得同艺术一般，神族们帮他们收拾帐篷和设备，使得他们能在二十分钟以内完成转移。每一场战斗和每一次转换营地都使两个种族之间更融洽，而神族的两班人间的也更融洽。雷诺知道他和泽拉图和塔萨达在一起花的时间没有白费。



“他们也不太坏，”诺恩在一天早上喝咖啡时说“不然你没法和他们在这些该死的石头上坐一整天。”所有人都笑了起来。

“你在说什么？”过了一会儿，卡维兹问道“或者想什么，或者默念什么，或者随便什么。”他匆忙的修正自己。大多数人仍对这种心灵感应的观念感到不适应，雷诺则想知道是否他和凯瑞甘的那段经历帮助了他更轻松的接受这个概念和习惯。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觉得别人的想法闯进自己脑子里已经不怪了，但他至少理解并不再对此感到害怕。

“历史，”雷诺坦诚的答道。“我在学习他们的历史。”他啜了一口咖啡并思考了一会，“这是一份荣誉，”之后说道。“他们从未让一个异族了解他们如此之多，我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当他们告诉我越多的往事，我便越能了解他们的现在以及由来。”

“这样.....好吗？”卡维兹问道，一片以往惧外的阴影显现在他脸上。

“没问题，”雷诺确定的说，“事实上比这更好，我们不必担心，他们永远不会背叛我们。”

他了解他说的是真的，荣誉与忠诚根植于每一个神族的心中。甚至在卡拉将他们组成一个荣辱与共的集体前，暗堂武士——尽管他们反抗与不信任，但依旧拥有难以置信的荣誉感并仍然忠于他们的种族。塔萨达也看见了，雷诺能看出这位执行官对暗堂武士——尤其是他们的执政官的尊敬与日俱增。特别是泽拉图的课程再次开始后，“我们几乎摧毁了艾尔，”第三天，当雷诺和塔萨达在山谷后壁的突出部分坐下时泽拉图开门见山的承认道，“但那不完全是我们的过失，亚顿希望指出我们错误的方向。”他的绿眼睛变得深邃，雷诺知道执政官在回忆那段古老的历史——太古老以至于他没能直接经历的历史。塔萨达解释道神族能完整的分享他们的经历，这能使人身临其境。

“他带着消灭我们的命令来到我们中间，”泽拉图轻声说道，并转向无言以对的塔萨达，“这他们当然没告诉你，他们为什么要去承认派出圣堂武士杀害自己的同族，仅仅因为我们拒绝屈服于他们的法规？”他点点头说道，“现在你了解了你们被误导的有多深，”他补充道，他的声音中带着悲伤而非得意。

“但亚顿拒绝了，”执政官继续道，“他无法容许自己杀害自己的同族，而是教了我们卡斯曾教过的东西——如何唤醒我们所携带的力量。他希望我们的精神连接在一起，希望我们在抵抗中了解到自己的愚蠢。”泽拉图停顿了片刻，好像不继续说了。

“这没奏效，”雷诺最终冒险说道，他的尝试震惊了这位神族长者并得到一阵精神笑声。但听众的提醒使得泽拉图继续他的故事。

“对，”他承认道。“它没能办到。我们的确学到了我们的力量，但没有学到怎样控制它。这是卡拉唯一的好处——从出生开始训练神族如何控制他们的冲动，如何掌控他们的思维。有了这些训练，我们的人民可以毫无后顾之忧的使用我们的天赋。”他摇了摇头，“但这些部族不具备这些知识。亚顿能教我们的只有那么多——就算他教我们，也要在必需的控制下训练数十年。我们中的许多在自己的道上太长太深了，以致无法完全改变他们的方向。”他的双眼定格在塔萨达身上，雷诺甚至能说出执政官的想法。此前他是一个高阶圣堂武士——神族的高级官员。但他仍足够年轻、足够有理想、足够正直来完全的改变他的方向。

“于是你们的力量成长到超越你们能控制的地步，”塔萨达毫无疑问的陈述道。

“对，”泽拉图承认道，“风暴从我们的精神中产生，由古老的仇恨的助燃，席卷了整个艾尔。最高议会驱散了风暴，但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你也将最终使我走上这条道路，”塔萨达轻声说。雷诺能感到执行官很了解他所提到的道路，但他想听到泽拉图的回答。

他得到了他要的答案。“不！”泽拉图的回答带着极强的情感，他们以前都不曾见过。“不是这样的！”他明显使自己冷静了下来。“那只是开始，表明了我们错误的方向。”他解释道。“在我们被放逐后，我们继续研究亚顿向我们展示的天赋，释放内在的力量。但我们也教自己控制的方法——跟卡拉一样强大，但是没有卡拉的局限性。我们学到了完全的控制我族的力量，而且我们的精神从只保护当权者的狭隘法规与森严等级制中解放了出来。”

“卡拉不是一个囚笼，”塔萨达反驳道，他的思想很平静，但在那后面的信念却坚固而有力。“这是我们社会的基础，我们人民的根基。”他向后倾斜，双眼半闭。“我不能完整的描述它，”他告诫道，雷诺能感觉到这句话不仅是对他，也是对泽拉图说的。“我们在卡拉内如同一人，”塔萨达在片刻的沉默后陈述道。“我们的精神是相连的，但不像我们沟通时——不像现在这样。卡拉提供了一个更深的连接，一条真正建立于神族之间的

纽带。某些方面来说你在连接中失去了自我，与所有的神族合为一体——独立光荣的存在。”

就像虫群一样？雷诺不禁想到。他当然没有大声说出来。但泽拉图却没有因为羞怯而不阐明他的忧虑。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拒绝，”神族长者坚定的陈述道。“我们不希望失去自我。我们是神族，这没错。但是独立对我们同样重要。”

“这当然重要，”塔萨达同意道，双眼应对着执政官的注视。“我从没说不重要。”他举起一只手，阻止了正要抗议的雷诺。“对，我们失去了自己，但没有失去我们本身，没有失去自我——我们只是不再孤独、不再孤立。在卡拉内我仍是塔萨达，我甚至超越了塔萨达，超越了这副身躯与这个精神。我与所有的同胞同在，成为这个伟大整体的一部分。这就是我们的种族。”他摇了摇头，发出叹息一般的精神声音。“即使是经历过的人，也无法适当的描述它。”他的目光扫过他们两个，雷诺在他的双眼中看出了遗憾。“你们将无法了解它的全部。”

雷诺皱了皱眉头，“我知道我不行，因为我并非神族。但为什么他也不行？”他指着泽拉图，这时塔萨达的双眼变得更加悲伤了。

“暗堂武士自我放逐出了我们的连接，”这个高大的神族缓慢的解释道，“他们永远切断了与我们之间的联系，抛弃了我们的一切，背弃了我们。”

“我们从未背弃，”泽拉图激动的反驳道，他的双眼闪烁这光芒。“我们仍然守护着艾尔！仍旧注视这你们！从我们被放逐的那一刻起就一直这样做着！”他的眼睑下垂，有意流露出愤怒。“但我们的确破坏了连接，我们认为它会让我们失去自我、剥夺我们的本身，为最高议会所吞并。也许如果有一个像你一样的人来解释它，我们也许会做出不同的选择。”

“你会考虑重新加入我们吗？”塔萨达似乎有些震惊。

“是的”执政官答道。“如果我们可以，我们会考虑的。但我们并不站在最高议会一边，我们无法信任他们。我们会和像你这样的人一起。”

“我对你能镇静的谈论这件事感到有些惊讶，”塔萨达承认道，同时泽拉图的精神气息引得雷诺露齿而笑。

“我们思考我们的每个行动，执行官。一举一动都是经过仔细的检查、讨论与思量的。我们一开始就不是一个轻率的民族，并且我们在宇宙中的那段时光让我们学到了更多的耐心。”

“那么你们就不会由于突然的念头而反悔了是吗，”塔萨达问道。尽管泽拉图还没回答，但他的话语明显毫无疑问。

“当然不会，”执政官嘲弄道。“那都是最高议会散布的谣言，将我们描绘成无赖和魔鬼，等同于野人——无法清晰的思考与理智的行动，甚至无法控制自我。”他转身，举起双臂，扫过身后的山谷。“我们是没有理智或是失去控制的吗？”塔萨达和雷诺都在他身后看着，暗堂武士们正与圣堂武士们一样平静的坐着，处于一片和平中。已然无需回答。

“可怜，可怜的吉米。命中注定如此悲伤、如此孤独。”

雷诺猛然起身，由于突然的运动，汗很快流了出来。他做了一个深呼吸，迫使暴走的心脏慢下来。又用前臂擦拭了眉梢的汗液。该死，他这次无法记起梦境的全部，但他知道这是另一个关于凯瑞甘的梦。从他放弃了穿梭机以来，就越来越频繁的梦见她。但她的语气已经变了很多。

这个他晚一些才回忆起的梦，也是关于他会凯瑞甘的。但他们并不愉快，至少结局是这样的。每一次当他们一起就餐、奔跑、示爱、相拥、交谈与欢笑时都充满了活力与爱意。但之后有什么改变了。凯瑞甘远离了他，或是在他的怀抱中变的冷酷。她的声音变得更深沉、更刺耳并伴随着送来阵阵寒意的回声。她白皙的皮肤变得黑暗充满斑点。她的神态由爱慕变成了愤怒、悲伤、甚至是憎恨。

“真遗憾，吉米。”她这次说道。“你已经完了。”

有时他会在这时醒来，另一些时候他发觉自己在奔跑，以逃离这份出错的爱情，以免被抓住和折磨。他认为这次的梦属于后者。

“我不能这样下去，”雷诺在他起身走出帐篷时说道，他小心的不去吵醒任何附近的伞兵。他已经获得了充分的睡眠，但他无法感受到——他通常感到紧张、意外与反感，特别是在醒来后。他的双眼灼烧一般，有时他在梦中受伤的地方会疼上数小时。但他每晚仍希望梦见凯瑞甘，每次在一切变坏之前，他都细细品味着梦境的开始。

“为什么她要这样对我？”在雷诺屈膝在谷壁旁，将水泼在脸上时他喃喃道。

“也许她的理由与你的思绪一样混乱。”声音来自雷诺的后方，这太过突然以至于他将水洒在了胸部而不是脸上。他转身，知晓了这个独特精神声音的主人。

“泽拉图，”执政官在离他几步远的地方，双臂隐藏在长袍的褶层中，绿色的双眼正仔细的观察着他。“我不是来吓你的，”这位神族向他保证。

“没关系，”雷诺铲起了更多水，这次确实泼到了脸上，之后他站了起来。“正好摆脱了一场噩梦。”

这位暗堂武士点了点头，“她的影响依然使你痛苦，”他确实了雷诺已经知道却从未大声说出的事。那些梦真的来源于凯瑞甘！

“她一直在折磨我，”他承认道，走了一小段路后坐在了一块低矮的岩石上。泽拉图带着神族特有的从容与优雅坐到了他的旁边，他不知怎么蜷缩起来，所以他现在如同一个顶着脑袋披着黑布的球。

“不仅仅是你，”泽拉图补充道，但他没有继续说下去。他的双眼注视着雷诺，这让雷诺想起他的母亲、他的老师、孟斯克都曾这样做过。它意味着——自己去领悟。

“我是唯一得到这些梦的人，对吗？”他首先担心的是她用同样的方法影响他全部的人，但他不认为她会这样做。泽拉图如他所想的摇了摇头，“那么她这样还能伤害谁？只有我——和她。”雷诺打了个冷战。他凝视着这个神族，只是看着他。“是这样吗？她通过给我这些梦来伤害她自己。”

“梦如何才能伤害它的发出者？”泽拉图问道，虽然雷诺怀疑神族长者已经知道了答案。但他要自己充分讨论并解决它——尽管他也知道泽拉图倾听他的想法如倾听他的话语一样容易。

“梦会伤害她，如果她正在放弃她本身想保留的东西，”他坚定的说，“或者她正在分享一些她并不想分享的东西，或者她正在重温一些她不愿回想的事。”他回忆着那些梦的内容，尤其是它们是如何开始的。“她发出的影像是有关于我们在一起会如何，”他承认道，一想到这他就伤心。“只要我们合适地相处，”他的脑海中回想起了他们一起奔跑、雀跃、欢笑的情景。“她在告诉我我们本该是快乐地相处。”

他看着泽拉图的视线偏斜了，眨了眨眼，突然留下了泪水。“她在用我们本该发生的事嘲笑我。”

“的确，”执政官同意道。他等待着，清楚的预见到雷诺会继续。

“但同时她也用某些她想要却无法拥有的东西来嘲笑自己，”雷诺已然了解，“她的心中有一部分仍想与我在一起，这就是梦境的源头。她扭曲梦境是因为她知道她无法拥有——无法拥有我，把这些梦给我是因为这是唯一能确保它们完全送出的方法。”

泽拉图点了点头。“你掌握真相很快，”他告诉雷诺，“只要将你的心灵从约束中解放出来。”

雷诺笑了笑，“如果你的意思是我太猪头了以致无法向前看，你是对的。”他冷静了下来，“因此我了解了她既想又不想向我发送梦境。它们仍是一种痛苦，仍然让我在惊醒时捏一把冷汗。”他抬头看着神族长者，“你能停止它们吗？”

“我？”泽拉图仔细的看了看雷诺，“它们不是我的梦，我既不是接受者亦不是发出者。”

“是这样，但你能了解它们，”雷诺坚持道，“你能从我的思绪中阅读它们。你不能设法屏蔽它们，使我无法收到吗？或者是使它们改变什么的？”他知道自己很贪心，但他迫切想这么做。他知道凯瑞甘的一部分仍需要他，仍期望事情会发生改变，但那只会让这些梦境变的更糟。

但是执政官摇了摇头，“这些梦要由你承担，”他告诫道。“它们不应由我来改变。你必须尽力独自面对。”

在雷诺起身走向帐篷时他停了下来。泽拉图的话语和神态中的某种东西使他怀疑并付诸行动。“你有能力停止它们，”他转身面向执政官说道。“如果你想，你就可以。”

泽拉图与他的视线相交了，但是没有回答。

“为什么你不这么做？”雷诺走近几步问道。“我并不要求你现在去做，但我想知道为什么，我想知道真相。”

一会后他认为执政官会拒绝回答，或是再说些关于独自战斗的话。然而神族长者叹了口气——暗示着愉悦与懊恼。

“你比我们所知的更像我们，”泽拉图说道，他的声音太轻，雷诺甚至无法确定他听清了。之后，他更大声的补充道，“你是对的。这些梦境能够被屏蔽，虽然有些困难。因为你们之间的联系很强，非常强。”他停了一会，又继续说，“它对我来说很明显，就像一条有杂色的光带伸展在你们之间。”

“光带？”雷诺摘要道，“等等，你能看见来自凯瑞甘的连接？”当泽拉图点头时，他突然顿悟道，“那么你知道她在哪！”

“我无法知道她的准确位置，”执政官修正道。“但我的确能从连接的强度看出她是远还是近。”

“你一直在利用我！”雷诺斥责道。“你让梦继续好跟踪她，好跟她保持距离！”

“是的。”

雷诺想到如果他处在同样的情形下会做出怎样的决定，他的怒意顿时消退了。“这很好，”他最终说道。“这是我们可用的手段。”

当他走向帐篷时，他听见了泽拉图最后的评论，差不多是风中的耳语。“比我们所知的更像我们。”

## 第 18 章

“你已经走上了这条道路，真正的道路，”泽拉图在几天后的另一次训练、授课加讨论中向塔萨达保证道。雷诺一如既往的坐在旁边观察和倾听着。“无需我的说明就迈出了第一步，”执政官继续着，雷诺认为他听出了点怒气，好像这位神族长者在为他没有起到更大的作用而失望。

“我不明白，”塔萨达承认道。这是雷诺喜欢这位高大神族勇士的原因之一——他愿意显露他的无知，承认自己的错误。

“在我们第一次相遇时，”泽拉图提醒道，塔萨达则因为羞愧的而耷拉着脑袋。在相处了超过一个月后，他显然为他在第一次相遇时攻击了这位暗堂武士而抱歉。但执政官将所有歉意扫到一边，继续说道。“你展示了精神武器，是这样吗？”

塔萨达点了点头，雷诺也这么做了——他回忆起了执行官手腕上伸出的闪着蓝白光芒的能量尖刺。

“然而你没有穿著护臂，”泽拉图指出，雷诺确定他看见塔萨达因为了解了执政官要说什么而眼睛变的扁平。

“好了，”雷诺说着，微微探身过去，“很抱歉打断，但我无法理解。那又怎样？”

“护臂能增强并集中我们的心智，”塔萨达缓慢的解释道。“它使我们能使用心灵刀刃。然而我——”他停止了，显然无法结束他这次对话。

“你制造这样的武器不需要工具，”泽拉图同意道。“你的心能独立集中你的力量并给与它形状。”他的声音听起来很骄傲，就像一个父亲看着儿子第一次开枪。“其实你的心已经跃出了卡拉和它的限制。”他将双手放在塔萨达的肩上。“你已经为下一步做好了准备。”



雷诺在之后无法听懂太多。它既过于具体又过于模糊，在泽拉图向塔萨达展示神族心灵的真正潜力时说明既混杂着比喻又零星点缀着诗歌。但他见证了塔萨达依次精通了每个新天赋，而他正处于这两个神族坐下安静的连接了几个小时后，泽拉图最终起身承认道，“你已经准备好了。”

“准备？”他被自己的双足干扰了，一边诅咒着双腿的酥麻，一边心不在焉的揉着。  
“为什么而准备？”

“暗影行走，”泽拉图在他领着塔萨达从他们找到的隐蔽小径向下穿过他们正联合扎营的山谷时解释道。“每个暗堂武士要证明他精通我们的技巧所必须经受的考验。”

雷诺跟在两个神族身后，突然理解了泽拉图所说的话。他一直认为，塔萨达只是在学习他的遗产——关于每个神族所持有的力量。显然不只如此。泽拉图的确在训练执行官，但不仅仅以友好的姿态。他在教导塔萨达成为一个暗堂武士！

“他通过了会怎样？”雷诺在他们靠近山谷的远端时问道。其他的神族移动到了旁边，塔萨达的狂战士步进到背靠着东边的山壁，泽拉图的暗堂武士面朝西边消失在了暗影中，雷诺打了个手势让他的人呆在他们所在的东南角。

“成为我们中的一员，”泽拉图答道。

“那么他作为圣堂武士如何了？”雷诺询问道，“他失去了它吗？”他无法确定为什么这对他很重要，但除此以外他变的渐渐喜欢上执行官了，并且了解他作为高阶圣堂武士的功绩对塔萨达很重要。

泽拉图暂停了这个问题并转身仔细观察着雷诺，这位神族长者的浅绿色眼睛依旧深邃，但雷诺认为他看见了一点乐趣闪烁其中——也许是因为高兴。

“只有一人尝试过两道并行，”泽拉图承认道，但他没有继续说下去。他们到达了山谷的尽头，执政官柔和的转身双眼看着来时的路。

“我要干什么？”塔萨达简短的问道。他好像在茫然中跟随泽拉图来到这，可是现在他苏醒了，瞥了瞥周围，他锐利的蓝眼睛接受了四周的每个细节。

“你必须横穿山谷到达它的远端，”泽拉图答道。“只能穿过阴影，不要让任何东西阻挡你前进。”

“这是在干嘛？”雷诺无法从提问中停止。“步行穿过山谷就是他全部要做的？”

两位神族都瞥了瞥他并点点头。然后雷诺的大脑被他所获悉的信息占据了，他再次俯视山谷，明白了当他们通过时会发生什么。塔萨达的狂战士全部在西边，位于正在消退的阳光中。但泽拉图的跟随者们消失在了阴影中。就是塔萨达行走时将会穿过的阴影。穿过一个充满了随时可能展开攻击的战士的山谷——的确，这是一个挑战。

“祝你好运，”他对塔萨达说。

“谢谢，吉姆·雷诺，”执行官答着，他的蓝白相间的双眼睿智而坚定。然后这位高阶圣堂武士转身向左前进了三步，当他进入那片领域时，阴影像雾一般升至他的周围。

“他会成功吗？”雷诺向也在向山谷远端前进但待在阴影之外的泽拉图问道。

“如果这是他的宿命，”执政官回答道，没有再做出更多的评论。几分钟之后雷诺发现他成了独自一人，这位神族长者消失在了他的足迹当中。雷诺先考虑过回他自己的人那但又决定不这么干。他们在山谷的前端，塔萨达已经通过了他们那。他想要一个更好的视野，尤其是行走结束时——他怀疑那会是最艰难的时刻。因此他回到了隐蔽的小径，并待在那背靠山壁，看着这场展示。

塔萨达很缓慢但确实在通过阴影。他在开始这场考验前脱掉了制服，只穿著长束带——比需要的更正式。他的双眼闪烁着蓝白相间的光芒，在黑暗中格外耀眼。阴影在他周围形成了漩涡，在行走时遮蔽了他。

之后，第一个暗堂武士发起了进攻。

雷诺很难跟上他们的动作，尤其是在远处。雷诺第一下看到塔萨达将身体转到一边，挥臂阻挡下一次攻击。然后一个神族出现在了她的旁边，斜移着寻找方位，手上缠绕着那种超越黑暗的光——泽拉图在从虫族手中救出塔萨达时也曾经显现过。他的双手挥向执行官，雷诺能感到它们散发出的阵阵寒气，尽管他知道那只是心理作用。但在塔萨达挡下了

第一击并绊倒了那个战士，屈膝一旁，双手猛击对手的胸膛将他压在地上后，雷诺松了口气。这是一场明显的败北，那位暗堂武士直到塔萨达起身继续行走前都没有起来。

第二次攻击来自后方，一个神族出现在了塔萨达刚刚通过的阴影中。他的手中也带着黑暗，拉伸在双手间如同从虚空中撕裂的绞刑具。他快速的将暗带抛向塔萨达的头部，并缠绕在他的脖子上。那个暗堂武士猛地向后拉，计划使他的猎物失去平衡。但塔萨达举起了右手，闪光的心灵刀刃突然出现，利落地切断了暗带并使其中的暗影物质散落开来。塔萨达用快速的三击摆脱了这个战士——一击在胸膛、一击于咽喉、一击在眉间。然后再次移动起来。

每个人都在看，人类和神族一样，都了解这场奇怪的行进由于某些原因而很重要。雷诺能看出他的人脸上敬畏的神情，而且知道自己也一样。塔萨达完全地专注着，他的优雅与展现出的力量，看似毫不费力，使得多数传奇相形见绌。这是战斗在他们身边的人所表现出的真实力量，一个活生生的传奇。

尽管雷诺不知道他怎样获得了这样的印象，但塔萨达的战士好像更少钦佩更多的是担忧。他们心无旁骛的看着，几乎一动不动。可是雷诺能不时感觉到震颤，他辨认出了那是由于精神交流，但那对他来说太远又太私密而无法得知具体内容。他能理解，这些狂战士看着他们的领袖与泽拉图变的友好，而他们曾坚信他是同虫族一样糟糕的敌人。尽管他们已经学会了尊重暗堂武士，但要他们接受他们的领袖与其中一个如此亲密，他们仍有许多问题要问。而现在，他们显然在看着一场试炼与启蒙。他们或许担心塔萨达会背叛他们，会变成像执政官一样黑暗与隐匿的存在。或许甚至会变得像传说中的每一个暗堂武士那样邪恶、无情与疯狂。仅仅是由于他们的纪律和他们对塔萨达的惊人尊重才使得他们没有从旁插手。

塔萨达已然穿过了半个山谷。他已经面对了超过一打暗堂武士，并依次击败了他们。其中一些他仅用速度和力量战胜了他们，有一些他用心灵刀刃解除了他们的武装。仍有一些他不得不使用他们的天赋击败的，当一个神族用裹着黑暗的拳头刺向他时，塔萨达抓住了这次攻击，并用手巧妙的夺取了那黑暗，无害的释放到了阴影中。每当他击败一个暗堂武士，他们就退到一边让他通过。但他仍有一半的路要走，仍有许多暗堂武士要击败——包括泽拉图本人。

雷诺继续注视着。然而，他注意到什么地方有些奇怪。塔萨达的双眼在阴影中仍然可见，但现在他看见这位神族的胸口有一块模糊的光斑。第二块出现了，继而是第三块，在

执行官的心脏上形成了一个倒三角。这块微小的斑点变得更亮了，塔萨达的双眼也一样，并缓慢的布满了他的其余部分，直到他全身被吞没在了耀眼的光芒中。光驱散了他周围的阴影，将阴影分散成了顽抗的黑暗小块——形状非常像神族战士准备进攻的样子。雷诺眨了眨眼。就在这一瞬间，发光体闪烁了强烈的光，至少他认为他看见了它的闪动，就像烛火在风中摇曳。也有可能是因为无力的阴影迅速逃离了光的清扫。但现在它消失了，他无法确认他是否看见。

他看见了塔萨达被光环绕着，继续缓慢而稳健的沿着谷底前进。几个暗堂武士没有战斗，直立的让他通过了，显然在他的战术夺走他们的战略优势——隐藏时就被当做获胜了。另一些人无法靠的足够近展开攻击，因为那光芒太过耀眼，甚至在他们能碰到他之前就被迫返回。而执行官依旧前进着。

终于，他来到了小径之下，最后一片阴影依旧在他的前方。但塔萨达靠近时，阴影并没有退缩而是扩张了，它伸出了卷须缠绕在他的周围，遏制住了他的光芒。光变得暗淡但并未消失，作为回应，光深深的刺进了黑暗中，剥落了层层阴影，直到一个高大、微微弯曲的形状显现出来。那是泽拉图。

“你很出色，”执政官说着，让阴影从他身上散去，因为它已经不再有用。“你使用光明与黑暗两者来取得优势。你的技巧与圣堂武士天赋值得赞扬，并且你使用起我们的天赋就像是与生俱来的。你真的很优秀。”雷诺不止一次的听出这位神族长者精神声音中的笑意，愉悦之情洋溢于字里行间。“倘若你能避开我的阻挡就能到达远方的集会地点。”

塔萨达回答了，这是他开始挑战以来第一次说话。“来吧，长者，让我们看看是我的光芒还是你的黑暗将会获胜。”

片刻后，泽拉图双眼闪着光，好像在生气，他刺耳的回答道。“这无关于光与暗！我告诉过你！这只与我们被授予的东西有关！”然后，他的愤怒好像驱使他展开了攻击。阴影再次在他周围升起，暗带缠绕在他的身体上。他驱使他们如双剑般向前，刺向了面前的光芒。雷诺几乎同情的大喊，直到他看到塔萨达毫无畏惧才没这样做。他的光环被刺穿了——事实上，黑暗之刃深深刺进了他的肩膀——但他没有表现出一点痛苦或甚至是惊奇。

泽拉图困惑的退后了。“你的心灵是紧闭的，”这位神族长者注意到。“很好，但是为什么要在你的身体如此发亮时隐藏你的思维？”

看到泽拉图的动作时雷诺明白了，执政官向后跃进，并在移动中收回了双剑。然而他们两人都知道已经太晚了。在泽拉图进攻塔萨达时，阴影边缘的一角并未跟随，而是快速从他身边通过了。现在那束阴影飘到了山谷边缘的岩石上，并入了靠近谷壁的一束更小的阴影中——雷诺所在位置的后方。然后黑暗渐渐消退了，被内部宝石般的蓝光撕碎，塔萨达就站在那，正向下看着泽拉图以及他身后其余部分的山谷。

“一个很好的战略，”执政官说着，放下了武器，并回到了小径。“光芒只是你从阴影中通过的诱饵。”

塔萨达点了点头，但没有回答。

泽拉图注视了他片刻，然后笑了。混杂着喜悦与骄傲的波涛在简单的将所有人联合在了一起——人类、狂战士以及暗堂武士。

“精彩异常！”泽拉图宣布道，“你极富灵感！准确的使用了你的能力——老的和新的都是，甚至利用了我们之间的成见。没有你的圣堂武士训练这个战略将会失败，但没有你的新天赋你将不会成功。”

“的确，”塔萨达同意道，“我能感觉到体内前所未有的能量。我从圣堂武士训练中得到的只是皮毛，而在那之下的能量被小心翼翼的控制着。”他低下了头。“谢谢你。”

“该说感谢的是我，”泽拉图回应着，上前再次将双手放在了塔萨达的肩上。“我向你致敬，兄弟，向那些走上了我族真正道路的人——穿越了光与影的人们致敬。”他站直了身体，他的下一句话所产生的涟漪将回荡在山谷间，被赋予的力量与庄严甚至让每一块岩石颤抖。“愿你完成你的使命，亚顿之子，”泽拉图宣告道，“为我们带来荣耀。”

其余的暗堂武士集结在了他们下面，他们中传来了一阵精神呼声——一份问候与赞赏的洗礼。而从塔萨达自己的战士那传来了一阵流露出谨慎的祝贺——他们敬畏着他们的领袖和他的新技艺，但仍旧担心他会变成什么。

“干得好，”雷诺说着，向塔萨达伸出了手。执行官凝视了片刻，然后伸出了自己的手紧紧的握住了它。

“谢谢，吉姆·雷诺。”塔萨达的双眼扫过了泽拉图，其次是暗堂武士和他的狂战士，甚至是山谷远端雷诺的部下。“也感谢所有人，”他补充道，“没有如此众多、如此不同又如此相似的各位出席，我无法——”

无论他想说什么，他被一声撕裂空气尖叫打断了。一个油腻的身体随之出现，猛烈的拍打着翅膀，俯冲了下来，从嘴中喷出的酸液洒在了一个神族身上，使他立刻痛苦的在地上翻滚。虫族出其不意的找到了他们。他们遭到了攻击！

## 第 19 章

“该死！”雷诺跳下小径，穿过山谷向远方他的人那里跑去。他在行动中仍然咒骂着。为什么他们不留心于观察？因为他们全都出神的看着这次暗影行走。近来，他让他的人懒惰些——允许他们只维持几次随便的巡逻，因为神族总是保持着警惕，甚至能比他们穿著战斗服时更好的发现入侵的虫族。

还有那些战斗服！他们的能量战斗装甲，在战斗中是那样该死的有用，但在谷壁那边却毫无用武之地。他的人没有一个穿着战斗服——尽管现在正有几个人匆忙的穿进战斗服里。他只希望他们有时间穿上并运行它。

“卡维兹！艾伯娜西！”他在到达山谷的正中时喊道，希望他的声音能盖过虫族俯冲袭击所产生的噪音。“拿起枪，预备好！给我们点掩护火力！”不管是他的两名副官是听见了或只是预见到长官的命令。他们转身抓起枪，向正在入侵的生物射出一阵弹幕。其他的伞兵也很快举起武器，一阵枪林弹雨后，山谷上方的空气中充满了闪光的碎片。

现在，雷诺已经在营地了。他径直走向他那仍旧放在一边的装甲，并尽快穿上它。他对能量装甲已有数年的经验了，在它密封并开始运转期间，他为他的奔跑喘了口气。接着他探过肩膀，解下背上的来复枪筒，开始去肢解掉那些虫族。

天空最终被遮蔽了，空中的虫族失去了它们的优势。它们在第一波攻击中杀死了几个神族，但之后狂战士与暗堂武士很快移动到了它们无法轻易攻击到的谷壁。当然有翼虫族并不是唯一的进攻者，这一次，它们的规模更胜往常——至少有上百只，半数是地面部队——显然是等到空中部队分散了敌人的注意才一拥而入。雷诺的营地是离山谷前端最近的，所以很快他发现他们被成群的刺蛇、异化虫和雷兽淹没了。好在神族来到并帮助支撑住了他的队伍。

雷诺听见了一个奇怪的声音盖过了枪声，一阵哀恸的悲鸣，他冒险瞥了瞥山谷的另一端。他看见塔萨达的狂战士正用心灵刀刃来肢解任何靠近的敌人，而泽拉图的暗堂武士在另一边做着同样的事。接着他看见了泽拉图本人，他仍在小径的高处，正在向任何接近的空中敌人投掷一种奇特的暗带网——同时一个吞噬者被漆黑的绳索裹着竖直的落下。

然后他看到了塔萨达。

执行官已从小径跳下，正从暗影行走相反的方向一边战斗一边穿过谷底。黑暗从他的身后升起，就像一件斗篷——一道弯曲着的、虫族显然无法刺穿的寒冷阴影。他闪光的心灵刀刃从他的手腕展开，超过了人类一臂的长度，已经有能力轻轻一挥就接触并烧焦任何一个滑翔的飞螳。雷诺看见这位高阶圣堂武士转身将右手挥向一个入侵的吞噬者。那只手腕上的心灵刀刃被加长了，从一个三角刀刃变成了长须状，就像一条发光的鞭子，攻击时还发出噼啪的响声。闪光的顶端正好攻击到了这个正在下降的虫族张开的嘴部，并完全刺穿了它，同时引起了这个生物的嘴内出现了一阵火花。然后火花爆炸了，这个生物无脑地坠落下来，在塔萨达故技重施在一头扎进射程的刺蛇身上时掉在了地上。

这是雷诺曾见过的最不可思议的展示。他此前见过塔萨达战斗，这位神族的优雅、迅速与准确总是给他深刻的印象。但现在有些新的东西，不仅仅是泽拉图教给他的新天赋，而是他变得更加沉着、更加冷静与更加自信。也不是一种心理态度——要说有什么的话，这位神族勇士现在更少的展现他的权威，而是不知如何加深了他所映射出的力量与气势。虫族感觉到了雷诺所了解到的，开始后退了，塔萨达利用优势，迫使它们扎进了狂战士与暗堂武士两者的包围中，扫清了一条道路。

在几分钟内，虫族从胜利的入侵者变成了绝望的防御者，幸存的氏族成员聚集在一起，努力在他们找寻出路时不让敌人靠近。

这时一个小标志出现在了雷诺的屏幕上，他转身找寻这位被他的制服锁定的新来访者。

在那，山谷上方的一个山脊上盘旋着一个巨大、熟悉的形状，一个虫族宿主。但它从哪来？它刚才没有到过这，否则他的系统会标记它。宿主缓慢、笨拙而且脆弱，也是维系氏族必须的，它们维持着它们的控制脑虫——凯瑞甘——与其余虫族的通信连接。凯瑞甘不会没有足够的保护就派出它进入山中。

“不要绝望，我的同胞们，”这只宿主向仍陷在山谷中的虫族喊道。“更多我们氏族的成员就在附近，他们将很快就到。现在撤退，这样你们的力量就能使我们的新一轮攻击更凶残。”



听见这句话后，下面的虫族立即四散开来。它们放弃了全部对人类与神族的抵抗，争先恐后的开始登上谷壁。攀缘着、飞翔着、爬行着，到达并越过了山脊。在少于一分钟的时间内消失了，只留下身后的尸体。

“没错！”诺恩叫喊着，双手高举他的来复枪。“跑吧，恶心的东西！”

“闭上你的嘴！”雷诺斥责道。“收工！我们离开这！”

“什么？”麦姆提停止与另一个伞兵击掌并转过身来，混乱写在他宽大的脸上。“但是长官，我们赢了！它们夹着尾巴逃了！”

“它们在重组，”雷诺纠正道。“它们会在几分钟内回来，比这次更多。我们必须离开。”他打着手势。“麦姆提，你和凌带着枪。我希望你到山脊上去。看见虫族，立刻开枪。明白？”他瞥了瞥其他人。“诺恩，你和德斯兰去山谷的入口。同样的行动——站岗，保持冷静，射击任何在动的东西。其他人将这些机器打包！”

他的人凝视了他一秒。这次胜利太迅速、太决定性了，他们显然无法相信自己仍处于危险之中。但他们的训练起作用了，卡维兹和艾伯娜西咆哮着命令其他的伞兵组织起来——就在雷诺挑选出的四名士兵攀上高处站岗之时。

收拾和上路只花了他们十分钟，但正当他们收起最后一个帐篷时，诺恩开火了。德斯兰片刻后也加入了，他向后喊道，“虫族！正朝我们前进！”这是唯一一条离开山谷宽阔平坦的道路，但不是唯一一条可行的道路——塔萨达是精明的战略家，不可能选择没有退路的场所扎营。其他所有人都移动到了山谷的远端，呈纵队进入了前不久雷诺还和他的两位神族盟友一起坐着的隐秘小径。塔萨达已经跃上了山谷上的一个狭长岩架，正带领这他们攀登上去，离开山谷并向后登上附近的山峰。穿著装甲的伞兵帮助没有穿著的到达岩架后，也加入了他们，最后雷诺抽调回了他的四个守卫，并掩护他们穿越山谷直到离开。虫族们仍翻过那些被杀者的尸体，争先恐后的涌入山谷。这时，雷诺已经在山脊的另一边落下，加入到他其余部队的急行军中，离开了这片新战场。

几小时后，他们无疑甩掉了追击，塔萨达选定了另一个山谷并引领他们来到它突出谷壁的庇护之下。他们再次扎营以缓和长时间的行动，但这次雷诺穿著装甲警戒着每一个角落。他不想再受到惊吓了。

“完美的指挥，首领，”麦姆提在他们蹲着一边吃干肉一边吞泥浆状的咖啡时承认道。“你是怎么知道它们会卷土重来的？”

“我听见了它们的交谈，”雷诺坦白着，谨慎的啜了一口他的饮品。“宿主命令他们撤退并重组。”

在他察觉到山谷变得非常安静时，他依旧费力的吞咽着咖啡。从他的杯中，他看到他的人正凝视着他——连坐在远处的神族也一样。甚至正在他旁边的塔萨达和泽拉图也把头歪在一边、双眼微闭，好像不确定他们是否听清了。

“它们交谈？”卡维兹轻声问道。“但是，指挥官，它们不交谈，它们没有一个这样做。”

“什么？”雷诺放下杯子，瞪着他年轻的副官。“它们当然这么做了。你认为这是我虚构出来的吗？我听见了！”

“虫群并不说话，”塔萨达说着，走了过来蹲在雷诺旁边。泽拉图走向了另一边，他们两就像他手臂旁的一对雕像。“它们并不像你一样这么做。”

“它们的说话方式与我们不同，”泽拉图确定的说着，他绿色的双眼专注的看着雷诺。“你所谓的交谈不是它们所拥有的能力。”

雷诺摇了摇他的头。“这真是一团糟！”他说着，握紧拳头打了大腿一拳。“我听说过！”他凝视着泽拉图，激怒他以否定他的后一句话。“你也这么做了！你和扎兹交谈时是怎么做到的？”

执政官的双眼变的扁平。“你听见了？怎么做到的？”

“我在那儿，”雷诺提醒着他。“我观察到了整件事。”

泽拉图再次歪着他的头、双眼微闭，与其说是沉思不如说仅仅是陷入混乱。“那次交流是其他人无法听到的，”他一会后解释道，“通过简短的触碰它的心灵，我可以估计那个生物的想法，并研究我的攻击对它和它的氏族的影响。”他的眼睛转向雷诺。“没有话语交谈，不是你的那种交谈”

“你是说你们在脑中交谈？”从卡维兹的声音中，雷诺听出了一点害怕，实际上接近于恐怖。他了解到这个年轻人正在想象那应该是什么样子。

“我猜是这样，”雷诺缓慢的承认并回想着。“我现在想起来了，我实际上并没有看见他们动嘴。但我肯定我听见了。”他再次看了看泽拉图。“不然我是如何知道扎兹的名字？又如何知道他们今天会重组？”

“你说是真的，”塔萨达从另一边保证道。“这些信息太精确无法靠想象得到。你不知怎样接进了虫群的思想。你听见它们彼此的思维，正如我们神族互相听见精神语言一样。”

“很好，”雷诺双手压了压太阳穴，希望能挤出点思绪。“我快疯了。是这样，对吧？他们说疯子才能听到别人听不到的声音，现在我也听到了。只是我比较幸运，听到的是虫族发出的声音。”

“你的心灵是完整的，”泽拉图回答道，“你的理性也并未减退。”片刻后雷诺感觉到一阵柔和的羽毛触感抚摸着 he 脑海内部，干枯但是温和。然后它消失了，执政官缓慢的点了点头。“凯瑞甘，”他宣布道。

“凯瑞甘？她做了些什么？”但雷诺已经明白了这位暗堂武士想要说的。

“你们的心是相连的，”泽拉图确信的说。“她通过连接接触你，既递送给你梦境，同时关注你的情况。但她并不细心。”他嗤嗤的笑了，那粗糙但缓和的精神感受总让雷诺想起秋天的落叶。“她没有我们那样集中与控制的经验。尽管她力量强大，但她仍无法精确的控制它。”

“他在说些什么，长官？”艾伯娜西问道，她正面色苍白的凝视着雷诺。雷诺叹了口气，知道他将不得不解释许多他一直希望避免解释的事情。

“凯瑞甘的连接进入了我的脑海中，”他向他所有的人说道。并忽视声明引起的喘气继续道，“她已经干扰我数周了，事实上从我们来这时就开始了。”实际上甚至那以前，但他不想深究。“但它是双向的。”他对艾伯娜西露齿而笑，并看见她的笑容回归而感到安心。“她很草率，泽拉图发现了她放置在我身上的标记。他利用这来密切注意她的位置，至少是她的大概下落。这也是我们一直得以攻击它们的一部分原因——我们在解决她的部队时能清楚的了解她是远还是近。”他摇了摇头，仍然专注于刚得到的新信息。“我猜我不知怎么能听懂虫族的交谈，是她的另一种影响。”

“你听见的她能听见的东西，是由她呈现出的，”塔萨达解释道。“她连接着每个氏族成员，因此它们的交流都到达了她那。虽然大多数她忽略掉了，但她仍然接收到了。当你靠近虫族，并且它们在交流时，她的心将这些想法翻译成了你能听懂的话语。”

“因此她持续翻译着是因为她也听见了那些交流，而且在它们进入我的听力范围时会被无意识的翻译成人类语？”

塔萨达和泽拉图都以点头代替回答。

“呼嗯~。”雷诺向后仰思考着，他心不在焉的再次拿起了杯子，倒掉了其中的浆状液体。“因此我们能察觉她在哪，”他说完，将空杯子放回了旁边，“并且能窃听她的军情。”他确认性的看了看两位神族领袖，当他们再次点头时雷诺感到一个微小而严峻的笑容浮现在他脸上。“这是极大的优势，”他指出道，并看了看周围聚集在一起的神族和人类，确实毫无缺失的全都肩并肩的聆听着，不是作为三个独立的队伍而是一支更强大的部队。“我认为，”他最终说道，“是时候停止逃跑了。让我们带给她一场战斗吧。”

## 第 20 章

他们花费了整整两天才锤炼出一个计划。令人惊奇的是，泽拉图是这次的难点。塔萨达同意雷诺的看法——游击战术已经成为过去。但执政官没那么容易被说服。

“我们不能因为躲在暗处就掉以轻心，”他们三个坐在一起讨论何去何从时，他向雷诺和塔萨达警告道。“我们的确要同虫族战斗，但必须集中力量而且不将自己暴露在不必要的危险中。”他凝视着塔萨达，好像预料到这位执行官在作为暗堂武士的现在会变得鲁莽。

“没有人说我们要不顾性命，”雷诺向这位神族长者保证道。“但我们不能永远躲着，并且我已经厌烦了。我们已经有了打倒她的手段——我是说利用这些手段彻底处理掉她的氏族。”

坐在他对面的塔萨达点了点头。“我也感觉到这场争斗持续的超过了适当的时间。我们必须尽快解决。”

随后泽拉图放弃了，虽然他在计划期间仍旧提供着谨慎的声音。但他们手头的计划甚至令他喜欢，而现在他们正将它付诸实践。

第一步由雷诺来完成。他躺下然后闭上双眼、缓慢的深呼吸，直到他进入梦乡。正如他所预料的，他已处于梦境之中了。他正站在一个长满青草的小山上，俯视着谷类覆盖的群峰间绿色的山谷。太阳高悬在空中，正沿着地平线投下粉红和橙色的极光。

“美极了，”一个沙哑的声音在他耳旁说道。于此同时他感觉到有力的双臂紧紧的从后面抱住了他，温暖而富有曲线的身体贴近了他。

“的确，”他回答着，尝试着保持声音和呼吸的平稳，即使他被触碰的地方传来阵阵刺痛。他扭头来看身后，他看见了凯瑞甘，那个他喜爱的梦境中完整而又快乐的凯瑞甘。

“我希望我们能永远这样在一起，”她渴望地说道，将她的手臂勒得更紧。她把头靠在了他的肩膀上，红色的长发散落在他的肩膀和胸膛。

“我也是，”雷诺同意着，用双手扣紧她双手。“一定会是这样的。”有一瞬间他心中闪过那个他们用作隐匿处的箱型峡谷。

他感到后面的凯瑞甘抱得更紧了，而后又放松了下来，她的身体更紧的靠着他。“噢，吉米，”她叹息着，放开了一只手抚摸着他的脸颊。他转向她的怀抱中，惊奇的看见她的双眼闪烁着泪光。“我们会很快再见的。”她小声说道，声音非常沉重，接着轻吻了他的嘴唇。然后她笑了，在既悲伤又得意的笑容中消失了。

雷诺坐了起来，梦境离开了他的脑海。他躺在户外而不是帐篷里，泽拉图正俯身看着他，一只粗糙的手搁在他的肩上。这位神族长者正近距离观察着他，浅绿色的双眼微闭着。

“进展顺利吗？”执政官询问道。

“很完美，”雷诺回答着起身，将一只手伸过头顶，颤抖着驱散脑海中最后一点睡意。“她上钩了。”他对泽拉图露齿而笑。“我准确的照我们讨论过的说了，影像也恰到好处展现了。”嗤嗤的笑容荡漾在这位暗堂武士脸上，泽拉图的双眼稍微变宽了——很明确的愉悦迹象。“刀锋女王的确强大，”他解释道，“然而我已经有几个世纪心灵交流的经验了。我知道许多能令她深信不疑的戏法，任何一个都能让她毫无察觉。”

“没错，”雷诺同意着，揉了揉脖子后面。“她总是这样。”

在塔萨达打搅到他们，并继续靠近时，侧面的一个动作引起了雷诺的注意。他们一致认为他与两位神族保持连接有可能引起凯瑞甘的怀疑。

“准备就绪，”雷诺向正在点头的执行官保证道。

“你确定？”塔萨达轻声问道，雷诺了解他的意思。两位神族都明白他对凯瑞甘仍有深厚的感情。

“这次攻击不需要你参与，”泽拉图约定道。“你的部分已经完成了。你可以站在一边，把剩下的事留给我们，你可以从冲突中脱身。”

“谢谢，”雷诺一边回答，一边思考着。他们知道，狂战士和暗堂武士多半有能力独自完成，但更希望有雷诺和他的人在旁边。尽管卡维兹和艾伯娜西会按他说的做，甚至在没有他的情况下指挥战斗，但他们都知道他不能只是坐在一旁看着他的伞兵进入战场。没有什么能使他让他的朋友们独自冒险。

“我能处理的，”他缓慢的说着，在脑海与心灵中搜索着。“打倒她，的确很痛苦。但我能行。我不得不这样做。我们都是如此。”他再次想到了凯瑞甘，想到了她被改变的时候、她嘲弄着敌人的时候、她舔食利爪上的鲜血时、嘲笑着他们的不幸与战栗时。是的，他所爱的女人依旧在那，但她已不仅如此了。她不再仅是莎拉·凯瑞甘，而是刀锋女王——她是敌人，并且由于他们，她必须死。

“这很好。”塔萨达将一只手搁在了雷诺的肩上，他能感觉到这位高大的神族流露出的同情与支持。“我们共同战斗，我们的命运仍将被束缚在一起。”执行官也向泽拉图点了点头，然后开始行动，他很快大步流星的越过了山脊，走向了位于他们不远处的山洞。他们故意选择了离虫巢入口很近的地点扎营。

“能不能向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是他去而不是你？”雷诺在他们俩看着他们的朋友消失时问道。“你以前干过这事。”

“的确，”泽拉图答道，他的思维在他们谈论到重大事件时有时会携带着沉重的回声。“但他需要经验。”这也是他在建议圣堂武士来处理计划的这一部分时对塔萨达说的。“我已经演示过技巧了，”执政官解释道，“但要完全掌握它，必须亲身实践。”

“好吧，”雷诺最终说道，他从最后见到塔萨达的地方转过脸。“我们开始干吧。”

感觉像是过了几个小时，但雷诺从他的战斗服上了解到，在第一只虫族出现前才过了十分钟。他在看见它们前听到了声音。

“你确定这明智吗，女主人”这个颤抖的声音，雷诺知道它一定来自一个宿主。“派出我们的全部力量在我们还无法确定——”

“安静点！”凯瑞甘发出嘘声，这个宿主明智的服从了。“我厌倦了这个游戏！我们会找到这些小圣堂武士和他们的玩伴，然后一起碾碎！”

雷诺转身向他的人发出了信号，他们正沿着山脊站在他旁边。他不敢冒险离虫族太近口头交流，不过没关系，他们已经事先解决了这个问题。

“去，侦查那个区域，”凯瑞甘片刻后命令道，雷诺肯定他感觉到了宿主飞行时引起的气流。

在他的战斗服标记这只靠近的虫族前，它好像只是一阵心跳，他强迫自己静止不动，并打着手势让其他人也这么做。他们蹲着，隐藏在岩石突出部分之后，盔甲上涂了一层灰烬后让他们与周围更协调。

最后，他看见影子落在他左边的石头上，了解到宿主已经来了。片刻后他听见了它的叫声。

“我找到他们了，女主人！”它的精神呐喊带着欣喜与自豪。“他们在峡谷中，就像你说的那样！”

雷诺已经等候多时了。“现在！”他喊道，诺恩和凌开火了。他们的来复枪对准宿主，将这个庞大的虫族撕成碎片，从离雷诺不远的山脊间落下。

它的尸体一开始下落，他和他的人就开始行动了。下面的神族也一样。他们利用塔萨达为此事先找出的小径，爬出山谷。雷诺放低重心奔跑着，直到他的人都安全的到达了山脊突出部分的掩护之下，并花去了一小会来寻找需要的空间。

“他们消灭了你的宿主，女主人！”他听见附近的一只虫族报告道，但这个生物超出了他战斗服的搜索范围。他只能依靠凯瑞甘的精神力量才能完整的听见它们的交流。

“这不是问题，”她回答道。“我们已经知道他们在哪了。填满整个峡谷，我的氏族！用你们的血肉充满谷壁！用你们的尸体让这些人类和神族窒息！不留活口！”



“它们来了，”雷诺低语着，双手勒紧来复枪筒并反射性的检查战斗服的数据。绿色显示在控制板上。他准备好了，至少是身体上。心灵上，他无法确定。他到时能否下手杀死凯瑞甘？这即将揭晓。

虫族如凯瑞甘指挥的那样正沸腾的翻越山脊，通过谷口。它们比雷诺大洞穴之行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多，至少几百只。尽管他们已经精心地计划，但他还是有点动摇。他们要杀死所有的虫族，她的氏族仍超过他们至少三倍！如果事情不能按照计划发展，这将轻易变成一场屠杀——他和他的人以及他的盟友将成为牺牲品。

他相信塔萨达会完结最后的部分，他也不认为这位圣堂武士像考虑过失败的样子。

等待总是艰难的。雷诺的每一块肌肉、每一份冲动都尖啸着让他站起来开火。这有太多的虫族，子弹无疑会精确的命中。但这不在计划中。他一遍又一遍的提醒自己，必须坚持计划。这是他们唯一生还的机会，更不用说要赢得胜利了。

当氏族停止攀爬，开始向下进入峡谷时，他听见它们的精神叫声由欢乐变成了混乱，由憎恨变成了愤怒。有许多蹒跚而行的虫族仅仅是被它们疯狂冲锋的同胞拽到谷底的。很快，所有的虫族到了那，漫无目标的疯狂寻找可以攻击的东西。

唯一的问题是，这什么都没有。

“什么？”凯瑞甘是最后一个下来的，翼尖展开好像是为了缓冲，当她滑落道谷底时长长的爪子扎进了石头。这还是与神族结盟以来雷诺首次见到她本人，他屏住了呼吸。不管那些梦境，不管她变成了什么，他都忘却了她曾经的美丽，而她的出现带给他震撼。如果他现在面对着她，将没有能力开枪或是做任何事。幸运的是，她的注意力集中在了其他地方。具体的说，是在峡谷的地面上——那儿明显缺乏目标。

“他们在哪？”她尖啸着，双翼愤怒的张开，双爪猛然合上，好像要将她狩猎中的每一份空气撕碎。“他们在这！”

她的氏族也在寻找，但没有回音。它们也不知道，只好站在那，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

这是最佳时机。“现在！”雷诺小声说，尽管他知道没人能听见。但没关系，这次他不是唯一——一个发出信号的人。

从他的有利位置，他正好看见靠近峡谷远端阴翳的岩架。然后他用战斗服的目标系统放大了，看见一端发出了昏暗的绿光。甚至不用直接看见他都知道那是泽拉图，并且知晓刚才执政官正通过他与塔萨达的连接进行心灵感应。

而执行官，得到了他等待多时的精神信号，悄悄接近他的目标，展开了攻击。

“啊！”凯瑞甘眩晕着后退，双手紧扣在头上，她踉跄时翼尖刮擦着谷壁。她周围的氏族全都陷入了混乱与狂暴。

“不！停下！”她吼叫着，一只手仍压着太阳穴，但这毫无作用。整个氏族已经失控了。

这是雷诺和他的人起身射击的信号。虫族们无法控制自己，在它们还不足以了解到它们的敌人站在山脊上而不是山谷中时，就已经倒在了弹幕中。

“就像瓮中捉鳖！”诺恩将一只刺蛇炸成两半时喊道。“该死！”

这太完美了。

他们知道他们无法在一场公平的战斗中击败凯瑞甘和她的氏族。因此他们确保这场战斗不是公平的。首先，雷诺让她看见他们的位置。然后，让她的宿主来确认。但他们只留下一小部分神族在峡谷中，仅仅足够让这只虫族相信它看见了全部的部队。一旦它死了，他们就把所有人拉上谷壁。峡谷高耸陡峭的岩壁和空旷谷底，形成了一个完美的杀戮场所。虫族们认为它们能出其不意的涌进峡谷，并在它们的敌人得以反应或逃跑之前击垮他们。但它们没有料到，雷诺、塔萨达和泽拉图导演了这一切。

它们无一知晓，就在凯瑞甘领着她的整个氏族离开山洞时，塔萨达隐蔽在阴影中，悄悄溜过了它们。然后等在那只体积太大而独自留在洞穴中，无名的脑虫身边。当泽拉图一声令下，塔萨达就如泽拉图先前对扎兹所做的那样——杀掉这个脑虫并切断它与氏族的联系。

使它们陷入疯狂。

当然，凯瑞甘也强大到足以控制他的氏族。但她没有被训练过，或者说没有受过这方面的教育。她不是为了这种目的被创造的。因此脑虫死亡时，她没有能力接管并重建这些连接。无力去阻止她的氏族在暴乱中崩坏——它们正反射性的互相屠杀。

而高处的火力让它们更快的被击垮。

“出来，小圣堂武士！”凯瑞甘咆哮着，用一只手上的爪子刮削着谷壁强调道。雷诺的几个伞兵用来复枪瞄准了她，但高速的金属子弹在击中她前停住了，从一个在空中围绕着她们的发亮几乎像油层的干扰边弹开。她忽略了他们，武器和枪手们。“我知道你在这！”她吼叫着，双眼在她寻找着每一个角落时变得狭窄。“我能感觉到你！出来见我！”

片刻后，没有回音。凯瑞甘伸出双手，抓住了空中的一只吞噬者，她的翅膀将它钉在了旁边的谷壁上。“服从！”她命令道，雷诺确定他看见了一条黄绿色的光线，从她的双眼跃入了那只被俘的虫族眼中。它立刻停止了挣扎，并且当她放开时，盘旋在她的上空待命。她数次故技重施，直到有五个吞噬者再次和她连接。然后她笑着，直直的看着雷诺。

“杀了这些人类，”她指示道，这些空中虫族很快服从了。

接着她驯服了三只刺蛇，命令它们清扫峡谷的边缘——避开它们仍旧疯狂的同胞，并寻找那群难以捉摸的神族。雷诺只是瞥了一眼她的行动，因为他和他的人都忙着对付那些吞噬者——它们飞的太快了以至于无法在这样近的距离击落。到最后一只落下时，雷诺已经失去了几个伞兵，而且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再次找到凯瑞甘。

现在，她氏族的一大部分已经阵亡，它们的尸体散落在峡谷的地面上。神族显然已经厌倦了等待，也许是他们认为她需要一份特殊关照，来阻止她继续恢复对剩余仆从的控制。无论如何，在雷诺离开最后一只吞噬者的尸体时，正好瞥见两个狂战士跳向凯瑞甘，心灵刀刃划出的弧线闪闪发光。

凯瑞甘的翼尖阻挡了第一个神族战士的攻击，在途中穿过了他的手臂，她的爪子从第二个的肩膀撕下了他的一臂，在一阵血雨中扔到一旁。然后她的翼尖洞穿了第一个的胸膛、脖子和头部，同时反手切下了第二个的头颅。她让两具尸体在身后倒下，并已经注意到了他们的来的地方，然后转身走向岩架。

紧接着攻击她的是两个暗堂武士，他们从两边的阴影中显现，将心灵刀刃快速的刺向她。但她显然感觉到了他们的存在，并用双翼在接触到以前逼退了他们。一个撞到了一只雷兽，被它咆哮着用巨大的獠牙切开了身体。另一个站稳了并再次攻击，但凯瑞甘的双爪已经穿透了他的胸膛，这个可怜的神族在身体着地前就已经死去。

凯瑞甘站立着，擦拭着双爪上的鲜血。“我再说一次，”她呼喊道，“我已经厌倦了屠杀你们的随从。强大的圣堂武士失去了一贯的勇敢吗？”

“说的好，虫族的姘妇，”泽拉图仍旧隐藏在阴影中回答着，他的话语回荡在山谷间，其中携带的力量甚至让几个异化虫因无助的痉挛而瘫倒。“尽管我们从阴影中发动攻击，”执政官继续着，“但不要以为我们缺乏站在阳光下的勇气。你最好放弃这次进攻。”

“你好像对你的能力过于自信，暗影之徒，”凯瑞甘吼叫着，双眼试图烧掉藏在岩架上的阴影。“我不是会在黑暗中被袭击的无用脑虫。我是刀锋女王，我的视线就能将你化为灰烬。”她大步流星的走向山谷的尽头，那里的虫族非常聪明的让开了路。“你和你的同胞们将无法再供我消遣了，”她在靠近岩架时大喊道。然后她拍打着双翼跃起，到达了岩架。“准备好被永远遗忘吧，”她宣布着，阴暗的黄光从她身体里散发出来，逼退了阴影。泽拉图和他的暗堂武士出现在她的面前，当她看见他时，她笑了，一个阴险又饱含饥饿的笑。

“现在，神族，”她几乎叫了起来，并收紧了双翼和爪子，“你将了解我的狂怒。现在，你将了解刀锋女王的狂怒！”

她发动了猛烈的攻击，翼尖刺穿了最近的一个暗堂武士，并将他抛入了岩架下仍处于暴乱的虫群里。泽拉图打着手势，他其余的暗堂武士纵身跳下岩架，绕开疯狂的虫群，朝着雷诺和他的人所在的山脊向上爬着，并在途中截杀那些脱离混乱的虫族。执政官本人平静的等着凯瑞甘，他的双眼异常炫目，当的心灵刀刃显现时，一束光应答一般浮现在他的手腕上。

“来吧，女王，”他挑衅道，“看看谁比上次相遇时进步更多。”黑暗再次在他四周上升，但没有使他隐藏起来。而是聚集在他周围就像一个罩子——为了防护，塔萨达最近以许多不同的方法使用过。

塔萨达！是泽拉图想到执行官曾经用过这种方式还是这纯粹是个巧合？雷诺突然瞥见了峡谷后壁顶端的一个动作，就位于那片岩架的上方。那只是一次纯粹的闪光而已，只是色彩衬着布满灰烬的岩石的微弱迹象，但不知怎么的他了解了它的意义。塔萨达回来了！由于这个线索，雷诺又领悟到了另一些东西——泽拉图在静静的等待时机，直到执行官能和他一起发动攻势。

“噢，该死，”雷诺喃喃道。“卡维兹，艾伯娜西，让所有人提高警惕，我有些事要做。”然后他开始环绕着峡谷侧面前进，双眼仍集中在那边的岩架上，手中的来复枪随意的射击着虫族。

在计划期间，他和两位神族指挥官一致认为他们中没有人能独自打倒凯瑞甘。其中两人也许有机会，但三人会进行的更顺利。这就是他们的决定——三人一起并同时进攻她。而现在，泽拉图和塔萨达正在没有他的情况下进入战斗状态。该死！一方面，他为他们将他排除在攻势之外而愤慨。另一方面，他又为他不用在战场上面对凯瑞甘、不用做出如此艰难的抉择而宽慰。又一方面，他了解到他的朋友们之所以在没有他的情况下行动，正是为了使他免于这个抉择。

“我说过我能做到，”他在沿着山脊跑到半路时自言自语道，“我就会做到的。”

泽拉图嘲弄着凯瑞甘，仍旧待在她的攻击范围外。塔萨达几乎已经到达了岩架，正小心翼翼的移动着，峡谷中的噪音提供了有效的掩护。只要雷诺奋力一跳。下一秒，他们就将发动攻势。

但他们没能做到。

“够了！”凯瑞甘大喊道，她的情绪最终失去了控制。她冲向泽拉图，两肩上的双翼向前刺出，打定主意刺穿并撕碎他。他的黑暗阻碍着这次攻击，但没能完全挡下。在她用爪子刺向他时，她身上光芒将暗影刺穿。当他躲开了她右臂的一击时，左边的攻击打在了他的肩膀上，流下了深深的伤痕。他因痛苦而紧锁眉头，但并未倒下或是摇摇欲坠。

“现在不敢说大话了？小神族，”凯瑞甘愚弄道，在他面前挥舞着爪子。“不敢挑衅或是躲起来了？没什么可说的了？”泽拉图没有回答。“那就死吧！”

她将爪子和双翼同时刺向了他的胸膛。雷诺看见了她的突进，放弃了精准的跳跃，用力跃向了她。并在半空中转身踢向她的背部，想将她撞倒在地。

但他不够快。

幸运的是，塔萨达足够。

这位高阶圣堂武士位于岩架的正上方，在她开始攻击时双手抓紧泽拉图上方的岩石荡了下来，伸直双腿猛然扫击凯瑞甘的一侧，使得她的爪子和翼尖在离泽拉图数英寸远处无害的擦过了谷壁。然后松开了手，落在了他的导师身旁。

“现在，刀锋女王，”他宣布道，“你将面对我们两人。”

凯瑞甘站直了准备回应，但在她开始说话前，雷诺的双腿全力击中了她，将她击倒在地。他也使自己绊倒了，但他一只手撑住了地面，保持着正常的姿势。

现在，他们都在这了，他、塔萨达和泽拉图，粗略成一个三角形。凯瑞甘在他们之间站了起来。

第一个做出反应的是塔萨达。他的心灵刀刃在他屈膝时闪现，挥向她的头颈。她的翼尖向上划出弧线，接住了他的手腕，回转了攻击。

泽拉图在塔萨达的右边，他的心灵刀刃没有瞄准凯瑞甘的头部，而是翅膀。这一击击中了，凯瑞甘在绿色的光芒切进她的附肢时尖叫着，脓液从伤口渗了出来。

雷诺也俯身准备好来复枪筒，他将枪管放在她的头部——压制着内心深处的哭泣——扣下了扳机。

正在他这样做时，凯瑞甘迅速蹲下，一条腿扫向雷诺，将他掀翻，枪射出的子弹呈弧线打进了谷壁。她在他倒地前像巨大的蜘蛛一样抱住了他，脸离他的头盔只有几英寸。

“我们待会再玩，吉米，”凯瑞甘双眼闪烁着光芒，轻轻向他保证道。并在她的手指快速的划过他的一侧时，吻了吻他面罩。然后她转身离开了，雷诺尝试着站起，但他发现自己无法动弹，他的战斗服被冻住了。

“该死！”雷诺迸发出全部的咒骂，并尽其所能的在战斗服的范围内用力颠簸着。她启动了紧急情况封锁！这用于帮助那些受伤的士兵保持站立，或是在爆炸前关闭那些短路的战斗服。凯瑞甘至少跟他一样了解这些战斗服，也许比他更好，她激活了他的封锁，他被困在了里面，直到有人解开它。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躺在岩架上，看着就在他眼前发生的战斗。现在，他没机会参与了，他想做点什么，这比一切都重要。

他望着泽拉图和塔萨达对抗着凯瑞甘，他们的心灵刀刃与她的双翼和双爪战斗着。两个神族行动非常完美，每一个动作都互相补充，攻击极为协调，如同光与影、力量与智慧、知识与能量的融合。雷诺知道很少有生物能在这种压倒性的攻击下生还。

凯瑞甘就是其中之一。

她的双翼好像在按自己的意愿行动，似乎，格挡还是进攻都不是她有意识的在控制，因此她身后总是有名盟友一同战斗。翼尖阻挡进攻并回报以刺击，几次划伤了两位神族，她的双爪同样迅速的在他们的皮肤上留下伤痕。笼罩着她的黄光增强了，削弱了阴影并阻碍了光芒。她的行动带着豹的优雅与危险，敏捷、优美而且致命。

塔萨达驱剑刺向凯瑞甘的心脏，她的双翼将他的手腕夹在中间，剑尖在胸前几英寸的地方停下。她旋转着，抬起双手抓住他的手腕，双翼张开将泽拉图用力掷回谷壁，他跪倒了。塔萨达在周围升起了阴影，但凯瑞甘用发光的翼尖撕碎了它，然后她慢了下来，故意在他周围穿梭，直到痛苦让他退却，阴影也消散了。

“再次陷入绝境了吗？小神族，”她对塔萨达轻声说着，用力将他拉回，直到嘴唇扫过他坚韧的脸颊。“这一切好像似曾相识，对吗？”她微笑着，收拢单翼撑着他，痛苦太剧烈了，如果没有她的支持他甚至会倒下。“我们的小剧本演完了。我发誓要慢慢杀了你，但我不想这么做，留着你太危险了。所以，永别了！小神族，你带给我了一场愉快的追猎。”她吻了吻他的额头，另一翼在她身后抬起，翼尖弯曲着准备立刻刺向他的三个心脏。

“不！”泽拉图的哭喊超越了他们的心灵，动摇着四周的岩石，几颗松动的岩石落入谷中压倒了许多残存的虫族。而凯瑞甘只是笑了笑。

“别担心，暗堂武士，”她保证道。“待会就轮到你。”然后缓慢的她转身，双眼挑逗着雷诺。“你，我会留到最后的，亲爱的吉米。”她的翼尖再次张开，然后刺向——

——这时不远处的岩架被一束强烈而无色的光芒磨灭，她被淹没在了灰烬之雨中。

光线来自一艘突然降临的优雅飞船。

一艘神族飞船。

第二束光线射出，切开了更多岩架。一打虫族也因为被靠近洞穴底部的光线捕捉到而消失。凯瑞甘蹒跚的后退，一臂在强光中护住双眼。当她离开时，塔萨达卧倒在地。

“这还没完，”她向那三个倒在地上的家伙保证道。“这笔帐总有一天会清算的。”然后她跳了起来，爪子深深扎进头顶的岩石中，将自己荡上了山脊，飞快的越过顶部，从视野中消失了。

“的确会的。”泽拉图的声音非常轻，雷诺想知道这是一种回答还是仅仅是执政官的沉思。“但是向谁清算呢？”执政官上前帮助塔萨达站了起来。

“你能站起来吗？詹姆斯·雷诺。”塔萨达片刻后问道，他不顾自己的伤口，步履蹒跚的到达了雷诺所躺的位置。

“只是没有解锁而已，”雷诺回答道。“帮下忙好吗？”他想着移除封锁的过程，然后这位高大的神族点了点头复制了这个过程。在制服的警告灯熄灭，他又重新获得了控制权时，雷诺宽慰的叹了口气，接着抓住他朋友的手站了起来。

“不错，”他在重新走起来后说道。他瞥了瞥神族飞船，仍在降落中，落向了下面的战场。凯瑞甘的氏族绝大多数已经阵亡，尽管其中也躺着一些神族和人类的尸体，但目前为止伤亡最大的是虫族。雷诺向他的两位盟友笑了笑。

“事情比我预期的要好。”



## 尾声

他们站在那，看着飞船降落。雷诺注意到泽拉图退回阴影里，在雷诺转身想要交谈时，消失在了周围的风景中。

“嘿！”雷诺说，“怎么回事？”

塔萨达也转过身，尽管执政官好像很不愿意，但他又从黑暗中出现了。“我们回归于我们同胞的时刻还未来到，”他严肃的告诉他们。“飞船降落时，我们最好不在。”

雷诺想要抗议，但塔萨达只是点了点头并向前迈进。“我会尊重你的决定，”执行官陈述道，他的思绪总是那样缓和而有力。他将他的双臂搁在了这位神族长者的两肩上。  
“但我们将失去你的引导……我的兄弟。”

泽拉图也将双手放在了塔萨达的肩上。“谢谢你，我的兄弟。要知道，你会一直存在于我的思想中，一直如此贴近我的灵魂。如果你需要我，我就会找到你的。”然后他转向雷诺，深深的点点头，下巴碰到了胸口。“一路顺风，詹姆斯·雷诺，”暗堂武士吟唱着，他的话语如同银铃般清脆的掠过雷诺的脑海。“你有一颗神族的灵魂，我承认你是我的异族兄弟。如果你需要帮助，我也会出现在你面前的。”

“谢谢，”雷诺紧紧扣住了泽拉图的一只手。“但你要去哪？”他将剩下的一只手指向正在下降的飞船。“这是回家唯一的方法。”

泽拉图双眼微闭，作出了雷诺认为是微笑的表情。“并不完全是，”他承认道。

“什么？那个脑虫达苟斯说，它摧毁了你们双方的飞船！”

“它是这么想的，”执政官说道。“但数个世纪里我磨练着每一个行动，并在很久以前精通了这种虫族无法识破的幻象。”雷诺能听到这位神族长者的精神笑声。“尽管它认为它完成了使命，但虚空的探索者号已经在等待着我的回归了。”

“等等。”雷诺摇了摇头，确定他没听错。“你是说你的飞船没有受损？”泽拉图点了点头。“既然你能随时离开？那到底是为什么我们要在这呆上数周，不，是数月！到底为什么你要在这徘徊？为什么不离开这颗大石头？”

执政官浅绿色的双眼诚实的看着他。“那并非我的使命，”他答道，转身看了看塔萨达。“我应该在这，和你们一起。这样我们种族的未来才会不再渺茫。”然后，他无声的弯下腰后退，消失在了阴影中。

“唉。”雷诺凝视了他片刻，然后转向塔萨达。“我猜只有我们留下，是吗？”高大的神族点了点头——他没有注视着泽拉图离开，正再次观察着那艘降临的飞船。

他们一起看着那艘飞船最终着陆。它几乎跟塔萨达的飞船一模一样，雷诺思考着这跟他看着执行官的飞船降落时的不同。那时神族还是一个陌生的外星种族，可能是盟友也有可能是敌人，危险而未知。现在，他正和他们的一位指挥官肩并肩的站着，并且了解他和他的人一生都将信任着这些神族。降落仅仅是一段短暂的时间，但感觉起来却恍如隔世。

跳板从飞船的一侧展开时，多彩的舱门打开了。几个神族勇士走了出来，在跳板的底部排列开来，并在两个高大的身影跟着下来时，笔直的站立着。雷诺立刻辨认出，塔萨达在泽拉图的帮助下警告他的人民关于虫群的入侵时，他曾经见过两人。走在前面的是奥达里斯，穿著红金相间的厚重长袍，宽大的兜帽仍遮住他的脸，只有蓝灰色的双眼在阴影中清晰可辨。另一个身影是奥达里斯称他为执行官而塔萨达叫他阿坦尼斯<sup>33</sup>的神族。尽管他的装束与塔萨达完全相同，但他的衣物和盔甲在阳光中是那样耀眼，显然这位神族还未受过伤。他天蓝色的眼睛立刻锁定了塔萨达，并在靠近期间一直注视着他。眼神中混合着友好、尊敬与窘迫。

塔萨达看见两人，并急切的向前，他的双眼像着火一般，雷诺跟在了他身后。

“奥达里斯？”塔萨达在他靠近时呼唤着。“阿坦尼斯？你们怎么来这了？我几乎就要放弃所有救援的希望了！”

---

<sup>33</sup> Artanis

他现在正与两位新来者面对面，雷诺站在塔萨达的右边。高阶圣堂武士身体微弓，做出尊敬对方的样子，而阿坦尼斯做出与他对应的行动。奥达里斯则没有，然而他的双眼变窄了。

“我是来逮捕你的，” 执法官陈述道，他的精神声音如同他的双眼一般冷酷与遥远，“并将你带回艾尔受审。”

塔萨达站直了身体，稍微退回了一点，双眼显露出明显的惊讶。“逮捕我？艾尔正在虫族的战火中燃烧，而你远道而来就是为了逮捕我？”

“别让他带走你，伙计，” 雷诺说着，同时了解到他的朋友将经历什么。“这在我身上曾发生过一次……” 他回想着自己被捕的经历，回忆着在玛尔·萨拉上那件相同事情，以及迈克·利伯蒂如何救出他并将他介绍给阿克图拉斯·孟斯克。那是他漫长旅程的第一步。

奥达里斯转身凝视着他，双眼充满寒意。“这个人类是谁？塔萨达，” 雷诺听出了这个提问中的轻蔑。

“我的名字是吉姆·雷诺，朋友。” 他回答着，上前怒视着这位神族指挥官。“我不想被任何人蔑视，即使是一个神族。”

“有趣……” 奥达里斯说着，尽管他的眼睛和语气并不幽默。“塔萨达，你对同伴的品味成长的更加令人费解。” 他转向阿坦尼斯。“执行官，准备将塔萨达关进监狱。”

塔萨达转身仔细观察着第二个神族，他的双眼有一瞬间变窄了，然后他点点头。“我之前没有完全注意到头衔的变化，” 他承认道。“你已经升迁到了我以前的职位，阿坦尼斯。我猜，我不再拥有那个头衔了，是吗？”

阿坦尼斯显得有些不安，雷诺认为他一定很年轻。这位天蓝色眼睛的神族在某些方面让他想起卡维兹。“最高议会认为这样最好，” 新执行官答道。“对不起，塔萨达。” 雷诺能感觉到这个勇士的诚意，他相信塔萨达也一定可以。

“你做出了明智的选择，” 塔萨达向这位年轻的神族保证道。“我了解你会很好的保护我们的人民。” 阿坦尼斯埋下了头，雷诺确信他正在脸红——如果神族能做到这个动作的话。

“够了，”奥达里斯命令道，同时打着手势召集附近的守卫。“你将被收监，塔萨达——你和你的同伴——直到我们回到艾尔对你宣判并处以刑罚。”话语中的轻蔑无疑来自于执法官所期待的审判。

“执行官，等等，”塔萨达要求着，举起双手。“我不知道他们告诉了你什么，但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艾尔。帮助我找到泽拉图和他的暗堂武士。”尽管他注意到奥达里斯和许多守卫在那姓名前退却了，但他忽略了他们。“他们是唯一能摧毁主宰的脑虫之人。一旦我们胜利了，我会很乐意将自己送去最高议会受审的。”

奥达里斯的双眼中燃烧着愤怒。“简直不敢想象！”他宣布着，话语如同钢铁的脆响。“你认为我们会像你一样，同那些黑暗之徒站在一边吗？你太疯狂了，塔萨达。”

塔萨达双眼张大，甚至奥达里斯都明显因敬畏执行官的力量而退后。“你提起他们时应该学会尊重，奥达里斯。”然后他让自己冷静了下来，转向阿坦尼斯。“执行官，我有太多要向你解释了，希望你帮我找到泽拉图。”

“我想他说他不准备重新加入你们的社会，”雷诺平静的指出。

“他只是说还不是时候，”塔萨达修正道。“然而我已经考虑过了，我相信如果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家园，就必须再次站在一起。”

“你不认为他已经上了飞船了吗？”雷诺问道。塔萨达摇了摇头。

“我们的心依旧是相连的，”这位高阶圣堂武士解释道。“我能知道他是否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他再次转向那些新来的神族，但不是他面前恼怒的奥达里斯，而是阿坦尼斯和他身后的战士。“听我说，我的同胞们，”他大喊着，话语中的镇定掠过了每个人的心灵。“你们了解我。我，塔萨达，高阶圣堂武士以及曾经的执行官。然而，我现在不是作为一个领袖而是作为你们的兄弟对你们说，我们的家园，我们的人民正处于危险之中。唯有恢复我们古老的天赋才能拯救他们。只有那些被我们误解了数个世纪的暗堂武士才能帮助我们。”那些战士一动不动，无人接受亦无人反对，塔萨达点点头继续道。“如果你们仍无法接受他们，好吧。但我请求你们相信我，这的确是我们唯一生还的方法。”

“你已经被腐化了！”奥达里斯断言道，但阿坦尼斯上前，手心向外的伸出了一只手。塔萨达作出了回应，这两个神族的手紧紧的握在了一起，微弱的光在他们四周形成。他们就这样站了片刻，直到年轻的执行官放下手臂并退回时。

“你思维的方向与众不同，”阿坦尼斯承认道，“但你无染于邪恶，你献身于我们的家园时，我们的人民一如既往的强大。”他身体微弓。“我相信你的智慧，高贵的塔萨达。如你所愿。”

“你要公然抗命吗？”奥达里斯的质问如同尖刀般锐利，雷诺能感觉到其中的愤怒，并了解到他是一个危险的敌人。尽管阿坦尼斯很年轻，但他镇定的面对着执法官。

“你希望塔萨达回到艾尔，”他陈述道。“他会回去的。然而，我们将不会将他视为一个囚犯，他那令人永生难忘的功绩为他赢得了尊重。让他在最高议会摘下他的头之前离开，好让他们听听他的意见，自己判断他所做的是不是对的。我们会如塔萨达所说的那样，找回那些暗堂武士，在最高议会之前带回他们。以确保我们的人民知道事情的真相，以及不会有人在卡拉内装聋作哑。”雷诺感到有片刻这位年轻的执行官双眼中闪耀着鲜艳的钴蓝色，极富力量的一瞥勇敢的挑战着执法官的权威，同时等待着他的选择。奥达里斯后退了，并且没有再做出反对，这显然就是他的回答。侧面的四个战士走了过来，但雷诺看出他们微弓着身体，已经再次像长官一样对待塔萨达了，或者至少是贵宾而不是囚犯。

“真诚的感谢你，执行官，”塔萨达对阿坦尼斯说道，并点了点头作为回报。“现在，让我们找到泽拉图，并快点返回我们的家园。”

他转向雷诺，“你怎么办，詹姆斯·雷诺？”

雷诺正要回答，但一盏灯在他的头盔里闪烁了起来。他花去片刻来思考它的含义。这是一次呼叫。

他凝视了片刻。呼叫？他和他的人通过穿梭机进行通讯——在虫族摧毁它后他们失去了所有视线以外的通话能力。而这个信号对于穿梭机来说太强了。他慎重的打开了连线。

“雷诺，”他说道。

“首领？”这是一个他完全熟悉的年轻男性的声音。他期望听到这个声音已经数周了，在他回答时仍感到双眼充满了泪水。

“玛特？玛特！该死，真高兴听见你的声音，孩子！”他扫视着头上的天空，确信他看见了远处一个熟悉的轮廓。海伯利安号！

“谢谢你，长官，”玛特·霍纳答道。“我也一样。对分开了这么久感到抱歉。”——他的听上去有些窘迫，雷诺几乎看见了这位年轻的副官坐在船长椅上，神情不安的样子，这让雷诺想起正在毯子上撒尿的异化虫——“但紧急跳跃带我们脱离困境时崩溃了一部分系统。在回来以前我们得做不少修理。”

“别担心，”雷诺说。“我只是看到你回来太高兴了。你能派个人下来接我们吗？”

“已经这样做了，长官”霍尔尼答道。“贝洛克锁定了你的信号，穿梭机已经在半路上了。”雷诺模糊的回忆起贝洛克——那个又矮又胖，常常在最糟糕的时刻大笑的家伙。但他现在想在见到他时立刻吻吻他。

“很好，我们会在这等着的。”他说完，关闭了连线。

“我很高兴你的飞船返航了，”他转身，发现塔萨达正注视着他，这个神族的蓝眼睛中能看到一种共鸣。“这样你也能离开这个世界了。”

“是的。”雷诺回想起，他是为了救回凯瑞甘才来这的，可他失败了，许多士兵死去了。但他遇见了塔萨达和泽拉图，与他们建立起一份友谊，一份维系在两个不同的种族之间的友谊。也许这全是值得的，雷诺这样想着。

“你现在准备干些什么？”塔萨达再次发问，忽视了焦躁不安的奥达里斯和一旁有些迷惑的阿坦尼斯。

雷诺思考着。尽管人手不足，但他的飞船回来了。卡维兹和艾伯娜西都活了下来，还有麦姆提，但他失去了诺恩、凌、德斯拉和其他几个人。包括他自己，全体船员只有四十人。要跟孟斯克打上一仗恐怕不够，但也许能在艾尔上大展拳脚。另外，他想看着那个黏黏的主宰得到它应得的下场。凯瑞甘也许也在向神族的家园前进。而且，他、泽拉图和塔萨达是一个很好的组合。拆散它将会是一个遗憾。

“只要你不介意，我会跟着你，”他最后说道。奥达里斯回避了，显然是在生气。但雷诺忽略了他，专注于与塔萨达的交谈。“我想看到这一切的结束。”

阿坦尼斯转向塔萨达，不知该作何回应。

“詹姆斯·雷诺是一个宝贵的朋友和盟军，”高阶圣堂武士向他保证道。“个人来说我非常欢迎他，对他能跟我们一起感到很荣幸。”

得到了塔萨达的提示，阿坦尼斯转身向雷诺鞠了一躬。“没关系，詹姆斯·雷诺，”他宣布道，声音正式而缓和，虽然仍有些质疑，但无疑是真诚的。“你和你人民都是被欢迎的。”

雷诺露齿而笑。“既然如此，我们还等什么？”